武俠世界

江湖情（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馬行空・著

一截斷梳，不値一文，誰知道其中却藏有一個隱秘，因而勾起了一段武林往事，却令到幾個武林年輕高手險些斷送性命，……最後，痴心者到頭來却落得一場空。



第29年

23

$6.00

編者話 是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馬行空先生撰寫的新派俠情哀艷故事「江湖情」，內容描述殺手冷無畏多番追殺一靑年人秦高郵，所求的只不過是一截楠木斷梳子，而與此同時，亦引起不少江湖中人的注意，加入追殺行列，美艷動人的鳳鳴谷主容鳳姿又爲何會牽涉入此事中？到底這一文不值的斷梳子隱藏着什麼秘密呢？江湖上的種種恩怨情仇又如何了斷？請閱本文第3頁，便知分曉。

☆ ☆ ☆

下期水滸傳連圖故事將刊登「三打祝家莊」，內容陳述梁山好漢因楊雄、石秀上山，決意攻打祝家莊。宋江帶兵一打祝家莊，命石秀、楊林去探莊，楊林被擒，石秀遇鍾離老人……故事緊湊迫人，幸勿錯過。

☆ ☆ ☆

司空羽先生繼「浪人浪事」、「武林新秀」而撰寫的續篇「小子有種」，將刊登於下期巨型小說版，故事內容仍然環繞着亞輝、小滑溜、紅棗、雷丹等幾個小靈精身上，還有那幅人人欲得之扶桑畫……敬希讀者諸君密切注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3期

（總號14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地遇襲 殺手奪命

隆冬時節。

天上雪花飄飛，地上積雪盈尺，一脚踩下去，幾乎深及膝蓋。

放眼望去，盡是白茫茫的一片，彷彿世上的一切，皆被白雪吞噬了。

路旁幾棵堆掛了白雪的禿樹上，棲息着幾隻縮頭歛翼的烏鴉，黑白相映，分外觸目，教人不禁生出一種强烈的不祥感覺。

西墜的日頭在白茫茫的西邊天空中，勉强露出一圈昏黯的光暈，寒風白雪下，更顯凄寒。

這時候正是黃昏日暮時分。

而這種天氣，這種時候，一般來說，不會有什麼人趕路的了，就算是那些終日營役爲利的商販，在這種天氣，都會窩在客棧房間內，圍爐喝酒，或是縮在被窩內，誰願意在這種凍得教人心底生寒，牙關打顫的天氣出門趕路。

這條路是通向開封府北門的。

忽然間，棲息在樹上的那幾隻烏鴉驚地「呀呀」聒叫着，展翅驚飛起來，震得樹上堆積的積雪墮在地上。

看清楚，原來有一個全身上下披滿了雪花的人，正一步一步地往前面不遠處的城門走去，大概是那踩落積雪中的「吱吱吱吱」的脚步聲驚動了樹上的烏鴉，「呀呀」叫着飛向別處。

凄惶的鴉叫聲在空中迴蕩着，令這寒風飛雪的黃昏更增凄瑟蕭殺之意。

那人向前踏出一步，搖搖頭，甩掉頭上的雪花，抬起頭望一眼那隻驚飛在風雪的黑鴉，呼出一口熱氣，咀裏嘟喃一聲，便又低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看清楚，那人的頭上原來罩着一頂雪帽，只露出眼、鼻、口，因此，看不出那人的樣貌。

但那雙露出來的眼睛，却非常靈活明亮。

那人一直往城門口走去，在他的身後，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

驀地，那人陡地停下脚步，惕然瞧着前面六七尺外的雪地，那雙明亮的眼中透出詫異之色。

原來，那處雪地上，有些東西在輕微地蠕動着，彷似是一條蛆虫欲破土而出那樣。

跟着，那處積雪覆蓋的地下，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聲。

那人的目光登時一睜，定定地注視着那處雪地。

那處地上的積雪又聳動了一下，跟着，一隻手赫然從雪下抖顫着伸出來。

那人咀裏發出一聲低叫，急急邁開脚步，往前走去了。

——眼前的情形，絕無疑問，那處雪地裏，有一個人可能凍得暈倒在地上，被飄飛的雪花掩蓋了。

俗語有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那人可能是不忍心見死不救，因此急急走上前去。

那人急急走到從雪下伸出來的那隻手的前面，立刻蹲下來，伸出雙手扒開積雪。

很快，一個身子便露出來，那人忙往上扒，跟着，便露出一顆腦袋來，由於被積雪掩蓋的人是伏在地上的，因此看不到那人的面貌。

地上那人這時又發出一聲呻吟，身子抖動了一下。

那人立刻抓住地上那人的手臂，將他翻轉過來。

就在那刹那，被拉得翻轉過來的那人詭異地朝那人咧口一笑，左手一揚，帶起一蓬雪花，右手閃電般向那個人的心胸要害戳去。

——地下那人暴揚的手中，赫然緊握着一柄短匕！

那人驟不及防之下，驚叫一聲，蹲着的身子猛地向後一仰，雙脚一蹬，「颼」地倒竄開去。

裂帛聲中，被埋在雪下的那人動作好快，身形藉勢疾滾，手中短匕寒光乍閃，往那人的脚上急削過去。

那人似乎料到地上那人有此一着，刹那雙脚暴縮，接着一翻，落在地上，疾退一步，手上已多了一柄刀身窄長的長刀，蓄勢以待。

地上那人削空之下，左手在地上一按，躍跳起來，雙眼緊緊地盯着那個人，沒有再出手。

從剛才的情形看來，躺在地上裝作暈倒的那人，絕無疑問是想襲殺那個頭上罩了一頂雪帽的人。

頭上罩着雪帽的人却莫名其妙地上下打量着那個躺在雪地上裝暈的人，這從他滿臉詫訝之色看出來的。

躺在雪地上裝暈的那個人是一個異常精壯標悍的漢子，雙目如隼，削鼻、薄唇

情



新派俠情江湖哀艷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江湖



，頷下留着不到半寸長的短鬍，身上穿的衣衫異常單薄，而且又破又舊，這大概是用來掩飾他的身份的，在這種風雪天，一個身子却站得有如標槍般挺直，一點也不瑟縮。

「閣下是誰？因何要裝死詐暈的襲殺我？」頭罩雪帽的人顯然不認識那個人，不然，不會那樣問。

雙目如隼的人目光閃動了一下，緊抿着的雙唇微動，說道：「小子，你裝什麼羊，却來問我！」說話的語聲有點沙啞。

「閣下這麼說是什麼意思？」頭戴雪帽的人詫聲道：「我與閣下素未謀面，當然亦無過節，你却莫名其妙地要殺我，我裝什麼羊？簡直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雙目如隼的人聽了對方的說話後，目光閃轉了一下，滿臉思疑地道：「你……你不是那個小子？」

「閣下口中的小子是誰？」頭罩雪帽的人緊接問，語聲中透着好奇。「閣下以爲我是誰？」

「你可否將頭上的雪帽脫下來？」雙目如隼的人不答理那人那句話，雙眼定定地注視那張被雪帽掩罩了大部份的臉龐。

那人很爽快地道：「當然可以。」說着便伸手扯下頭上的雪帽，露出面目來。

——那是一張年輕俊朗的臉面，透着一股堅毅，瞧他的樣貌，年紀應該不會超過三十歲。

雙目如隼的人看清楚那個年輕人的樣貌後，頓時露出愕然之色，脫口說道：「你——怎會不是那小子？」

「閣下，你認錯人了吧？」那年輕人聽

那人的說話，馬上便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閣下一定是誤認我是你要殺的那個『小子』了！」

雙目如隼的人神色變動一下，忽然抱拳對那年輕人一拱，說道：「朋友，很對不起，某家剛才認錯人，得罪之處，請包涵。」說完，掉頭便往西面掠去。

那年輕人想不到那人說走就走，急忙說道：「閣下別走，你剛才差點要了我的命，這麼樣就走了麼！」

那人身形一停，扭頭道：「朋友，某家已向你道歉，還想怎樣？」

「我想知道閣下是誰？」那年輕人道。「我剛才差點死在你的手下，我很想知道閣下的大名。」

那人深深地看了年輕人一眼，說道：「朋友，你年紀輕輕的，不但身手好，反應也快，要是換上那個小子，肯定避不過某家那猝然一擊！某家忽然很想知道你的大名！」

「閣下眞會佔便宜。」年輕人冷笑一聲：「你不肯將大名見告，却反要我將姓名說出來，天下間那有如此佔盡便宜的事！」

他雖然這麼說，但却還是說出他的姓名：「我姓項，名燕樓。」

「項燕樓，」那人在咀裏唸了一遍，臉上却露出一片惘然之色，顯然，他從未聽聞過這個名字。

果然，他搖搖頭，一雙眼冷冷地注視那年輕人——項燕樓，說道：「朋友，以你的身手，應該不是無名之輩，某家怎會沒有聽聞過你的大名？」

「我本來就是一個無名之輩，閣下沒有聽聞過我的姓名，一點也不用奇怪。」項燕樓淡淡地道：「閣下現在也該說出大名了吧？」

那人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某家冷無畏！」

「啊，原來閣下就是人稱『冷酷無情，一命千金』的名殺手冷無畏！」項燕樓一聽那人報出大名，登時臉色一變，脫口說道。

那人——冷無畏在報出姓名後，立刻轉回頭，展動身形，如飛掠出，項燕樓那句話出口，他已掠出十數丈外，對於項燕樓那句話，一點反應也沒有。

眨眼之間，冷無畏已飛掠出數十丈外，一個身子幾乎被漫天的風雪遮蔽了。

項燕樓怔怔地注視着冷無畏那模糊的身影，咀裏嘟喃一句：「他要殺的是誰？」

跟着又嘟喃一句：「以他的名頭，居然還要躺在雪地上裝死詐暈，以便出其不意地襲殺那個人，那個人的身手一定很了得，不然，他何用在雪地捱受那刺骨的寒凍！」

直到冷無畏的身影消失在風雪之中，項燕樓才收回目光，扭頭向城門口那邊望一眼，用力抖落身上頭上的雪花，將那頂雪帽罩回頭上，邁開脚步，向前走去。

＊　＊　＊

雪越下越大，放眼望去，盡是一片白茫茫，三丈之外，幾乎看不到景物。

就在項燕樓走後不到半個時辰，夜色迷茫中，有一個人冒着風雪，自那條路走向北門口。

那人身後的脚印很快便被落雪塡滿掩沒了。

而那人的身影也很快被迷漫的風雪吞噬了。

＊　＊　＊

項燕樓在城內那家聚賢棧要了一個房間，換過一身乾淨衣服——他原先穿着的那件棉衣被冷無畏的短匕割破了一道四五寸長的口子，裏面的棉花翻了出來，不能再穿了，他洗了把臉，便向前面走去。

這時候已是掌燈時份，也是吃飯的時候了。

走到前面的店堂，放眼一望，他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原來，店堂內已座無虛席，每一張櫈子都坐着人，他本來想在店堂內吃晚飯的，但眼前的情形，他根本無法找到座位坐下去，看來只好到外面用膳了。

大概是外面的風雪太大，客棧內的住客都不願冒着風雪到外面的酒樓飯館去用膳，因而令到店堂內座無虛席，既然店堂內沒有座位，項燕樓只好到外面的飯館或是酒樓去吃晚飯了。

掀開遮擋住大門口的那塊厚棉帘，一陣雪花挾着一股寒風疾吹入來，撲打在他的臉上身上，他禁不住瑟縮了一下——天氣寒凍得幾乎教人忍受不住了。

咬咬牙，一閃身，低着頭走了出去，街上的積雪幾乎深及足踝，風雪果然好大，街上幾乎不見一個人影，那些店舖亦大多已關了門，其餘的都掛了棉帘，遮擋風雪。

街上昏昏茫茫的，根本看不到那些掛起來的招牌中，那一塊是飯館酒樓的招牌，項燕樓噓噓口，往大街的兩頭看了一眼，看到近街口的那邊有一家店舖有燈光自門帘的縫隙中透出來，他依稀記得在進城後，從街口那頭走進來時，看到那是一家酒樓，便轉身往街口那頭快步走去。

風雪實在太大了，撲頭撲面地從頭上身上撲打，縮縮脖子——以防雪花飄落在頸脖內，他低着頭，放開脚步跑向前去

一口氣跑到那家店舖的前面，項燕樓正欲抬起頭來看一眼掛在大門上面的那個燈籠，冷不防被一個人一頭撞在身上，幾乎將他撞得跌倒地上。

他不由心中有氣，同時，也悚然一驚，藉勢疾退一步，愓然睜眼往那個人瞧着。

——有了在城門外的那一次遭遇，令到他不敢大意，以防又被人認錯了，遭到無妄之災。

那個幾乎將項燕樓撞倒的冒失鬼，也幾乎被撞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只見他身上披了厚厚的一層白雪，彷似一個雪人一樣。

「兄台，對不起，剛才撞了你一下」那人邊抱歉地對項燕樓說話，邊伸手拍去臉上的雪花。

項燕樓這才看清楚那人的樣貌。對方的年紀比他還輕，大約二十出頭左右，略帶稚氣的臉上，却帶上些許風霜，也隱帶一股殺氣，這個年輕人顯然不簡單。

項燕樓不由深深地「盯」了那人一眼，沒有放鬆警惕，口裏却沒所謂地道：「朋友，請不要這麼說，你又不是故意的，我

怎會怪你。」

「兄台大人大量，在下最欽佩這種人。」那人抱拳朝項燕樓一拱。

項燕樓忙抱拳還禮。「朋友你過奬了。」一頓，又道：「瞧你一身是雪的，莫非剛入城？」

那人抖落身上的雪花，道：「在下確是剛剛趕入城，欲找一家客棧投宿，那知道却幾乎撞倒兄台。」

「朋友，天寒地凍的，相信你還未吃晚飯吧？你我在此相遇，也算有緣，來，我請你喝酒，驅驅寒氣，順便交個朋友，至於找客棧麼，包在我的身上！」項燕樓忽然對那人生出一份好感來，而他這個人亦極喜歡結交朋友，在江湖上中他的朋友可不少，三教九流皆有。

那人遲疑了一下，才點點頭道：「兄台盛意拳拳，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爽快！」項燕樓笑說一聲，當先向那家店鋪走入去。「朋友，請。」

——項燕樓沒有記錯，眼前的那家店鋪，果然是一家酒樓。

那人跟在項燕樓的身後，待項燕樓掀帘走進去，他趕忙將身上頭上的雪花拍打掉，才掀帘走進去。

才走進酒樓內，便感到一陣暖熱，裏外的差別，簡直是天壤之別。

酒樓內的客人不多，大概是天氣寒冷的關係吧，那些伙計都懶閒閒地站着，一眼看到項燕樓與那個年輕人走進來，馬上有兩個伙計急急迎上前去，帶笑道：「客官，多少位？」

項燕樓豎起兩根指頭：「兩個。」

「兩位客官請這邊來。」另一個伙計馬上殷勤地對項燕樓兩人說。

招呼兩人在一副空座頭上坐下來，馬上問兩人要吃喝些什麼，另一個則在重新抹一遍桌面，並替兩人擺好杯筷。

這麼週到的招呼，令到項燕樓兩人都有點受寵若驚，一時間說不出要吃喝些什麼才好。

「客官，天氣這麼寒凍，先來一壺大麯，兩碟下酒菜怎樣？」那個高個子的伙計乖巧地說道。

項燕樓瞧一眼那個年輕人，那個年輕人也恰好看向他，他忙開口道：「朋友，先喝點酒暖暖肚子好麼？」

看到那年輕人點點頭，他便朝那伙計道：「好吧，先來一壺酒，兩碟菜，待喝過酒後，才要飯菜。」

那伙計連聲應着，另一個已去拿酒來，而他則去廚下拿菜。

乘這空隙，項燕樓朝那年輕人抱拳道：「朋友，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那個年輕人忙還禮道：「在下秦高郵。」

「原來是秦朋友。」項燕樓不等那年輕人——秦高郵發問，並馬上說出自己的姓名。「我叫項燕樓。」

「項兄。」秦高郵對項燕樓抱抱拳。

那個去拿酒的伙計這時恰好將酒送到來，並殷勤地替兩人斟了酒，才退開去。

秦高郵拿起酒杯，道：「項兄，在下敬你一杯。」

項燕樓舉杯一飲而盡，跟着也回敬了秦高郵一杯。

三杯酒下肚，兩人身上的寒意盡去，也開始不那麼拘謹客氣了。

「秦朋友，你冒着風雪趕來開封，可是有什麼急事？」項燕樓喝口酒說道。

「在下來此，只是要找一個人。」秦高郵略一遲疑才說道。

「哈，這眞是巧合了。」項燕樓笑說道：「我也是來找人。」接着打趣地道：「不知我們要找的是不是同一個人。若是，那就太巧了。」

秦高郵的神色微微變了一下，忙拿起酒杯，喝口酒，遮掩着臉上的神色，以免被項燕樓發覺。

項燕樓似乎沒有發覺到秦高郵臉上的神色變化，又說道：「秦朋友，我剛才只是說笑，你我素不相識，又怎會找的是同一個人。」

一頓，又道：「你可是第一次來開封？」

秦高郵點點頭。

項燕樓馬上熱心地道：「秦朋友，開封這地方我曾來過兩次，說得上對城內各處都頗熟悉，你初來乍到，要找一個人可能不會一下子找到，若是要我幫忙，只管找我。」

「在下與項兄萍水相逢，怎敢勞動項兄你。」秦高郵忙道：「項兄的隆情高誼，在下感戴。」

「秦朋友，俗語有謂，四海之內皆兄弟，見面也是朋友。能夠幫得上忙的，當然義不容辭。」項燕樓豪爽地道。

秦高郵聽得大爲感動。「項兄，若不嫌棄，請交在下這個朋友。」

項燕樓哈哈笑道：「秦朋友，我一早已交你這個朋友了！」

一頓，正色道：「男子漢大丈夫應該頂天立地，切不可妄自菲薄，那會令人志氣大喪的，朋友之間，是沒有高下之分的，要不，那便不是朋友！」

秦高郵聽得豪氣頓生，忙抱拳道：「所說極是，在下受教。」

「來，我們痛飲三杯！」項燕樓笑着舉杯。

秦高郵亦忙舉杯，兩人一口氣連盡三杯酒，項燕樓連聲道：「痛快！痛快！」

秦高郵也道：「與項兄這麼痛快的朋友喝酒，眞痛快！」

兩人跟着又盡了一杯酒。

抹抹咀巴，項燕樓道：「秦朋友，喝夠了麼？」

秦高郵豪氣地道：「項兄若有興趣，在下可以陪你再喝！」

「好，今晚就喝個盡興！」項燕樓說着便伸手執起酒壺，却發覺已沒有酒，忙扭頭朝一個伙計招手，示意他拿酒來

那伙計答應一聲，便去拿酒，項燕樓正欲轉回頭，却一眼瞥到門口那邊正有一個人掀帘走進來，雙眼不由一睁，定定地瞧着那個人。

那個人掀帘走進店內，隨即便轉動目光，往店堂內掃視一遍。

那個人馬上便看到項、秦二人，這時正看着他的項燕樓，冷肅的臉上微微起了變化，但却毫不示弱地與項燕樓對視着

「閣下，眞巧啊！」項燕樓朝那人笑說道：「又遇上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你道那人是誰？

原來就是在城外裝死詐暈，誤將馮京作馬涼，襲擊項燕樓的冷無畏！

冷無畏冷冷地道：「項燕樓，終有一天某家會殺你的！」他不再理會項燕樓，逕自向遠離項燕樓那張桌子的一副座頭走去。

一個伙計趨前招呼他。

項燕樓帶嘲地笑道：「冷閣下，只怕你今生今世，也沒有機會殺我，除非你肯破例，免費殺我！」

冷無畏臉色一沉，似欲發作，隨即冷哼一聲，不再理睬項燕樓，走向那張桌子。

但當他那雙冷厲的目光不經意地落在坐在項燕樓對面的秦高郵面上的時候，登時神色一動，腳下也不由為之一窒，深深地看了秦高郵一眼，驀然驚覺到自己失態，忙收回目光，走向那張桌子。

秦高郵自冷無畏走入來的時候，便已看到他，只覺此人冷冷的帶着一股肅殺之氣，令人有如走在風雪天那樣，心底生出一股寒氣，而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此人。

當冷無畏的目光深深地注視他的臉上的刹那，他心頭沒來由地劇跳了一下，彷彿被刺了一刀那樣，不由在心中嘀咕一句：「這人好重的殺氣！」

定定心神，他對項燕樓說道：「項兄，這個冷無畏是個什麼人？」

「秦朋友，你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麼？」項燕樓奇怪地看着秦高郵，看到他搖搖頭，才說道：「他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誰出得起錢，他便替誰去殺人，他的外號叫：『冷酷無情，一命千金』！」

一頓又道：「秦朋友，瞧你也是在江湖上行走的人，怎麼却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

秦高郵斜眼瞥視着坐在那邊一副座頭上的冷無畏，說道：「原來他是一個殺手，怪不得那麼冷肅了。在下初涉江湖，對於江湖上的事所知不多，還望項兄以後多多指教。」

「嗯，原來你是初涉江湖，那就怪不得你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了。」項燕樓重新打量秦高郵一遍。「你若不嫌我囉嗦，有空我就說些江湖武林中的人事給你聽吧。」

「項兄，在下在此先向你致謝。」秦高郵高興地道：「項兄，聽你剛才與那人的話說，項兄似乎與他有什麼……」忽然噎住下面的說面，斜睨着那邊的冷無畏一眼。

冷無畏這時已要了酒菜，吃喝起來。

項燕樓也忍不住斜瞥了冷無畏一眼，說道：「本來，我與他是素不相識，也從未謀面的，但在黃昏時份，於城外那條路上，差點被他襲殺！」

秦高郵霍然失聲道：「項兄，莫非有人出錢僱他殺你？」

「那倒不是，」項燕樓搖搖頭道：「若是有人僱他殺我，只怕他一進來看到我，便馬上動手殺我了。當時我也是莫名其妙，後來他說，那是誤會，他其實要殺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另一個人，但却誤將我當作那個人，幸好福大命大，沒有死在他的猝然襲擊之下，不然，就死得冤哉枉也。」

「他有沒有說要殺的是誰？」秦高郵說着又忍不住斜瞥了那邊的冷無畏一眼。

「他沒有說，」項燕樓喝口酒：「他也不會說。」

他並沒有將當時的情形說出來。

「項兄，像他這種殺手，一定殺了不少人吧？」秦高郵幼稚地道。

「那是當然了，」項燕樓道：「他以殺人為生，而又有這麼大的名氣，殺的人又豈會少！」

「他殺了很多人，一定有很多仇家的。」

「誰說沒有人找他報仇？」項燕樓剔眉道。「他既然以殺人為生，又豈會是個庸手，否則，不要說殺人了，只怕早已被他要殺的人殺死了！」

一頓又道：「他這個人一向神出鬼沒，行踪隱秘，要殺他可不容易，就算找到他，也都死在他的手上了。」

「項兄，你能夠在他的襲擊之下脫險，你的身手還要高明啊！」秦高郵睜眼看着項燕樓，臉上露出欽羨的神色。

項燕樓忙說道：「那不過是我一時僥倖吧了，要不是我在抓着他的手將他翻過來時，發覺到他的手頗暖，不大像被凍暈過去的人那樣的全身冰冷，心中驚奇，因而加倍小心，否則，躲不過他的襲擊。」

「項兄，你的江湖經驗一定很豐富了，」秦高郵欽佩地道：「可否指點在下一二。」

「秦朋友，你過獎了。」項燕樓道：「我在江湖上行走不過六七年，經驗還淺得很。不過，江湖兇險，人在江湖，必須處處小心，要多看多聽，善於觀察，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冷靜，用腦袋去想一想，那你在江湖上行走時，就不會太吃虧了。」

「項兄，謝謝你的指教。」秦高郵對項燕樓抱拳一拱。

項燕樓忙擺擺手道：「秦朋友，我只是將我這幾年來在江湖上行走所得之見說出來，那說不上是經驗之談。其實，一個人在江湖上行走，靠的還是他自己，當然，能多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俗語有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項兄，在下會緊記於心。」秦高郵感激地道。

「來，我們只顧說話，忘了喝酒，」項燕樓拿起酒杯道：「乾了這一杯！」

「乾杯！」秦高郵忙拿起杯子，與項燕樓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項燕樓的酒量很豪，還未放下杯子，另一隻手已執起酒壺，先替秦高郵斟滿杯，再替自己斟了，正欲舉杯，驀地，一陣寒風疾吹入來，不由自主地扭頭往店門口那邊望過去，只見有一男一女正掀帘走進來。

秦高郵亦轉頭向門口那邊望過去其實，店堂內所有的人都因為那陣寒風紛紛望向門口那邊。

進來的一男一女皆身穿毛裘，男的年約五十上下，女的年紀很輕，大約不到二十歲，樣貌嬌俏，在脫去那件毛裘後，露出一身淡紫色的緊身襖褲，更覺婀娜健美，不少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看樣子，這一男一女似是父女，項燕

樓與秦高郵自不免也看了那少女一眼，隨即便將目光注視在那個老者的身上。

那一邊的冷無畏也目光炯炯地打量着那個老者。

這老少兩人很自然地，亦轉動目光，往店堂內掃視一眼。

那老者的目光在掃過項、秦、冷三人的臉上的刹那，目光凝了一凝。而那個少女的目光在掃瞥在項、秦兩人的臉上時，也停留了一下，但馬上又匆匆收回目光，似乎有點羞臊地將頭垂下。

那個高個子的伙記與另一個伙記早已趨上前去，招呼那一老一少。

那老者邊抖落毛裘上的雪花，邊對那兩個伙記道：「小二哥，你們這裏有馬棚麼？」

那高個子的伙記忙道：「有，有，老爺子可是騎馬來的？」

「正是，」那老者道：「快叫一個人到外面將我們的兩匹坐騎牽到馬棚去，並拿些飼料餵馬，待我們離去時一起算賬吧。」

「是，是……」那高個子的伙記連聲應道，跟着扭頭朝身旁那個伙計道：「阿毛，快到外面將這位老爺子的兩匹坐騎牽到後面的馬棚去。」

那伙計答應一聲，馬上掀帘走出去，一陣風雪迎面吹入來，冷得他不由瑟縮着身子。

「老爺子可要投棧麼？」那高個子邊招呼那一老一少向一副座頭走去，邊說道：「咱們這裏有上好乾淨的客房。」

「嗯，我們正要投棧，外面風雪好大，也不想再到別家客棧去找了，你就給我開兩間上房吧。」那老者吁吁氣道。

那個高個子伙計連聲答應，招呼兩人在距項、秦左邊不遠的那副座頭上坐下來，待那老者要了酒菜後，便去張羅。

那老者與少女所坐的座頭，恰好就在項、秦所坐的與及冷無畏所坐的桌子的中間。

那個少女直到坐下來，才抬起頭，長長地透口氣，却不由自主地往項、秦兩人那邊瞥望一眼，那知道項、秦二人正好亦斜眼往她那邊瞥望，臊得那少女快不迭收回目光，垂下頭來。

兩人也有點不好意思，慌忙收回目光，却在那一瞥間，看到那邊的冷無畏亦往老者那邊偷瞥。

那個老者張口對那個少女說了一句話，由於語聲很低，項、秦兩人都聽不到。

那少女也低聲說了一句話，之後，兩人便沒有再說什麼，待酒菜送上，默默地吃喝起來。

項、秦兩人也收拾起心神，繼續喝酒。

冷無畏似乎已喝夠了，舉手招呼一個伙計過去算賬，付了錢，便離去了。

項、秦二人在冷無畏走後不久，也喝完了最後那壺酒，兩人都有了六七成酒意，項燕樓看看時候已不早，便對秦高郵道：「秦朋友，你還要喝麼？」

秦高郵道：「不想喝了，若項兄仍想喝，在下一定奉陪。」

「喝酒不宜大醉，有六七分酒意的時候，感覺最好，要不，那便是自討苦吃了。」項燕樓舒口氣，道：「既然你不喝，那便走吧。」跟着便招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

乘那個伙計還未走到來，他又道：「秦朋友，你是在這裏投棧，還是跟我回聚寶棧看看有沒有房間？」

秦高郵想也不想便道：「在下與項兄你一見如故，正想向項兄你多多請教，自然是跟你回聚賢棧投宿了。」

還未說完，那個伙計已走到來，項燕樓馬上從身上摸出一塊足有二両重的銀子，放在桌面上，對那伙計道：「你慢慢算吧，多出來的，賞給你。」

那伙計一眼便看出兩人吃喝了的酒菜不到兩半銀子，忙不迭點頭哈腰，連聲多謝。

那個老者和那個少女在項、秦兩人離座向門外走去時，都抬起頭，瞥了兩人一眼。

項、秦兩人走出酒樓，發覺風雪比來時更急更大，只見大街上盡是飛舞的風雪，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

兩人都禁不住縮縮脖子，冒着撲面的風雪向聚賢棧走去。

＊　＊　＊

聚賢棧內雖然住了不少客人，幸好還有空房間，秦高郵便要了一個房間，却不是與項燕樓的比鄰，而是隔了一個天井，與項燕樓的房間斜斜相對。

時候已不早了，而兩人亦是趕了一天的路，加上有六七分酒意，天氣又寒冷，兩人沒有秉燭夜談，各自回房歇息。

項燕樓躺在床上，起初還好奇地在想着：那個老者與少女到底是何來歷？瞧他們的裝束應該都是武林中人，他們來開封府幹嗎？莫非會有什麼大事發生不成？

但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便不再去想，轉而想起在城外遭到冷無畏襲殺的那回事。

——冷無畏既然認錯了我是他要殺的那個人，那麼，他眞正要殺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他同樣找不到答案，除非去問冷無畏，而他又肯說出來。

既然那些問題都是想不到答案的，他乾脆不再想下去，摒除腦中的雜念，很快便睡着了。

夜很靜，只有寒風的呼號聲與紛飛的落雪聲充斥在夜空中，這個世界彷彿已被風雪主宰了。

聚賢棧內的人都睡了，整座客棧都是黑沉沉的，都被不停飄落的雪花所覆蓋了。

驀地，不知那一個房間內响起一聲短促的驚叫聲。

酣睡中的項燕樓馬上驚醒過來，霍然挺身坐起來，凝神傾聽。

他立即便聽到一陣隱約的打鬥聲從天井對門的那間房間傳出來，他馬上便想到：會不會是秦朋友出了事？

他立刻伸手抓起放在身邊的長刀，跳下床，穿上靴子，兩步撲到門前，一把拉開房門，閃了出去。

他不禁打了個寒顫。

——突然從溫暖的被窩內起來，走出屋外，不打冷顫才怪。

他忙往天井的對面望過去。

透過那煙霧迷漫的雪花，他看不出對面的那些房間有何異動，更看不到有什麼人被驚動而起床出來查看，每一個房間都是黑沉沉的，其他的人彷彿都熟睡如死，就只有他一個人像個傻子般，在這風雪交加的寒夜裏，走出房外。

他正在思疑自己聽到的聲響是否是睡夢中的幻境，驀然間，一聲枱椅碎裂的聲響自對面那排房間的其中一間傳出來。

他心頭一跳，聽出那一聲碎裂聲是從秦高郵的房中傳出來的，他馬上有如一支箭矢般，撲掠向對面。

他剛撲到秦高郵的房間前，正欲撞門而入，陡地「彭」然一聲大响，那面房門被人自裏面撞得破碎飛脫開來，幾乎撞壓在他的身上，幸好他反應夠快，身子往側一歪，橫閃去了。

一條人影隨着那面飛脫的門板飛跌出來，緊接着，又是一條人影掠撲出來，劍光如電閃般刺向飛跌出來的人身上。

項燕樓一眼瞥及之下，大驚失色，閃開去的身形有如一股旋風般，旋撲回去，長刀有如一道駭電般，疾劈向那道劍光。

——項燕樓之所以這麼大驚失色，原來他瞥到那個飛跌出來的人，正是秦高郵，看樣子似是受了頗重的傷，根本閃避不了刺向他心胸要害的那一劍。

項燕樓那一刀好快，快得令到那個出劍的人來不及應變，只聽「鏗」的一聲，長刀劈出在劍鎗上，吃不住那一刀之力，摔然向下一沉。

那刹那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因爲項燕樓的長劍劈在那柄長劍上的刹那，劍尖已刺觸在秦高郵的心胸上，要是慢那麼刹那，劍尖便會刺入秦高郵的心胸內，那就算死不了，也夠他受的了。

饒是項燕樓那一刀夠快，秦高郵的胸上仍被那猝然一沉的長劍劍尖劃破了衣衫及皮肉。

秦高郵痛叫一聲，一跤摔跌在地上。

那條人影在長劍一沉的刹那，發出一聲悶哼，身形疾退入房內。

——那條人影的反應也很快。

項燕樓略一猶豫，便聽到一下窗櫺破碎聲，他欲衝入房內的身形那刹那反而一窒，收住勢子，沒有衝入去。

——那一下窗櫺破碎聲絕無疑問是那條人影在退入房內後，立刻撞破窗櫺逃逸而去，項燕樓知道沒有可能追截得上那個襲擊秦高郵的人，加上秦高郵在摔跌在地上後，沒有起來，似乎暈了過去，他担心秦高郵不知怎麼了，因而放棄了追截那個人。

由於那人的臉上是幪了一塊布的，因此，項燕樓認不出那個人是誰，却覺得那個人的目光有點眼熟，但一時間却想不起在那裏曾看到過那種目光。

他蹲下來，伸手將躺在地上的秦高郵扶坐起來，察看他到底怎麼樣了。

直到這時候，客棧內才有人自房間內走出來察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項燕樓沒有理會那些走出來的人，自顧自察看秦高郵的情形。

秦高郵的身上有三處傷口，最重的是左肩窩上的傷口，仍在流着血，其餘的兩處一在右臂上，一在胸腹上，都是皮肉之傷。

令到項燕樓放下心頭大石的是，秦高郵只是暈死過去，並沒有死。

他忙抱起秦高郵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恰在這時，那個掌櫃走到他的身邊，驚急心痛地道：「這位客官，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連房門也撞破飛脫了？」

項燕樓不耐煩地截斷了掌櫃的話。「別說了，這件事情我也不大清楚！你看不到我這位朋友受了傷，暈過去了麼？救人要緊，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

說完，不再理會那個掌櫃，抱着秦高郵走向自己的房間。

那個掌櫃嘴唇噏動一下，欲步又止，看着項燕樓抱着秦高郵走入房間，砰一聲關上房門，突然打了個冷顫，忙縮縮身子，咀裏嘀咕了一句不知什麼話，嘘出一口白氣，急急走回屋子去。

其他的人看看已沒有什麼好看，雖然心中好奇，但天氣那麼冷，身上穿的衣服又不多，站在房間外面，那種滋味可不好受，也就各自回房鑽入熱被窩內。

＊　＊　＊

項燕樓替秦高郵包紮好身上的傷口後，天色已開始發白。

秦高郵的臉色開始有了血色，項燕樓正想倒一杯水喝，潤潤喉嚨，秦高郵却醒轉過來了。

項燕樓急忙走到床前，低聲對張開眼來的秦高郵道：「秦朋友，你覺得怎樣？」

秦高郵的眼珠緩緩地轉了一圈，落在項燕樓的臉上，眼瞼顫動一下，咀唇噏動，語聲乾澀地道：「項兄……我還……活着麼？」

項燕樓聽他說得那麼惶急，不禁發呆，忙說道：「秦朋友，你若是死了，怎還會看到我？看到的應該是牛頭馬面的啊！」

秦高郵眨眨眼，稚氣地道：「項兄，那我是還活着了？」

「當然。」項燕樓拍拍他的手臂。「你覺得怎樣？」

「有點虛弱。」秦高郵臉上露出喜色，忽然伸手抓住項燕樓的手，感激地道：「項兄，現在我想起來了，當時要不是你及時趕到來……擋開那一劍，在下已死在那人的劍下。」

「秦朋友，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項燕樓看到秦高郵精神逐漸好轉，便問道。

「在下也不大清楚，」秦高郵凝眸想了一下，才說道：「事發的刹那，在下於酣睡中似乎聽到一下異响，驚醒過來，驟見一條人影閃掠到床前，手中劍疾往在下的心胸要害刺下來，在下大驚失色，急忙往外一翻，同時曲膝撞向那人的小腹，只覺左肩窩上一痛，那人也被我那一膝踢得暴退開去，撞翻了一張櫈子，在下忍痛往床裏一滾，同時抓住枕下的長劍，挺躍起來，來不及拔出長劍，那人一劍已飛刺過來，在下只好用連着劍鞘的長劍一撥，擋開那一劍，跟着便與那人動起手來。那人的劍法好犀利歹毒，每一劍都是攻向在下的要害，在下由於受了傷，先機盡失，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功，右臂上被他劃了一劍，之後我勉强支撐了幾招，踢飛一張櫈子，

才阻了阻那個人的攻勢，但很快又被他攻得喘不過氣來，終於被他一掌擊在胸口上，幸好我在那刹那向後躍退，卸去大部份掌勁，但也被擊得撞破了房門，飛跌出去，眼看着便要死在那人的劍下，跟着在下便暈了過去。」

「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是誰？」項燕樓道。

秦高郵喘了口氣，才搖搖頭，道：「那人用布幪住臉，根本看不到他的樣貌，自然認不出他是誰。」

頓一下，接着又道：「不過，在下從那人的身形與及那雙眼，想起一個人，因而猜測襲擊在下的人，有可能是那個人。」

項燕樓雙眼倏睜，說道：「秦朋友，你猜測的那個人是誰？」他口裏這麼說，腦海中已浮現出一個人的臉影來。

秦高郵不敢肯定地道：「那人的身形與雙眼，極似我們昨晚在酒樓遇到的那個冷無畏！」

項燕樓頓時目光一亮，疾聲道：「你與我所猜的一樣，這應不會錯的了，襲擊你的人，一定是冷無畏。」

——昨晚，他在一刀斬擊在那個幪面人的劍鋒上的刹那，他瞥到那人雙眼與及目光極似一個人——冷無畏，但當時他却不敢肯定，但却一直懷疑那個人就是冷無畏。

「他為什麼要殺我？」秦高郵眼色微變。「在下與他素不相識，從未謀面，在下與他根本就沒有仇怨。」

「秦朋友，別忘記，他是一個殺手！」項燕樓心中已有了答案：「誰出得起錢僱他殺人，他便會殺任何一個人！」

「項兄，這麼說，是有人出錢僱請他來殺我的了？」秦高郵猛地起身坐起來，但却牽動了傷口，痛得他悶哼了一聲，倒回床上，臉色發白。

項燕樓慌忙伸手輕按着他，關切地道：「秦朋友，你怎麼了？要不要緊？」

秦高郵咬着牙，好一會，才長長地喘了一口氣。「沒有什麼，不怎麼痛了。」

「記着，別再動了。」項燕樓吐了口氣。「好好地躺着，你左肩窩的傷很重了。幸好沒有傷及筋骨。」

看到秦高郵的臉上慢慢有了血色，放心不少。「秦朋友，有人出錢僱請冷無畏殺你，那是肯定的了，至於是什麼人要殺你，相信你不會全無所知吧？」

秦高郵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項兄，在下實在想不出，有誰要殺我。」

頓一下，又道：「在下出道江湖不到一年，從來沒有結下什麼仇怨，而認識在下的人也不多，在下真的莫名奇妙。」

項燕樓定定地瞧着秦高郵，片刻後才道：「秦朋友，俗語有謂，事出必有因，你雖然想不到是誰要殺你，事實上確是有人要殺你，這一點，毋容置疑。」

不久秦高郵說話，又道：「會不會與你這一次來開封的事有關？」

「不會吧？」秦高郵不敢肯定地道。「在下這一次到開封，只是我一個人，又不是去找什麼人的晦氣或是報仇，應該不會有關連的啊。」

項燕樓沉吟地道：「這可說不管江湖上的事情，波譎雲詭，險惡難測，有時候發生的事情，簡直匪夷所思，令人意想不到。」

接着，遲疑了一下，才說道：「秦朋友，有一句話，我知道不應該問的，但為了判斷你遇襲的因由是否與你此行有關，不得不冒昧動問。」

「項兄，有什麼話說，你只管說，在下不會介意的。」秦高郵坦然地道。

「秦朋友，你若是不方便說，便不要說。」項燕樓道：「你這一次到開封城，到底找什麼人，為什麼要找那個人？」

「在下這一次到開封城要找的人，乃是先父的一位故交。先父在臨終之時，一再叮囑我，在我滿二十歲後，務必要去找這位世伯，完成先父的遺願。」秦高郵神色黯然地道。「在下剛好滿二十歲，便依先父遺命，來開封找那位世伯。」

「秦朋友，令先翁在遺命中，有沒有說出要你去找那位故人的原因？」項燕樓大感興趣。

「沒有。」秦高郵搖搖頭道：「先父只說，屆時在下必須帶一件信物去找那位世伯，並囑我千萬不可遺失那件信物，並說，那是關於我的終身大事的。」

「那是否暗指你與那位故人的什麼婚姻之約？」項燕樓含笑道。

「這……」秦高郵有點覥覥地道：「要是關乎婚約之事，先父不會死而不說的，這不大可能吧？」

「秦朋友，可否說出那件信物是什麼物件？」項燕樓遲疑了一下才道。

「那是一件很平常的物件。」秦高郵想也不想便說，「只是一隻斷了一半的楠木梳。」

「嗯，這確是一件很平常的物件。」項燕樓眼珠轉了一下。「不過，一隻這麼平常的斷梳，令先翁却遺命要你好好保存，並要你千萬帶着去見令先翁那位故人，這就大不尋常了，說不定，那隻斷梳包藏了一段隱秘。」

「但這也與在下昨晚遇襲扯不上什麼關係的啊！」秦高郵不以為然地道。

「這可說不定。」項燕樓道：「有可能因為那隻斷梳，你才會惹上殺身之禍。」

「這……」秦高郵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若是，先父不會不向我說明的。而且，也不會等到現在，才為了那隻斷梳殺我！」

「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項燕樓頷首道：「不過，江湖上的事，有時候是不能以常理來猜度的，有時候簡直令你匪夷所思，意想不到！」

「項兄，那在下應該怎麼辦？」秦高郵拿不定主意地看着項燕樓。

而他這麼說，可就顯出他不是一個老江湖。

「秦朋友，你應該盡快去找令先翁那位故人，弄清楚那隻斷梳是否有什麼隱秘，說不定因此而猜出你遇襲的原因。」項燕樓果斷地道：「同時，你也要嚴防冷無畏會對你再下手。」

「項兄，在下這個樣子……若是冷無畏向我下手，在下只怕……應付不了。」秦高郵担憂地道。

「秦朋友，若你不介意的話，我可以

一直陪伴着你，與你一起去找你要找的那個人。」項燕樓熱心地道。

「能夠得項兄你義伸援手，在下感激還來不及，又怎會介意呢？」秦高郵高興地道。「項兄，能夠認識你這位朋友，在下實在三生有幸！」

「秦朋友，你要找的那個故人是誰？住在城中那一處？」

「先父那位故友名叫顧庭章，住在城南門外十里外的一座柏樹崗下，那座莊院就叫千柏莊。」

「秦朋友，原來你要找的那位世伯，就是武林中人稱劍隱的顧庭章前輩了。」項燕樓接道：「又聞顧前輩的大名，却緣慳一面，正好趁這機會，拜識顧前輩的風範。」

接着又道：「你可以行走麼？」

「應該可以。」秦高郵道。

「那吃了早飯後，我們馬上去找顧前輩。」項燕樓道：「所謂事不宜遲，越快找到顧前輩，弄清楚令先翁要你去找顧前輩的因由，說不定可以弄清楚你遇襲的因由。而且，對你來說，比較安全，冷無畏可能想不到你在受了傷之下，仍會這麼快行動，那就不會這麼快再向你下手了。」

「項兄，在下也想快找到顧世伯。」秦高郵道：「吃過早飯，我們馬上趕往千柏莊。」

一頓，感激地道：「項兄，要你陪伴我往千柏莊，天氣又這麼寒冷，實在辛苦你了。」

「秦朋友，江湖有道：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咱們既然已是朋友，這點小事，說什麼客氣話。」項燕樓豪爽地道。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說道：「秦朋友，我忽然想起，昨天黃昏時份，我在北門外遭到冷無畏的襲擊，極有可能他誤以爲我就是你，你昨天不是從北門進城的麼？」

「嗯，項兄你這麼說，在下也認爲極有可能。」秦高郵動容道：「在下昨天確是從北門進城的，而且，要不是在路上遇上官差盤查行人，在下本該在黃昏時份趕到北門進城的。」

「聽你這麼說，那一定是了。」項燕樓心頭跳動一下。因爲他想到，昨天在城外遇襲的不是他，而是秦高郵，就算他身手再高，但以他的江湖經驗，肯定避不過冷無畏一刀，活不到現在。

「項兄，算起來，你救了在下兩次。」秦高郵感激地道。要不是昨天冷無畏誤將馮京作馬涼，他一定會繼續等下去，等到在下出現，在那種情形之下，在下肯定躲不過他的襲擊。」

「秦朋友，你躺一會，待我到前面吩咐小二送早飯來，吃了早飯，馬上動身。」項燕樓說着替秦高郵蓋好被子，走出房外。

這時候天色已大亮，風也弱了很多，只是仍下着雪。

項燕樓長長地吐出了口氣，再深深地吸口氣，不禁精神一振，瞧瞧其他客人還未起床，他便一縱身掠上几面，在附近搜查了一遍，沒有什麼發現，這才躍回地上，往前面走去了。

* * *

項燕樓與秦高郵冒着雪走出南門。

由於昨晚下的雪很深，馬車不能行走，兩人只好徒步趕往千柏莊。

這種天氣，加上時候又早，路上幾乎不見一個行人。

走在雪深及膝的路上，項燕樓倒沒有什麼，秦高郵便感到有點吃力了。

幸好他有項燕樓助他一臂，不然，只怕他還未走到千柏莊，他已累倒在雪地上了。

走出城外，放眼望去，盡是白茫茫一片，除了白色，幾乎看不到別的顏色。而路上，也只有他們兩個人。

這也有一個好處，便是若有什麼別的人出現，很容易便會被他們發現。

項燕樓仍然暗中加了小心，提防冷無畏會故技重施，藏在雪下，猝然向他們施襲。

走了大約半個時辰左右，秦高郵開始喘氣了，項燕樓也感了有點腿疼，便停下來，對秦高郵道：「秦朋友，到那邊的樹下坐下來歇一會吧。」

秦高郵順着他的手指望過去，看到左前側不遠處有幾棵樹，其中一棵倒折下來，雖然落滿了雪，但將雪撥掉，便可以坐在上面歇一歇，他忙點點頭。

項燕樓便扶着秦高郵走過去。

將樹幹上的積雪撥掉，兩人坐下來，都不由長長舒了口氣。

「項兄，要你這麼辛苦陪着在下到千柏莊，在下心中很覺……」秦高郵滿臉歉意地望着項燕樓。

項燕樓不等他說下去，便截口道：「秦朋友，又說客氣話了，莫非你已不將我看作朋友？」

「不，不！」秦高郵發急地道：「在下怎會……，在下能夠交上像項兄這種朋友，實是萬千之幸！」

項燕樓放目四望，忽然指着遠處一座白皚皚的山崗，高興地道：「秦朋友，你看到麼？那座山崗應該就是柏樹崗了。」

秦高郵放目望去，看到那座山崗雖然被雪遮蓋了，但仍然隱約看到一些樹的形狀，並辨認出那是柏樹，不由振奮地道：「項兄，在下看到那些掛滿了落雪的禿樹，都是柏樹，那一定是柏樹崗，崗下就是千柏莊了！」

「一定是！」秦高郵用力點點頭。「大約頓飯工夫，便可到達。」

「項兄，我們走吧。」秦高郵急不及待地站起來。

「別急。」項燕樓伸手拉他坐下來。「再歇一會吧，時候還早啊。」

秦高郵只好坐下來，雖然他恨不得一下子便走到去，但他實在是很累，而他也明白項燕樓的一番好意，所以，他沒有說什麼？

他坐下來，項燕樓似乎有所發覺，驀地掉頭往來路上望去。

秦高郵瞧到項燕樓的目光有異，忙亦扭頭向來路張望。

只見一輛形狀像一隻平底小船般的雪橇，在十頭高大强壯的藏犬拖拉下，飛一樣滑馳而來，一點聲息也沒有。

這種雪橇在中原一帶很少見到，而瞧它的形狀，似乎是臨時自制的。

那平底船般的「橇」，坐着一個漢子，控制着那十頭藏犬，由於那個漢子的頭上罩了一頂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咀巴的雪帽，因此，項、秦兩人都看不到那個趕「雪橇」的漢子的樣貌，自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那輛「雪橇」的速度很快，眨眼間便已駛到與兩人平行地方，那漢子陡地一勒韁繩，那幾頭藏犬低吠一聲，硬生生收住來勢，戛然停下來。

「小心！」項燕樓低說一聲，輕輕拍一下秦高郵的手臂，雙眼一直盯着那輛「雪橇」上的漢子。

——在這種幾乎行人絕跡的雪地，居然有一輛這麼特別的「雪橇」出現，不會令人感到奇怪才怪，再加上就在兩人的前面停下來，自然更引起項燕樓的思疑，暗加小心。

——說不定，「雪橇」上那漢子正是冷無畏。

那漢子走下「雪橇」，一直向兩人坐着的樹下走過去。

項、秦兩人都看到那人身上帶着武器——一柄長劍，而身形也極似冷無畏，兩人不禁同時心頭跳動一下，四道目光緊緊地盯視着那個人，全身的神經都蹦得緊緊的。

那個漢子很隨便地一直走到兩人的身前才停下來，然後伸手脫下罩在頭上的雪帽，露出面目，朝兩人道：「兩位，在這樣下雪天出門，很難行走的，不知兩位要到那裏，若是順路，某家是可以載兩位一程的。」臉上微露笑容。

項、秦兩人看到那人眞面目後，不禁暗中放鬆下來。

——那人生得一貌堂堂，年紀約在三十至五六上下，根本就不是冷無畏。

項燕樓忙從樹幹上站起來，朝那漢子抱拳一禮，道：「兄台的好意心領了，某家兩人與兄台素未謀面，怎好勞煩兄台相載。」

「閣下這麼說就差矣，俗語有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何況，那位小兄弟似乎帶傷在身，那更加不宜勞動。不過，兩位若是不愿乘搭某家那輛雪橇，某家絕不敢相強。」

項燕樓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對方一番好意，若是推辭，那豈不是對人家的一番好意不領情，若是領情，又不知其中是否有詐，令到他很難下決定，便拿眼望着秦高郵，看他意下如何。

秦高郵恰好也目光一轉，望向他，大概是要他拿主意。

那人看到項、秦二人你眼望我眼的，似乎看出兩人的心思，笑笑道：「兩位可是懷疑某家不是好人，別有居心？」

項燕樓忙道：「兄台，千萬別誤會，某家兩人絕對沒有那麼想，某家只怕與兄台是否順路而已。」

那人爽朗地笑了一聲，說道：「某家姓顧，名德同，正要回千柏莊，未知兩位要往那裏去了？」

「原來是顧兄，」項燕樓心頭一動。「請問顧庭章顧前輩是顧兄的……」

「是家父。」顧德同肅容道：「請教兄台怎麼稱呼？」

「項燕樓。」

「原來你就是顧世兄，」秦高郵緊接着高興得叫起來，同時急急站起來。

「原來是顧兄，」顧德同先朝項燕樓抱拳一禮，跟着才轉望着秦高郵，詫聲道：「小兄弟，聽你這麼呼顧某，可是與寒家有舊？」

秦高郵衝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顧世兄，小弟秦高郵，先父秦九鼎，與顧世伯是知交。」

「赫！秦世伯已仙遊了麼？什麼時候仙遊的？怎麼不派人到寒家通知一聲？」顧德同失聲道：「家父可是時常對顧某提及秦世伯，對秦世伯想念得很，想不到……」臉上一片黯然。

秦高郵不由黯然道：「先父臨終時，一再囑小弟不要將他的死訊傳播出去，所以，小弟不敢驚動任何人。」

一頓又道：「先父是在兩年前仙逝的。」

「秦世兄，家父與秦世伯非比泛泛了，別人可以不驚動，却怎麼可以不將秦世伯的死訊通知寒家？」顧德同帶點責怪地道。

「顧世兄，那是先父遺命，小弟不敢有違，請顧世兄見諒。」秦高郵抱拳道。

「秦世兄，你與顧兄要到什麼地方去？」顧德同轉變話題說道。

「顧世兄，小弟與項兄正要到貴莊，拜見顧世伯。」秦高郵跟着解釋：「小弟這一次到貴莊拜見顧世伯，是遵照先父遺命的。」

頓一下，又道：「項兄因小弟帶傷在身，恐防小弟在路上遭遇意外，特意陪伴小弟到貴莊的。」

「秦世兄，聽你這麼說，可是在路上遭遇到什麼事情？」顧德同動容道。

「正是。」秦高郵輕撫一下右臂的傷口。「就在昨天晚上，有一個人潛入小弟的房間來，刺殺小弟，幸好項兄及時驚覺，出手救了小弟，不然，小弟已是一個死人。」

「可知道那個欲刺殺你的人是誰麼？」顧德同詫然道。

「那人是蒙着臉的，」秦高郵道：「雖然看不到他的面目，不過，小弟與顧兄都認出那兩個人極可能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冷無畏！」

跟着加以解釋：「昨晚小弟與項兄在城中一家酒樓吃飯時，湊巧冷無畏也到那裏喝酒，因此，小弟與項兄都認眞地打量了他一遍，小弟與項兄才會作如此猜疑。」

「冷無畏這位江湖上名氣很大的殺手，顧某也聽聞過。」顧德同凝重地道：「這個人只會爲錢殺人，是誰出錢僱他殺你？」

「小弟可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秦高郵攤攤手道。

——他本來想將與項燕樓的猜想說出來的，但却想到項燕樓朝他直打眼色，因此才會改口那麼說的。

項燕樓自秦高郵與顧德同說話後，便一直沒有吭聲，只是不時打量顧德同一眼。

顧德同仰頭望一下仍然雪花飄飄的天

空，說道：「秦世兄，這裏天寒地凍的，站着說話眞不是滋味，你與項兄既然是到寒家去，那何不乘坐顧某的雪橇，趕到寒家後，坐下來慢慢說話。」

秦高郵望一眼項燕樓，看到項燕樓朝他微微點頭，才對顧德同道：「顧世兄，那最好不過。」

「顧世兄，項兄，請。」顧德同有禮地對項、秦兩人伸手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項、秦兩人忙道：「顧兄，請。」

顧德同「哈」地笑道：「都別客氣了，一起走過去吧。」

項、秦兩人不由也笑起來，與顧德同一齊舉步向雪橇那邊走過去。

受騙上當　離奇失踪

雪橇雖然坐多兩個人，但那十隻藏犬一樣奔跑如飛，雪橇有如御風飛行般，向前滑行。

雪花與寒風撲打在臉上，有如刀劍一樣，令人幾乎透不過氣來，但也令人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

項、秦兩人都是第一次乘坐這種雪橇，感到既新奇，又刺激。

看着兩旁的樹木景物如飛般自後倒掠，項、秦兩人都感到有如騰雲駕霧，御風飛行一樣。

項燕樓沒有放鬆警惕，因爲顧德同這個人來得實在太突兀了，而他與秦高郵皆未見過顧德同，怎知此人是眞還是假？在未証實他的身份之前，自然要加倍小心。

他偸偸地捏一下秦高郵的手臂，向他打個眼色，示意他要小心。

秦高郵先是不明朗的地眨眨眼，繼之才弄明白項燕樓的意思，微微點下頭。

雪橇的速度好快，眨眼間已滑馳出里許，陡地前面出現一個只有數丈高的小土崗，駕御着雪橇的顧德同扭轉頭朝兩人說一聲：「小心，坐穩。」跟着往左輕扯韁繩，那些藏犬便往土崗的左邊繞過去。

由於繞得太急，令到雪橇往外翹側，要不是項、秦兩人得到顧德同的關顧，立刻抓住雪橇的兩邊，說不定兩人都被拋出去了。

直到繞過那個土崗，雪橇才平穩下來，項、秦兩人不禁噓了口氣，放開抓住雪橇兩邊的雙手。

也就在這刹那，套在那些藏犬頭脖上用以拖曳雪橇的繩索忽然中斷，那十頭藏犬忽然失了控制羈絆，頓時四散奔走，但雪橇却仍然往前如飛滑馳。

在此同時，顧德同的劍陡地往上拔起來，就在項、秦兩人警覺的刹那，朝兩人洒下一片劍光。

兩人大吃一驚，急切間身子往下一仰，同時撤出刀劍，封擋那一片洒下來的劍光。

就在那霎間，雪橇陡地往下一栽，一頭掉落一個陷坑內。

兩人驚覺欲騰身而起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被那衝跌落陷坑的雪橇帶得身不由主地往下疾跌落去。

坑沿上的積雪撲擊地直往下掉落。

轟地一聲，雪橇撞落坑底上，橇頭立時散碎開來，兩人也重重地跌落在坑底內。

幸好在雪橇壓塌陷坑上面的樹枝積雪時，塌落一大塊積雪，兩人跌落在鬆鬆軟軟的雪上，總算沒有跌傷。

這個陷坑小說點也有一丈五六高下，丈許寬闊。

項、秦兩人才躍起身，便聽到上面响起顧德同得意的笑聲，兩人忙抬頭往上仰望，只見顧德同站在坑沿上，微俯着身子往下看着他們，手中的利劍在雪光下，閃泛起令人目眩的冷芒。

秦高郵就算再沒有江湖經驗，也知道着了顧德同的暗算，驚怒氣急之下，不由破口罵道：「顧……德同，你這個奸險小人，你爲什麼要設阱坑陷我們？」

顧德同笑聲倏止，陰聲道：「秦高郵，你若肯乖乖地交出身上那隻斷梳，顧某便饒你與項燕樓一命。」

「你根本就不是顧德同。」項燕樓忽然振聲道。

「顧某若不是顧德同，那你說顧某是誰？」顧德同奸笑道。

「你是個冒牌貨，」項燕樓大聲道：「我雖然一直覺得你的眞正身份有思疑，也一直提高警覺，但還是着了你的道兒，這樣我們一時大意，而你這個陷阱也設得很巧妙，看來，你是早已知道我們要到千柏莊的了。」

顧德同沒有理會項燕樓的說話，對秦高郵道：「姓秦的，你到底交不交出那隻斷梳子？」

「顧德同，要是我們交出斷梳子，只怕你一樣不會放過我們。」項燕樓搶着大聲道，同時偸偸碰了秦高郵一下，並朝他眨眨眼。

「姓秦的，你不要聽項的胡說八道，只要你交出那隻斷梳，顧某一諾千金，決不食言。」顧德同信誓旦旦地道。

「你怎知道他的身上有一隻斷梳子的？」項燕樓先問道：「你要一隻不値一文錢的斷梳幹什麼？」

顧德同兇狠地吼叫道：「姓項的，顧某不是與你說買賣，你多管什麼閒事，可是活得不耐煩了？你若是再打岔，顧某先殺了你。」

項燕樓似乎被顧德同的話震住了，馬上閉上咀巴，其實，他是不想將氣氛弄得太僵，以致連一綫求生的希望也沒有。

「顧德同，我很想知道，你怎會知道我有一隻斷梳子的？」秦高郵好奇地道：「還有，一隻不値一文的斷梳子，你爲何要動心思費手脚要得到它，莫非那其中有什麼隱秘不成？」

「秦高郵，我顧德同不會告訴你的，快些將那隻斷梳子交出來，不然，顧某殺了你倆個，一樣可以得到那隻斷梳子。」

「那你動手吧，」秦高郵神色鎭定地道：「你殺了我與項兄，永遠也別想得到那隻斷梳子。」

「信不信由你，」秦高郵淡然道：「本來，那隻斷梳子我是一直帶在身上的，但自從發生了險些被人刺殺，我與項兄猜到可能是爲了那隻斷梳子後，我在起程赴千柏莊之前，便將那隻斷梳子收藏起來，以防萬一。」

「嘿嘿，你以爲顧某會相信你這番臨

時編造出來的謊言麼?」顧德同冷笑道：「你聽着，若不馬上將那隻斷梳子拋上來，顧某雖然不想殺你們，說不得只好活埋了你們。」

「那你只管動手!」秦高郵神色不變。

項燕樓看到秦高郵能夠臨危不亂，不禁在心裏暗讚一聲。「若假以時日，他足可以在江湖上闖一番名氣。」

「姓秦的，你以為顧某不敢?」顧德同獰笑一聲，馬上將坑沿的積雪踢落坑內。

剎時間，大塊大塊的雪瀉落飄跌下坑底，直往兩人的頭上身上蓋落。

兩人避無可避，只好用雙手遮掩頭臉，在上面的顧德同不但用脚踢，也用手撥，不消一刻，項、秦兩人的下半身，已被瀉落傾下的雪埋住了。

再這麼下去，只怕不消一刻鐘，兩人便會被雪完全掩埋了。

秦高郵畢竟初在江湖行走，經驗與實力不夠，開始有點沉不住氣了。「項兄……我們……就這樣束手待斃麼?」

項燕樓忙用手握秦高郵的手臂，悄聲道：「沉住氣，不要被他看出破綻，他未能斷定你是否說謊之前，是不會這麼輕易殺了我們的，別忘記，他要得到的是那隻斷梳子。」

聽了項燕樓這番話，秦高郵又鎮定下來。

上面的顧德同不停地將積雪推撥下去，很快，雪已堆埋到兩人的腰部。

項、秦兩人只覺下半身像浸在冰水那樣，凍得發僵，但兩人仍然沉住氣。

在這時候，兩人根本已無逃生之望，要是顧德同不相信秦高郵的說話，兩人只有眼睜睜被活埋在雪下。

是生是死，那就要睹一下他們的運氣了。

雪繼續往下傾瀉，快要埋到他們的胸部了，而看樣子，顧德同似乎沒有停止的意思，換句話說，顧德同似乎不相信秦高郵的說話。

秦高郵又開始有點沉不住氣了，張口欲言，却被項燕樓及時制止了。

傾瀉下來的雪忽然停止了，秦高郵不由佩服地看了項燕樓一眼，長長地舒了口氣。

項燕樓仍然神色不動，抬起頭往上望，恰好看到上面的顧德同站在坑沿，俯身往下望。

「姓秦的，顧某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顧德同俯視着秦高郵。「你若馬上交出那隻斷梳子，顧某仍然遵守諾言，不殺你與姓項的。」

又頓一下，看到秦高郵不吭聲，眼球轉了一下，又道：「秦高郵，難道你忍心為了一隻斷梳子，令到對你有救命之恩的項燕樓，與你一同被埋麼?」

項燕樓看到秦高郵的神色變動了，下，忙低聲道：「沉住氣，別聽他瞎說。」

秦高郵敬佩地瞧了項燕樓一眼，微微點下頭。

上面的顧德同看到秦高郵不為所動，氣憤得咬咬牙，厲聲道：「秦高郵，你若再不識好歹，顧某便活埋了你與姓項的。」

「那還不動手?」秦高郵冷冷地道：「我若死了，你永遠也別想得到那隻斷梳子。」

顧德同的神色刹那變動了幾次，兩道目光來回掃射在項、秦兩人的臉上，好一會，都看不出兩人有絲毫虛怯之色，才惡狠狠地道：「姓秦的，你若將收藏斷梳子的地方說出來，顧某馬上救你兩個上來。」

「顧德同，你以為我與秦兄是傻瓜呆子麼?只怕秦兄弟才說出收藏斷梳子的地方，你便馬上推雪下來，將我與秦兄弟活埋了。」項燕樓先向上大聲說道。

顧德同對項燕樓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一口將他吞掉，但為了那隻斷梳子，他只好壓下那股恨怒之意，吸口氣，說道：「然則，你們要怎樣才將收藏斷梳子的地方說出來，」他口裏說着話，心中却打定主意，只要秦高郵將收藏斷梳子的地方說出來，他便馬上將項燕樓殺死。

「先將我們救上去。」秦高郵搖頭道。

「嘿嘿，顧某可不是三歲小孩，救了你們上來後，萬一你們反悔，那顧某豈不是白費了一番心機手脚，成了一個大傻瓜麼?」

「那你意欲如何?」秦高郵高聲道。

「這——」顧德同沉吟一會，正想說下去，忽然間似有發覺，扭頭往來路那邊望過去。

秦高郵看到顧德同忽然不答應他，正欲張口說，却被項燕樓豎指在咀上「殊」的一聲，示意他噤聲，跟着悄聲對他道：「可能有人來了，準備隨時應變。」

秦高郵雙眼倏睜，臉上充滿希望之色。

項燕樓一直抬頭凝視着顧德同的動靜。

＊　＊　＊

項燕樓所猜不差，果然是有人來了。

來的是一男一女，雪雖然很深，但那一男一女施展出上乘的輕功，一路如飛掠來，雪地上只留下幾乎看不到的痕跡，這一男一女的輕功造詣，可想而知。

顧德同緊緊地凝視着那兩條飛掠而來的身影，臉上神色變幻不定。

那一男一女顯然老遠便發現了他，身形微微一轉，直向他飛掠而來。

顧德同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劍把。

轉眼之間，那一男一女已飛掠而至，顧德同也看清楚，那男女兩人原來是昨晚在酒樓內看到的那一老一少。

那老少兩人一直馳到距顧德同約丈許距離外才停下來，當兩人一眼看到顧德同的脚旁有一個大陷坑，不禁目光連閃。

那五十開外的老者站在那少女的前面，兩道目光一直在顧德同的臉上溜轉着，顧德同也在打量着那老者，同時在心中暗自猜忖：對方兩人是否有所為而來?

從雙方的神色目光看來，雙方似乎並不認識。

雙方互相打量了好一會，那老者首先開口道：「閣下，莫非發生了什麼意外?坐騎掉落那個坑洞下了?」

聽那老者那麼說，顯然不是衝着他來的，因此，顧德同暗中鬆了口氣，正想順水推舟，好打發對方兩人離去，以免壞了

他的「好事」，那知道洞下響起秦高郵的大叫聲：「他的坐騎沒有摔下坑洞。是他設下陷阱，誘我們摔下去的！」

顧德同一聽頓時臉色大變，正想拿話掩飾，那老者目光閃動了一下，有如利刃般盯着顧德同，沉聲道：「閣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等顧德同說話，他已扭頭對背後的少女道：「馨兒，去那坑洞前看一下。」

顧德同橫身一攔，臉上殺機滿佈，厲聲道：「兩位請馬上離開，不要多管閒事，否則莫怪顧某不客氣了！」

那老者雙眉一剔，身形一閃，與顧德同面對面站着，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要是你在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老漢父女遇上了却不顧而去，那豈不是與你同流合污麼？」

跟着又對那少女道：「馨兒，快去看一下坑洞內是什麼人，不要理會他！」

那少女——馨兒應了一聲，嬌軀微擰，斜掠向坑洞的左邊。

「站住！」顧德同厲喝一聲，身形一閃，欲攔截住那少女，却被那老者一橫身，將他擋截住。

顧德同不由怒從心上起，眼中兇光暴射，陡地一掌疾擊向那老者的左胸！

那老者冷笑一聲，右掌暴擊，迎向顧德同那一掌。

雙掌擊實，只聽「啪」的一聲，兩人暴退開去。

不過，那老者只退一步便穩住身形，顧德同却速退兩步才能夠勉强將身形穩住，好明顯，顧德同的內力不及那老者。

吸口氣，壓下胸中翻湧的氣血，「嗆」一聲，顧德同拔出長劍，便欲向那老者撲過去，那少女馨兒的聲音就在那刹那響起，令到他欲撲的身勢硬生生一窒。

「爹，下面有兩個人，被雪埋到胸口，那兩個人原來就是昨晚在酒樓內看到的那兩個人。」那少女馨兒扭着頭向那老者高聲說道。

聽那少女對那老者的稱呼，兩人原來是父女。

那老者一聽，雙眉剔動一下，沉聲道：「閣下，那兩個人是否被你誘跌落坑洞下，欲活埋了他們！」

「前輩，那個姓顧的騙我們坐上他的雪橇，乘我們不覺的時候，弄斷了拖雪橇的藏犬的套索，然後騰身掠起來，讓雪橇一頭衝落陷坑，連帶我們也摔了落去。」說話的是秦高郵。

項燕樓也仰着頭對那少女馨兒說道：「姑娘，那個人自稱是千柏莊的少莊主顧德同，我與這位秦兄弟根本不認識他，只因我們也是趕往千柏莊，便被他騙得上了他的雪橇，那知道他不懷好心，預先設下這個陷坑讓我們跌下去，聲言要殺我們，幸好姑娘妳與令尊及時出現，不然，我們一定會被他活埋了，姑娘昨晚也與我們算是見過一面了，請姑娘義伸援手，救我們上去，我們快凍僵了。」

那少女聽聞之下，情急地道：「這——我怎樣救你們上來？」

項燕樓忙道：「要是附近有樹木，妳去斬一根回來，垂下來，讓我們抓住，然後拉我們上去。」

那少女正想說話，那邊的顧德同聽聞之下，發急地不顧自己可能不是那個老者的敵手，身形陡地縱拔起來，凌空飛撲向那少女。

那老者自然不會眼睜睜看着顧德同掠撲向自己的女兒，却不加理會，就在顧德同身形縱掠起來的霎間，口裏發出一聲沉喝，亦縱身掠起來，迎向顧德同。

那少女聞聲急忙回頭，正好瞥到其父以空手接下顧德同勢道凌厲的兩劍，但却被顧德同的第三劍逼得疾忙凌空一個側翻，飄落地上。

而顧德同亦已勢竭，翻落地上。

脚才沾地，正欲撲向少女馨兒那邊，那老者已一聲斷喝：「好傢伙，也接老夫兩劍看看。」身形斜縱而至，「刷刷」兩下急響，朝顧德同的身上連刺兩劍。

顧德同急忙揮劍封擋，雖然接下那老者兩劍，但却微退了半步。

「再接兩劍！」那老者叱喝一聲，劍勢一展，上刺顧德同的咽喉，下刺他的腰股部位。

那兩劍之快，看上去彷似是兩柄劍同時施展的一樣。顧德同不由心頭一凜，身形疾退一步，不敢再接。

那老者身形疾進，劍出如風，緊接着又向顧德同刺出三劍。

顧德同這一次沒有再退避，口裏發出一聲厲喝，揮劍硬接那老者三劍。

只聽「叮叮噹」一連三下激響，那老者的三劍居然被他硬接硬封住，並且向那老者展開反擊。

那老者目中異光陡射，口裏喝一聲：「好劍法！」劍勢開展，也向顧德同展開攻擊。

這一來，兩人是以攻擊對攻擊，霎時間只聽一陣珠走玉盤般的連串脆響聲響起，兩條人影交錯閃轉，少說點，雙方的長劍交擊了十數次。

那老者料不到顧德同的劍法如此高明，似乎難得遇上一個使劍的高手，只見他抖擻精神，與顧德同鬥作一團。

那一邊，那少女馨兒並沒有去斬一根樹木回來救援項、秦兩人上來，却靈機一觸，將自己身上的一根腰帶解下來，然後一分為二，打了個結，足有一丈六七長短，垂落坑洞下。

將腰帶垂盡，恰好落在項、秦二人的頭頂上，距項燕樓那邊較近，項燕樓忙伸手一把抓住，却對秦高郵道：「秦兄弟，你先上去？」接着將帶頭遞給秦高郵。

秦高郵如何肯接，忙道：「項兄，你先上去吧，小弟還挺得住。」

「別推了，你先上去吧。」項燕樓硬是將帶頭塞在秦高郵的手中。「這個時候還你推我讓幹麼？」

上面的少女馨兒也急聲：「快抓住帶子待我拉你上去，萬一我爹不是那人的敵手，阻擋不了他，被他衝過來，那我想救你們也不能了！」

秦高郵不得已，只好抓住那根帶子，項燕樓則伸出雙手，托住他的腋下，望到那少女運勁往上拉扯那根帶子，他忙配合地運勁向上托起秦高郵。

秦高郵感動得差點流下淚來。

他很快便被那少女馨兒拉了上來。

而他的下半身被雪凍得幾乎僵木了，差點站不穩。他本來想親自將項燕樓拉上來的，但却力不從心，只好讓那少女馨兒將項燕樓拉上來。

跟着，項燕樓也被拉了上來，他的下半身同樣凍得幾乎僵木了，那少女忙叫兩人趕緊運氣調息一番，她守護在兩人的身邊，同時注視着自己的父親與顧德同的拚搏。

那老者不但內功深厚，劍法也出神入化，顧德同的劍法竟然也很高明，但與老者相比，仍然差了半籌，起初，他還能夠與老者相持，但三十招之後，他已落在下風，守多攻少，但仍然可以支撐。

那老者的劍法精奇詭捷，配上飄忽靈捷的身法，將顧德同困在如天羅地網般的劍光中。

在劍光中的顧德同有如一頭被困的惡狠一樣，左衝右突，却就是脫突不出去。

這情形若繼續下去，顧德同遲早會敗在那老者的劍下。

那少女馨兒看到父親穩佔上風，頓時放下心來。

她扭頭看一下項、秦兩人是否調息完畢，就在她才扭轉頭的刹那，只聽一聲厲吼響起，接着是她父親的一聲沉喝，她慌忙轉回頭朝那邊瞧去，只見顧德同有如一隻破籠而飛出的鳥兒那樣，如飛掠去。

不過，從他的身上，却洒下一片腥紅觸目的鮮血。

那老者欲追不休，看看有如喪家之狗般竄掠而去的顧德同，神態有點怔怔的。

那少女馨兒關切地叫道：「爹，你沒有什麼吧？」

那老者這才收回目光，吐口氣，搖搖頭，說道：「沒有什麼，想不到那姓顧的居然有一招救命絕招，雖然被他逃脫了，但爲父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一道傷口。」邊說邊走過去。

那少女聽乃父那麼說，放下心來，好奇地道：「爹，那個人練成了哪一招救命絕招？」

老者走到女兒的身前，看一眼仍在調息的項、秦兩人一眼，才說道：「那姓顧的練成了昔年有怪劍之稱的長孫怪劍前輩的救命十怪招的其中那一招──『棄卒保車』的救命怪招，爲父想不到他居然會練成長孫前輩的這一招救命怪招，雖然在他的身上刺了一劍，但還是讓他突破劍網，逃之夭夭。」

那少女不由動容道：「爹，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人，居然會練成怪劍老前輩的一招救命絕招？」

「爲父也瞧不出他的來歷，」老者道：「此人的劍法不但高明，而且自成一格，若是假以時日，說不定爲父也不是他的敵手。奇怪的是，像他這種高手，應該不會是寂寂無名之輩，但爲父行走江湖這麼多年，却從未聽聞武林中有這樣的一個高手。」

「爹……他們說那人自稱是千柏莊的少莊主顧德同。」少女馨兒扭頭瞥眼項、秦兩人，恰巧項、秦兩人正好調息完畢，先後睜開眼來，舒展一下手腳。

那老者睜眼說道：「那個人根本不是千柏莊的少莊主顧德同，一年前爲父曾到千柏莊作客，承蒙顧莊主父子熱誠欵待，那人要是千柏莊的少莊主，爲父又怎會與他動手？」

項燕樓已完全恢復過來，聞言接口道：「這位前輩，晚輩被那個自稱顧德同的傢伙誘跌落陷坑後，便已思疑他可能是假冒的，如今聽前輩這麼說，那人果然是個假冒的了。」

「他爲什麼要假冒千柏莊的少莊主？」秦高郵好奇地接口問道。

「那有兩個可能，」項燕樓沉吟道：「一是：他爲了誘我與你上他那輛雪橇，所以便自稱是千柏莊的少莊主，好讓我倆對他不起疑心，乖乖地坐上他那輛雪橇，我們不是被他騙得相信了麼？」

頓一下，接說下去：「二是：他是想嫁禍於千柏莊，令到你我與千柏莊反目成仇，以遂其不可告人的陰謀。」

秦高郵聽得連連點頭。「項兄所言極是。」

「還未請教兩位少俠大名怎樣稱呼？」那老者對項、秦兩人抱拳道。

項、秦兩人還禮不迭，忙各自報上姓名。

「晚輩項燕樓。」

「晚輩秦高郵。」

跟着兩人幾乎異口同聲道：「晚輩請教前輩大名。」

那老者撫鬚道：「老漢傳碧桐。」接一指那少女：「那是小女傳蘭馨。」

項、秦兩人忙分別向傳碧桐父女先後施禮，道：「原來是傳前輩與傳姑娘。」

項燕樓早已聽聞過奇劍傳碧桐的大名，只是緣慳一面，想不到却在這冰天雪地遇上他，並且救了他與秦高郵一命，因此，他恭敬地道：「久聞傳前輩大名，今日能夠得瞻傳前輩風範，晚輩三生有幸。傳前輩相救之恩，晚輩與秦兄弟沒齒不忘，大恩不敢言謝，請傳前輩與傳姑娘受在下一禮。」說完便欲朝傳碧桐父女拜下去，却被傳碧桐連聲阻止了。

「項少俠，請別多禮，老漢當受不起。你我同是武林中人，解困救危，乃是我輩武林中人份所應爲之事，兩位少俠請別放在心上。」

那少女一直在偷眼瞟着項、秦兩人，看到項燕樓欲朝她拜下去，嚇得她慌不迭閃開去，同時忍不住「噗嗤」低笑一聲，隨即伸手掩住小嘴，嬌嫩的粉靨立時飛上一抹淡紅。

──她似乎對項燕樓甚有好感。

項燕樓被她笑得臉上一熱，爲之一陣尷尬。

秦高郵却仍然朝老者拜了下去，口裏說道：「前輩救命之恩重如山，晚輩理該向前輩拜謝。」

傳碧桐料不到秦高郵堅持要向他拜謝，欲阻止已來不及，只好受了他一拜。

待秦高郵拜完，他才對項燕樓道：「項少俠，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項燕樓答道：「前去千柏莊。」

「哈，老漢父女也是到千柏莊，正好同道。」傳碧桐高興地道。

傳蘭馨聽說項、秦兩人要往千柏莊，與他父女去的是同一地方，也顯得很高興，偷偷地瞥了項燕樓一眼。

「兩位少俠因何要去千柏莊呢？」傅碧桐掃了兩人一眼。

「晚輩是遵照先父遺命，前往千柏莊拜見顧世伯的。」秦高郵搶先道：「項兄見晚輩帶傷在身，行動不便，自願陪晚輩到千柏莊。項兄昨晚已救了晚輩一命，於晚輩有大恩德，晚輩還未報答，卻險些害死項兄……」

「秦兄弟，你若還當我是你的朋友，便不要再說了。」項燕樓忙截斷秦高郵的話，阻止他說下去。

——他這個人最怕聽別人對他說些感恩戴德的說話。

「秦少俠，聽你這麼說，令先翁與項莊主已是故舊之交了。」傅碧桐道：「未知令先翁尊諱怎樣稱呼？」

秦高郵肅容道：「晚輩先父諱名上九下鼎。」

「啊，原來少俠是秦九鼎秦兄的哲祠。」傅碧桐驚喜地道：「老漢昔年與令先翁曾有數面之緣，想不到一別經年，便成陌路，實在令人唏噓。」

「前輩與先父原來是舊交。」秦高郵顯得既意外又高興。「傅世伯，請受小姪一禮。」抱拳朝傅碧桐深施一禮。

傅碧桐感慨地道：「秦世姪，昔年老漢與令先翁把臂痛飲時，都未成家，晃眼間便是二十多年，故人折萎，老漢亦已遲暮，幸得秦兄有後，秦世姪你已長大成人，一表人材，相信秦兄在九泉之下，亦無憾矣。」

「傅前輩，此地不宜久留，我們還是先趕往千柏莊，見到顧莊主，才慢慢話舊吧。」項燕樓担心那個假冒顧德同的人有同伙，若是去而復來，那就大是麻煩了，因此，他想盡快趕到千柏莊。

「項少俠說得是。」傅碧桐頷首道：「這裏天寒地凍的，秦世姪身上又受了傷，還是先趕到千柏莊爲上。」

跟着他又對秦高郵道：「秦世姪，你可以施展輕功麼？」

秦高郵爲難地道：「傅世伯，小姪受傷不輕，只怕……」

「嗯，既然你不能施展輕功，這麼吧，老漢與項少俠左右扶架着你，同時施展輕功，趕往千柏莊吧。」

秦高郵口齒欲動，傅碧桐擺擺手，說道：「秦世姪，別說了，就這麼決定吧。」

跟着便與項燕樓左右將秦高郵扶架起來。招呼一聲女兒——傅蘭馨，施展輕功，往千柏莊掠去。

＊　＊　＊

大約一頓飯工夫，四人便掠到柏樹崗下的千柏莊前，收住勢子，將秦高郵放下，讓他站在地上。

千柏莊的左右兩邊及莊後遍植柏樹，一眼望去，有如一片樹海，而千柏莊就像樹海中的一葉小船，要不是莊前那片空地上沒有種上柏樹，讓人老遠便一眼瞧到那座小小的莊院，相信沒有什麼人會以爲在這片樹海中，會有一座莊院。

千柏莊不很大，乍眼看去，就像一座農莊，毫不起眼。

那片海一樣的柏樹上掛滿了白雲，驟眼看去，彷似所有的樹上都開滿了雪白的花，小小的莊院也滿是白雲，那兩扇竹樹編紮成的莊門緊緊閉着，瞧莊門前地上彷似鋪上了一塊潔白地氈的雪地，似乎沒有什麼人進出。

因爲那些雪地上看不到有腳印，也不見凌亂，顯見沒有人踏過。

從大半人高的竹籬上望入去，不見一個人影，所有屋子的門窗都緊閉着，大概由於天氣太冷，莊內的人都躲在屋子內不出來。

天上似有稀落的雲在飄下來，雲很厚，但仍然可以看到躲在雲後的日頭散發出淡黯的光彩。這個時候已近晌午，但莊子內卻沒有舉炊的跡象。

傅碧桐是老江湖，他馬上便發覺到，心裏自然感到奇怪，聯想到途中有人冒認是千柏莊的少莊立顧德同，設下陷坑欲殺害項、秦兩人，他不由心頭悚然跳動了一下，心裏暗忖道：「莫非千柏莊出了事不成了？」

但在沒有証實之前，他不敢說出來，但却忐忑不安。扭頭對女兒與項、秦兩人道：「馨兒，妳與秦世兄及項少俠站在這裏等一下，待爲父上去叫門。」

說完便向莊門走去，來到莊門前，伸手用力扣動門上的銅環。

銅環扣擊在門上，發生「啪啪」的響聲，同時，傅碧桐也略爲提高聲綫叫道：「顧兄，你可在麼？」

莊內却沒有動靜。

傅碧桐頓感不妙。但仍然按捺着，再敲門。「顧兄，顧兄！莊內有人麼？」

仍然沒有人走出來或是回應他。

項燕樓、秦高郵和傅蘭馨也覺得有點不對勁，忍不住走前去。

「傅前輩，莊內似乎沒有人。」項燕樓搶先幾步走到傅碧桐的身旁，說道：

「這種天氣，顧兄怎會外出？」傅碧桐狐疑地道：「莫非莊內發生了什麼事情？」

「傅前輩，這不無可能。」項燕樓道：「待晚輩進去看一下。」

不等傅碧桐說話，他已陡地往上拔起來，接凌空一個翻滾，越過門樓，掠入莊內。

傅碧桐恐怕項燕樓有什麼閃失，忙亦拔起身子，掠入莊內，同時拋下一句話：「馨兒，妳與秦世姪留在外面，留意附近的動靜。」

項燕樓掠入莊內，首先朝當中的那座較大的屋子走去，走到門前，他先頓聽了一下，聽不到有什麼聲息，才舉手拍門。

那知兩扇大門却應掌而開，他料不到兩扇大門是虛掩着的，一個身子幾乎隨着蹌跌入去，幸而他反應靈捷，及時穩住身形，並疾忙往左側一個偏閃，以防門後有人出手襲擊。

門後却沒有人。

屋內也沒有人。項燕樓目光在屋內迅快地掃瞥了一匝，發覺這間屋子是一個不大的廳堂，佈置清雅，但却不失氣派，顯示出主人是一位生性淡薄，但却是有身份的人。

他正欲走進屋內，背後却響起傅碧桐的語聲：「項少俠，屋內有人麼？」

項燕樓轉頭道：「晚輩看不到有人在屋內。」

「進去看看，」傅碧桐說着便往屋內走

去。

項燕樓忙搶先一步入屋內，傅碧桐不但不怪他沒有禮貌，反而讚賞地點了一下頭。

——因爲他明白到，項燕樓之所以搶先一步走入屋內，是怕屋內可能有人伏擊，所以才搶在他前面，若眞的有人伏擊，首當其衝的就不是他，而是項燕樓，換言之，項燕樓是恐他遭遇到兇險，所以才走在前面，自己承受一切意想不到的兇險。

屋內果然一個人也沒有，兩人也沒有遭遇到伏擊，而屋內的物件都很整齊，打掃得很乾淨，沒有絲毫打鬥的痕跡，兩人看了一遍後，都感到大惑不解，到底莊內的人去了那裏？

「天氣雖然寒冷，但這個時候顧兄也應該起床的了，就算他外出，那還有其他人啊，怎麼一個也看不到，連顧少莊主也不見，眞敎人奇怪。」傅碧桐不住低聲嘟喃着。

「傅前輩，或許顧莊主與他的家人在別的屋子內，」項燕樓口裏這樣說，心中已隱隱感到千柏莊可能發生了什麼事。「咱們到其他的屋子看看，好麼？」

傅碧桐頷首道：「去看看吧，但愿顧兄在他的書房內。」

但兩人走遍了莊內每一間屋子，都找不到顧庭章父子，也看不到一個莊漢。

換之，莊內一個人也沒有。

而莊內每一處地方都沒有打鬥遺留下來的痕跡。

這就透着古怪了。

在這種冰封雲蓋的嚴寒天氣，縱使顧家父子外出，沒有可能連莊內的每一個人都帶着外出的，總會留下一兩個人看守着莊子，但如今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這種情形，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顧庭章父子放棄了這座莊子，搬遷到另一地方去居住；二是莊內發生了事情，最有可能是被人將全莊上下人等全部擄走，以致莊內不見一個人影。

但以顧庭章父子的武功，應該不會輕易被人制服擄走的，除非着了道兒。

傅、項兩人都是這麼想，項燕樓蹩不住，首先說出來：「傅前輩，莊子內表面上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但晚輩却隱隱感到，顧莊主父子與莊中的人極有可能遭遇到什麼事情，才會全部失踪的。」

傅碧桐點頭道：「項少俠，你說的與老漢所猜想的不謀而合，這種天氣，顧莊主父子縱使外出，也斷不會將莊內所有的人帶着外出的，這其中一定有什麼古怪。」

「前輩，咱們怎辦？」項燕樓雖已想到一個主意，但爲了表示尊重傅碧桐這位前輩，便徵詢他的高見。

傅碧桐想了一下，說道：「這件事情既然透着古怪，咱們自然不能置諸不理，照老漢的主意，咱們先在莊內歇息一下，然後弄些吃的之後在莊內外仔細地搜查一遍，看看有什麼發現，才再作決定。」

「前輩這個主意很好，」項燕樓所想的居然與傅碧桐不謀而合，自然大表贊同：「前輩在這裏等一下，待晚輩出莊召喚秦兄弟與令媛進來。」

說着，他已快步朝莊門那邊走去。

傅碧桐看着項燕樓的背影，臉上露出讚賞之色。

項燕樓的身形很快便轉過對正莊子大門的那座廳堂的牆角，在他的目光內消失。

傅碧桐咀裏不知嘟喃了一句什麼，忽然嘆口氣，搖搖頭，咀裏又嘀咕了一句不知什麼話，跟着便信步向廳堂的前面走出。

才走了兩步，前面驀地傳來項燕樓的驚叫聲：「前輩，快來啊，秦兄弟與令媛不知去了那裏？」

傅碧桐一聽，大吃一驚，急忙縱身往前面急掠。

才掠出莊外，一眼便瞥到項燕樓在莊前那些空地上團團轉，女兒與秦高郵却不見了影踪。

他一邊向項燕樓那邊縱掠過去，一邊氣急地道：「項少俠，小女……發現附近有什麼痕跡麼？」

項燕樓停下來，扭轉身對縱掠過來的傅碧桐道：「前輩，附近的地上沒有打鬥過的痕跡，連脚印也沒有一個。」

「怎會這樣的？」傅碧桐心急如焚，掠至項燕樓的身前，兩道目光往附近掃視着。「小女與秦世姪會不會發現了什麼，悄然跟踪下去了。」

——他的心已亂了。

項燕樓雙眉緊皺，說道：「前輩，令媛與秦兄弟若是發現了什麼不尋常的情形，他們就算跟下去，也不會不知會晚輩與前輩你一聲的，何況，秦兄弟帶傷在身，不能施展輕功，他不可能跟踪的……」

「項少俠，那你以爲小女與秦世姪遭遇到……」下面的話他實在說不下去，也不敢想下去了。

「極有可能！」項燕樓焦慮地道：「不然，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失了踪的！」

一頓，又惑然不解地道：「前輩，令媛與秦兄弟要是遭遇到什麼事情，斷不會不向我們示警的，但我們却聽不到他們發出的呼叫聲，而雪地上更連脚印也沒有一個，這是不可能的，令媛與秦兄弟站着的地方，總該有脚印留下的，但如今却連他們的脚印也不見，這其中就透着古怪了。」

一頓，他自說自解道：「除非有人將令媛與秦兄弟留下的脚印棄掉，不然，天上雖然仍下着雪，也不可能在這麼一會工夫，將留下的脚印塡平掩蓋了的！」

「項少俠，你的意思是說，小女與秦世姪的失踪，是眞的？」傅碧桐盡力沉住氣：「但那些人怎樣接近小女與秦世姪？而小女與秦世姪居然毫無知覺，這不大可能吧？」

項燕樓沉吟了一會，忽然雙眼一睜，道：「前輩，若是有人一早便埋伏在雪地下，慢慢地掩近令媛與秦兄弟站着的地方，乘他們不覺時，突然出手制服他們。令媛與秦兄弟便有可能在毫無知覺之下，被人制住，那自然亦來不及發出聲叫了。」

「嗯，這不無可能，」傅碧桐已冷靜下來。「但那些人怎樣帶走小女與秦世姪，而不留痕跡？」

項燕樓一時間也想不出來，好一會，才道：「除非那些人在地下挖了一條地道

，否則，晚輩也想不出，那些人用什麼辦法帶走令媛與秦兄弟，而不留下痕跡。」

——項、秦兩人都認為，傅蘭馨與秦高郵若真的是被人猝然出手制服的話，出手的人肯定不止一個，因為若是一個人，根本無可能同時制服兩個人而令到兩個人都不會發出叫聲的，就算是用迷藥，也不可能同時將兩個人一齊迷倒的，因此，項、秦兩人都在心中認定，令到傅蘭馨與秦高郵失踪的人，肯定不止一個，是兩人才會說「那些人」，而不說「一個人」。

「咱們在附近的雪地上搜查一下，看看是否有地道什麼的。」傅碧桐馬上查勘附近的雪地是否有異。

項燕樓沒有再說什麼，抽出長刀，在附近的雪地上「刺探」起來。

搜遍了附近的雪地，結果兩人都沒有什麼發現。

這就更令到兩人大惑不解了。

「前輩，我們分頭在附近搜尋一下，說不定會有所發現。」項燕樓提議。

傅碧桐自然贊同，一個往左，一個往右，分頭向外搜尋。

* * *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項燕樓返回千柏莊。

他一直往前搜尋了足有三十里，都沒有發現，才折返千柏莊的。

傅碧桐却似未轉回來。

項燕樓不由有點躭心，傅碧桐會不會遭遇到什麼事故，但同時也生出一份希望之心。或許，傅碧桐有什麼發現，一直追尋下去。

但他強忍着，站在莊前往傅碧桐搜尋下去的那個方向張望着，盼望看到傅碧桐很快便轉回來了，而且有所發現。

足足等了一頓飯工夫，仍然看不到傅碧桐的影子，他不禁焦急起來了。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掠上附近的一棵樹上，往那個方向遙望。

在樹上確是比在地上望得遠很多，只見映入眼帘的盡是一些茫茫的雪，根本看不到別的顏色，這却有一個好處，要是在他的目光所及的範圍內有別的顏色出現，很快便會發覺，尤其是轉動的。

他一邊極目遙望着，一邊在心裏將這兩天所發生的事情想了一遍，得出一個結論，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因為秦高郵而起的。

而關鍵所在，相信就是那隻斷梳子——秦高郵所說的那隻斷了一截的楠木梳子。

那隻斷梳子到底有什麼隱秘，令到冷無畏要殺秦高郵，那個假冒千柏莊少莊主的「顧德同」設計陷阱要得到那隻斷樣子？跟着，又發生了連串的離奇失踪的事情！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仍然不見傅碧桐轉回來，本來快要停的雪，又密密地飄落下來，頓時令到天地一片混沌，根本望不出多遠，而他也餓得肚子咕咕直叫，人也感到一陣陣寒冷，再過了一會，他實在抵受不住，才飄掠回地上，進入千柏莊，一逕往灶房看一下，有什麼可以吃的。

結果，他在灶房內發現了一些腊魚腊肉，還有一大缸米，便動手淘米點火，蒸了一條腊魚，兩片腊肉，邊燒火邊取暖。

吃了兩大碗熱乎乎的米飯，項燕樓感到精神大振，身子也一陣暖熱。

跟着，他再到莊外躍上剛才那棵樹上，遙望起來。

經過這一陣子，雪雖然仍下著，但已疏落了很多，比半個時辰前望得遠多了。

慢慢地，雪又開始大起來，天地也變得一片蒼茫。

暮色越來越濃，很快，天地一片蒼黯迷濛，大約十丈之外，便看不到東西，項燕樓的頭上身上也披了一層厚厚的雪花，乍看上去，彷似與樹幹溶為一體。

在這種情形下，簡直無法可以再張望下去，因此，項燕樓決定返回莊內，看看傅碧桐會否在今晚返回莊內，明早才作決定。

事實上，天已黑下來，而風雪又大，要趕回城裏只怕很難。

天已完全黑下來，項燕樓在那間廳堂內點亮了油燈，燒起了一盆火，再到灶房拿了兩瓶酒，坐在廳堂內，喝着酒，等傅碧桐回來。

而他亦一直暗中提高警覺，以防有什麼意外發生。

另一方面，他却希望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樣，才能打破這沉悶的僵局，令到事情有所突破，否則，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無從着手偵查秦高郵與傅蘭馨的離奇失踪，與及千柏莊上下人等是否失踪還是已搬離了這裏，又抑或與秦高郵的出現有所關連。

總之，只有打破這潭「死水」，才能夠着手追查。

外面的風雪越來越大，呼嘯作响。天已完全黑下來，對於傅碧桐會否在今晚折返回來，項燕樓已不再存有希望。

他只求傅碧桐不會遭遇意外，他之所以不折返回來，是有所發現，一直追踪下去。

一瓶酒已喝光了，外面的風聲有如鬼哭神嚎那樣，項燕樓雖然胆大，也不禁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站起身來，他走到門前，將廳門打開，一陣寒風挾着雪花吹打在他的身上，他不禁為之精神一振。

放眼望出去，只見黝黑的夜空中，飄落着片片鵝毛般的白雪，聽到的只是動人心魄的風嘯聲，這一刹那間，他感到自己彷似是被遺棄在世上的孤兒，一陣孤獨的感覺隨之襲上心頭。

深深地吸了口氣，甩去撲打在臉上的雪花，將門關上，重又坐回火盆旁，只覺一陣溫暖。

他伸手拿起第二瓶酒，正欲往口裏倒的時候，忽然間他所有的動作皆停下來，整個人一動也不動，凝神傾聽着。

——怪異的呼嘯風聲中，似乎夾雜着一種輕微的異响聲——似乎是一陣細碎的踏瓦聲。

要不是項燕樓一直提高警覺，聽覺又異常靈敏，眞還察覺不到那一陣夾雜在呼嘯風聲中的異响聲。

凝神傾聽之下，聽到的只是風聲，他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陡地，他的雙眉剔動一下——他又聽到一陣極輕微的踏瓦聲。

這一次，他絕對肯定自己沒有聽錯。

他屏息着，仍然沒有動。

驀地，他拿着酒瓶的手陡地向上一揚。

那瓶酒立時自他的手中向上激射，只聽「卜」的一下激响聲，那瓶酒穿瓦而出，一下悶哼聲隨即响起。

項燕樓在那刹那彷似一枝火箭那樣，往上彈衝起來，「啪啦」聲中，一頭撞穿瓦面，穿射而上。

他一眼便瞥到一條人影歪側着翻掠落瓦檐的左邊。

他立刻疾喝一聲：「甚麼人？別走！」身形凌空一個側翻，掠射過去。

那條人影毫不理會項燕樓的叱喝，「颼」地躍落地上，往墻邊掠去。

項燕樓左脚在瓦檐邊一點，一個身子有如矢般掠射前去，「颯」地自那條人影的頭上掠過，落在莊墻下，將那條人影阻截住。

那條人影慌忙煞住勢子，但隨即又一頭衝撲向項燕樓，那樣子有如一條發狂的蠻牛！

項燕樓料不到那人才停下來，便又一頭衝過來，吃了一驚，疾忙往橫閃開一步。

那條人影却沒有向他攻擊，却一頭撞倒那一截用竹枝編紮成的莊墻，衝了出去。

項燕樓這才知道上了對方的當，呼喝一聲，一刀斬向那人的腰臂上！

那人很機靈，身子陡地往前一竄，堪堪避過項燕樓那一刀。

項燕樓一刀斬空，却乘勢往前標掠，將長刀當作槍使，疾掃向那人的腰脅部位。

那人這一次不得不回身以劍封擋，只聽「叮」地一聲，以手中劍接下項燕樓那一刀。

項燕樓身形半旋中「刷刷刷」一連向那人斬出三刀。

那人被迫揮劍封擋，一時間脫身不得。

這一交手之下，項燕樓看清楚了那人的面目——却原來那人的頭上帶了一頂只露出眼、鼻、口的雪帽，看到的只是那三個部份，根本瞧不到他的真面目，也就很難認出那人是誰，是否認識的。

項燕樓已下了決心，要將此人「留」下來，以便打破這個彷似一潭死水般的局面。

是以，項燕樓在那人接下他三刀後，刀勢急展，霎時間，只見刀光暴展，霍霍有聲。

那人目中厲芒暴閃，急舞長劍，與項燕樓來個硬拚硬。

——他若不硬拚，根本無法躲脫得了項燕樓的那一輪攻勢。

那人的身手似乎頗高明，只聽鏗鏗鏘鏘一連串交擊聲，居然接下了項燕樓的那一輪急攻，并且展開反擊。

項燕樓目中異光連閃，抖擻精神，與那人激鬥起來。

陡然間，兩人同時騰縱起來，在空中閃電般交手五六招，又各自翻墮落地上。

但那人才落在地上，身形却橫晃了一下，脚下的雪地上，有點點紫黑色，原來，在空中交手中，他的臂下被項燕樓的長刀削斬了一刀，深及臂骨，鮮血湧流出來。

本來，他是想藉着在空中與項燕樓交手的刹那，以刀劍交擊的反震之力，乘機脫身竄逃的，那知道反而吃了一個虧。

不過，他仍然咬着牙往外竄掠出去——欲逃之夭夭。

項燕樓這一次是志在必得——將那人留下來，一眼瞥到那人欲逃，身形疾如跳蚤般縱彈起來，凌空飛掠向那人，口裏疾喝一聲：「那裏走！」

那人充耳不聞，有如喪家狗般往前竄逃。

可惜他身上受了不輕的傷，影响了他的身法，速度自然也受了影响。

「颯」地一聲，項燕樓自那人的頭上掠過，長刀疾向下斬！

那人驟覺頭上風聲有異，心頭一懍，慌忙一歪上身，同時往上揮出一劍。

但那一劍却揮出個空，他的身形很自然地窒停下來。

一條身形也就在那刹那颯地掠落在那人的身前，一刀掃向那人的腿部位。

那人當然就是項燕樓了。

原來，項燕樓凌空斬下的那一刀，只是虛張聲勢，目的是要將那人逼得停下來，因此，那人往上揮出的一劍便擊空，上了項燕樓的當。

那人怪聲怪氣地悶叫一聲，急忙閃跳開去。

但他却急了脅下受了傷，這一跳，頓時帶動臂下的傷口，閃跳起的身形陡地一窒，同時發出「喔」的一聲悶叫。

刀光飛閃，那人的腿上頓時被項燕樓的長刀掃中，雖然沒有被掃斷，但也幾乎深及腿骨。

那人吃了一刀，身形落地，却幾乎站不住，身子踉跌了一下，勉强站穩，從大腿傷口上湧流出來的鮮血，眨眼便將脚下的雪地染得一片紫黑。

那人肯定逃不了。

項燕樓却不肯因此而讓那人稍有喘息的機會，身形斜欺而上，刀勢奇詭地斬向那人的身上。

那人不能躲避，只好出劍硬封，那知道却落了空，只覺眼一花，寒氣襲頭，不禁心胆俱裂，待要躲閃，陡覺喉頭一寒，彷似被一柄冰針刺中，整個人頓時僵住了。

項燕樓那柄長刀抵在那人的喉頭上，握刀的手又穩又定，兩道目光彷似兩枚尖針一樣盯着那人，冷聲道：「朋友，你也該讓我看看你的面目了。」

那人目光閃動一下，握劍的手一鬆，「卜」一聲，長劍墮落在雪地上，跟着，他才慢慢地舉起左手，將頭上那頂雪帽扯下來。

「原來是你！」項燕樓一眼瞧清楚那人的面目，禁不住脫口失聲低叫一聲。

那人赫然竟是那個假冒顧德同的傢伙。

那人臉色灰白，眨眨眼，啞着聲道：「你剛才那一招叫什麼名堂？」

項燕樓淡然道：「那一招叫飛龍三

折。」

一頓反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人——假顧德同頓時面露驚駭之色，詫聲道：「飛龍三折！那豈不是昔年有刀聖之稱的龍騰宇前輩獨創的搏龍刀法中的一招極奇奧的殺着麼？」

「朋友，你還未答我啊！」項燕樓不答理他，反而催促道。

假顧德同目光一閃，正想說話，項燕樓又說道：「你別再冒認顧少莊主，傅碧桐前輩已識破了你是假冒的！」

那人神色微變了一下，說道：「既然被你識破了，我也不怕對你直說，我姓袁，名天水，今晚落在你的手上，要殺要劏，悉隨尊便。」

「袁天水，」項燕樓在咀裏唸了一遍，忽然雙眼一睜，詫聲道：「原來你就是江湖上人稱百變殺手的袁天水！」

跟着又道：「這麼說，你如今的樣貌，不是你的本來面目吧？」雙眼直往袁天水的臉上溜轉。

「你不是我的本來面目，對你又有什麼緊要？」袁天水淡然道。「你殺了我之後，不就可以知道麼？」

「袁天水，你只要老老實實地將知道的事情說出來，我便放過你這一次。」

袁天水馬上道：「我既已落在你的手上，敢不俯首聽命麼？」

他這麼說，等於答應了項燕樓，願意有問必答。

「好，我諒你也耍不出什麼花樣，」項燕樓大方地將抵在袁天水喉頭上的長刀收回去。「你怎會知道秦高郵的身上帶着一隻斷梳子的？」

「那當然是出錢僱我的僱主告知我的啊！」袁天水一口答道。

「那個人出多少錢買那隻斷梳子？」

「那個人是誰？」

「你若是遵守諾言，放過我這一次，那我以後還要在江湖上混，因此，恕難奉告。」

項燕樓想了一下，沒有勉强他。「你爲何要假冒顧少莊主？千柏莊上下人等的失踪，是否與你有關連？」

「我根本就不知道千柏莊上下人等失踪這回事。」袁天水道：「我之所以假冒顧德同，只是要騙你們坐上我那輛雪橇，而你們正要去千柏莊，我冒認是顧德同，那你們便不會對我的身份起疑，自然會坐上我那輛雪橇。」

袁天水這一番話，也是已成理了。

「你知道那隻本來不值一文的斷木梳，其中是否有什麼隱秘麼？」

「不知道。」袁天水搖搖頭。「雖然心中好奇，但我一向緊守一條規矩，僱主出錢請我去殺人，我便盡力去完成僱主的願望，其它的一切，我絕不去探究。」

「你是否擄走了秦高郵與傅碧桐的女兒傅蘭馨？」

「什麼？」袁天水吃驚地失聲道：「姓秦的被人擄走了？若是我擄走的，我還來這裏找他麼？」

項燕樓想一下，認爲他說得有理，秦高郵若是被他擄走，他何必多此一舉，來此冒險？

「你知道除了你那個僱主之外，還有什麼人想得到那隻斷木梳麼？」

「據我所知，就只有冷無畏也在打姓秦的主意。」袁天水眨眨眼道：「目前，我知道的只有冷無畏一個了。」

「你今晚來千柏莊幹什麼？」

「當然是爲了那隻斷木梳。」袁天水道：「要是我早知道姓秦的失了踪，我根本不會來冒險。」

「你現在知道了，心中可猜想到，是什麼人將秦高郵擄走去的？」

「這個麼，一時之間，我可猜不到是誰將姓秦的擄走。」袁天水道：「你有沒有想到，將秦高郵擄走的人，可能是冷無畏？」

「我早已想到了。」項燕樓道：「不大可能會是冷無畏幹的，要在雪地上不留痕跡地帶走兩個人，單憑一人之力，根本不可能辦得到，而冷無畏素來是獨來獨往的，因此我猜想不會是他幹的。」

「你見過顧前輩父子麼？」

「見過一面。」

「顧德同的樣子是否與你現在的樣子一模一樣？」

「我現在的樣子只有幾分相像。」袁天水道：「顧德同的年紀大約三十上下，氣宇軒昂，身形也比我高，有一股天生的威態。」

「可否將顧莊主的容貌描述一遍？」項燕樓之所以要知道顧庭章父子的容貌，是不想再被人騙。

「當然可以。」袁天水接着將顧庭章的形貌詳細地對項燕樓描述了一遍。

項燕樓待袁天水說完，便道：「你可以走了。」

袁天水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你眞的放我走？」

「我說過的話，從不反悔的！」項燕樓道。

袁天水深深地看了項燕樓一眼，一聲不响的，轉身一拐一拐地往西邊走去。

在他的身後，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

項燕樓望着袁天水逐漸遠去的身影，一動不動，直到他的身形消失在夜色中，他才長長地透了口氣，抹掉飄落在臉上的雪花，轉身走回莊內。

＊　＊　＊

項燕樓爲防還有其他人「夜探」千柏莊，因此，他一直坐在廳堂內，慢慢地喝着那瓶酒。

說眞的，他倒希望擄走秦高郵與傅蘭馨的人出現，那就可以知道是什麼人幹的，不像現在這樣，彷似置身於一潭死水中，打不開這個悶局。

同時，他也一直耽心傅碧桐的安危，不知他是否遭遇到什麼危險，一直盼他忽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這一晚，他沒有闔過眼，坐以待旦。

傅碧桐始終沒有回來，亦再也沒有什麼人出現過，天已亮了。

項燕樓起身伸了個懶腰，走到門前，將廳門打開。

風雲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悄然停息了，放眼望去，極目所及，盡是一片白，深深地吸了口清新寒冷的空氣，項燕樓只覺精神振奮，一點疲困之意也沒有。

一個念頭也隨之升上他的心頭：「是



雪地之上，項燕樓飛身截擊幪面黑衣人

回去。「你怎會知道秦高郵的身上帶着一

「你知道除了你那個僱主之外，還有

項燕樓待袁天水說完，便道：「你可

一個念頭也隨之升上他的心頭：「是

留還是去？」

一時之間，他委決不下。

若是離去，萬一傅碧桐趕回來，找不到他，那怎辦？

但萬一傅碧桐一直不回來，他呆在這裏，豈不是白過，說不定因此而誤了尋找秦高郵的時機。

躊躇了一會，最後還是決定離開千柏莊，採取行動，找尋秦高郵與傅蘭馨的下落。

下了決定後，他馬上離開千柏莊，趕返城中。

——在毫無頭緒之下，他決定去找冷無畏，看看是否可以從他的身上，得到線索。

四出追查　漸露端倪

項燕樓運氣很好，才回到城內，便遇上冷無畏。

冷無畏却沒有看到他——他正一個走入一家酒樓。

項燕樓猶豫了一下，跟着走進去。

冷無畏登上二樓，在靠窗的一副座位上坐下來，正欲招呼伙計過來，轉眼間，瞥到項燕樓自樓梯走上來，不禁神色微變，欲抬起的手也停住了。

一個小二臉上堆着笑，走過去，招呼道：「客倌，要吃些甚麼？」

冷無畏正欲答話，項燕樓已來到那個伙計的身後，開口說道：「先來兩壺燙熱的女兒紅，兩個下酒菜。」

那小二聞聲忙轉過身，陪笑道：「原來還有一位客倌，快請坐，小的馬上去將酒菜送來。」

冷無畏欲言又止，默默看着項燕樓在他對面坐下來，面上神色變幻不定，待那小二離開，終於忍不住，道：「你……」

「冷朋友，不是不喜歡與我喝一杯吧？」項燕樓笑着截斷了他下面的說話。

「那倒不是，」冷無畏冷冷道：「只是道不同，不相往還，你不怕有辱你的身份麼？」

「你又不是什麼大奸巨惡之人，我與你同桌喝酒，有什麼大不了，再說，我只是一個無名之輩，又怎說得上有辱身份，你這麼說，可是不想請我喝酒了。」項燕樓帶笑道。

「只要你喝得下，只管喝。」冷無畏只好道。

正好，那個小二捧了兩壺燙熱的酒，三碟下酒菜送到來，兩人於是閉上嘴巴，看着那小二殷勤地替兩人斟了一杯酒，才退開去。

項燕樓馬上拿起酒杯，說道：「冷朋友叨擾了，請。」一口喝光了酒杯的酒，連聲道：「好酒，好酒。」

冷無畏拿起酒子喝了一口，看着正舉著挾菜的項燕樓，說道：「項燕樓，有甚麼話只管說，冷某知道你不是來與我喝酒這麼簡單的。」

「冷朋友真是快人快語。」項燕樓吞下一塊鹵鴨：「那我也不拐彎抹角了。」

「有什麼話就快說吧！」冷無畏不耐煩地道。

項燕樓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才道：「你那天在城外要殺的人是誰？」

冷無畏哼了一聲，算是回答。

項燕樓緊盯着他，一字一字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要殺的那個人其實是秦高郵！」

冷無畏神情微震，緊閉着嘴巴，不答項燕樓。

但他的神色變化却逃不過項燕樓的兩道銳利目光，他知道他說中了。「前天晚上那個潛入客棧欲刺殺他的幪面人，也是你！」

冷無畏的神色又遽變了一下，仍然不吭聲。

項燕樓拿起酒杯，一口喝掉杯中的酒，才壓着聲音道：「還有，昨天在千柏莊外將秦高郵與傅姑娘擄走的人，亦是你！」

「你說什麼？」這一次冷無畏有了反應，彷似被人在屁股上刺了一刀般，霍然從椅子上蹦跳起來，「你說冷某擄走了那個姓秦的？」

「你抵賴不了！」項燕樓疾聲道：「只有你會對秦高郵不利，不是你，還有誰？」

「你簡直胡說八道！」冷無畏厲聲道：「據冷某所知，打他主意的人，又豈止冷某一人！」

「還有什麼人打秦高郵的主意？」項燕樓則心中暗喜——終於令到冷無畏不自覺間漏了口風，表面上却不動聲息。「這只怕是你的抵賴之詞吧？」

「你——」冷無畏氣得面也青了：「據冷某所知，就有袁——」陡地，他驚覺地嚥住下面的說話，接着冷笑一聲，道：「信不信由你，隨便你怎麼說吧。」

項燕樓見他忽然打斷不說，不由在心中暗罵了一聲：「老狐狸。」雖然衝口而出冷無畏說了一個「袁」字，但他猜想那個極有可能就是袁天水，這總算又探聽到一點秘密。

「冷無畏，我知道你是爲了錢，才會殺秦高郵的。」項燕樓冷沉地道：「你一定很想殺秦高郵，做完這件買賣的吧？」

「那是當然了。」冷無畏一屁股坐回椅子上，直認不諱。

這個時候距晌午還有半個時辰左右，若是天氣好，只怕早已上了七成座，今日的風雪雖然停了，但落的雪很厚，加上天氣嚴寒，簡直趕狗也不出門，是以，偌大的酒樓內，只有零零落落的幾枱客人，而冷、項兩人坐的這副座頭距別的人客所坐的桌子較遠，這麼寒冷的天氣，很少人客會揀靠窗的座頭坐的，雖然窗門緊閉，總有一絲冷風從窗縫隙吹入來的，那滋味可不好受，那些人客雖然看到冷無畏的擧動有異，但却很少人聽到兩人的說話，因此，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瞧你這麼寫意的，若不是擄走秦高郵，或是將他解決了，你會這麼安閒地坐在這裏喝酒麼？只怕早已四處亂鑽，找尋秦高郵的下落了。」項燕樓兩道目光有如兩把刀子一樣，盯着冷無畏。

冷無畏幾乎又沉不住氣，但他很快便省覺，強忍着，怒聲道：「隨便你怎麼說，怎麼想，總之一句話，自那一晚在客棧內欲刺殺他不遂後，冷某便一直沒有看到過姓秦的影子！」

一頓，又道：「你以爲冷某不着急想找到姓秦的麼？冷某昨天在聚賢棧附近守候了大半天，都看不到姓秦的離開客棧，後來忍不住向一個伙計打聽一下，才知道他與你在大清早便已離開客棧，都往千柏莊，冷某立刻出城趕往千柏莊，莊內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冷某恐怕你們收買了客棧的伙計，要對打探你們消息的人說謊話，而你們實則仍在城內，因此，冷某又匆匆趕回城中，查探之下，才知道那個伙計沒有說謊，你們眞的在大清早便離開客棧。於是，冷某幾乎找遍了城中的大小客棧，都找不到你們，便決定今天再到千柏莊去查看一下，打算在這裏喝點酒，塡飽肚子，便趕去千柏莊，那知道却遇上了你！」

項燕樓聽他這麼說，雖然是一面之詞，但看他的神態，又不似是說謊的樣子，就算不相信他，也奈何他不得，只好說道：「你如今殺不了秦高郵，如何向你的僱主交待？」

「這是冷某的事，不勞你操心。」冷無畏道：「一日未確定秦高郵已死，冷某都不會放棄這宗買賣。」

「冷朋友，希望你下次找到秦高郵，要殺他的時候，不要遇上我也在場。」

冷無畏的神色刹那變了一下，惡狠狠地道：「姓項的，冷某也希望不會再在那種場合遇上你。否則，冷某只好破例一次——免費殺人！」

「那我倒希望會在那種場合遇上你！」項燕樓針鋒相對地道：「好領教一下你的殺人手段！」

接一口喝乾杯中的酒，站起來，說一聲：「叨擾了。」便一逕向樓下走去。

冷無畏那刹那眼角肌肉跳動了一下，眼中煞光暴現，但很快便收斂了，直到項燕樓的身形消失在樓下，他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手中的杯却在那刹那「波」的一聲，碎裂開來。

* * *

在冷無畏那裏不得要領，項燕樓走在街上，一時之間，不知往那裏去找秦高郵的下落。

他簡直一籌莫展。

本來，這件事可說根本與他無關的，但他怎也不忍心看着一個初出江湖的人就這麼莫名其妙地遭遇到殺身之禍，更何況，他已將秦高郵看作是他的朋友，他是個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的人，那自然不能坐視不理，再加上他對整件事情感到莫大的好奇，那更加不能袖手了。

走着走着，不知怎的，他發覺已走到城門口，不由停下來，但隨即他便有了主意——再到千柏莊去看一下，說不定會有甚麼發現。

才擧步，又猛地收住脚步，臉上露出猶豫不決的神色。

原來，他猛然省起，他這次到開封，是來找一個朋友的，那個朋友正好在今天與他在城中的山川樓相見。

而相約的時間正是午間時份。

這時候已將近晌午時份，若是馬上趕去，正好與那位朋友在山川樓相會，但他

却實在放不下秦高郵這位朋友，若因此而躭誤了找尋秦高郵的時機，令到秦高郵被殺，那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的。

躊躇了一會，最後，他決定還是先去找尋秦高郵，至於那位朋友，就讓他在山川樓空等半天好了，橫豎這一次與那位朋友相聚只是聚舊一番，根本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還是救人要緊。

權衡利害後，他不再猶豫，馬上走出城門外。

走出城門，項燕樓看看四下無人，便施展出輕功，往千柏莊掠去。

今日的天氣很好，風息雪停，一眼望去，盡是無盡的白雪，雖然有點單調，但却令人心胸寬暢，煩慮盡消。

項燕樓陡地刹住身形，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在空中廻蕩着，久久不歇。

他頓覺舒暢了很多。

跟着，他又往前掠去。

陡地，他又猛地刹住身形，凝目往前望去。

只見遠處有一點黑影向這邊掠來，眨眼間，已變成一條人影，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大」。

由於距離仍遠，項燕樓仍然看不到那人的面目，但他却有一種感覺，那條飛掠而來的人影，是一個他認識的人。

他果然沒有猜錯。

他終於看清楚那人的面目。

他的雙眼陡地一睜，張口呼叫一聲：「傅前輩!」往前急掠過去。

「項少俠!」那人回應着。

那人正是傅碧桐。

轉眼間，兩人便遇上了，同時停下來，互相看着，神情都顯得很興奮。

兩人互相對視了好一會，項燕樓首先開口道：「傅前輩，你去了那裏?晚輩一直躭心你會遇到什麼意外，如今看到你無恙，晚輩便放心了。」

「項少俠，老漢是有所發現，一直追踪下去，總算找到小女與秦世姪的下落，本來，老漢想下手救出小女與秦世姪的，但又恐人單勢孤，萬一連自己也落在那些人的手中，那就不堪設想了。因此，老漢便急忙趕回千柏莊，欲找項少俠你幫忙，一同去營救小女與秦世姪，那知道回到千柏莊，却不見了你，却發現竹籬倒塌了一截，以爲你出了意外，不禁心急如焚，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正想不顧一切，拚着一條老命，趕回那地方營救小女與秦世姪，却陡然間聽到一聲長嘯，老漢心頭一動，便循聲飛掠前來，想不到却遇上了你，眞教老漢喜出望外。」傅碧桐一口氣將話說出來，眼中閃現出興奮的光芒。

「傅前輩，可知道是什麼人將令嬡與秦兄弟擄走的?」項燕樓急切地問。

「說出來，你一定不會相信。」傅碧桐顯得激憤起來，項燕樓陡地心頭一動，脫口道：「傅前輩，不會是顧莊主父子幹的吧?」

「項少俠，你怎會猜到是顧莊主父子幹的?」傅碧桐驚異地看着項燕樓。「老漢萬萬想不到，顧莊主會幹這種卑鄙的事，要不是老漢親眼看到，老漢說什麼也不會相信。」

「傅前輩，你怎會發現令嬡與秦兄弟的下落的?」項燕樓好奇地問。

「說起來，那是老漢的運氣。」傅碧桐道：「昨天老漢與項少俠你分手後，一直往前搜尋下去，不知不覺間，連老漢也不知走過了多遠，看看天色，已近黃昏，仍然一無發現，老漢當時眞想折返回去，心中希望項少俠會有所發現，由於掛念小女的安危，老漢又打消了折回的念頭，咬着牙，繼續往前搜尋下去。終於讓老漢發現了幾乎已被落雪掩埋了的足印，老漢當然高興得如獲至寶，但當老漢想到，那一行足印未必是擄走小女與秦世姪的那些人遺留下的，頓時冷了半截，後來回心一想，管它是不是，跟踪下去再說，老實說，老漢當時是抱着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情追尋下去的，後來，還因爲天黑，加上風雪又大，迷了路，要不是瞎走亂撞的找到一座破廟，得以躲避風雪，只怕老漢已倒斃在雪地上，昨晚的天氣實在太寒冷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噓口氣，才又說下去。「天亮後，走出廟外，只見四下裏盡是白茫茫一片，不要說脚印，連人影也不見一個，老漢當時也不知如何是好，但又不甘心，便毫無目的地往前走，也不知走出了多遠，驀地瞥見前面遠處的地方，有一點黑影在移動，老漢當下不理三七二十一，飛掠前去，追近之下，看到那是一個武林人，老漢當時福至心靈，雖然不知道那個人是否與小女及秦世姪的失踪有關連，便跟踪下去，結果，誤打誤中，那人原來是顧莊主的一名手下，因而，老漢便發現了關押小女與秦世姪的地方，并在暗中看到顧莊主父子，當時，老漢幾乎以爲自己老眼昏花，看錯了人，而老漢也不敢相信，顧莊主會是那樣的人。」

「傅前輩，若不是你親口說出來，晚輩絕不會相信顧莊主會是那樣的一個人。」項燕樓握拳道。

跟着他又道：「傅前輩，你知道顧莊主爲了什麼原因，要那樣對付秦兄弟與令嬡麼?」

「以老漢偷聽所知，顧莊主要對付的是秦世姪，而不是小女。」傅碧桐道：「小女當時與他在一起，顧莊主的人要擄走秦世姪，便只好將小女也一并擄走，至於顧莊主爲何要那樣對付故人之子，那老漢就不大清楚了。不過，這其中總有一個原因的，不然，以顧莊主平素的爲人，是不會做出那種事情來的。」

「傅前輩，你既然知道顧莊主對付不是令嬡，那你大可以公然向他要人啊，你既與他有交情，相信他不會拒絕你的要求。」項燕樓道。

「項少俠，老漢當時確曾這麼想過，但再想一下，老漢若公然向他要回女兒，那等於揭穿了他的所爲，這事若傳到江湖上，那他的聲名便盡毁，若是他顧慮到這一點而反臉，來個一不做二不休，只怕他連老漢也不放過，并且，爲了不致讓惡行外泄，來個殺人滅口!」傅碧桐躭憂地道：「老漢正是憂慮及此，才沒有——也不敢現身向他要回小女。」

「嗯，前輩說得對，顧莊主這麼做，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隱秘，自然不想讓人知道。」項燕樓點頭道。「前輩若公然向

他要人，他極有可能連前輩也不放過的！」

「顧莊主到底爲了什麼這樣做？」傅碧桐蹙着雙眉，抬眼瞧着項燕樓。「項少俠，你與秦世姪在一起，知否秦世姪這一次爲什麼去找顧莊主？說不定，就是顧莊主要那樣對付秦世姪的原因。」

項燕樓猶豫一下，說道：「晚輩與秦兄弟相識不到三日，對於他的事，一無所知。他只說是遵照先父遺命，去找顧莊主。晚輩是因爲恐他在途中有意外，才自告奮勇，陪他一起去千柏莊的。」

他之所以將秦高郵身上帶着一隻斷梳子的事隱瞞不說，那不是他不相信傅碧桐，而是因爲他認爲，那是秦高郵的私隱，他不便說出來，而更主要的是，由於出了一個假冒的顧德同，而他又從未見過傅碧桐，難保眼前的傅碧桐也有可能是假冒的，因此，他不免加了小心。

「項少俠，你既然與秦世姪相交不深，那你爲何對他的事如此熱心？」傅碧桐不以爲然地道。

項燕樓慨然道：「晚輩雖然與秦兄弟相交不深，但却視他爲朋友，而秦兄弟是在晚輩的眼底下失了踪的，在情在理，晚輩也不能置諸不顧，若換轉是前輩，在這種情形下，也不會撒手不理吧？」

「那當然不會，」傅碧桐慨然道：「若見死不救，以後怎有臉在江湖上行走？」

「前輩，救人要緊，我們還是快些趕去那地方吧。」項燕樓心急地道。

但馬上又說道：「前輩奔波了一夜，相信很疲累了，也一定餓了？」

傅碧桐擺擺手，截斷了項燕樓的說話。「項少俠，老輩方才在千柏莊內。已弄了點東西吃的，塡飽肚子，跟着調息了一會，你不用担心，老漢的精神不是很好麼？」

「那我們快趕去吧。」

「好，我們去吧。」傅碧桐說着便辨認一下方向，跟着便向東北方掠去了。

項燕樓緊跟在他的身後。

＊　＊　＊

項燕樓估計，那地方距千柏莊大約八九十里，是在一座山後的一座樹林子的後面。

若不是傅碧桐在樹林前給他指點，他眞不相信，林子的後面會有一座頗具氣派，佔地不少的莊院。

傅碧桐帶着他從林子的側面潛行向莊院，很順利地潛到莊院的側面莊院下。

在路上，兩人已商議好行動的步驟：能夠不驚動莊院內的人，救出秦高郵與傅蘭馨，那是最好不過，若被發現了，便由項燕樓牽制住莊院內的人，救出秦、傅兩人，要不，只怕很難救出秦、傅兩人，說不定連兩人也陷在這裏！

本來，項燕樓是不贊成在被發現後，強闖救人的，但傅碧桐却堅持，并說，就算拚了一條老命，也要將女兒救出來，項燕樓拗不過他，也很明白他的心情，因此，他只好同意傅碧桐這麼幹。

跟着傅碧桐沿着莊牆繞到莊院的左後側，傅碧桐附在他的耳邊，低聲說道：「項少俠，從這裏潛入去，在一列屋子的後面，有一個小院子，院內有兩間屋子，小女與秦世姪就分別被關在那兩間屋內，那兩間屋子的前面有兩個漢子守着，小院子前面的那列屋子，是莊內下人居住的地方，這個時候，大概不會在屋內，就算有人，相信也躲在被窩內取暖，只要我們小心一點，很容易便溜到那小院子的牆下，再出其不意地制住那兩個守衛的漢子，便可以順利地救出小女與秦世姪。」

項燕樓聽着，連連點頭，表示明白。

傅碧桐抬頭打量一下牆頭，悄聲道：「項少俠，待老漢先潛入去。若你看到有一塊雪拋出來，那就表示老漢沒有被發現，然後你才掠入來。」

話剛說完，他已縱身往上拔起來，伸手往牆頭上一搭，微一用力，身子往上一引，探頭往牆頭內瞥了一眼，接着身子一翻，橫掠入牆內。

項燕樓本想由他先掠入莊內的，但傅碧桐不等他開口，便已掠上牆頭，他只好作罷，看着傅碧桐翻掠入牆內，裏面一點動靜也沒有，他才放下心來，輕吁了一口氣。

跟着，他便看到有一團雪自牆內拋出來，「卜」的一下輕响，落在雪地上。

他馬上往上掠起來，手在牆頭上一按，正好瞥到傅碧桐趴在滿是積雪的地上，正扭頭回望，牆內附近不見別的人影，他便放心地越過牆頭，往地上跳落。

那知道他的雙脚才沾地，便聽到刷地一聲，脚下的積雪往下疾瀉，裂開一個坑洞口來。

傅碧桐也在那剎那從地上躍起來，朝項燕樓咧咀一笑。

項燕樓與此同時也大吃一驚，在猝不及防之下，他反應雖然快，無奈在這種情形下，根本無法提氣往上拔起來，因爲他無從着力。

很自然的，他雙手一張，欲抓住兩邊的坑沿，但却被接連飛擲過來的雪團逼得他疾忙揮動雙手左撥右擋，他整個人也隨即「刷」地一聲，直墮下去。

那霎間他已無法控制自己不向下墮，只好任由身子往下墮。

幸好下面沒有倒插着尖刀長槍之類的利器，不然，縱使不當場摔死，也會受重傷。

坑洞足有二丈深淺，兩三丈寬闊，項燕樓才落在坑底，便聽到上面响起傅碧桐得意的大笑聲。

他不由憤怒得緊咬着牙關，若是傅碧桐這時候就在他的眼前出現，他肯定會一刀將他劈成兩段。

他本來就一直暗中加了小心，因爲他對傅碧桐的身份未敢全信，想不到仍然着了他的道兒。

不過，他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

事已至此，就算他怒氣衝天，又於事何補？

他仰頭上望，恰好看到傅碧桐站在洞沿上，正探頭往下俯望，面上滿是得意的笑容。

而在洞沿的四周，站着五六個身穿白衣的漢子，亦自探頭往下俯望着他，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握着一柄鋼刀。

項燕樓深吸了一口氣，振聲道：「傅……我如今總算明白了，你所說的都

是謊話，秦兄弟其實是被你的女兒擄走的！」

「哈哈哈——」傅碧桐仰頭大笑：「姓項的小子，你現在才明白，太遲了。」

項燕樓怒聲道：「你到底是誰？」

「老夫當然就是傅碧桐，如假包換！」傅碧桐悠悠自得地道。

「你為什麼要擄走秦兄弟？」項燕樓雖然已猜到必是為了秦高郵身上的那隻斷梳子，但他仍想得到証實。

「當然是為了秦高郵身上的那隻斷梳子，」傅碧桐俯望着坑底下的項燕樓。

「相信你已得到那隻斷梳子了吧？」項燕樓仰頭道。「你這麼千方百計地誆騙我來這裏，不覺得多此一舉？」

「嘿嘿，老夫若是已得到那隻斷梳子，才不會再花費一番手脚，誆騙你到這裏來，萬一被你識破了，那豈不是自招厖煩，自壞大事？」傅碧桐的神色變得狠惡起來。

「我根本不知道斷梳子的事，你抓我來幹什麼？」

「嘿嘿，你倒推得一乾二淨啊！」傅碧桐冷笑道。「若不與你有關，老夫才不會理會你，就算你怎麼追查，相信你也查不出是老夫所為，更找不到這裏來。」

「你這麼說，我簡直莫名其妙！」項燕樓是有點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他隨即便想到，極有可能是秦高郵的身上并沒有那隻斷梳子，被傅碧桐逼得緊了，便隨口將他騙上了。

他猜得果然沒有錯，傅碧桐馬上說道：「那隻斷梳子根本就不在姓秦的小子身上，要不是他熬不住，對老夫說，他在離開客棧之前，將之交給你保管，老夫根本就不會找上你。」

項燕樓聽他這麼說，仍不免大為愕然，但隨即他便明白了秦高郵的用心，因此，他沒有責怪他將他扯入這個漩渦中。

鎮定一下心神，心念電轉之間，他已有了主意。「傅碧桐，秦兄弟確是將那隻斷梳子交給我保管。」

不等他說完，傅碧桐已面現喜色，急巴巴地道：「項燕樓，只要你將那隻斷梳子交出來，老夫答應馬上放了你！」

「真的？」項燕樓面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老夫從來一言九鼎，一諾千金，你大可以放心。」傅碧桐只差沒有拍心口。

「若我交出來，你却反悔，那我怎奈你何？」

「你若不交出來，馬上會死！」傅碧桐獰聲道。「那時，老夫一樣可以從你的身上取到那隻斷梳子。」

「那你只管下手！」項燕樓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你以為我會在明知道有人要不擇手段，欲得到那隻斷梳子後，還會笨到將它帶在身上麼？」

「你——」傅碧桐窒了一下，隨即冷笑道：「你以為老夫相信你的鬼話麼？」

「那你只管下令你的手下動手好了。」項燕樓臉無懼色：「只要你不後悔！」

傅碧桐被他這麼一說，不禁猶豫起來，轉着眼珠，在項燕樓的臉上溜轉着，也看不出他臉上有一絲一毫異樣，不由他不疑信參半。

項燕樓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仰着頭，看着傅碧桐，實則，他心頭怦怦直跳——若是傅碧桐看出一絲破綻，那他便死定了。

好一會，傅碧桐才道：「你將那隻斷梳子收藏在什麼地方？」

項燕樓聽他那麼說，懸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來——傅碧桐那麼說，等如表示相信了他的說話，暫時來說，不會有性命之憂。

「我不會輕易說出來的！」項燕樓堅決地道：「這是我唯一的護身保命符。」

「那你要怎樣才說出來？」傅碧桐無奈地道。

「先將我救出來。」項燕樓道。

「你以為老夫是個白痴麼？」傅碧桐冷笑道：「將你救上來後，萬一你反悔，老夫可沒有把握一定能夠奈何得了你。」

「傅碧桐，你太看得起在下了。」項燕樓道：「也對你自己與手下太沒有信心了。」

傅碧桐認真地道：「老夫一點也沒有高估你，可能還低估了你，老夫雖然不知道你的師承來歷，但却查出你極有可能與昔年的刀聖龍騰宇大有關係，要不，你怎會練成了刀聖昔年縱橫江湖，稱雄武林的搏龍刀法？老夫也沒有把握可以應付得了刀聖所創的那套刀法，那自然要加倍小心了。」

「你怎會知道我會搏龍刀法的？」項燕樓詫聲道。

傅碧桐狡詐地道：「因為昨晚你與那個假的顧德同交手的時候，老夫就在一旁竊看着。」

一頓，跟着又道：「要不是老夫對你這個人所知不多，因而對你有所顧忌，老夫也不會費那麼多手脚，誘你來這裏，你應該知道，在來此的路上，老夫有很多機會出手將你制服，但老夫不敢冒這個險，寧願萬無一失地設阱將你困住，正是顧忌不知你的身手有多高，萬一失手反為你所制，那就前功盡棄了。」

項燕樓聽他這麼說，不禁在心裏暗罵一聲：「老狐狸！」口裏却說道：「你這個人好小心啊。」

傅碧桐得意洋洋地道：「小心駛得萬年船啊，要不，老夫焉能在江湖上混到現在，連顧莊主父子也栽在老夫的手上。」

「好了，我們還是說回正題吧。」項燕樓道。

「好。」傅碧桐道：「只要你肯讓老夫的一名手下去將你的期門、天府、左右肩井等穴封了，老夫便答應將你救上來。」

項燕樓想了一下，才說道：「肉在俎上，只好任你宰割。」

傅碧桐得意地笑道：「別將自己說得可憐兮兮的，其實，老夫一直視你為一頭被困在籠中的猛虎，若不將你制住，老夫實在放心不下。」

項燕樓苦笑一聲道：「好了，別說風涼話了，快着人下來吧。」

「稍安毋躁，」傅碧桐捋鬚笑道：「老夫這就派人下來。但你最好別打什麼主意，老夫不會受你要脅的！」

項燕樓沒有答理他，只是仰頭望着傅

碧桐。

傅碧桐朝身旁的一個漢子道：「余勇，你下去。」

余勇答應一聲，正想縱身跳下去，驀地，一個漢子飛奔而來，人還未到，口裏已氣促地叫道：「莊主，不好了，有兩個幪面人潛入莊中了……正在關押姓秦的小子的小院子內，與守衛的弟兄在動手，請莊主快去看一下。」

傅碧桐一聽，頓時驚怒交集地厲聲道：「怎會讓人潛入來的，巡莊的人到了那裏去？那兩個人是什麼人？」

那個漢子奔到傅碧桐的面前，喘着氣，惶恐地道：「莊主，據巡莊的弟兄說，根本看不到那兩個人是怎樣潛入莊中的，那兩個人似乎不是一伙的，由於幪着臉，瞧不出那兩個人是什麼人，不過，那兩個人的身手很厲害，擊傷了不少弟兄，要不是弟兄們拚死阻擋，只怕……」

「你們留在這裏看着，待我去看一下，到底是什麼人，胆敢潛入本莊搗亂！」

傅碧桐的面色變得很難看，話聲未完，他已彈身縱掠向小院子那邊。

那個漢子急忙轉過身，追在傅碧桐的身後。

那六七名留下來看守的漢子頓時緊張地東張西望，提防有人潛入來解救項燕樓。

要是有什麼閃失，他們都担待不起。

被困在坑洞下面的項燕樓聽聞有人潛入莊內，心裏暗自高興，雖然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但肯定是衝着秦高郵來的，說不定，其中一人有可能是冷無畏。

無論如何，對他來說，這是個好消息——說不定，他可能趁這機會，想到辦法脫身。

＊　＊　＊

傅碧桐趕到那個小院內的時候，那兩個幪面人已分別逼近那兩間建造堅固的石屋子，要不是那些莊僕拚死阻擋，只怕兩人已破門而入。

傅碧桐又急又怒，面上滿佈殺機，恨不得將那兩個幪面人一刀劈成兩半，方洩心頭怒氣。

悶不吭聲的，身子一縱，人刀有如電光飛閃般，掠射向逼近左邊那間屋子的幪面人。

那個幪面人馬上便驚覺了，一劍震開兩個莊漢的鋼刀，疾退一步，長劍往上急舞。

只聽「錚錚錚」四五下响聲响起，傅碧桐的身子陡地往上一個倒翻，手中刀一個倒插楊枝，長刀直貫被震得挫身微退了一步的幪面人。

——剛才，那幪面人與傅碧桐一連交擊了五下，雖然傅碧桐奈何不了他，但由於傅碧桐人在空中，無處着力，仍然能夠將幪面人震得挫身退步，顯示出他的身手及功力都比那幪面人勝一籌。

那些莊漢看到莊主來了，都為之精神一振，乘機向那幪面人撲擊過去。

那幪面人眼色驟變，由於不可能同時兼顧頭上的傅碧桐及身前的那些莊漢的撲出，因此，他只好急忙歪側身子，斜掠出去。

傅碧桐下貫的長刀也在那剎那巧妙地斜挑而下，那幪面人悶哼一聲，疾忙將頭一歪，以免被刀尖挑中。

颯地一聲，他雖然避過了頭面，却仍然被刀尖挑中微揚起的幪面布巾一角，那塊幪面布中便被挑扯脫！

那人露出面目來，傅碧桐一眼瞥見，脫口疾喝一聲：「原來是你——袁天水！」

那幪面人面色微黑，一臉虬髯粗眉環眼，好不威猛，根本就不是那個假顧德同的樣貌，也不知傅碧桐是怎樣看出他就是百變殺手袁天水。

那人斜縱出丈外，脚才沾地，又是一個倒縱，往院墻那邊掠去。

傅碧桐自然不會眼睜睜看着那人在他的眼底下溜之大吉，一聲大喝：「袁天水，你以為老夫這裏是什麼地方？任你來去自如！老夫今日若不將你這個百變殺手留下來，看清楚你的眞面目，老夫便不姓傅！」喝聲中，身形有如天馬行空般，掠射過去。

袁天水陡覺頭上風聲急掠，疾忙反臂向上揮出一劍。

但那一劍却擊了個空。

他頓知不妙，急不迭往地上一撲。

那剎那他只覺頭皮一涼，一綹頭髮飄落雪地上，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形才撲落地，便疾忙往外橫滾出去。

原來，就在他反臂揮出一劍的剎那，傅碧桐陡地凌空向上一翻，避過他那一劍，緊接一刀往下斜削下去，若不是他反應敏捷，削落的不是他的一綹頭髮，而是他的大半個腦袋。

怪劍傅碧桐，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好一個傅碧桐，一劍削下的同時，雙腿一彈，身形颼地彈掠前去，落在院墻前的地上，恰好將袁天水的去路截住。

袁天水自地上竄起來，便驟覺一道劍光有如匹練般斜捲過來，他忙揮劍反擊過去。

刀劍相交，發出「鏗」的一聲震响，濺出一蓬火星，袁天水只覺手臂發麻，蹌踉退了一步。

傅碧桐隨即劍勢一展，橫三豎四，向袁天水斬劈出七劍。

他這一招，叫做「橫豎七劍斬」，乍看上去，就好像斬樹劈柴一樣，但其中却隱藏了七七四十九變化，不少武林高手就是敗在他這一招之下的。

——因為那些高手都看不透他這一招所包含的變化。

袁天水似乎知道他這一招的厲害，還未站穩的身子急不迭往後一旋，不敢接傅碧桐那一招。

傅碧桐似乎非要將袁天水斬殺於劍下不可，陡地暴喝一聲，刀勢一變，長劍有如一道驚虹般，飛斬袁天水的左肩。

袁天水身形驀地一窒，長劍斜截向那一劍，但却在兩劍相擊的剎那，他的身形一個半旋，長劍貼着刀鋒斜一滑，發出一陣令人骨蝕牙痠的異响聲，削向傅碧桐的右脅下。

袁天水這一招連消帶打，漂亮極了，顯示出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傅碧桐被逼得不得不沉肘橫閃出一步，避過袁天水那一劍。

袁天水頓時精神一振，劍勢急展，狂

攻傅碧桐。

傅碧桐目中寒芒飛閃，喝一聲：「果然有兩下子！」居然不閃不避，揮劍硬還上去。

霎時間，兩人鬥作一團。

那些莊漢眼見莊主與袁天水鬥得激烈，根本插不上手，便留下兩三個替傅碧桐掠陣，其餘的都撲向另一個幪面人那邊，聯同那幾個正與那幪面人纏鬥着的莊漢，攻擊那個幪面人。

那個幪面人眼見不可能突破那些莊漢的糾纏，逼近屋前，若是還纏鬥下去，萬一傅碧桐殺了袁天水，撲過來，那時，只怕想走也走不了，因此，他馬上打了退堂鼓。

驀地暴吼一聲，那幪面人一劍蕩開四個莊漢斬劈過來的鋼刀，一腳踢飛另一個莊漢手上的鋼刀，左掌後發先至，出在那個向左側一刀斜斬向他後肩背的莊漢的手臂上，那個莊漢慘叫一聲，一條右臂折垂下來，手上的鋼刀也跌墜落雪地上，他的身子亦暴騰起來，雙腳一蹬，直往院牆外面掠去。

有幾個莊漢緊跟着縱掠起來，欲阻截那幪面人，可惜，慢了一步。

那幪面人脚尖往院牆頭上一點，有如飛鳥一樣，掠射出院牆外，往三丈外的一棵樹上掠去。

就在那幪面人掠出院牆外的刹那，激鬥中的袁天水驀地發出一聲慘叫，蹬蹬蹬地直退出三步，身子搖晃了一下站住了。

傅碧桐亦收劍躍退一步，雙眼盯視着袁天水，臉上露出一抹自負的笑意。

表面看上去，兩人都沒有受傷，但看清楚一點，便發覺袁天水有點不妥，只見他的雙眼有如死魚眼一樣，凝定不動，驀地，他的臉部自鼻樑正中慢慢地裂開來，跟着有一層薄薄的人皮翻捲開來，忽然間，鼻樑的正中詭異地滲現出一條血線來，隨即便裂開來，標射出幾道血箭，而他亦「噗」地一聲，仰天跌倒在雪地上。

袁天水絕無疑問已氣絕身亡了。

他臉上第一層裂開來向外翻捲的面皮，絕無疑問是一塊人皮面具，別忘記，他的外號叫百變殺手，江湖上從來沒有人見識過他的眞面目，這一次，傅碧桐却看到了。

原來，就在那另一個幪面人掠出院牆外面的刹那，傅碧桐施展出一招極爲詭奇凌厲的一劍，袁天水知道厲害，便全力以赴——也施展出一招絕妙的劍法，那知道傅碧桐那一招看似兇猛異常，却原來是一着虛招，就在袁天水全力施展那一招劍法的刹那，他整個人向上縱橫起來，長劍颯地一聲，閃劈向袁天水的面門。

袁天水那一招已用老，根本回封不及，他慌忙偏首欲避，但已來不及——傅碧桐那一劍好快，他陡覺鼻樑正中一涼，那刹那他根本不覺得痛楚，他只覺刀光一閃而下，出於本能，往後急退，才站定，他的臉面還未爆裂開的時候，他已經氣絕身亡。

由此可知，傅碧桐那一刀有多快，他的刀何止鋒利。

那幾個替他掠陣的莊漢，都看得呆住了。

這時，那個幪面人已掠到那棵大樹上，接又從大樹上掠射出莊牆外。

那些莊漢眼見追截不住那幪面人，只好作罷。

傅碧桐也沒有理會那個幪面人，待到袁天水仰天跌倒在雪地上，他便一個箭步標到袁天水的身前，彎腰伸手，揭下袁天水臉上那兩塊向外翻捲起來的「臉皮」。

那兩塊雖然是製作得異常精巧的人皮面具，揭開來後，露出一張白白的臉孔來。

傅碧桐伸手在袁天水僵硬的臉上搓捏了一下，確定那眞是他的本來面目，才直起腰，冷笑一聲道：「袁天水，老夫終於看到你的眞面目了。」

袁天水的眞面目很難看，臉上滿是黃豆大的麻點，怪不得他要以各種不同的假面目示人了。

從他的樣貌看來，年紀大約在三十五六上下。

這時，那幾個莊漢也走上前去觀看，傅碧桐指着袁天水的面孔，說道：「你們看清楚，這才是袁天水的眞面目，他以後再也變不出什麼花樣了！」

「他奶奶的，原來是一個大麻子，醜八怪，怪不得他不敢以眞面目示人了！」一個莊漢笑罵道。

另一個莊漢奉承地道：「莊主，您怎樣看出他就是袁天水的？小的可是一點也看不出他的臉上戴了人皮面具。」

「老夫是從他的眼神目光看出來的，」傅碧桐頗爲受用地道：「一個人，無論他戴了一張製作得何等精巧的人皮面目，但他的一雙眼却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特別是那眼神目光，老夫昨天曾留意到的眼神目光，故此，剛才一接觸到他的眼神目光，便認出他是同一個人——袁天水。」

跟着，帶點教訓的口吻對那幾個手下道：「你們以後遇上什麼人，首先便要留意他的眼神目光，以後，無論那人如何改頭換面，或是將臉幪起來，只要看他的雙眼，便可以將他認出來。」

那幾個莊漢連聲應是。

傅碧桐臉上泛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正想開口說什麼，驀地，一聲慘叫自困着項燕樓的坑洞那邊响起來。

傅碧桐頓時臉色遽變，整個人有如一枝火箭旗花般彈射起來，抛下一句話。

「小心看守着這裏！」話聲中，人已疾如星火般，掠射回坑洞那邊。

* * *

還未掠射到坑洞那邊，傅碧桐老遠便看到，坑洞旁邊的地上，躺着幾個莊漢，他不由又急又怒，忍不住發出一聲厲嘯。

待他掠到坑洞前，一眼看到坑洞下空無一人，項燕樓根本就不在坑洞裏，氣怒得他直咬牙，手中長劍一揮，將一個躺在他脚旁，昏死過去的莊漢一揮兩段！

「飯桶！眞是飯桶！」

跟着，他一步躍到了一個看來只是昏迷過去的莊漢身前，一把將他揪起來，揚手在那莊漢的臉上摑了兩巴掌，那莊僕頓時醒轉過來，才睜開眼，傅碧桐便已叱道：「姓項的怎會逃脫的？是什麼人將他救走的？」

那莊漢被他叱得頓時完全清楚揪着目

已的是莊主，嚇得他雙腳一軟，要不是傅碧桐將他揪住，他已跪倒下去。

「飯桶，快說啊！」傅碧桐揚手又賞了那莊漢一個巴掌！

那莊漢痛得「喲」地痛叫一聲，半邊面頓時紅腫起來。

「莊主，方才……有一個幪面人……忽然出現，將小的幾個擊倒……大概將那個姓項的……救走了。」那莊漢這時已看到本來被困在坑洞下的項燕樓不見了，頓時驚得他不知所措。

「飯桶！統通都是飯桶！」傅碧桐鐵青着一張臉，狠狠地將那個莊漢推跌在地上。

那莊僕一個翻身，趴在地上，顫聲道：「莊主，小的該死，求莊主饒過小的這一次。」

「站起來，看一下他們是死了，還是昏暈過去？」傅碧桐怒叱一聲，急急往小院子那邊走去。

——走掉了一個項燕樓，千萬不能再生意外——讓秦高郵也走脫了，不然，他這一次的行動就徹底失敗了……

＊ ＊ ＊

項燕樓跟着那個救他脫險的幪面人，掠入了莊前的那座樹林，一直穿出林外，那幪面人忽然停下來。

項燕樓急不迭剎住身形，要不是他反應夠快，幾乎撞在那人的身上。

那個幪面人沒有轉過身，以背對着項燕樓，嗓音輕輕地道：「項……你快走。」

項燕樓愕了一下，看着那人苗條的後背，說道：「你……不走麼？」

——他已看出，將他救出來的這個幪面人，是一個女子。

但他却想不出，這個女子是誰？

那幪面人遲疑了一下，說道：「你別管我，快走吧，若是被他們追上來，那就麻煩了。」

項燕樓聽她這麼說，不由回頭往林中張望一眼，看不到有什麼動靜，心頭略為放下。「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你，可否讓我……知道閣下是誰？」

那幪面人的身子微震了一下，道：「你——知道了又怎麼樣了？你還是快走吧。」

項燕樓忽然衝動地道：「不，你不說出你是誰，我不走。」

那幪面人的身子又震動了一下，跺跺腳道：「你知道了……又怎麼樣？你快走啊。」

「不！你不說出你是誰，我不會走！」項燕樓堅持道：「姑娘，你到底是誰？」

那幪面人身子劇震了一下，幽幽地道：「你……又何苦呢？你會……大吃一驚的！」

「姑娘……妳莫非就是傅姑娘？」項燕樓脫口道，一雙眼睜得大大的，注視着「她」的背影。

她沒有說話，却忽然間轉過身來，伸手扯下臉上的那塊幪面布巾，露出一張美麗的臉龐來。

項燕樓雖然已猜到她就是傅蘭馨，但在一眼瞧到那張粉臉後，仍然禁不住震愕了一下，失聲道：「傅姑娘，果然是妳！」

「項少俠，你現在已知道我是誰，可以走了吧？」傅蘭馨睜着一雙幽怨的眸子看着項燕樓，那眼神中透出一種令人心動的異光。

項燕樓忍不住心頭「怦」然跳了一下，忙避開她的目光，有點口吃地道：「傅姑娘，妳……妳為什麼要救我？」

「我……」傅蘭馨忽然垂下頭，語聲幽幽地道：「我也不知怎麼的……就是要救你。」

項燕樓雖然從未嚐過男女之間的情愛滋味，但他不是個傻子，何況，任何男女對於情愛之事，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敏銳感覺，就在傅蘭馨垂下頭，閃瞥他一眼的那抹奇特的眼神，他已明白到，他救他的原因了。

——那是因為她喜歡他的緣故。

那剎那，他感到心頭一陣異樣，同時感到一陣侷促，顯得有點手足無措，一時間，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半晌，他才口乾舌燥地吶吶道：「傅姑娘，妳……不怕被妳……父親知道麼？」

傅蘭馨的身子震了一下，忽然抬起頭來，大胆地直視着項燕樓，語聲顫抖地道：「項……兄，我管不了那樣多，我一定要……救你，就算我爹知道了，我也不怕。」

「好……」項燕樓心中一陣激動，不由自主地伸手執住傅蘭馨的手。

傅蘭馨那剎那彷似觸了電般，震顫了一下，臉上忽然升起兩片紅暈，心頭「怦怦」亂跳，羞怯地垂下頭。

項燕樓忽然驚覺到自己失態，慌忙鬆開手，心頭也是一陣亂跳，臉上熱熱的。

傅蘭馨立刻便發覺了，似乎有點失望，抬起頭來，幽幽地道：「項兄，是不是因為我爹的所為，所以，你……不喜歡我？」

作為一個女孩子，她居然說出這句話來，這顯出她已深深地喜歡他，否則，不會如此大胆地表露出她的心。

「傅姑娘，你……很美，」項燕樓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打從第一眼看到妳，我便……我便……喜歡妳，我怎會……我很喜歡妳！」

項燕樓說完這番話，彷似經歷了一次生死劫般，感到一陣虛脫，也感到一陣如釋重負的喜悅。

「眞的？」傅蘭馨喜道，伸手一把抓住項燕樓的手，臉上滿是驚喜之色。

項燕樓沒有說話，只是緊緊地將傅蘭馨那雙柔若無骨的纖手握在掌中。

兩人就是這樣站着，默默相對，一時間四下裏一片寂靜，就只有兩人的心跳聲「砰砰」地響着。

半晌，傅蘭馨忽然抽回手，急聲道：「項……燕樓，我要回去了，你也走吧，你暫時不要去救秦世兄，我會想辦法救他，好麼？」不等項燕樓說話，她已身形一擰，自項燕樓的身邊閃過，掠入林中。

項燕樓叫一聲：「蘭馨——」下面的話忽然噎住，怔怔地看着傅蘭馨婀娜的身形掠入林中，消失在林木之後。

那剎間，他感到若有所失。

足足過了一刻，他才像如夢初醒般，收回目光，咀裏喃喃一句：「我怎忘了問

她，她父親為何要這樣做。」

甩甩腦袋，他想了一下，才向開封城那個方向飛掠而去。

——他忽然記起，他那位朋友可能仍在城中的山川樓等候他。

* * *

回到城中的時候，經已是掌燈時份了，項燕樓猜想那個朋友也不會在山川樓等下去的了，但他仍然趕往山川樓。

——因為他感到肚子很餓，那何不到山川樓看看，要是那個朋友仍在，最好不過，若不在，他也可以在那裏吃晚飯，可謂一舉兩得。

來到山川樓，他直上二樓——他與那個朋友相約在樓上相見的。

登上樓上，他正欲掃視一下，看看那個朋友還在不在，耳中已聽到一把聲音在叫道：「項兄，你終於來了！」

項燕樓一聽便認出是那個朋友的聲音，忙扭頭循聲望過去，一眼便看到一個年紀二十七八，黑臉膛，相貌威猛的漢子，坐在左邊靠牆角的一副座頭上，正自站起來，向他招手。

他忙叫了一聲：「齊兄，想不到你還在啊，讓你久候，眞是罪過。」邊說邊急急走過去。

那黑臉膛漢子說笑道：「項兄，小弟是因為身上分文皆無，才枯等下去，等你來會賬！」

項燕樓看一眼，桌上橫七豎八的酒壺，也說笑道：「齊兄，我身上只有幾錢碎銀，只怕不夠替你會酒賬，那怎辦？」

「哈哈，是你累小弟喝這麼多酒的，那當然要你會賬了，小弟不管你夠不夠銀子會賬，你自己想辦法解決吧！」那姓齊的年輕人打了個酒呃，伸手一把將項燕樓按在左首面的一張櫈子上。

一個伙計連隨送上一副杯筷，項燕樓本來正想說話的，忙將話噎住。

待那伙計走開後，項燕樓看着桌上橫豎放着的酒瓶，笑說道：「齊兄，你怎麼喝得下那麼多壺酒，居然仍然那麼清醒？」

那姓齊的年輕人朗笑一聲：「項兄，你若再遲來半個時辰，只怕你付賬的時候，很心痛啊！」

這個姓齊的年輕人名叫齊靖，外號小霸王，在江湖上的名頭頗亮，項燕樓在一年前才認識他，由於性情相投，一見如故，便成了好友，他們這一次相會，是在半年前於川中相約好了的。

「齊兄，很對不起，累你久等了。」項燕樓正容道：「只因遇上了一些事情，以致遲了半天才趕來與你相見，想不到你仍在此等候，很對不起。」

「項兄，你忘了麼？」齊靖也收起笑容：「我們相約不見不散的啊！小弟知道你一定會趕來的，果然趕來了，只是，小弟只能夠陪你喝幾杯，不然，小弟便會醉倒。」

一頓，瞧着項燕樓，問道：「項兄，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不等項燕樓說話，他又急急道：「先別說這些，來，小弟敬你一杯。」執起酒壺，替項燕樓斟滿酒。

項燕樓拿起杯子，道：「齊兄，累你久等，我敬你才是！」碰一下齊靖端起來的杯子，一口喝乾。

齊靖也爽快地一仰脖子，喝乾杯中的酒。

兩人連乾三杯。

齊靖連聲道：「痛快，痛快！」

項燕樓也道：「能夠與齊兄你痛飲，實在痛快！」

「項兄，咱們今晚不醉不休，」齊靖的酒量很豪，說着又拿起酒杯。

項燕樓與他碰杯，一口喝掉那杯酒，才說道：「齊兄，很對不起，要掃你的興，我不能奉陪，待以後有空，一定陪你痛飲一番！」

齊靖怔了一下，看着項燕樓，「項兄，眞的發生了什麼事麼，可否說出來？」

項燕樓欲言又止。

齊靖正色道：「項兄，你若仍然視小弟為朋友，請說出來，否則，那便不夠朋友啊！你不是常說，為朋友，不惜兩脅插刀麼？小弟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想連累小弟，是麼？」

項燕樓確是不想令到齊靖因為知道這件事，而淌上這趟渾水，因為他很清楚齊靖的性子。他若知悉這件事情後，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插手帮忙他的。

但齊靖那麼說，令到他不得不說出來。

「齊兄，我只是不想你淌上這趟渾水！」

「項兄，這你便不夠朋友了，我們既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齊靖大叫起來。

「齊兄，我說便是。」項燕樓於是將這幾日發生的事情，向齊靖說了一遍，只是略去了傅蘭馨救他的那一節。

齊靖聽完他的述說後，雙眉飛揚，大感興奮地道：「項兄，想不到你早來幾天，便遇上如此驚險刺激的事情，早知這樣，小弟便早來幾天！」

頓一下，又道：「項兄，傅碧桐在江湖上名聲不惡，他為什麼要幹出這種令人不齒的事情來？」

「還不是為了秦高郵身上那隻斷梳子！」項燕樓道：「但我也想不通，他根本就沒有將那隻斷梳子交給我保管，那應該在他的身上的，傅碧桐却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實在奇怪。」

「項兄，依小弟猜想，他一定在趕往千柏莊的途中，偷偷將那隻斷梳子收藏起來。」齊靖眨着眼道。

「極有可能。」項燕樓點點頭。「他這麼做，豈不是連我也不相信麼？」臉有不豫之色。

「項兄，他既然知道有人要殺他，繼而猜想到，極有可能是為了那隻斷梳子，那麼，在這樣情形下，很難怪他不小心提防的。」齊靖道：「換轉是我，也會這麼做的。」

項燕樓聽他這麼說，才釋然。「齊兄，你說的也有道理。」

「項兄，你準備怎樣做？」

項燕樓想了一下，才道：「我準備明天再到那座莊院外面窺探一下，若傅姑娘仍然沒有機會將秦兄救出來，便冒險潛入去救出秦兄弟。」

「這個主意不錯！」齊靖躍躍欲動。

「小弟明天與你一起去。」

項燕樓知道不可能勸說齊靖置身事外，因此，便爽快地道：「好啊，能夠得齊兄你的臂助，一定可以成功將秦兄弟救出來的！」

「項兄，小弟眞想馬上便趕去救出那個秦高郵。」齊靖性急地道：「萬一傅碧桐爲安全計，會夜將秦高郵帶走，那就……」

「齊兄，別心急，」項燕樓道：「那裏是他的地方，且他們又人多勢衆，才不會怕我們找上去，說不定，他已帶人四出找尋我，要是我送上門，他正求之不得啊，我敢斷定，他不會放棄那個地方的。別忘記，他已認定那隻斷梳子在我的身上，而他的目的，正是那隻斷梳子啊！」

「打從這時開始，我們豈不是要小心提防了？」齊靖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

「齊兄，你就是唯恐沒有事發生，眞拿你沒有辦法。」項燕樓搖頭說道。

「項兄，小弟天生下來就是這個性子，一閒下來，便渾身不舒服，總想找點事幹的。」齊靖攤攤手，笑道：「你還吃飯麼？」項燕樓看着齊靖。

「喝飽了。」齊靖打個酒呃，伸手摸摸肚子，道：「項兄，你請便，不用客氣。」

項燕樓也不再客氣，他實在很餓，便招呼一個伙計過來，吩咐他拿些飯菜來。

斷梳藏秘　人逝情存

項燕樓睡得正酣，驀然間，却被一下油燈的破碎聲驚醒了。

他馬上從床上跳起來，抓起那柄劍形長刀，衝出房外。

——他聽出，那一下破碎聲，是從隔壁齊靖的房間傳出來的！

因此，他第一個念頭便是：齊靖可能遇到襲擊！

一頭衝出房外，一眼便瞥到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中年人，手上的利劍架在齊靖的頸脖上，左手擰着他的一條右臂，自房內走出來。

那剎那，項燕樓以爲那人就是傅碧桐，細看清楚，原來不是，那是一個陌生人。

他從未見過那個中年人。

齊靖一眼看到項燕樓，臉上的神色很複雜，張口叫了一聲：「項兄！」

項燕樓心頭一震，忙道：「齊兄，你沒有什麼吧？」

「放心吧，他連一根汗毛也沒有掉。」答話的是那個中年人。

吸口氣，項燕樓冷靜地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與你談個買賣。」那人直接地道：「用他的一條命，交換你身上一件不值一文的東西！」

「項兄，不要管我，」齊靖大叫：「不要答應他。」

「住口！」那人握劍的手微一用力，齊靖的身子頓時一挺，悶叫一聲。

夜色雖然黑暗，但項燕樓仍然看到，齊靖被利劍架着的頸脖上，有一道血痕滲現出來。

他的心不由抽搐了一下，沉聲道：「你聽着，你若傷害齊兄，我決不會放過你！」

「只要你交出身上那件東西，我馬上放了他！」那中年人目光閃閃，緊盯着項燕樓。

那人雖然沒有說明那是什麼東西，但項燕樓已猜到，對方所說的那樣東西，肯定就是那隻斷梳子，但他却裝糊塗，說道：「閣下，我身上有很多不值一文的零碎東西，不知你要的是那一件，請明白說出來好嗎？」

那人哼了一聲，說道：「秦高郵交給你保管的那隻斷梳子！」

「你是誰？」項燕樓直視着那人：「誰告訴你，秦高郵那隻斷梳子交了給我？」

「少囉嗦，快交出來，不然，別怪我心狠手辣，將他的腦袋一劍割下來！」

「好吧，我將那隻斷梳子交給你！」項燕樓看出那人不是虛言恫嚇，急忙一口答應他。

「快交出來！」那人厲聲道。

「但我怎知你在拿了那隻斷梳子後，不會殺他。」項燕樓小心地道。

「你放心，我志在那隻斷梳子，不是殺人，只要我得到那隻斷梳子，我一定會放了他。」

「好，我相信你。」項燕樓爽快地道。跟着，他便從懷中摸出一隻斷梳子來，朝那中年人晃了晃。

齊靖一眼看到項燕樓手上的那隻斷梳子，差一點忍不住笑出聲來，幸好他强忍住了，還裝模作樣地急聲道：「項兄，不要答應他，你若將斷梳子交給他，那你見到秦高郵後，怎麼向他交待？」

項燕樓無可奈何地道：「顧不得那麼多了，救你要緊，見到秦高郵，我自會向他解說的，他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相信不會怪我的。」

「快拋過來！」那中年人眼中閃出異光，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接着了，」項燕樓說着一揚手，將手上的那隻斷梳子拋出去。

但却不是拋向那個中年人，而是拋向房廊外面的天井中。

「你——」那中年人神色一變。

「別緊張，」項燕樓笑說道：「你大可以放心去撿，只要你不傷害我的朋友。」

那中年人不再說話，扯着齊靖斜退着往天井中走去。

項燕樓緊接着也一步步走向天井。

「站住！」那中年人疾喝一聲。「你若再走一步，我便殺了他！」

「聽着，要我站着也可以，」項燕樓沉聲道：「但你若敢傷了我朋友的一根汗毛，我不會放過你！」

那中年人透口氣，不再說話，拉着齊靖走出天井，大概還有幾步便走到那隻斷梳子掉落的地方，那中年人驀他抬起一腳，踢在齊靖的屁股上，同時疾喝一聲：「滾回去吧！」踢得齊靖直往項燕樓那邊飛去。

而他的人有如一隻老鼠般，竄向那隻斷梳子。

項燕樓驟見齊靖被踢得向自己飛跌過來，慌忙衝前去，一把將他接住。

那個中年人已經一手攫起地上那隻斷梳子，疾往對面的屋面上掠射上去。

項燕樓看也沒有看一眼那個中年人，將齊靖放下來，急聲道：「齊兄，那個傢伙點了你身上那幾處穴道？」

「檀中，期門，左右肩井……」齊靖說一處，項燕樓便解開他一處被封的穴道。

待身上被封的幾處穴道被項燕樓逐一拍開後，齊靖吐出一口氣，握着拳頭道：「項兄，那傢伙好可惡，小弟一定會找他出這口氣的！」

「齊兄，你頸上的傷……」項燕樓關切地問道。

「只是一點皮肉傷，不要緊的。」齊靖不在意地道。

「齊兄，那傢伙怎樣……潛入你房中的？」項燕樓看着齊靖，本來，他是想說「怎會制住你的」，但他覺得有點不妥，才改口那麼說。

齊靖眼中頓時射出怒火來，咬着牙，狠狠地道：「只怪小弟昨晚喝多了酒，才躺在床上，便沉沉睡去，連那個傢伙是怎樣潛入房內也不知道，直到那傢伙的利劍抵落小弟的頸脖時，才驀然驚覺，急切間慌忙往裏一滾，雖然避過那人的利劍，但右肩井上已被點中，小弟驚急之下，正想躍起來，陡覺頸上一寒，已被那傢伙的利劍擱在頸側上，小弟頓時全身一陣冰冷，不敢再動，跟着，便被那傢伙連點了檀中，期門等幾處穴道。」

「奇怪，那個傢伙怎會認識我與你的？」項燕樓皺着眉頭道。「他甚至知道秦高郵將那隻斷梳子交給我這回事。但我却從來沒有見過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不用說，可能又是對那隻斷梳子有興趣的一個人！」齊靖摸摸頭上的傷口，皺皺眉。「到底那隻不值一文的斷梳子，其中隱藏了什麼秘密，害得那麼多人不擇手段要得到它！」

「若是知道，這個謎就解開了！」項燕樓吁口氣，抬眼瞧向夜空。「可惜，就連當事人的秦高郵也不知道。」

「項兄，那個傢伙簡直是個笨蛋！」齊靖忽然失笑出聲：「他居然——」

「殊！」項燕樓急忙向他噓聲示意，他立刻驚覺地咽住下面的說話。

「提防隔牆有耳。」項燕樓壓着聲說。目光四下掃視着。

齊靖吐吐舌頭，也壓着聲道：「項兄，小弟這個主意不錯吧？眞想不到，居然救了自己一命。」

「嘿嘿，只有那個笨蛋傻瓜，才會被你們那魚目混珠的鬼技倆騙倒！」齊靖語聲未落，天井中的一棵大樹上，忽然響起一聲冷笑，跟着從粗大得兩人也合抱不攏的樹身內，冒出一個人來。

說得明白一點，那個人是從忽然爆裂開來的樹身內，跳出來的！

兩人料不到居然會從樹身內「爆」出一個人來，不禁吃了一驚，但隨即便看清楚，那棵樹身是中空的，但却還未完全枯死，而那個人就藏在樹身內，以掌力擊破樹身，跳出來。

這間客棧本來住了不少客人，發出的聲響應該足夠將那些人驚醒，但奇怪的是，居然到現在也沒有一個人出來看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大概，那些人都認爲，還是少管閒事——特別是江湖上的仇殺之類的事情爲妙，所以，雖然好奇，也不敢出來看一下，以免惹上無妄之災。

＊　＊　＊

項燕樓一眼看清楚那個從樹身內「爆」出來的人的面目後，禁不住怒聲道：「冷無畏，是你！」

「是冷無畏又怎麼樣？」冷無畏冷然道。雙眼直盯着項燕樓。

項燕樓不屑地道：「冷無畏，不用說，你也是來向我要那隻斷梳子的了？」

「那還用說！」冷無畏道：「不過，冷某不會像甘廣達那麼笨，被你們騙倒的！」

「冷無畏，你說那人就是鬼劍甘廣達了？」項、齊兩人幾乎是同聲說道。

「難道江湖上，還有另一個甘廣達麼？」冷無畏冷冷道。

「原來他就是鬼劍甘廣達！」齊靖握着拳頭，從齒縫中迸出這句話來。

鬼劍甘廣達這個人，在江湖上名頭響亮，與怪劍傅碧桐齊名，一套惡鬼奪命劍法不知毀了多少武林高手，是一個極難對付，行踪詭秘的人物。

「冷無畏，你憑什麼說，我們騙了甘廣達？」

「因爲冷某親眼看到你們敲開一家賣針線樣子的店舖門，進去買了幾把楠木梳子，將之拗斷，當時冷某還有點莫名其妙，但隨即便想到，你們是想用那些西貝貨，應付前來向你要那隻斷梳子的人！」

項、齊兩人一聽，不禁倒吸了一口寒氣。

——被冷無畏一直暗中跟踪着，他們居然毫無所覺，想想，怎不頭皮發炸。

「你在胡說八道！」齊靖怒喝道。「你剛才爲什麼不挺身而出，當着甘廣達的面前，說破我們？」

「冷某爲什麼要在甘廣達的面前說破你們？」冷無畏撇撇嘴道。「冷某才不會幫一個與自己爭奪那隻斷梳子的人的忙，冷某才不會這麼笨！」

項燕樓冷笑道：「冷無畏，就憑你，也想向我要那隻斷梳子？」

「項燕樓，冷某自知還未夠份量。」冷無畏目光閃動一下，道：「不過，冷某有信心，我若拿出一樣東西，你必會乖乖地將那隻眞正的斷梳子收藏的地方說出來。」

「笑話！」項燕樓冷哼一聲。「冷無畏，別在我的面前耍花槍了！」

「姓項的，你瞧瞧這件東西！」冷無畏忽然從身上取出一樣東西，往項燕樓的眼前晃了晃。

——那是一隻鑲綴了幾顆珍珠的髮簪。

項燕樓一眼看清楚，只覺有點眼熟，驀然間，他的身子抖震了一下。

——他終於想起，那是插在傅蘭馨頭上的一隻髮簪，他在跟着傅蘭馨掠出莊外，穿林而出的那段路上，曾清楚地看到這隻髮簪插在她的頭上，由於式樣別緻，他特別多看了幾眼。

而他也是從傅蘭馨頭上這支髮簪，確定她是個女子。

並且，他還暗笑傅蘭馨既然要用絲巾幪着面，以掩飾身份，却怎麼這樣粗心大意，居然忘記取下插在頭上的髮簪！

「怎麼樣？看清楚，認出這是誰的物件麼？」冷無畏洋洋得意地道。

「冷無畏，你怎會得到這支髮簪的？」項燕樓衝動地厲聲道。

「認出來了麼？」冷無畏獰笑着。「項燕樓，你是個聰明人，不用冷某明說了吧？」

「你將她怎麼樣了？」項燕樓急怒交加，但却盡力壓抑着自己。

「你放心，她很好！」冷無畏陰險地道。「只要你說出收藏那隻斷梳子的地方，待冷某取到後，一定會放了她，你也知道，冷某從不免費殺人，除非爲勢所逼！」

他特別加重最後那兩句話的語氣。

一直沒有出聲的齊靖終於忍不住，好奇地問道：「項兄，她是誰？」

項燕樓一時間不知怎樣對他說才是，冷無畏已接口道：「她就是項燕樓的心上人，傅碧桐的愛女——傅蘭馨！」

齊靖一聽，頓時詫異地看着項燕樓，道：「項兄，眞的麼？」

項燕樓不得不硬着頭皮點點頭，跟着說道：「齊兄，以後我會將這件事情講給你知道的。」

接着目光一轉，落在冷無畏的面上，語冷如冰地道：「冷無畏，你聽着，若她有什麼傷損，無論天涯海角，我也會找你算賬！」

「只要你說出收藏那隻斷梳子的地點，冷某保証她毫髮無損！」

「好，我將收藏的地方說出來。」項燕樓在別無選擇之下，只好答應冷無畏，雖然他根本不知道收藏的地方，但爲了傅蘭馨，他只好胡謅一個地方，希望拖延一下，想出解救傅蘭馨的辦法。

齊靖聽他一口答應冷無畏，不由着急地道：「項兄，你——」

項燕樓忙打斷他的話，道：「齊兄，爲了傅姑娘，我只好說出來，你別担心，姓冷的雖然是一個殺手，却很守信諾的。」

跟着便對冷無畏說道：「你聽清楚了，我這就說出來。」這句話他故意說得略爲大聲一點。

冷無畏立刻驚覺地道：「你細聲點說行不行？」

「你若恐怕隔牆有耳，我就算低聲說，只怕也會被人聽到。」

冷無畏一聽，頓時左右掃視了一遍，躭心地道：「你說得也是，但怎樣說，才不會被人偷聽到？」

「你何不俯耳過來，待我悄聲告訴你。」項燕樓道。

「這——」冷無畏遲疑了一下，搖搖頭道：「不！要是你猝然出手，在那麼近的距離下，冷某未必應付得了，冷某不想冒這個險。」

「那你想怎樣？」

冷無畏搓着手，想了一會，才說道：「哈，冷某想到一個法子了。你叫你的朋友走過來，待冷某點了他的穴道，然後你才附耳告訴他，再由他走過來附耳告訴我，那就不怕隔牆有耳了。」

項燕樓想不到他會想出這個鬼主意來，不由在心裏暗罵一聲：「好精明的王八龜孫子！」口裏却不得不道：「好吧，就照你這個方法做。」

接着對齊靖道：「齊兄，委屈一下你，請你過去讓他點封穴道吧。」

齊靖想也不想，便一口答應。「項兄，別這麼說，小弟馬上走過去便是。」說着，已朝冷無畏走去。

冷無畏注視着走過來的齊靖，待他走到距他約五尺左右時，他立刻疾喝一聲：「站住！」

齊靖應聲站住。

冷無畏那刹那出劍如風，一連點了齊靖身上三處要穴，但却沒有刺破齊靖的衣服皮肉，這一手以劍點穴手法，令到項燕樓大開眼界。

齊靖在冷無畏出劍的時候，連眼也不眨一眨，那份胆量，也非常人可及。

「回去！」冷無畏朝齊靖喝道。

齊靖一聲不吭，乖乖地走向項燕樓那邊。

項燕樓在這一刻已想好了怎麼說，待齊靖走到他的身前，他便俯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

齊靖點了頭，表示聽到，跟着便回冷無畏站着的地方。

冷無畏一直緊緊地盯視着齊靖與項燕樓的舉動，從他臉上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很緊張。

齊靖走到冷無畏的身前，命令地道：「將耳朵湊過來！」

冷無畏盯了齊靖一眼，這才乖乖地將耳朵湊過去。

齊靖將嘴巴附在冷無畏的耳朵上，說了一句話。

冷無畏頓時臉色一變，身子劇震了一下，手上的劍居然握不住，噗地掉落在積雪頗厚的地上。

齊靖身上雖然被點了三處大穴，眞氣無法提聚，但他這時候一點也不懼怕冷無畏會向他下手，朝着搖搖欲墜的冷無畏咧咀一笑。

冷無畏臉上的神色既驚又怪，驚聲問道：「你……剛才刺在我屁股上的是什麼東西？」

項燕樓似乎不知道齊靖在被點了穴道後，還敢做手脚暗算冷無畏，一躍縱到齊靖的身前問道：「齊兄，這是怎麼回事？」邊說，邊出手拍開他身上被封的三處大穴。

齊靖古怪地道：「項兄，小弟剛才只不過用百酥針在他的屁股上刺了一下。」

就這說話間，冷無畏已軟倒在地。

項燕樓詫聲道：「齊兄，百酥針乃是採花大賊白玉龍的獨門暗器，專門用來被他看上眼的女子，你怎會有這種下三濫的暗器？」

齊靖笑笑道：「從今以後，江湖上再沒有粉金剛白玉龍這個淫賊了。小弟在三個月前，在洛陽巧遇上他，一言不合，動起手來，被小弟殺了，小弟看到他手上扣着一支鋼針，好奇之下，取過來瞧看一下

，認出那就是不知毀盡了多少女子清白的百酥針，本來想毀了它，但後來回心一想，毀了太可惜，何不帶在身上，說不定，在遇到危難時，可以派上用場，果然派上用場，解救了這一次的危難。」

頓一下，他又道：「本來，白玉龍的身上還有一大把百酥針的，小弟爲恐會流落江湖，便將之毀了。」

「齊兄，你殺了白玉龍，可說替江湖除了一大害。」項燕樓高興地道：「聽說，白玉龍秘製的百酥針很厲害，任是誰，只要被刺中一下，便頓時骨酥筋軟，整個人變得有如粉搓麪團捏的一樣，軟成一團，如今親眼看到，果然厲害！」

「項兄，怎樣處置這個傢伙？」齊靖看一眼軟倒在地上的冷無畏。

「先問他將傅姑娘囚禁在那裏！」項燕樓說着俯下身盯着冷無畏，說道：「快將囚禁傅姑娘的地方說出來，我答應放過你這一次！」

「你自己去找吧！」冷無畏有氣無力地道。「你就是殺了我，也不會說！」

「我不相信你不怕死！」齊靖在冷無畏的身上踢了一腳。

「有傅碧桐的女兒——項燕樓的心上人陪我死，我冷某人幾生修到，死得瞑目矣，有何懼焉？」

「你——」齊靖氣得又狠狠地踢了冷無畏一腳。

「項燕樓，你聽着，我若死了，你的心上人一定會活活被餓死！」冷無畏狠厲地道。

「你想怎樣？」項燕樓問。

「只要我得到那隻斷梳子，我安全離開這裏，我便會將你的心上人放走。」冷無畏囂張地道。

「項兄，別聽他要脅，小弟自有辦法要他將收藏傅姑娘的地方說出來！」齊靖狠聲道。

項燕樓這時候的心情很亂，一時間，他也不知如何是好，若是他真的知道收藏那隻斷梳子的地方，他眞會對冷無畏說出來，以換取傅蘭馨的安全獲釋，但他根本不知道，就算他想說，也說不出來，在這情形之下，他只有讓齊靖試試，能否令到冷無畏不敢不說出關禁傅蘭馨的地方。

齊靖看到項燕樓朝他點點頭，便蹲下來，惡狠狠地對冷無畏道：「你眞的不說麼？」

冷無畏哼了一聲，別轉頭，不理睬齊靖。

齊靖冷笑一聲，說道：「好，我倒要看一下，你有多硬！」說着，動手去解除冷無畏身上的衣服。

「你——你想怎樣？」冷無畏連掙扎的力氣也沒有，又不知道齊靖搞什麼花樣，只好大叫。

「我要將你的衣服脫清光，然後在你的胸前貼一張寫上你姓名的紙條，之後，將你吊在開封城最熱鬧的大街上，讓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你的樣子！」齊靖邊說邊繼續脫掉冷無畏的衣褲。

冷無畏想到自己赤身露體，被吊在街上，任人「觀賞」，那不但令到自己無地自容，以後也別想在江湖上走動了，那簡直比死還難受，因而禁不住打了個寒顫，慌忙叫道：「停手，我願意說了。」跟着又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原來，齊靖已替他脫剩一件內衣，在如此寒冷的深夜中，就算是內功深厚的人，也抵受不了。

「那就快說！」齊靖喝道，得意地看了項燕樓一眼！

項燕樓想不到齊靖居然三言兩語便將冷無畏折服，不禁佩服地伸手拍拍齊靖的手臂。

冷無畏猶豫了一下，才囁嚅地說道：「我說，我說……」

「不用說了！」驀地一聲斷喝從對面的屋脊後響起，一條人影接着掠起來，輕巧地掠落在天井中，距冷無畏與項、齊兩人站立的地方約丈許遠近。

項、齊兩人聞聲往那邊走去，項燕樓一眼便認出那人是誰，忍不住脫口叫道：「是你——傅碧桐！」

那人確是傅碧桐。

齊靖從來沒有見過傅碧桐，只是久聞大名，如今聽項燕樓說出此人就是傅碧桐，不禁睜大眼睛，打量着傅碧桐，並悄聲對項燕樓道：「項兄，此人就是怪劍傅碧桐？」

項燕樓點點頭。

冷無畏一眼看到來人是傅碧桐，頓時臉色大變。

傅碧桐看了齊靖一眼，目光一轉，落回項燕樓的身上，半晌，才道：「項燕樓，你以爲姓冷的眞的將馨兒擄走了麼？」

項燕樓一聽，不由將目光射在冷無畏的身上，冷沉地道：「冷無畏，你說的都是謊話？」

冷無畏臉如死灰，垂下眼瞼，不敢吭聲！

——既已被傅碧桐道破了，也就等如沒有了護身符，要是項燕樓一怒之下，出手殺他，他肯定只能活到今晚爲止，他口裏說不怕死，那只不過是因爲他認爲項燕樓不敢殺他而已，他也是人，他同樣怕死。

「項燕樓，你不是一個笨人，怎會輕易相信他的說話？」傅碧桐嘲諷地道。

「說！」齊靖重重地踢了冷無畏一腳。

冷無畏被踢得在地上滾了一下，痛叫連聲：「冷某確是沒有擄走傅……蘭馨，剛才說的話，只是唬你們！」

「怎麼樣？聽到了吧？」傅碧桐冷笑道。

「冷無畏，你怎會得到那支髮簪的？」項燕樓朝冷無畏怒叫。

冷無畏瑟縮了一下，囁嚅道：「冷某在那樹林子前面的地上拾到的。」

「那你怎知道那是傅姑娘的？」

「你與傅姑娘……在林前的情形，冷某都看到。」

項燕樓吸了口氣，怒罵道：「你好卑鄙！」

冷無畏畏縮地望着項燕樓，不敢吭聲。

「項燕樓，你現在應該對老夫說出收藏那隻斷梳子的地方了吧？」傅碧桐充滿自信地道。

「你爲什麼一定要得到那隻斷梳子？」項燕樓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姓項的，老夫奉勸你一句，知道得越少，對你越好，何況，我也不會對你說。」

「你憑什麼要項兄將收藏那隻梳子的地方說出來？」齊靖忍不住道。

「這個麼——」傅碧桐成竹在胸地道：「因為老夫手上有兩個人……」

「是誰？」齊靖脫口問。

「一個秦高郵，另一個就是老夫那個手臂往外彎的好女兒！」傅碧桐瞟着項燕樓清楚地說道：「怎麼樣？姓項的，這足夠讓你說了吧？」

項燕樓緊閉着咀巴，沒有吭聲。

「你不相信老夫忍得下心，連女兒也不要麼？」傅碧桐看到項燕樓不說話，以為他不相信他說的話，忍不住這麼說。

項燕樓仍然不說話——他是不知說什麼才好，正自動腦筋，希望能夠想出一個辦法，應付眼前棘手的局面。

傅碧桐看他仍不吭聲，於是冷笑一聲雙掌連擊兩下。「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那就讓你看看他們吧！」

掌聲才起，只見從對面那列客房的後面，走出十數人來，其中有兩個被人扭着手臂，推着走過來。

那十數人很快走到傅碧桐的身旁，站住。

「姓項的，你看清楚了沒有？」傅碧桐陰沉地道。

項燕樓一眼便看清楚，那兩個被那些漢子扭脅着的男女，正是秦高郵與傅蘭馨。

他再也按捺不住，脫口叫道：「秦兄弟，傅姑娘！」

秦、傅兩人也同時叫道：「項兄！」

才不過兩、三日不見，秦高郵憔悴得令人不忍卒睹，大概他受了不少的折磨。

傅蘭馨倒沒有什麼，但臉上却有五條指痕，不用說，她一定被傅碧桐狠狠摑了一巴掌。

齊靖一直在打量着秦、傅兩人，沒有吭聲，但從他面上的神色看來，他心中頗激動。

「項燕樓，你現在應該知道，老夫不是虛言恫嚇了吧？」傅碧桐道：「你若不說出收藏那隻斷梳子的地方，老夫馬上便殺一個給你看看！」

「傅碧桐，你為了得到那隻斷梳子，居然連自己的女兒也要殺害！」項燕樓顯得很激動：「虎毒不食兒，你簡直連畜牲也不如！」

「嘿嘿！」傅碧桐惡毒地冷笑兩聲。「本來，老夫一直將她視作掌上珠，那知道女生外向，她居然手臂往外彎。不但將你救走，居然還想將姓秦的救走，這賤人既然連父親也不幫，老夫又何必認她做女兒！」

就在傅碧桐說話的時候，項燕樓看到秦高郵朝他做歉疚的表情，他明白他的意思，朝他點一下頭。

而當他看到傅蘭馨看着他的目光中，盡是深情蜜意，他的心幾乎碎了。

「項燕樓，你真的不說麼？」傅碧桐看到項燕樓不吭聲，不禁怒火中燒，眼中煞光閃射！

「傅……碧桐，他根本就不知道那隻

斷梳子收藏在什麼地方，怎對你說？」秦高郵忽然大聲道。

「秦兄弟，你——」項燕樓急叫一聲。

秦高郵苦澀地笑笑道：「項兄，很對不起，在下起初爲了保住那隻斷梳子，才會對那老匹夫說，在下將之交給了你保管，本來，在下只是權宜之計，同時，私底下也想你因此而會撒手不管，想辦法搭救在下，想不到却令到你惹上這麼多麻煩，甚至連傅姑娘也連累上了，在下實在太自私，再不能眼見你與傅姑娘爲了那隻斷梳子而受苦受難，在下已想清楚了，既然他們一定要那隻斷梳子，便給他們好了，免得你與傅姑娘受到傷害！」

項燕樓急聲道：「秦兄弟——」

秦高郵苦笑着打斷項燕樓的話：「項兄，在下很高興認識你，你是一個值得結交，也值得尊敬的朋友，在下實在不配作你的朋友，項兄，你會原諒在下的自私麼？」

「秦兄弟，別這麼說，我一直視你爲朋友，我不會怪你的！」項燕樓激動地道。

「項兄，你對在下太好了。在下永遠會記着你的！」秦高郵也很激動，跟着他轉對傅碧桐道：「你先放了傅姑娘，我才說出收藏斷梳子的地方。」

傅碧桐沒有立刻答應，兩道目光在秦高郵與項燕樓的臉上溜轉了好一會，才頷首道：「好吧，就依你，先放了那賤人，你在老夫的手上，諒你也不敢不說。」

項燕樓正想開口說話，秦高郵却朝他搖搖頭，說道：「項兄，你不要說了，在下已決定了。」

傅蘭馨忽然激動地對秦高郵道：「秦世兄，小妹很對你不起。」

「傅姑娘，不要那麼說。」秦高郵截斷了傅蘭馨的說話：「在下不會怪妳，身爲人子，自然父命難違，在下知道你其實是不想那樣做的。」

「你們說夠了沒有？」傅碧桐不耐煩地道：「，看到秦、傅兩人都閉上咀巴，便對挾着女兒的兩名手下揮手道：「將那賤人放了！」

那兩個手下應了一聲，放開傅蘭馨！

傅蘭馨那刹那的表情很複雜，看看父親，又瞧瞧項燕樓，跟着咬咬牙，這才走向項燕樓那邊。

傅碧桐那刹那氣怒得臉上的肌肉搐動起來，抖着咀唇道：「賤人，妳……妳……從今以後，老夫與妳斷絕父女之情！」

傅蘭馨聞言身子一震，脚步一窒，淚水從眼中淌流下來，慢慢地轉過身，朝傅碧桐拜了三拜，悲聲道：「爹，你的養育之恩，女兒今生不能報答，來生當結草銜環。女兒實在不想……無奈你一意孤行，爲了那隻斷梳子，居然連女兒也不要，實在令女兒心寒，既然你這麼說，女兒只好狠下心，從此父女陌路！」

說完，又拜了一拜，抹乾眼淚，一直走到項燕樓的身邊。

傅碧桐重重地哼了一聲，鐵青着一張臉，眼中兇光閃閃，指着傅蘭馨，狠狠地道：「妳……妳這個忘恩負義的賤人！」

「傅碧桐，你是咎由自取，要怪，只怪你自己！」齊靖憤然道。

「小子，住口！」傅碧桐吼喝一聲，神情兇惡。

「傅碧桐，你吼什麼？」秦高郵一副豁出去的樣子。「你到底想不想知道收藏那隻斷梳子的地方？」

「快說！」傅碧桐神情嚇人，彷似瘋了一樣。

「你聽清楚了，那隻斷梳子就在前往千柏莊途中的那個陷坑內！」

「眞的？」傅碧桐不相信地盯着秦高郵。

「信不信由你！」秦高郵冷冷道：「其實，那不是我故意收藏在那裏的，而是我與項兄連同那輛雪撬一起掉下那個陷坑時，那隻斷梳子從我的身上掉出來，當時我已猜到那個假冒顧德同的人極可能是爲了我與那隻斷梳子而來的，因此，我靈機一動，不但沒有檢起來，反而將它踩入雪中，……」

驀地，自天井三面的屋面上，掠射起三條人影，眨眼間便投入黑沉沉的夜色中。

傅碧桐立時一聲大喝：「什麼人？」喝聲中，他已有如旗花火箭般，衝掠起來，追在那三條黑影的後面！

他的手下看到傅碧桐抛下他們掠射而去，頓時不知所措起來，項燕樓立刻衝過去，手起刀落，一連劈到三個漢子，接一刀戳向一個扭住秦高郵一條手臂的漢子！

齊靖與傅蘭馨也跟着衝撲過去。

扭着秦高郵手臂的那兩個漢子眼見項燕樓來勢洶洶，嚇得慌不迭放開秦高郵，鼠竄而去。其他的漢子也一哄而散，沒命奔逃。

* * *

項燕樓飛快地替秦高郵拍開被封的穴道，吐口氣，拍拍他的肩頭，說道：「秦兄弟，沒事了。」

「項兄！」秦高郵緊緊地握住項燕樓的手，神情激動。

項燕樓也緊緊地執住他的手。

半晌，項燕樓吁了口氣，介紹齊靖與他相識：「秦兄弟，這位齊靖齊兄，是我的朋友。」

「齊兄。」秦高郵忙叫一聲。

「秦兄，能夠認識你，很高興。」齊靖道。

「項……兄，剛才從屋面上掠起來的人影，會是什麼人？」傅蘭馨開口道。

項燕樓沉吟地道：「很有可能是也想得到那隻斷梳子的人！要不，妳……傅碧桐不會那麼氣急敗壞地抛下那些手下，追趕下去的！」

「小弟也是這麼猜想！」齊靖道。

「那就有好戲可看了，說不定，還能夠弄清楚那些人欲得到那隻斷梳子的原因。」項燕樓急聲道：「咱們快追上去看一下。」

「好！」齊靖與秦高郵，傅蘭馨齊聲道。

「走！」項燕樓當先縱身掠向墻外。

齊、秦、傅三人緊跟其後。

* * *

項燕樓四人老遠便望到，在那個大陷坑的附近，正有四個人在拚命厮殺着。

他們立刻放慢身形，慢慢地掩上去，以免被那四個人發現。

距那個大坑洞（就是袁天水用來困住項、秦兩人的那個陷坑）約五里外的地方，有幾棵禿禿的樹木，四人偷偷潛到那裏，各自匿在樹後，朝坑洞那邊窺望。

天雖然黑，但在雪光的反映下，距離雖然頗遠，但項燕樓四人仍然看到那四個兀自在廝鬥着的四人的身形面目。

那四人之中，有一個正是傅碧桐。

與他捉對廝拚的，赫然是鬼劍甘廣達！

另一對在廝殺的，年紀與傅、甘兩人相若，大概也是五十上下年紀，其中一個左眉頭有一顆痣，但却甚有威儀，使的是一根蟠龍棒。

另一個儒士模樣的人使的是一柄鋼骨摺扇，與那個眉頭有一個痣的老者鬥得甚是燦爛。

傅碧桐與甘廣達那一對也是旗鼓相當，誰也佔不到上風，看來，在短時間內，無法分得出勝負。

「項兄，你知道另外那一對是什麼人麼？」齊靖探頭對項燕樓說道。

項燕樓搖搖頭道：「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那兩個人，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知道。」傅蘭馨自另一棵樹後探出頭來，接口道：「那個眉頭上有顆痣的大名叫夏侯長雄，外號神棒。與他交手的那一個外號人扇，大名柳清風。」

「啊，妳這麼一說，我知道他們是誰了。」項燕樓脫口道。幸好他是壓着聲音的，不然，靜夜之下，一定會被傅碧桐四人聽到。

「項兄，莫非那四人就是江湖上合稱『人神鬼怪』的那四個說邪不邪，說正不正的人物？」齊靖接口道。

「正是這四個人。」項燕樓道：「其實我早該想到是他們的了，聽說，這四個人是歡喜冤家，想不到，他們都想得到那隻斷梳子。」

「項兄，在下曾聽先父提說過他們的大名，原來就是他們四人。」秦高郵也忍不住開口說道：「看來，他們的武功身手在伯仲之間。」

忽然間，那四個人——「人神鬼怪」先後停下手來，但仍然互相對峙着。

項燕樓四人立刻閉上咀巴，屏息着，看他們為何停了手。

「人神鬼怪」四人互相對峙了半晌，終於有人忍不住開口了。

「鬼劍甘、人扇柳、神棒夏侯，你們好陰險啊。」開口說話的是怪刀傅碧桐。「你們一直在暗中欲謀取到那隻斷梳子，却不出面，一直看着我在明裏扮花面。你們却伺機而動，你們也可算夠交情啊！」

「怪劍傅，你這麼說可就顯得太強橫了。」鬼劍甘狠狠道：「你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可以明目張胆地謀取那隻斷梳子，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鬼劍甘說得對，天下之物，天下人皆可得之！」人扇柳清風輕搖摺扇道。

「但那隻斷梳子只有一隻，我們却有四個人，那如何是好？」神棒夏侯長雄為難地道。

「那就只有分個高低勝負了。」傅碧桐強硬地道。

「但咱們一向不分勝負高低，那豈不是要永遠打下去？」鬼劍甘廣達皺着眉道：「到頭來，那只會四敗俱傷，誰也得不到那隻斷梳子！」

「鬼劍甘，你一向最隨和，好說話，你何不做一個好人，不與我們爭奪那隻斷梳子？」神棒夏侯長雄奸狡地道。

「神棒夏侯，你既然這麼說，何不帶個頭？」鬼劍甘廣達可不是省油的燈，馬上反唇相稽：「只要你答應，我馬上答應退出。」

「那豈不是便宜了人扇柳和怪劍傅？」神棒夏侯知道說不過鬼劍甘，馬上將矛頭指向柳、傅兩人。

柳清風馬上道：「神棒夏侯，我可沒有要你退出啊，什麼便宜不便宜的，說得真好聽！」

「那咱們總要想個辦法解決啊！」怪劍傅不耐煩地道。

「那只好在手底下分勝負了。」鬼劍甘廣達道：「要不擲骰決定吧。」

「嗯，這個主意不錯。」人扇柳清風首先贊成，這既容易分出輸贏，也不會傷了我們的交情。」

「那就擲骰分輸贏吧！」神棒夏侯附和道。

傅碧桐却怒聲道：「你們真會出主意啊！要不是我費了那麼多手脚，你們這麼輕易便知道那隻斷梳子的下落麼？」語聲一頓，掃了甘、柳、夏侯三人一眼，又說道：「其實，你們誰也不配得到那隻斷梳子，我才配！」

「老傅，你不是說笑吧？」鬼劍甘立刻怪叫起來：「你可知道，我們在暗中也沒有閑着，老甘我還花了一大筆銀子啊！」

「我也花了一大筆銀子。」神棒夏侯長雄接上口道。「比起你來，我與老甘更說得到那隻斷梳子？」

「照你們兩人這麼說，那個冷無畏與袁天水，是你兩個花銀子僱請的了？」傅碧桐冷冷地道。

「我花了一千両請了冷無畏奪取那隻斷梳子的。」神棒夏侯長雄道。

「我花了一千五百両僱請袁天水的，比你還多五百両！」鬼劍甘廣達道：「應說是我得到那隻斷梳子！」

「人扇柳，你呢？」傅碧桐不理會甘、夏侯兩人，看着人扇柳清風。

「我才不會花那種冤枉錢！」人扇柳清風突然道。「何況，幹這種事，豈可假手他人？萬一他見寶起心，那不是賠了銀子，又失了寶了。」

「這麼說來，你們是一個也不想退出的了？」傅碧桐目光閃閃地掃了三人一眼。

「我當然不退出！」神棒夏侯長雄道。「等了這麼多年，才等到這個機會，怪劍傅，你會放棄麼？」

「好了，既然你們都不肯退出。那就動手吧！」傅碧桐一臉殺機湧現。

「那就動手吧！」鬼劍甘立刻與傅碧桐打起來。

神棒夏侯長雄也揮棒撲向柳清風。

柳清風忙迎上去，在交手一招間，低聲對神棒夏侯長不知說了句什麼話，兩人

一忽就齊掠撲向那個大陷坑。

傅碧桐與鬼劍甘廣達一眼瞥，頓時臉色一變，停了手，雙方撲向柳、夏侯兩人。

「柳清風，你出的好主意啊！」傅碧桐怒叫一聲。「有我在此，你們別想在我眼底下，拿到那隻斷梳子……」與鬼劍甘廣達分別將柳、夏侯兩人截下來，捉對廝拚起來。

原來柳清風對夏侯長雄說的那句話就是——咱們兩個先聯手奪取那隻斷梳子，然後，再想個好辦法。決定誰人得到那隻斷梳子……」

夏侯長雄馬上點頭答應。

——兩個人爭峙，總比四個人爭奪比較快得到結果。所以，他想也不想便答應。

樹後的項燕樓四人不但看到傅碧桐四人的舉動，還聽到他們的說話，四人還未知道他們欲謀奪那隻斷梳子的原因，但却知道，那隻斷梳子是一件「寶」。

看到「人神鬼怪」四人糾纏不清的，項燕樓四人都感到出了一口氣，樂得看着四人鬥個你死我活，最後終於落得四敗俱傷的下場了。

——若「人神鬼怪」四人終於四敗俱傷，那他們就可以輕易得回那隻斷梳子。

驀地，項燕樓瞥到自千柏莊那邊，有數條人影急如流星走掠而來，他忙低頭，對秦、齊、傅四人道：「看，又有人來了。」

秦、齊、傅三人忙順着他的手指處望去，果然看到有五條人影飛一樣掠過。

「會是什麼人？」齊靖蹙着眉道。

「不用說，又是想得到那隻斷梳子的有心人！」秦高郵咬着牙道：「又有好戲看了！」

就這說話之間，那五條人影已飛掠而至，項燕樓隱約看出、五個人之中，有三個是女的。

「怎麼來了三個女的了？」齊靖嘀咕一聲。

眨眼間，那五個人已掠到坑洞前，與「人神鬼怪」四人隔着那個坑洞相對。

「人神鬼怪」四人早已停了手，詫異地看着那五條飛掠而來的人影，待那五人在坑洞對面停下來，四個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是她！」

四人的神情都很複雜。

在靈光的反影下，項燕樓四人都清楚地看到，那三個女的年紀約在四十上下，當中那一個雍容美麗，氣派高貴，左右那兩個婦人的樣貌也很端麗，瞧兩人的衣着，似乎是那個美婦的侍女。

那兩個男的一個年約六十開頭，另一個三十出頭，相貌很相像。

項燕樓心頭一動，悄聲對傅蘭馨道：「蘭馨，那兩個男的，可是顧莊主父子？」

「是啊！」傅蘭馨幾乎失聲叫起來。「顧伯伯父子一直被我父親傅碧桐囚禁在小院子的石屋內。他們怎會出來的？」

「對！」齊靖伸指在唇上輕吹一口氣，示意傅、項兩人噤聲。

「項、傅兩人忙閉上嘴巴，凝目坐那邊望過去。

那個美婦正在說話。

* * *

「『人神鬼怪』，今天是什麼日子啊？」那美婦人那雙鳳眼輕眨了眨，掃了「人神鬼怪」四人一眼，語聲仍然嬌甜悅耳。「難得你們又聚在一起啊！想想，也有十年不見了吧？」

「人神鬼怪」四人的神情都很侷促，不敢正視那美婦人一眼，彷佛那美婦人是天上耀眼的驕陽那樣，令到他們不敢仰視。

「容……谷主，十年不見，芳駕仍然……美艷絕不減當年，柳某今日得睹芳容如沐春風。」柳清風自命風流，如今美人在前，雖然心頭虛怯，但還是壯起胆子，搶着說話。

那美婦人聽柳清風那樣說，迷人地一笑，說道：「柳兄的風範亦不減當年啊。」

柳清風當堂暈陶了一下，簡直比喝了甘露還要舒暢。

「容谷主，妳簡直是天仙下凡，傅某若是能夠時常得睹芳容，就算減壽十年也願意。」傅碧桐在那美婦人面前，變得「斯文」起來。

「傅兄，你還是那麼愛說笑。」那美婦人眼眸輕轉，在傅碧桐的面上溜了一轉。「妾身蒲柳之姿，怎當傅兄謬讚。」

傅碧桐頓時全身一酥，痴呆地瞧着那美婦人。

那美婦人——容谷主眸光一溜，落在甘廣達臉上。「甘兄，你怎麼哪？不認識妾身了麼？

甘廣達聞音忙垂下目光，訕訕的臉上一陣發熱，幸好是在黑夜中，不致被人看到他臉上發紅。

「容谷……主，自從當年甘某第一次看到妳，便一直……忘不了妳，縱使千百年後，甘某也不會忘記妳。」

「甘兄，你還是像當年那樣，喜愛對女人說瘋話！」

甘廣達居然一點也不生氣，居然還有點受寵若驚的。

「夏侯兄，你是他們之中，最老實的一個，你們這次齊聚這裏，爲了什麼？」美婦人一雙迷人的鳳眼直瞟着夏侯長雄。

夏侯長雄目光仿似着了魔般，不由自主地道：「容谷主，我們在爭奪妳昔年留落在江湖的一件信物！」

「是那一件信物？」美婦人含笑詫聲道。

「昔年妳隨身帶在身上，用來梳理秀髮，後來斷爲兩截，其中一截妳曾送給秦九鼎的那半截楠木梳子。」不等夏侯長雄說話，傅碧桐搶着說出來。

「哦，原來是那截楠木梳子。」美婦人恍然道。

「容谷主，妳當年的承諾，如今還兌現嗎？」柳清風眼中充滿光彩。

「除非妾身亡故，否則，絕不毀諾！」美婦人認眞地道。

「那麼，要是誰得到那截楠木梳子，仍然可以持着往見妳，要求妳嫁給他，妳一樣答應麼？」甘廣達興奮地道。

「當年妾身如此許諾過，如今仍然有效！」美婦人雖然那麼說，兩道柳眉却微蹙着。

「人神鬼怪」四人一聽，頓時興奮得互

相看了一眼，跟着就像發了狂般，往那個陷坑撲落去。

——那個陷坑被落雪幾乎塡滿了大半。

「你們幹什麼啊？」那美婦人兩道柳眉皺了起來。「莫非那截楠木梳子就在陷坑內？」

四人立時像奉綸音般，急忙收住勢子，幾乎是同聲道：「正是……」跟着又往陷坑撲落去。

「站住……」一直沒有出聲的顧庭章忽然暴喝一聲。

那一聲暴喝有如霹靂驟發，震得「人神鬼怪」四人不由一震皆窒住了。

顧庭章怒視着傅碧桐，厲聲道：「你就是爲了要得到那截楠木梳子，使喪心病狂地在水中及酒中下了迷藥，將我兩父子及莊中各人迷倒，然後關禁在你那座山莊內的那間石屋內，好教秦世姪找不到我，而你則乘機搶奪他身上的那截楠木梳子！」

傅碧桐心急想得到那截楠木梳子，只好忍氣吞聲，朝顧庭章抱拳道：「顧兄，請你看在小弟對容谷主一片痴戀份上，原諒小弟這一次，小弟若是能夠得到那隻斷梳子，奪得美人歸，小弟定當請顧兄你到碧桐山莊痛痛快快喝頓喜酒，算是小弟向你賠罪。」

傅碧桐已一大把年紀，居然還聲聲「美人」的，也不覺得肉麻！

「你說得倒輕鬆啊！」顧德同怒聲道。「我說什麼也要找你算算這筆賬！」「傅碧桐你這個不仁不義之徒，顧某今日與你割蓆絕交！」顧庭章怒火中燒地道：「顧某今日縱使拚掉一條老命，也要找你出這口惡氣！」

說着，便衝過去，但却給美婦人攔住了。「顧兄，別跟這種小人一般計較，何不等着看一下他們狗咬狗骨的那種醜態！」

顧庭章被美婦人那麼一說，便點了頭，不再找傅碧桐算賬。

傅碧桐生恐顧庭章把他纏住，被甘、柳、夏侯三人乘機撲下去找到那截楠木梳子，就在那美婦人將顧庭章攔住的剎那，他已有如一頭餓虎一樣，縱撲落那個陷坑內。

甘、柳、夏侯三人自然也不甘落後，爭先恐後地縱撲落去！

霎時之間，只見四人就像瘋狗一樣，在坑內你爭我搶地在陷坑內的積雪中找尋起來，那樣子就像一羣餓狗爭奪食物一樣，煞是好看。

美婦人看了一會，忽然扭頭朝匿在樹後的項燕樓四人輕呼道：「你們別躲了，出來吧。」

項燕樓料不到那美婦人早已發覺他們躲匿在樹後，都不由錯愕了一下，沒有馬上走出去。

「我們出去吧！」項燕樓首先回過神來，第一個從樹後走出去。

秦、齊、傅三人見他走出去，也跟着走出去。

而四人聽了美婦人及顧庭章父子與「人神鬼怪」四人的說話後，終於知道，「人神鬼怪」四人之所以不擇手段欲得到那隻斷梳子，原來是想得到那美婦人。

這就怪不得了。

瞧剛才的情形，「人神鬼怪」四人都是一直痴戀着那美婦人，若撇開其他不說，單就四人對那美婦人的痴戀和愛慕，實在令人感動？

可惜，他們使用的手段都太卑鄙惡毒了。

* * *

四人走到那美婦人的身前，項燕樓首先抱拳道：「在下項燕樓，這是秦高郵、齊靖、傅蘭馨，未知前輩怎樣稱呼？」

那婦人逐一打量了四人一眼，含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四位英姿勃發，日後定能在江湖上創出一番事業。」

「她就是鳳鳴谷谷主容鳳姿。」顧庭章順口替那美婦人說出名號。目光落在秦高郵身上，連聲道：「你就是秦世姪麼？眞是年少英雄！」

秦高郵忙抱拳躬身，道：「小姪拜見顧世伯。」

跟着又朝顧德同道：「小弟見過顧世兄。」

顧德同連忙還禮，跟着分別與顧、秦、傅三人見過。

「顧世伯，你不是被我——爹關在石屋內的麼？怎能逃出來的？」傅蘭馨朝顧庭章道。

「傅姪女，老漢兩年前練成了運氣衝穴之法，就在你爹押了秦世姪與妳出莊後，老漢便已將被點封的穴道衝開，接着解開德同被點封的穴道，然後衝破瓦面，逃了出來。」顧庭章不急不緩地說道：「逃出貴莊後，老漢便與德同趕到鳳鳴谷，將你爹與甘、柳、夏侯三人欲奪取容谷主昔年贈給秦九鼎兄的信物這回事，告知容谷主，以便設法阻止他們奪取到那件信物，容谷主不知如何是好……老漢與容谷主一行趕到城中找尋妳爹他們的，都在這裏遇上了。」

坑洞內的「人神鬼怪」四人這時都弄得滿身雪花，就像老鼠一樣，各人往下扒鑽。

容鳳姿等人看到四人那種忙碌狼狽的樣子，感到非常可笑。

「容谷主，那隻斷梳子到底有什麼秘密，以致令到他們會不擇手段要得到它？」項燕樓說時伸手指陷坑內「人神鬼怪」四人。

容鳳姿微笑不語，只是望着顧庭章。

顧庭章立刻明白她的意思，開口說道：「關於那隻斷梳子的始末，還是由老漢我來說吧，老漢最清楚不過的了。」

項燕樓四人滿懷興緻地聽顧庭章說下去。

「這要說回二十年前，」顧庭章遙望着黑沉沉的遠方，嗡動着嘴唇：「那時候，容谷主年方二十，已是鳳鳴谷的谷主，而且被武林間同道公認爲武林中的第一美人，追逐在她裙下的盡是武林中的俊彥。」

說來這裏，他頓了一下。眼中也閃出光彩來。「容谷主，有一句話我埋藏在心裏二十年，今晚我實在忍不住了，一定要說出來，若有冒犯之處，請妳不要見怪。」

「顧兄，妾身與你相識二十年，算得

上是朋友了，有什麼話不可以說？」容鳳姿含笑道。

「容谷主，當年我若不是已娶妻，我也會成爲妳裙下的不貳之臣的。」顧庭章鼓起勇氣一口氣將這句話說出來。

「顧兄，在二十年前，妾身已看出來。」容鳳姿，嘆口氣，道：「想當年，風華正茂，彈指間，便是二十年，回想往事，彷似一場春夢，眞教人唏噓！」

「容谷主，妳也太執着了。」顧庭章喟然道。

容鳳姿沒有說話，只是苦澀地悽然一笑。

「自古多情空遺恨。」但她還是忍不住低吟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顧庭章似乎受了感染，默然仰望着夜空。

項燕樓四人聽着，都隱隱猜到，昔年的一段往事，必是極之綺麗動人。

長長地吁了口氣，顧庭章終於接着前面的話，說下去：「那時，追逐在容谷主裙下的，其中就有『人神鬼怪』四人，他們都對容谷主一片痴心，獻盡殷勤，可惜，却未能感動得了容谷主的芳心，但他們却仍然鍥而不捨，毫不死心。

「後來，秦世姪的父親秦九鼎兄出現，那時候，他已搏得一個『君子鎗』的美號，但他却不是要追求容谷主，因爲那時候他已娶妻。

「說起來，這大概是上天弄人吧。當時追求容谷主的芸芸衆彥中，有一個叫董雲生的，却另具居心，妄圖以卑鄙的手段，奪得美人歸！

「他找到一個機會，將容谷主誘到鳳鳴谷外的一座桃花林中，於賞花之際，暗中對容谷主施展下三濫手段——暗施迷藥，容谷主不察之下，着了道兒，被迷暈過去，董雲生那賊子正欲爲所欲爲的時候，却被君子鎗秦兄撞見，秦兄當然不會袖手不理，動手之下，將那賊子殺了，救回容谷主的清白之身，但容谷主的清白之軀，却被秦兄……看到了。

「容谷主自被秦兄所救後，便謝絕了所有追求者的約會，悉心照料在與董雲生動手時候受了重傷的秦兄，待到秦兄傷癒後，兩人已情愫暗生，可惜秦兄已使君有婦，而秦兄又不是那種負情忘恩之人，但人非草木，誰孰無情，美人垂青，能不心動乎？這就令到兩人更痛苦了，後來，秦兄爲恐自己眞箇把持不住，做出有虧德行之事來，毅然辭別。

「容谷主對秦兄已一往情深，不能自拔，她知道大概今生與秦兄是有緣無份，雖然依依不捨，也知道這一別之後，便不會再見到秦兄，但她仍然強忍悲傷，送別秦兄，正因爲她太深愛秦兄，所以，她不愿意也不忍心令到秦兄成爲一個負情負義之人。

「不過，她仍然有一個奢望——總以爲有一天，她可以與秦兄長相廝守，正因爲這樣，她在臨別時，將那隻從不離身的楠木梳子一折爲二，將一截送給秦兄，并許下諾言，他日秦兄持梳來見，便是梳合人圓之時，此生此世，她都在等着這一天，跟着還說，持此梳者，還可以請求鳳鳴谷做一件事。」

項燕樓四人聽到這裏，總算明白了那隻斷梳子隱藏着的一段隱秘了。

「秦郎，秦郎，想不到當年一別，便成永訣，天何太忍？」容鳳姿眼中淚光隱隱，仰天悲泣。

衆人都感到一陣黯然。

秦高郵心中既激動又感動，想不到自己的父親，居然有一段如此纏綿悱惻的往事。

「顧世伯，怪不得先父在世時，總是鬱鬱寡歡，似是滿懷心事，終日以酒爲伴，無論先母怎樣慰解，先父仍是那樣，致令先母憂慮成疾，在小姪十五歲那年，終於撒手歸天。」秦高郵黯然道：「自先母死後，先父變得煩躁不安起來，似有一件什麼大事仍未解決，喝酒也更多了，如今小姪想來，先父一定是感到太對不起先母，所以，在先母病逝後，他本來是想持梳往見容谷主，以續舊緣的，但却因爲心中對先母有一份疚意，所以始終委決不下，終於，在三年後，他也病逝了，遺命要小姪在二十歲時，持梳往見顧世伯你。」

「秦郎，想不到我害苦了你。」容鳳姿忍不住悲吟一聲：「我實在不該贈你那截斷梳子的！」

接着，她悽然對秦高郵道：「秦……姪兒，你恨我麼？」

「不！」秦高郵搖搖頭道：「妳也夠苦了，先父當年實在應該來找妳的，說起來，是先父對不起妳。」

「秦郎，你有一個這麼明白事理的兒子，也應含笑九泉了。」容鳳姿仰天嘟喃一句。

「秦世姪，你可知道，令先翁要你持梳來見老漢的因由？」顧庭章道。

顧庭章想了一下，說道：「當年老漢與令尊乃是莫逆之交，令尊離開鳳鳴谷後，便來找我，將他與容谷主的事詳告訴於我，要不，我怎會知道得那麼清楚。

「跟着，他對我說，若日後有他的後人來見我，便帶他到鳳鳴谷，持梳求見，請求容谷主認作義子或義女，就算是他對容谷主對他那份情意的補償，而他更對我說，這補償不了他欠容谷主的萬一，但除此之外，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補償了。」

跟着他轉對容鳳姿道：「容谷主，妳意下如何？」

容鳳姿含淚道：「妾身當年的許諾，至今不變，秦高郵是秦郎之子，如今持梳來見，妾身自應承諾，收秦高郵爲兒，也好教秦郎在九泉之下瞑目心安。」

「秦世姪，你意下又如何？」顧庭章看着秦高郵。

「顧世伯，先父遺命，小姪不敢有違。」秦高郵恭敬地道。

「這就好了，秦兄在九泉之下，也應告慰了。」顧庭章舒口氣道：「秦世姪，還不過去拜見你娘？」

秦高郵應了一聲，走到容鳳姿的身前，跪倒下去，叩拜道：「孩兒拜見娘親。」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

容鳳姿含淚笑道：「郵兒，快起來……娘親高興得不知說些什麼，來，讓娘親看清楚你。」

秦高郵恭順地站起來，容鳳姿細細地

端詳起來，口裏呢喃道：「郵兒，你很像你父親……這眼、這鼻，還有這唇最相似……」

項燕樓幾人看到容鳳姿與秦高郵「團圓」結局，都感到很高興。

陡地一聲，叱喝暴响，只見一件物件響了起來，緊接着四條人影也同時掠射起來。

秦高郵脫口叫道：「那截楠木梳子！」便欲飛身掠攫，却被容鳳姿阻止了。

* * *

那四條自坑洞下掠射起來的人影，不用說，就是「人神鬼怪」。

他們也眞了得，居然能夠從那麼深的積雪下，找到那截楠木梳子。

四人縱掠起來，同時伸手攫向那截楠木梳，刹時間，在空中你爭我奪，煞是好看。

「他們眞是可憐復可笑，直到現在，仍然死心不息。」看着「人神鬼怪」四人在空中搶奪那隻楠木梳子，顧庭章不禁搖頭嘆息了一聲。

「快想辦法奪回它，不然，終會被他們其中一個搶到。」傅蘭馨緊張地呼叫道。

「待我去！」秦高郵說着便欲縱掠起來。

「別急！」項燕樓一把拉住秦高郵：「咱們若插手，勢必會弄到與他們混戰成一團，縱使得回那截梳子，他們也不會罷休的。」

「然則，項少俠你有什麼好主意？」容鳳姿心急地道，她不想那截梳子落在「人神鬼怪」四人中的一個手上。

「若要他們死心，必須令到他們都得到那截梳子，但却又不可能要妳履行諾言。」項燕樓已想到一個主意。「容谷主信得過晚輩，請交由晚輩處置，好麼？」

容鳳姿深看了項燕樓一眼，點頭道：「項少俠藝高智敏，妾身信得過你！」

「多謝谷主這麼信得晚輩！」項燕樓朝容鳳姿一抱拳，接仰頭往上望，恰好「人神鬼怪」四人於空中爭奪中，不知怎的，那截斷梳子驀然被擊得直了起來，項燕樓那刹那發出了一聲烈嘯，人如火箭旗花般，衝射起來，其勢迅疾無倫，只見一道厲亮的刀光連閃四下，隨即一斂。他的人亦凌空翻掠而下。

衆人都被項燕樓那神乎其技的刀法瞧得呆住了。

只見那截梳子那刹時一分爲四，散落下去，「人神鬼怪」四人各自伸手急抓，恰好一人抓到一塊，各自飄墜落地上。

「容谷主，傅某奪得那截斷梳子了！」傅碧桐脚才沾地，便急不迭縱掠到容鳳姿的身前，伸手攤掌讓容鳳姿看清楚。

「容谷主，柳某也奪得那截斷梳子。」柳清風一陣風般，急掠而至，也向容鳳姿伸手攤掌。

甘、夏侯兩人也相繼掠到，不甘後人將手上的一塊梳子遞到容鳳姿的眼前。

衆人往他們的手掌上一看，只見四人手上各有一小塊被斬削開來的梳子，大小一樣，不禁咋舌稱奇不已。

——搏龍刀法，果然不同凡响。

容鳳姿往四人的手掌瞥了一眼，莞爾道：「四位，你們瞧清楚沒有，你們得到的只是一小塊，根本不是原來的那一截楠木梳子，教妾身如何履行諾言了？」

「四位，你們只是各得一小塊，并不完整，自然不可能以之要求容谷主的。」顧庭章微笑道。心裏對項燕樓想出這種別出心裁的解決辦法，讚賞不已。「除非你們四人中，有三個肯交出得到的三塊，讓其中一個合而爲一，不然，容谷主很難履行諾言。」

「就算容谷主同時答應你們的要求，相信你們也不會愿意同時拜倒在容谷主的裙下吧？」項燕樓道。

「自己心愛的女人，怎能讓人分一杯羹！」傅碧桐首先大叫起來！「傅某第一個不愿意！」

甘、柳、夏侯三人也連呼不能。

「老甘，你們三個愿意將得到的那塊梳子送給傅某麼？」傅碧桐希望地看着甘、柳、夏侯三人。

三人幾乎是問聲道：「老甘，你也肯送你那一塊給我麼？」

「既然你三個不肯，那只好手底下見過高低，誰打赢誰便得到另外的三塊！」傅碧桐說着便已衝向甘廣達，與他動上手。

柳清風也與夏侯長雄捉對激鬥起來。

顧庭章看到四人狗咬狗骨，不禁搖頭道：「他們的武功都在伯仲之間，只怕一直拚到百年歸老，也拚不出一個結果來。」

「顧前輩，萬一他們其中有一個使用陰謀手段，那豈不是……」齊靖担憂地道。

「別担心。」項燕樓笑說道：「縱使其中一個得到其餘三塊，也永遠不可能拚回原來的梳子。」

接着，攤開手掌，衆人往他的手掌看去，只見他的掌上有一塊很小的梳子。

衆人不禁爲項燕樓的這一「妙着」嘆服不已。

同時，也對他那種神乎其技的刀法折服。因爲，他們都看不到，項燕樓是怎樣出第五刀，削下這小小的一塊梳子。

「項少俠，妾身很佩服你的身手才智。」

「容谷主過獎了。」項燕樓謙說道：「谷主，晚輩將這一塊交還給你！」說着將手上的那一小塊遞給容鳳姿。

容鳳姿接過，用雙掌一合一搓，一縷木屑從她的掌縫指隙中溜瀉出來。

「物換星移，此情已逝。」她呢喃一句：「就讓它隨着秦郎之逝，永不復存！」

「容谷主，這裏天寒地凍，而事情也解決了，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顧庭章道。

輕輕舒了一口氣，容鳳姿頷首道：「也該回去了。顧兄，項少俠，這件事若不是得你們各位之助，相信不易解決，如今有此結果，實拜你們各位之賜。各位若不嫌敝谷簡陋，請到敝谷一聚，好讓妾身一盡地主之誼。」

一行人接朝東南方飛掠而去。

黑夜中，雪地上，只剩下「人神鬼怪」四人仍在爭鬥不息。

雪花又開始飄落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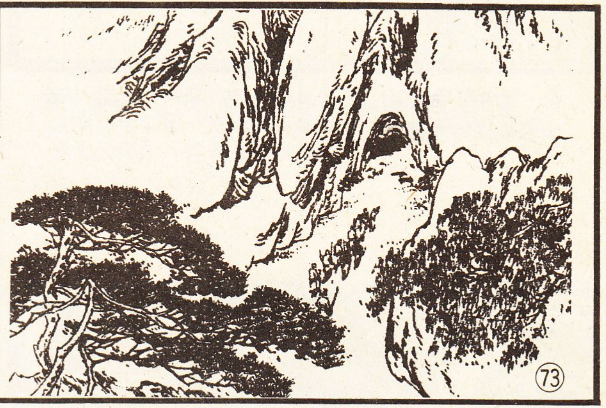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三

高石・編繪

黑旋風（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戶，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73　這時，天色已大亮，衆獵戶望見山洞旁邊躺着兩隻死小老虎，又看到一隻母老虎死在山岩邊，一隻公老虎死在廟前。



74　衆獵戶見李逵眞殺了四隻老虎，十分歡喜，用繩索把四隻老虎縛起來，扛下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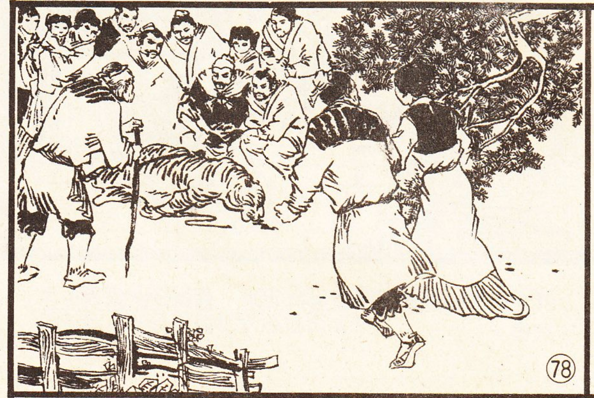
75　同時叫人報知里正，邀李逵同去請賞。李逵不願意爲這事驚動地方。衆獵戶不依，用轎子硬把李逵抬到曹太公座上，曹太公親自出來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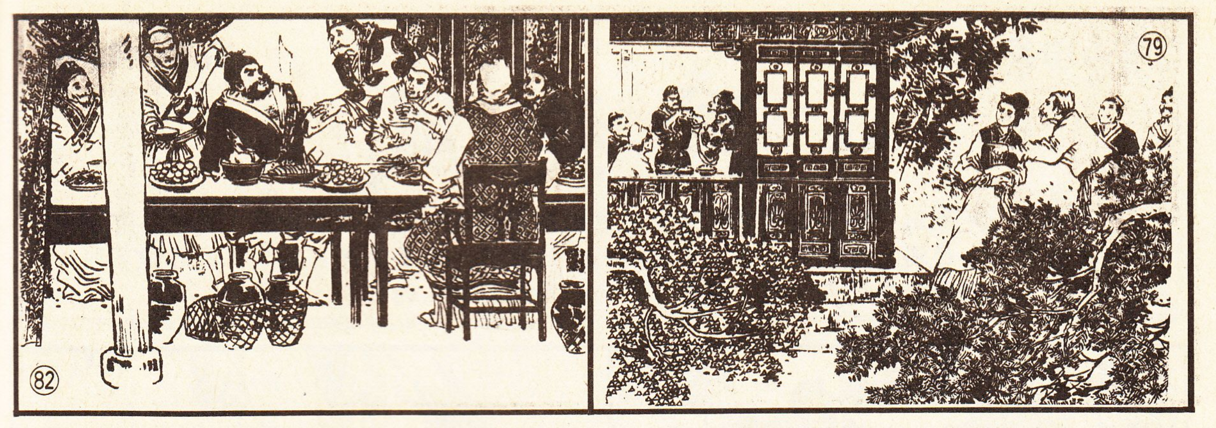
76　曹太公把李逵接到屋內，忙問殺虎經過。李逵又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曹太公和衆人聽着都呆了。



77　曹太公一邊安排酒食款待，一邊問李逵姓名。李逵不肯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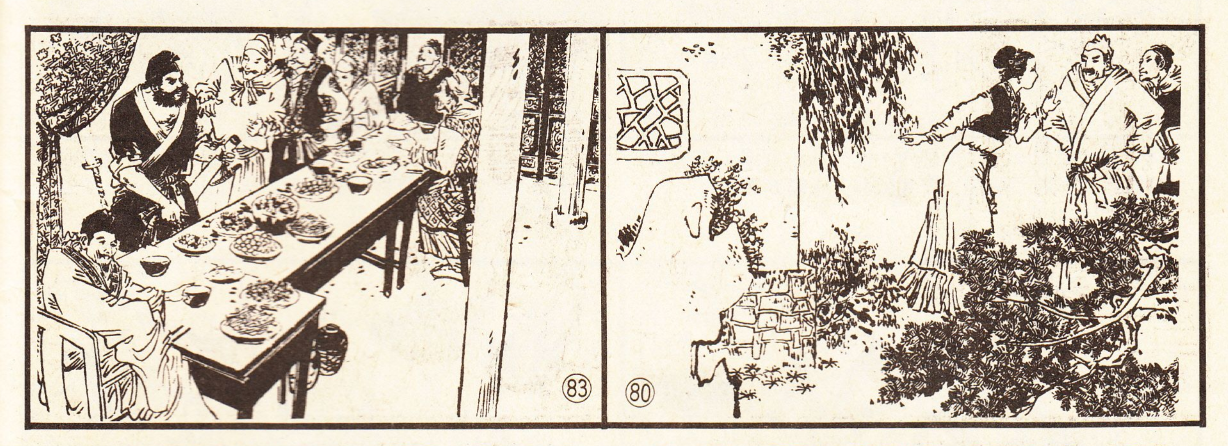


78　李逵殺了四隻老虎的消息，轟動了前村後村。一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羣結隊，都來看虎和殺虎的壯士。



82　曹太公回來假裝殷勤招待李逵。吃了一會酒，曹太公勸李逵把腰刀包裹放下。

79　湊巧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娘家，也隨着衆人來看虎。有人指給她看在曹太公廳屋裡吃酒的壯士。她一看認得是李逵，大吃一驚。



83　李逵說腰刀已在雌虎肚裡，腰間只有刀鞘和尖刀。便一并解了，遞給座客。座客趕緊收起。

80　李鬼老婆便急忙報告里正，里正暗地派人去請曹太公來商議。



84　曹太公叫人再取大盤肉、大壺酒來。里正和許多財主輪番把盞，大碗大盅只願勸李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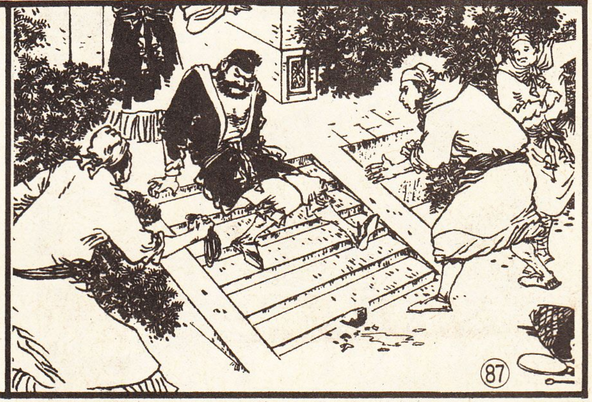
81　曹太公向李逵假說去換衣服，急急忙忙趕到里正家裡。



85　曹太公要李逵把虎解官請賞，李逵推辭不肯。李逵向曹太公要一件布衣，把身上有血的衣服換下來。曹太公便拿一件青布衫給李逵。



86　這時候，門外鼓響笛鳴，許多人都拿酒來向李逵慶賀。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早把宋江囑咐他的話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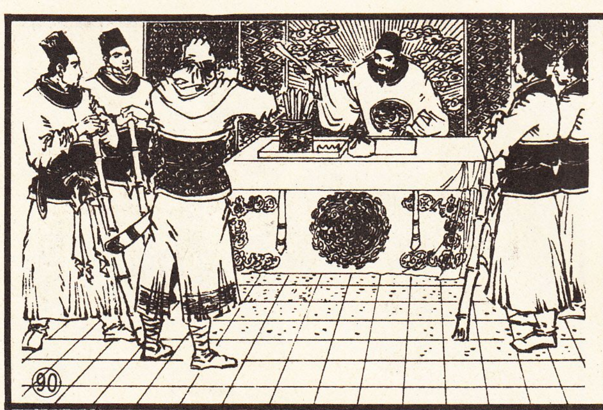


87　不到兩個時辰，李逵已經吃得醺醺大醉，立脚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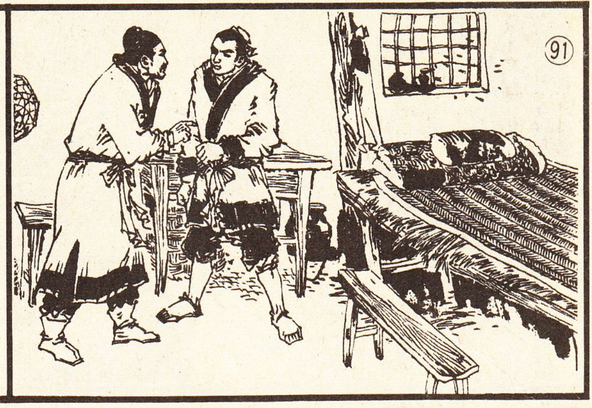
88　衆人把李逵扶到後面屋裏。取了兩條繩子，把他綁在板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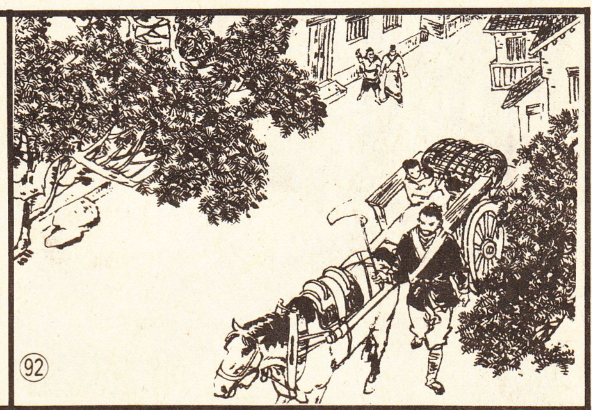
89　里正帶人跑去縣裡報告，幷叫李鬼老婆做原告，補了一張狀子。



90　知縣得到報告，連忙升堂，叫都頭李云帶了三十名士兵，到沂嶺村把李逵秘密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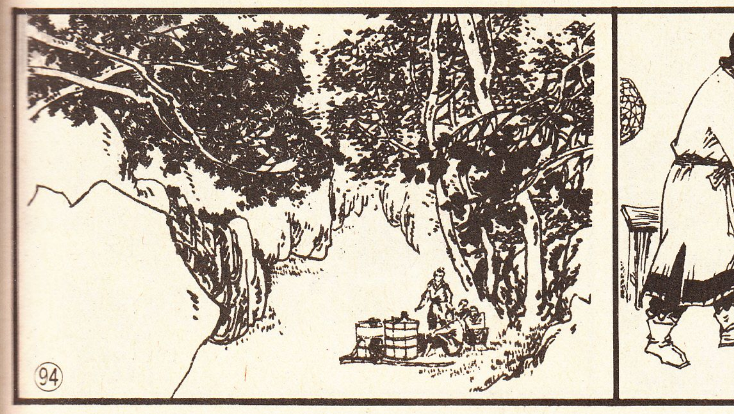
91 沂水縣地方不大，黑旋風李逵被捉的消息很快傳開了。朱貴聽到後慌忙跑來找朱富商量。朱富說：“李都頭是我師傅，我有辦法。”



92 朱富向朱貴說了搭救李逵的辦法。朱貴覺得這計很妙，當時叫人找一輛車，叫家眷小孩上車，帶了細軟行李，到十里牌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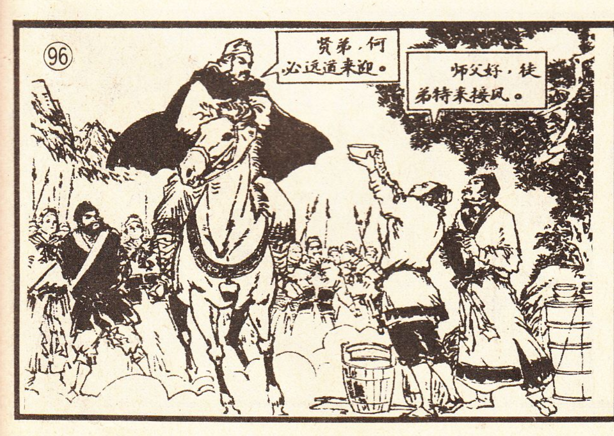
93 當夜弟兄倆煮了許多肉，切成大塊，拌了葯，在紅罎酒里也放好葯，還準備下了二、三十個空碗。



94 叫兩個伙計各挑一担。他弟兄倆提些果盒，到僻靜山路口坐等。



95 天色微明，遠遠聽到鑼鼓響，不一會，三四十個士兵，押着李逵走來。李云坐在馬上帶隊。



96 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在桶裏舀了一碗酒，來勸李云。



100 這伙人不顧冷熱，見到酒肉，大家一齊搶着吃。

97 李云慌忙下馬，接過酒來，到嘴邊不吃，朱富一再勸說，李云推却不過，略微吃了兩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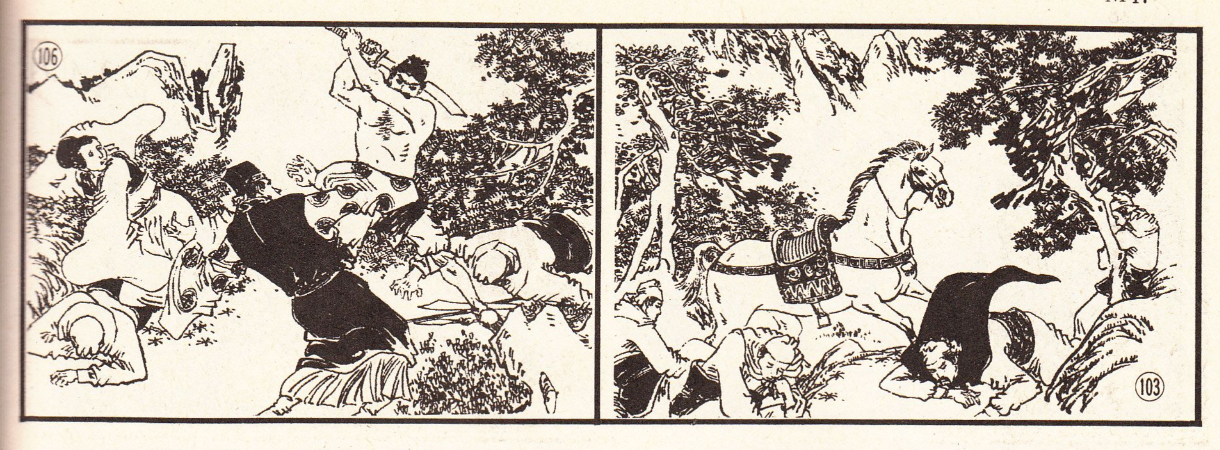
101 李逵看到朱貴兄弟倆，知道是計，故意嚷着要吃，朱貴喝住了他。

98 朱富看李云不大吃酒，忙揀了幾塊好肉遞給他。李云見朱富這樣殷勤，只得吃了。



102 李云看着士兵，喝聲快走。只見衆人你看我，我看你，口顫脚麻，都走不動，一個個跌倒了。

99 朱富把酒來勸里正和莊客，每人勸了三盅，朱富又邀衆士兵吃酒。



106 李逵找到了曹太公、李鬼老婆和里正，一刀一個把他們殺了。

103 李云知道中計，正準備向前，不覺也頭重脚輕，軟做一堆，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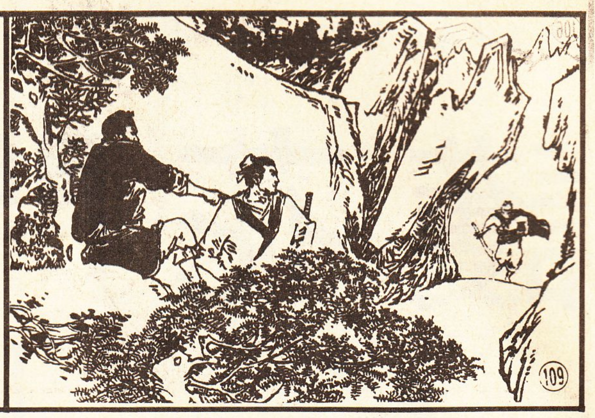
107 李逵還只顧找人殺。朱貴阻止了他，他才住手，從士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

104 朱貴兄弟每人奪了一條朴刀，來趕那幾個沒有吃酒要逃跑的莊客。



108 三人往小路走去。忽然朱富想到：李云醒來，見了知縣必定要吃苦頭。便和朱貴商議，要邀他一同上山入伙。

105 這時李逵大叫一聲，把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奪過一條樸刀，來殺李云。朱富慌忙把他攔住。



109 朱貴先去十里牌找車去了。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等候李云。果然不到一個時辰，李云拿着朴刀，飛也似的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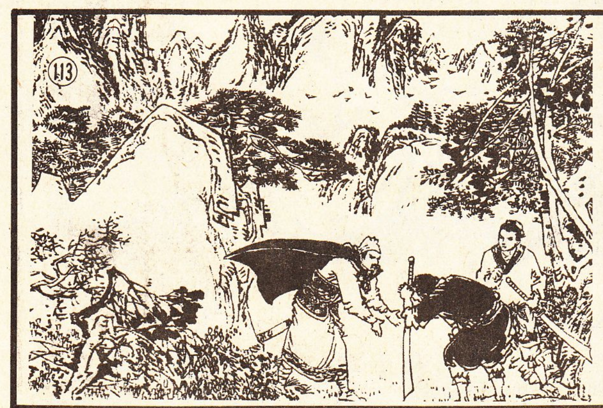
110 李逵見他來得凶，忙跳起來，挺着朴刀來鬥李云。兩人在路旁鬥了五六個回合，不分勝敗。



111 朱富便用朴刀在中間隔開，叫兩人都住手。



112 朱富向李云說："師父你是個精明人。事到如今你是回不去了，不如和我們一道上梁山泊。"



113 李云想了想，回去一定要吃官司，不如同朱富一道走，便答應去梁山泊入伙。李逵一聽就向李云拜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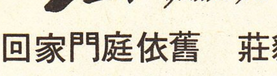
114 李云一無家小，二無家產，說走就走。當下三人一起，來趕車子。他們見到朱貴知道李云入伙，十分歡喜。四位好漢跟了車子向梁山泊走去。（本段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上文提要：

瘦老道傳授丁少秋武功，跟着帶他回丁家莊，對付姬夫人和南天一鵰盛世民借詞上門追討失鏢下落，他們正在留難丁老爺子，由老道暗中協助將他們帶來天南莊十八鐵衞之首繆千里打敗，武功門掌門人和丁老爺子正在驚奇，突然又來了花字門的逢天游，說是要找丁季友追查傷人之事，似是尋仇，想動武，丁少秋忙從樹上飛下排解……



回家門庭依舊　莊貌人面全非

丁老爺子心知遇上了高人，聽他既然這麼說了，就不敢再說。

只見丁少秋道：「我為什麼要跟你走……哼，憑你們也配？」

他這話，前面一句，自是他自己說的，後面一句，顯然是枯瘦老道教的了。

逢天游沉笑道：「小娃兒，你人小，口氣倒是不小。」

丁少秋正不知如何說好，只聽枯瘦老道的聲音在耳邊說道：「你快說：口氣不小又怎樣？你是不是想試試？哼，憑你姓逢的，只怕連我一掌也接不下來。」

丁少秋跟着說道：「我口氣不小又怎樣？你是不是想試試，哼，憑你姓逢的，只怕連我一掌也接不下來。」

這下眞聽得逢天游又好氣，又好笑，眼前這個童子，既是丁季友的兒子，那就是丁南屏的孫子了。自己連丁南屏都未必放在眼裏，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居然對自己說起大話來了！

再看丁南屏，不但並未出聲阻止，而且還一手摸着垂胸花白長髯，任由他小孫子大放厥詞！

逢天游究是老江湖，看出這情形有些大反常情，丁南屏怎麼會任由他小孫子向自己挑戰？這不是以卵擊石？但丁南屏竟似有恃無恐，莫非這小娃兒眞有一手？

不，這絕對不可能，一個小娃兒有多大的能耐？心念轉動，不覺大笑一聲道：「小娃兒，你竟敢和我挑戰？你也不問問你的爺爺，他會答應你和我動手嗎？」

他果然老奸巨猾，這話明明是試探丁老爺子的反應，但却裝出不願和小娃兒動手的模樣。

那知丁老爺子方才聽了枯瘦老道「傳音入密」的話，心知今晚有高人暗中相助，不用自己操心，是以逢天游話聲一落，就含笑道：「老朽這小孫子，從小就天不怕，地不怕，最近跟松陽道兄學了幾手白鶴拳掌，就想和人試試，逢老哥的高招，多了小孫接不下來，一招也許沒有問題。」

這話連盛世民、姬夫人等人都暗暗奇怪，丁南屏居然會讓他小孫子和逢天游動手，試想花字門如若沒有把握，豈會讓逢天游率人夤夜找上丁家莊來，但話得說回來，丁南屏這小孫子如果沒有把握，丁南屏又豈會讓他小孫子出手。

逢天游聽了丁老爺子這麼一說，心中更是驚疑不止，原來這小娃兒是白鶴門松陽子的徒弟，學了幾手白鶴門的武功，就想和自己動手？

哈，就憑這小娃兒能夠接得下我逢天游一招？你丁南屏眞把我老逢看扁了。

想到這裏，不覺連連點頭道：「既然丁老莊主這麼說了，小娃兒，咱們就以一招為限，你只管先發招好了！」

他當然不會向一個小娃兒下殺手，這樣豈不辱沒了花字門副總監的名頭？但他要丁少秋先出手，早已存心露一手給丁老爺子瞧瞧！

丁少秋耳邊又響起枯瘦老道的聲音道：「小施主，昨晚老道教你的『鶴舞空庭』，你不是已經學會了嗎？你就用這一招好了，不過你要他先出手，你把劍放下，就說：是你找上丁家莊來的，自然要你先出

手，小可接你的好了。」

丁少秋等他說完，果然把劍往地上一放，也不擺架勢，就抬頭說道：「是你找上丁家莊來的，自然要你先出手了，小可接你的好了。」

丁老爺子聽丁少秋說話口氣，不像是一個連江湖都沒有踏上一步的娃兒說的話，心知有人在暗中教他，這就抬目朝松陽子看去，兩人會意的互看一眼。

逢天游心頭還在暗暗冷哼，你小子先發招，還可以使完一招，讓我先出手，你就連發招的機會都沒有了，一面森笑道：「我年紀比你大上好幾倍，讓你先出手，是給你一個機會……」

「用不着！」丁少秋裝出一副不屑的樣子，道：「你只有一招的機會，快出手吧！」

逢天游雖是花字門的副總監，却是花字門的第一號高手，如今給一個小娃兒說他只有一招的機會，心頭自是暗暗怒惱，沉笑一聲道：「好，逢某那就先出手，小娃兒，你小心了！」

右手緩緩擧起，揚掌朝丁少秋迎面劈了過來。

這一掌，他因對面只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不好出手太快，掌上也只用了五成力道，但掌心還暗暗凝聚了三成力道，留而不發，只要感到不對，這三成力道可隨後發出。以他八成力的一記掌風，大概對付武功掌門人邵南山、丁南屏也差不多了！

這一記五成力道的掌風，出手雖緩，但勢道依然十分淩厲，一道勁急掌風，呼然有聲，筆直朝丁少秋身前劈撞過去。

松陽子、丁老爺子，一個是他師父，一個是他祖父，明知今晚另有高人在暗中相助，還是看得臉色微變，暗自提聚掌力，目注丁少秋，嚴密戒備，只要發現丁少秋接不下來，立可搶身而出。

丁少秋站在那裏臉上絲毫沒有緊張神色，直等對方劈來的一道掌風快湧到身前三尺光景，他才左足向前跨出，左手五指上翹，朝左外揚起。

他左手才一揚起，逢天游就已感到不對，自己劈出去的掌風，被丁少秋左手推出，呼的一聲，去勢突然加快，就像流水一般，順着他手勢向左流失，任他逢天游平日收發由心，這回竟然再也收不回來！

劈出去的掌風向左流失，（對逢天游來說，應該是向右流失）門戶豈不大開？就在此時，丁少秋的右手已經朝前拍來。

逢天游對敵經驗何等老到，右掌被他引開，左掌立即當胸豎立，迎着丁少秋拍來的右掌推出。

丁少秋這一記拍出的右掌，依照枯瘦老道的講解，必須力蘊掌心，直到快和對方接觸之際，才能吐勁。

逢天游還在暗暗冷笑，好小子，要和我硬接一掌，最少也得再練上三十年。

就在他思忖之時，雙掌已經接觸上了，逢天游但覺對方掌上，在這一接之下，竟然重逾千鈞，力道之猛，無與倫比，一時心頭狂震，口中哼了一聲，高大有如寶塔的身軀立時登登的連退了三步，才站住椿。

這下直看得南天一鵰盛世民、姬夫人等人目瞪口呆，心頭大為驚凜！松陽子、邵南山、丁老爺子等人更是大為驚喜！

丁老爺子急忙問道：「少秋，你沒事吧？」

丁少秋站在當地、笑嘻嘻的道：「爺爺，孫兒沒什麼。」逢天游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眞會連一個童子的一掌都接不下來，定了定神，朝丁少秋點點頭：「小兄弟果然不愧是將門之子，逢某領教了。」

也沒向丁老爺子說什麼話，雙脚一點，一道人影凌空飛起，你別看他身如寶塔，輕功之高，快得疾如流矢，劃空朝牆外飛去。

隨他同來的六個女子同時點足擰腰，宛如六隻燕雀，翩然飛起，跟着往牆外投去。

丁老爺子朝丁少秋招着手道：「少秋，你快過來。」

「不！」丁少秋搖着頭，右手連鞘長劍朝盛世民、姬夫人一指，說道：「孫兒還要打發他們呢！」

這話眞也說得夠狂。

盛世民臉色一沉，嘿然道：「小兄弟，你以為咱們如此容易打發嗎？」

丁少秋朝他披披咀道：「姓盛的，你是不是也想試試？哼，憑你南天一鵰和那姓逢的也差不多，能夠接得下我一招，已經很好了！」

這話當然是有人教他說的了，松陽子聽得不禁暗暗皺眉，一個小孩子說出這樣大話來，以後行走江湖，豈不養成他目空四海，不知天高地厚了？

南天一鵰在江湖上算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天南莊雄霸天南，竟被一個小孩子把他說得和花字門的逢天游差不多，心頭自然十分震怒，（其實他不知道花字門副總監逢天游的武功比他只高不低）但他臉上絲毫不見怒容，只是大笑一聲道：「小兄弟果然虎父虎子，迥非尋常，口氣可說大得出奇，盛某闖蕩江湖幾十年，從沒見過小兄弟這樣的奇才，今晚難得遇上，自然也要試試，小兄弟手裏不是拿着長劍嗎，盛某頗想試你一劍，你說如何？」

丁少秋又聽枯瘦老道的聲音在耳邊說道：「你就使那招『畫龍點睛』，不用怕他。」

丁少秋方才使『鶴舞空庭』，就覺得有一股熱氣從肩後傳來，一掌就把姓逢的震退出去，這自然是老道長在暗中幫自己了，如今他叫自己不用怕他，足見老道長又會幫自己的，他還怕什麼？點點頭，點頭是向老道長表示的）然後朝南天一鵰說道：「好嘛，使劍就使劍好了。」

南天一鵰盛世民練劍數十年，一手「天南劍法」，功力精湛。「天南劍法」，源出衡山派，以縱躍飛騰，凌空劈刺為主。

盛世民外號南天一鵰，原以「鵰手」出名，成名之後，給他研創出七十二招「神鵰手法」，又把它合併在劍法之中，右手使劍，左手配合劍勢，以「鵰手」代替劍訣，可以劍、手同施，他攻出的一招，也就等於旁人攻了兩招，這一來，更增加他南天一鵰的威勢，是以三十年來雄霸天南，從無敵手。

此時眼看丁少秋答應使劍，心中暗暗好笑，這小娃兒究竟只是個雛兒，你震退

花字門姓逢的一掌，大概是把武功門的「百步神拳」和「白鶴掌法」兩個門派的功夫合練而成，所以威力特別顯著。

這就是說你精擅的可能就是一記掌法，如何捨己之長，居然答應和自己比起劍來？難道憑我盛世民練劍數十年，還會敗在你乳臭未乾的小娃兒手下？

心中想着，一面含笑道：「小兄弟，你怎麼還不亮劍呢！」

丁少秋哦了一聲，說道：「亮劍就亮劍。」果然「嗆」的一聲抽出劍來。

原來他這柄劍只是白鶴觀門下平日練劍之用，並未開刄，(並不鋒利)但他居然煞有介事，用手在劍脊上輕輕一拭，忽然抬目道：「咦，你沒有亮劍呢！」

盛世民這才掣出他的七星劍來，大概他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含笑道：「小兄弟只管出手，咱們只是試試劍法而已，點到爲止，我不會傷到你的。」

「點到爲止可以！」丁少秋輕哼道：「傷我，你能傷得了我嗎？」

這語氣不像出之於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之口。

盛世民方才聽他說：「你能接得是我一招已經很好」，現在又說：「你能傷得了我嗎」？就算你是皇帝老子的兒子，這樣滿口的話，也不能說出口來！

南天一鵰心頭暗暗怒惱，大笑一聲道：「好，好，小兄弟請發招了。」

丁少秋手握長劍，朝前一指，說道：「我讓你先發招。」

盛世民點頭道：「好，那我就先發招了！」

他有心要折折丁少秋的氣燄，是以出手第一招，就長劍一揮，左手同時一劃，人如大鵬展翅，一下冲天飛起，直上三丈高處，才身形一側，右手連展，揮動長劍，這一刹那，但見劍光繽紛，一下現出九道經天長虹般夭矯劍光，朝丁少秋當頭罩落！

這一招「九龍取水」，正是「天南劍法」中最凌厲的一招了，因爲丁少秋說他「接得下一招，已經很好」，所以第一招上就要教你瞧瞧厲害！

當然，盛世民對這套劍法勤練數十年，每一招都可以收發由心，他原無傷害丁少秋之意，只要丁少秋接不下來，他立可收勢；但饒是如此，還看得丁老爺子、松陽子都不禁悚然失色，盛世民對付一個小孩、竟然使出這等殺着來！

丁少秋手持長劍，右足跨出，身形一矮，使了一個騎馬式，左手劍訣一揚，斜指眉梢，右手長劍朝右前方點出，就在此時，果然又有一股熱氣從肩後傳來，循着手臂，直貫掌心，再由掌心傳入劍尖，劍尖突然朝上一昂，正好斜指着凌空下撲的盛世民，但聽「嗤」然有聲，一縷勁氣從劍尖直射出去！

這一聲「嗤」，所有在場的人全聽到了，每一個人心頭都不期爲之一怔，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劍尖居然會射出劍氣來。

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也無法相信之事，但這却是不爭的事實！

「嗤」聲堪堪入耳，九道經天長虹般的劍光利時盡失，南天一鵰盛世民一個人却從半空垂直摔下，「拍達」一聲，跌坐在地。

姬夫人大吃一驚，急忙問道：「大哥，你傷到那裏了沒有？」

丁少秋不待盛世民回答，搶着道：「既然說好了點到爲止，我自然沒傷他了。」

這話當然也是枯瘦老道教他的了。

盛世民就像鬥敗了的公雞，雄風盡失，站起身，返劍入鞘，頹然道：「妹子，我們走！」

姬夫人沒有作聲，辰州言鳳姑，和嶽麓觀主常清風自然更不會作聲，一行人迅快的轉身往外就走。

丁老爺子眼看兩撥人都敗在小孫子手下，就匆匆退走，心頭這份高興，自不待言，一面急忙叫道：「三師弟，你代我送客。」

況南强答應一聲，隨着盛世民、姬夫人等人身後走去。

姬夫人突然回頭道：「丁老莊主莫忘了方才的承諾，如果找不回鏢，半年之後……」

丁老爺子沒待她說完，就提高聲音，接口道：「如數賠償。」

「好。」姬夫人應了聲「好」，人已走出二門，朝前行去。

丁老爺子目送他們走出二門，只見小孫子少秋還站在階前，這就叫道：「少秋，你快過來。」一面朝大天井抱抱拳道：「今晚多蒙老道長賜予援手，不知可否請仙駕蒞止，俾可一瞻道範。」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呵呵一笑道：「丁老施主不用客氣，令孫和貧道有緣，貧道要帶他去一個地方，三年之後，自會回來。」

接着又道：「松陽，他是你的徒弟，還是你的徒弟，老道不會搶走你徒兒的，老道只是爲了要指點他正宗內功而已！」

松陽子聽出這位老道的口氣，似是自己的前輩，急忙向空稽首道：「前輩說得是，少秋得蒙前輩指點，眞是求之不得的事。」

那蒼老聲音又道：「好了，小施主，咱們走吧！」

丁少秋站着的人，突覺一股大力把自己平空托起，「嘶」的一聲朝牆外飛去。

邵南山一手捋鬚，莞爾笑道：「二師弟，你可曾想起這位老道長的來歷嗎？」

丁老爺子一愕道：「莫非大師兄想到了？」

邵南山微微頷首道：「據愚兄猜想，大概只有這位前輩了……」

松陽子矍然道：「道兄是說這位前輩是乙清道長？」

邵南山道：「除了這位道長，誰還有這大的神通？而且此老和貴觀老觀主、先師、丁師叔(丁老爺子之父)結爲方外至交，號稱武林四友，兄弟記得先師曾經說過：乙清子一身所學，勝過爲師等三人何止百倍？」

丁老爺子道：「三十年前，先師等人先後謝世，這位前輩從此失去蹤影，沒想到此老還在人間。」

松陽子連連點頭道：「不錯，貧道想起來了，這位前輩從前就十分清瘦，難怪方才他老人家直呼貧道道號。」

況南强道：「可惜小弟沒有見過這位老道長。」

邵南山含笑道：「三師弟那時候只有十來歲，就是見過，也不記得了。」

丁老爺子笑道：「也只有這位前輩，和白鶴、武功二門有極深交誼，少秋能蒙此老垂青，可謂福緣不淺！」

松陽子大笑道：「老施主現在可以放心了。」

* * *

三年時光，說長當然不算長，說短也不短了，但在丁少秋來說，三年却有如一日。

那是因爲枯瘦老道把他帶到這座石窟裏來之後，教他修習內功，規定子午卯酉四個時辰打坐練功之外，練功完畢，就得練習「武功劍法」和「白鶴劍、掌」，這一來，除吃飯、拉屎，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天天都是如此，三年豈不就和一日一樣？

這是三年後的四月中旬，午餐過後，(因爲丁少秋要在午時運功，他們的午餐都是午前吃的)枯瘦老道忽然叫道：「少秋，你知道隨我到這裏來，已經有多少時間了？」

丁少秋道：「弟子不知道。」(枯瘦老道沒讓他拜師，但丁少秋還是自稱弟子)

枯瘦老道藹然一笑，說道：「到今天正好三年，三年前老道答應你師父，答應你爺爺，三年後就會讓你回去的，這三年來，你沒有辜負我的期望，總算練成了『乾天眞氣』，雖然還只有三成火候，但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此後只要勤加練習，不難大成，下午，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丁少秋直到此時，才知道自己練的叫「乾天眞氣」，聽說自己可以回家去了，心頭自是十分高興，但一想到馬上就要和三年來長夕相從的老道長分別，不覺也感到依依不捨，雙膝一屈，噗的跪了下去，連連叩頭道：「老道長，三年來，弟子多蒙你老教誨，如今就要和你拜別，弟子連你老的道號都不知道，你老總該告訴弟子了吧？」

枯瘦老道呵呵一笑道：「孩子，起來。」

丁少秋依言站起。枯瘦老道續道：「老道道號乙清子，和你師祖、曾祖父、以及武功門上一代的掌門人裴宗元，是方外至交，號稱武功四友……」

丁少秋喜道：「原來你老也是武功門的。」

「非也。」乙清子笑道：「武功山橫亘數百里，爲大江西南三巨鎭，(衡、廬、武功)武功門只是在武功山上而已，不能說整個武功山上的人，都是武功門的人。老道昔年雲遊至此，深愛此山奇石萬狀，洞窟幽靜，就住了下來。」

丁少秋問道：「那麼你老是那一門派的呢？」

乙清子笑了笑道：「除了當年三友之外，沒有第四個人知道老道來歷，但你學了『乾天眞氣』，總不能不讓你知道此種玄門眞氣的來歷，老道應該算是崆峒派的人。這話你也許聽不懂，崆峒派的人，就是崆峒派的人，老道怎麼會說應該算是崆峒派的人呢？」

丁少秋點着頭，他沒有問，但是點頭就是要問的意思。

乙清子笑道：「因爲崆峒派已有二三百年沒有人在江湖走動了，也許仍有傳人隱迹深山亦未可知，老道只是在崆峒一處岩穴中得到幾頁練氣行功的眞訣，就是傳你的『乾天眞氣』，並沒拜師，但老道心中却一直把自己看作崆峒派的傳人，如此而已！」

丁少秋道：「那弟子也可以算是崆峒派的人了。」

乙清子大笑道：「算是可以，但不能正式的。因爲你爺爺是武功門的人，你也練了武功門的武學，可以說是武功門的人；但你是正式拜在白鶴觀松陽門下，照理說，你應該是白鶴門的門下弟子。」

說到這裏，站起身道：「走，老道陪你出去，沒有老道指點，你只怕還找不到出路呢！」

丁少秋隨手取起長劍，跟在老道身後，走出石窟。

乙清子領着他走到一處較爲平坦的石崖上，站停下來，伸手朝東北方指了指，說道：「翻過前面這座山嶺，可以看到一座高峻的山峯，那就是大行山了。」

丁少秋突然跪了下來，含淚道：「弟子就在這裏和老道長叩別，弟子有空會再來看老道長的。」

乙清子從大袖中取出一個藍布小包，遞到了丁少秋的手中，說道：「孩子，快起來，你好好收着，老道雲遊四海，你再來也未必碰得上，有緣，自會有後會之期，現在已近午刻，你該下山去了。」

丁少秋接過布包，站起身，含着淚水，點點頭，口中叫了聲：「老道長，弟子……」

那知這一眨眼之間，明明站在自己面前的老道長，不知何時，竟然已經走得無影無蹤。

丁少秋不期一怔，擦乾淚水，心想：自己練了三年功，聽老道長說，還只有三成火候，不知要練到什麼時候，才能像老道長這樣飛行絕迹。

這就依照老道長指點的路徑，舉步朝山下走去，那知輕輕一縱，身子就像飛了起來，一下就掠出去三四丈遠！

心頭不由吃了一驚，急忙站住，這三年來，他從未出過洞窟一步，只知三年前自己在白鶴觀，經常到峯頂去練劍，那時自己用力一縱，才不過一丈來遠，可見這三年來自己勤練「乾天眞氣」，輕功居然進步得如此神速。

心中想着，又提氣輕輕一躍，果然毫不費力的躍出去四五丈光景，一時不禁大喜過望，一路奔掠，不過盞茶光景，就已翻越過一重山嶺，舉目望去，果見正東偏北，有一座峻拔高峯，可能就是大行山了。

他這一站停下來，才發現自己左手拿着老道長給自己的藍布小包，不知裏面是些什麼，這就在大石上坐了下來，打開布包，裏面有兩個比雞蛋略小的青瓷胡蘆小瓶，瓶中間各繫有黃色絲繩，還可以掛在腰帶之上。

瓶肚上貼有紅紙小籤，一個寫的是

「百寶救傷丹」，邊上還有一行細字：「輕症一丸，重症三丸」。另一個則是「太乙解毒丹」，也有一行小字：「預含一丸，可解諸毒，重症須服三丸」。另外還有十幾錠碎銀子，和一柄八寸長的綠鯊皮匕首，形式甚古，外面包着一張白紙，還有幾行字迹，這自然是老道長寫的了：「救傷、解毒二丹，係一老友所贈，功效極著，汝行走江湖，可隨身携帶，此一匕首，乃寒鐵所鑄，極爲鋒利，可作防身之用。」

丁少秋看着老道長的字迹，心頭一陣感動，仰首向天，低低的道：「老道長，你老對弟子太好了！」摺起字條，收起布包，就一手提劍，起身朝大行山方向奔去。

不到半個時辰，就已趕到大行山下。離開家已經六年了，丁少秋只在三年前的一個晚上，由老道長帶着他來過一次，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爺爺一個人，伯母、姐姐，福老爹都沒見到，自然不能算正式回家。

如今莊院已在眼前，他心頭不自覺的有着極大波動，不知是興奮，還是感觸，反正他懷着一份積壓已久的孺慕，最好一下撲入伯母的懷裏，讓他摟着自己叫「孩子」，用手撫摸着自己的頭，含笑的說：「少秋，你終於長大了。」這也是他小心靈最大的安慰了。

這是自己從小走慣的石板路，連石板縫間生出來的青草，都有着親切之感！莊院依然如故，只是髹漆得煥然一新！

丁少秋越過一片廣場，迅快的跨上石級，匆匆往大門裏面走了進去。

大門裏首，左右兩邊各有一條板櫈，板櫈上一邊一個坐着兩個人，他們剛看到丁少秋走近，他已經跨進大門，往裏便走，兩人一下站了起來，左首一個急忙叫道：「喂，小哥你找誰？」

丁少秋已經往裏走了七八步，聞言腳下一停，回過身去，說道：「我回家來了，不是找人的。」

那兩個漢子這時才走到他身邊，左首一個打量了丁少秋一眼，問道：「你回家？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道：「你們不認識我，福老爹就認識我，我叫丁少秋。」

右首一個道：「這裏沒有福老爹。」

丁少秋訝異的道：「福老爹就是丁福，怎麼會沒有在這裏呢？」

右首漢子道：「咱們天南山莊沒有這個人，就是沒有這個人，誰還會騙你不成？」

丁少秋又是一怔，問道：「你說什麼？這裏是天南山莊？」

左首漢子道：「沒錯，難道還會是丁家莊？」

丁少秋驚奇的道：「這裏不是丁家莊了？」

右首漢子哼道：「三年前就不是了，小哥你找錯地方了吧？」

丁少秋初次出門，就遇上自己家園，變成了人家的宅第，一時心頭大感進退失據，着急的道：「那麼爺爺他們到那裏去了呢？」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傳了出來，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中年人，已從左首廊間走出，這人中等身材，略見瘦弱，臉色微見青黃，似是一個落第秀才。

左首漢子忙道：「好了，總管出來了！」

青衫中年緩緩說道：「你們有什麼事？」

說話之時，目光落到丁少秋身上，問道：「這位是什麼人？」

左首漢子搶着道：「他是找丁家莊來的，小的告訴他丁家莊早就改爲天南山莊了……」

青衫中年抬了下手，示意他不用多說了，一面朝丁少秋拱拱手，含笑道：「不知這位少俠如何稱呼？找丁家莊有什麼事？哦、哦，兄弟公孫軒，忝爲天南山莊總管。」

「原來是公孫總管。」丁少秋抱拳道：「在下丁少秋，原是趕回家來的，沒想到爺爺他們已經搬走了，在下想請問公孫總管，是否知道我爺爺搬到那裏去了？」

丁少秋雖然還不曾行走江湖，但「丁少秋」這三個字在江湖上已經極爲響亮，那是三年前丁少秋以一個十五歲的童子，居然一掌擊敗花字門副總管逢天游，一劍擊敗南天一雕盛世民這一消息立時不脛而走，傳遍大江南北，也轟動了整個江湖武林。

公孫軒聽他說出「丁少秋」三字，不由目芒閃動，呵呵一笑，連連拱手道：「原來是丁少俠，兄弟久仰得很，哦哦，丁少俠這時返來，大概還沒有用飯吧？這樣吧，丁少俠先請裏面奉茶，請、請！」說着連連拱手。

丁少秋初入江湖，缺乏和人應付的經驗，眼看公孫軒抬手肅客，覺得盛情難却，不好推辭，只說了句：「怎好打擾？」就跟着他往裏走去。

這裏原是丁家莊院，丁少秋從小在這裏長大，一草一木，自然十分熟悉不過，公孫軒領着他走到左首一處院落，那是一排三間的小客廳，平日爺爺就在這裏接待一些普通親友之用。

丁少秋跨進中間一間小客廳，眼看壁上字畫，以及廳中家具和一切擺設，依然完全如舊，一點也沒有更動。

公孫軒陪笑道：「丁少俠請坐，兄弟這就去吩咐他們，給你準備午餐。」

丁少秋忙道：「公孫總管，不用客氣。」

公孫軒已經轉身走出，一邊說道：「現成的，丁少俠到了這裏，和家裏樣。」人已匆匆走去。

丁少秋在一張木椅上坐下，心中暗自忖道：「爺爺爲什麼要搬家呢？看情形，連家裏的東西都沒有搬走了。」

思忖之間，一名青衣漢子端着一盞茶送上，說道：「公子請用茶。」

丁少秋連忙說了聲：「謝謝。」

漢子退去之後，丁少秋端起茶盞，喝了一口，只覺入口清芬，還是上好的茶葉。

又過了一回，才見公孫軒匆匆走入，一面連連拱手道：「有勞丁少俠久候了，因爲敝莊主不在這裏，兄弟剛出去，就有一二件瑣事，急於待辦，眞是待慢了丁少俠。」

丁少秋道：「不要緊，公孫總管有事的話……」

「都辦好了。」公孫軒陪着笑道：「只要丁少俠不介意就好。」

說話之時，兩名青衣漢子已在小客廳中間一張八仙桌上放好兩副杯筷，接着就陸續送上酒菜。

「來，來，丁少俠請上坐。」

公孫軒抬着手道：「淡酒粗餚，不成敬意，丁少俠只好將就着吃了。」側身就在橫頭坐下。

丁少秋再三謙讓，最後還是坐了下來。

公孫軒一手拿起酒壺，給丁少秋和自己面前各自斟滿了酒，才舉杯道：「來，丁少俠，兄弟敬你。」

丁少秋連忙雙手捧杯，說道：「公孫總管，在下不敢當，在下不會喝酒。」

公孫軒看他拿杯的模樣，就已知道他不會喝酒，但依然含笑道：「不要緊，這是咱們莊上自釀的荔枝紅，醇而不烈，少喝幾杯，不會醉的。」

「在下眞的不會喝酒。」丁少秋一面舉杯道：「這杯是在下敬公孫總管的。」說罷，一飲而盡。

公孫軒和他對乾了一杯，望着他，問道：「丁少俠已有兩三年不曾回家了，是從那裏來的？」

丁少秋早經老道長叮囑過，除了師父和爺爺問起，旁的人都不能告訴他們，這就說道：「在下一直跟着師父。」

公孫軒道：「原來丁少俠一直在白鶴觀，不曾下山過。」

憑他這句話，可見他們對丁少秋的注意了。

「是的。」丁少秋抬目問道：「公孫總管，我爺爺搬到那裏去了，你知不知道？」

公孫軒沉吟道：「這個……當時兄弟來的時候，令祖已經搬走了，兄弟沒見到他，不過兄弟可以代少俠查詢一下。」

「謝謝公孫總管。」

丁少秋又道：「在下還有一件事請教，不知公孫總管能否見告？」

公孫軒大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只要兄弟知道的，自當奉告，丁少俠究竟要問什麼？」

丁少秋雙眉微攏，說道：「不知我爺爺為什麼要搬家的？」

「這個兄弟知道。」公孫軒爽朗一笑，說道：「此事說來話長，來，咱們喝酒，再吃些菜，讓兄弟慢慢的說。」

兩人對乾了一杯，吃着菜餚。

公孫軒才道：「這話要從三年前說起，咱們夫人委託武威鏢局護送一盒紅貨，由南昌前往長沙……」

丁少秋疑惑的問道：「公孫總管，紅貨是什麼？」

公孫軒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眞是雛兒，連紅貨都不知道。」

一面含笑道：「紅貨就是珠寶珍物，價值昂貴的東西的總稱，這批紅貨，總值在百萬以上，由武威鏢局總鏢頭丁伯超率同兩名鏢師親自押送，當時言明十天送到地頭，那知丁總鏢頭一行從南昌出發之後，就失去蹤影……」

丁少秋聽得一怔，想起三年前那晚雙方爭執之事，忍不住問道：「我大伯父三年來一直沒有下落嗎？」

「沒有。」公孫軒道：「後來經丁老爺子和武功門邵掌門人和夫人約定以半年為限，如果再找不到丁總鏢頭和失落的鏢，就由武功門和丁老爺子負責賠償……」

丁少秋現在聽懂了，這座丁家莊，就是這樣賠給人家的，一面問道：「我爺爺把這座莊院賠給了你們？」

公孫軒道：「丁老爺子是一言九鼎的人，答應了的話，自然算數，就把這座莊院賠給了夫人，夫人曾說：這是暫時性的，只要找到失鏢，隨時都可以歸還，所以莊主原來的東西，一件都不曾移動，保存原來的樣子，丁老爺子隨時都可以回來。」

丁少秋道：「那麼現在我爺爺搬到那裏去了呢？」

公孫軒道：「丁老爺子和邵掌門人等人，是同時離開武功山的，究竟搬到那裏去了，兄弟也並不清楚，但……」

丁少秋沒待他說完，就站起身，拱拱手道：「多謝公孫總管盛情招待……」

公孫軒一怔，問道：「丁少俠這是做什麼……」

丁少秋道：「在下這就去找爺爺。」

「哈哈！」公孫軒大笑一聲，搖着手道：「丁少俠稍安毋躁，兄弟的話還沒說完呢！」

丁少秋望着他沒有作聲。

公孫軒朝他笑了笑道：「丁少俠快請坐下來，方才兄弟曾說，對令祖行蹤兄弟也並不清楚，這句話下面，還有一個『但』字，丁少俠沒待兄弟說下去，就虎的站了起來，這一來，不是把兄弟的話頭也打斷了嗎？」

丁少秋只好依言回身坐下，說道：「公孫總管請說。」

公孫軒笑道：「方才兄弟陪丁少俠進來之後，不是又出去了一趟嗎？」

丁少秋點點頭。

公孫軒續道：「兄弟就是要兩名莊丁趕去打聽丁老爺子的下落去的，兄弟說句不客氣的話，丁少俠初出江湖，要去打聽一個人的下落，就沒有兄弟的迅速了。」

丁少秋道：「不知公孫總管派出的兩個莊丁，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公孫軒微笑道：「丁少俠只管放心，這裏原是丁家莊，對你最也熟悉不過，今晚不如就在這裏下榻，兩個莊丁今晚如果趕不回來，明天午前一定可以趕到。」

丁少秋道：「這個……怎好打擾？」

公孫軒大笑道：「丁少俠就把這裏仍然當作丁家莊就是了。」

剛說到這裏，突然從門外飄進來一陣香風，一個身穿淺紫衣衫的少女，隨着這陣香風，一下出現在兩人桌旁，嬌聲道：「公孫總管，他就是丁少秋嗎？」

這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生得眉如新月，目若秋水，一張略呈小圓型的臉上，甜美嬌憨，未脫稚氣，這時眨着眼睛，朝丁少秋望來，但她畢竟是女孩兒家，和丁少秋四目相投，臉上不禁飛起一片紅雲！

公孫軒連忙含笑道：「大小姐，這位

正是白鶴門下的丁少秋丁少俠。」

紫衫少女面對丁少秋欣然道：「我叫姬青萍，我聽娘說，你武功很高，我早就想找你試試，方才聽說你在莊上，那就正好，我可以向你討教幾招，咱們點到爲止，你認爲怎樣？」

丁少秋站起身，抱拳道：「姬姑娘請原諒，家師一再告誡在下，行走江湖，不准無故和人動手，炫耀武功，在下抱歉之至。」

姬青萍披披咀道：「我們又不是眞的動手，只是點到爲止。」

丁少秋道：「在下下山之時，家師就是這麼說的，在下怎敢有違師訓。」

姬青萍忽然偏頭問道：「你師父就是白鶴觀的松陽子？」

丁少秋道：「正是。」

姬青萍不信的道：「你沒騙我？」

丁少秋正容道：「在下是白鶴門的弟子，何用騙妳？」

姬青萍道：「我是聽舅舅說的，憑白鶴觀的松陽子，如論武功，也未必是舅舅的對手，但你却在第一招上就勝了舅舅，據他老人家看，只怕你還另有明師，你說，舅舅說的對不對？」

丁少秋道：「姑娘不信，教在下怎麼說呢？」

姬青萍咭的笑道：「所以我要和你試一招看看咯。」

丁少秋爲難的道：「在下實在不能和妳動手。」

姬青萍眨眨眼道：「我出手了，你也不還手嗎？」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抽出一柄劍來。

公孫軒忙道：「大小姐……」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姬青萍就截着道：「公孫總管，你別插咀，我只和他試一招就好，點到爲止，不會傷人的。」

公孫軒自然知道這位大小姐平日嬌生慣養，她要做的事情，除了夫人，沒有人能勸阻得了，他何嘗有勸阻之意，只是丁少秋是自己把他留下來的，人家在這裏作客，自己不得不這樣說，既然大小姐堅持要試試丁少秋的武功，他就不好再說了。

姬青萍手中長劍出鞘，眼看丁少秋依然站立不動，絲毫沒有出手之意，心頭不禁有點着惱，嬌聲道：「喂，你不是也帶着劍嗎？怎麼還不拔劍呢？」

丁少秋望望公孫軒，說道：「在下說過，在下不能和姬姑娘動手。」

「你這個人！」姬青萍頓頓小蠻靴，小咀噘了起來，說道：「你不肯和我動手，是不是瞧我不起？」

丁少秋脹紅了臉道：「姑娘不可誤會，在下絕無此意。」

姬青萍哼道：「你不肯動手，我就先動手了，看你還不還手？」

說話之時，右腕一抬，果然舉劍刺出。她這一劍出手並不快，因爲雙方面對面站着，自然是直取丁少秋「雲門穴」。

丁少秋身子微微一側，就可以讓開。

姬青萍口中咭的輕笑出聲，劍尖一偏，正好落到丁少秋左肩靠臂處的「天府穴」上，就因爲她輕易可以點上丁少秋的「天府穴」，才高興得笑出聲來！

那知等她劍尖點落，眼看丁少秋根本連動也沒動，自己劍尖却落了空，和他左肩「天府穴」相差竟有一寸光景，只是貼着他肩頭刺了個空！

姬青萍輕笑給僵住了，手腕迅疾一翻，又朝他左胸「將台穴」點去。這一劍當然比方才要快得多了，她平日雖然驕縱任性，但對丁少秋心裏頗有好感，出手雖然加快，可是將要點上之際，手勢還是放輕了許多。

丁少秋依然沒有還手，在她劍尖快要刺上的同時，上身微微一動，姬青萍這一劍是從他腋下刺過，又落了空。

姬青萍兩劍落空，臉上就掛不住了，口中哼了一聲，手腕一縮，倏地退後半步，這一瞬間，但見劍芒閃動，宛如銀蛇亂顫，少說也刺出了六七劍之多！

她在長劍出手之後，自然也盯住丁少秋，看他如何閃避，但她沒看清丁少秋是如何閃避的，只是自己每一劍好像都刺空了，連丁少秋的衣衫都沒沾上一點！

姬青萍這一招使的是「七星耀天」，如果被她刺上，就得有七處劍傷，公孫軒自然認得，他當然也睜大雙目注視着丁少秋，但他也沒看得清楚，只覺丁少秋上身只是輕微的隨劍轉側，照說應該一劍也躲閃不開，但畢竟被他閃開了姬青萍的「七星耀天」一招七劍。這下直把見多識廣的天南山莊總管公孫軒看得大爲驚異，心中暗道：「這小子身法古怪，果然不是白鶴門的路數！」

一面連忙呵呵一笑道：「好了，好了，丁少俠乃是咱們的嘉賓，大小姐可以住手了。」

姬青萍已經把自己最拿手的一招七劍——「七星耀天」使了出來，依然刺不到丁少秋半點衣角，由此可見丁少秋的武功果然高出自己甚多，當時聽說舅舅（南天一鵰）第一招就敗在他劍下，自己還不相信，希望遇上了丁少秋，非和他較量較量不可，如今証明他確實高明得很！

一時之間，不覺偷偷的看了丁少秋一眼，粉臉飛紅，收起長劍，靦覥的道：「丁少俠，你武功果然比我高明得多了！」

要知姑娘家說出這句話來，對他已是十分心折了。

公孫軒從小看她長大，自然知道她的脾氣，平日驕縱慣了，從不肯服輸，就怕她下不了台，不肯甘休，聽她居然肯向丁少秋認輸，心頭總算放下一塊大石，暗暗舒了口氣。

丁少秋俊臉同樣一紅，囁嚅說道：「姑娘誇獎，在下只是勉强避開妳的劍勢罷了。」

姬青萍披披咀，輕嗔道：「你能赤手空拳，輕易避開我一招七劍劍勢，還不算高明？許多人就是學劍封架，也未必封架得開呢！」

公孫軒是什麼人，眼看姑娘家一回靦覥，一回又披咀輕嗔，這情形那會看不出來，這就含笑道：「大小姐，夫人不在莊上，妳就是主人了，那就陪丁少俠聊聊，兄弟這就去要他們替丁少俠收拾一間客房……」

不待姬青萍開口，轉身匆匆往外走去。

姬青萍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爲之一亮

，喜形於色道：「丁少俠要住在我們莊上嗎？」

丁少秋道：「是公孫軒總管說的，他派人去打聽我爺的下落，最遲要明天才有消息，所以留我在這裏住上一晚。」

姬青萍含情脈脈的看着他，說道：「丁少俠，你老是站着說話幹麼，請坐呀！」

丁少秋和她亮晶晶的目光相對，就會感到一陣心跳，不敢再看她一眼，只是拘謹的道：「妳也請坐呀！」

兩人坐下之後，誰也想不出和他說什麼，就這樣默默相對，過了好一會，姬青萍舉手理理鬢髮，望着他問道：「哦，丁少俠，你方才閃避我劍招的是什麼身法？好神奇啊，我連看都看不清楚。」

丁少秋道：「這是一位老道長教我的，他只說可以閃避任何襲擊，沒告訴我名稱，方才我還是第一次使。」

「是一位老道長教你的？。」姬青萍眨動眼睛，問道：「老道長是什麼人呢？」

丁少秋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姬青萍披披咀道：「你不認識他，怎麼會教你身法的。」

丁少秋道：「我眞的不知道，只是有一天晚上，白鶴峯上練劍，這位老道長就坐在大石上，後來和我說話，就教了我這式身法。」

他不善說謊，無法說得很婉轉，但姬青萍也只是一個沒有江湖經驗的人，是以也聽不出他的破綻來，只是惋惜的道：「這位老道長定是世外高人，你只學了他的身法，沒跟他多學幾種絕世武功，眞是太可惜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問道：「你以後有沒有再見過他？」

丁少秋搖頭道：「沒有，這位老道長大概只是偶而上白鶴峯去的。」

「你這人！」姬青萍偏頭看了他一眼，才道：「要是換了我，不纏着他多教我幾樣，我才不放他走呢！」

丁少秋道：「妳怎麼纏得住他？他和我解說完身法，等我抬頭之際，明明坐在大石上的人，忽然不見，我根本連他怎麼走的都沒看到。」

姬青萍輕笑道：「傻瓜，你遇了絕世高人，沒拜他做師父，眞是太可惜。」

丁少秋道：「我已經有了師父，怎麼能見異思遷，再拜他做師父？」

姬青萍甜笑道：「所以我要叫你傻瓜，師父多幾個有什麼關係，這樣你才能學成大本領！」

說話之時，公孫軒已經回了進來。其實他早就來了，只是沒走進來，在窗下竊聽着兩人說話，心中暗暗忖道：「看他只是個初出的雛兒，毫無江湖經驗，那麼他和大小姐說的話，應該可信的了，由此可見他果然只是拜在白鶴觀主松陽子的門下，並沒另投名師。」

姬青萍結識了丁少秋，心頭洋溢着一股說不出的喜悅，看到公孫軒，就挑着眉叫道：「公孫總管，他們已經替丁少俠收拾好房間了？我這就領丁少俠去。」

公孫軒笑道：「大小姐別忘了這裡原是丁家莊，丁少俠等於回到了家，比妳還熟呢！」

姬青萍哦了一聲：「是啊，我怎麼忘了。」一面回頭朝丁少秋道：「走，我陪你去。」

丁少秋站起身道：「多謝公孫總管。」

公孫軒忙道：「丁少俠不用客氣，有大小姐陪你同去，兄弟就可以偷懶了，少俠去看看還缺少什麼，只管吩咐他們好了。」

「好了！」姬青萍催道：「我們走吧！」

兩人相偕走出小客廳，姬青萍和他走成並肩，偏頭問道：「丁少俠，你今年幾歲了？」

這話說出口來，粉臉不覺驀地紅了起來。

丁少秋道：「十八。」

姬青萍低着頭道：「我十七，你比我大一歲……」

丁少秋不好作聲，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姬青萍悄悄和他靠近了些，才悄聲道：「丁少俠，我……娘只有我一個女兒，我沒有兄弟姊妹，更沒有……和我談得來的人，你……你是我第一個認識的人，你會把我當朋友嗎？」

她聲音說得很輕，似是怕別人聽到一般。

丁少秋道：「姬姑娘也是我第一個認識的人，我們自然是朋友了。」

「不！」姬青萍輕輕搖了下頭，說道：「我說的朋友，是眞正的朋友，古人說的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的朋友，情若兄弟，急難相扶持，生死不渝，才算是朋友，許多人口是心非，見利忘義，那算什麼朋友？」

丁少秋忽然脚下一停，看着她正容道：「在下說的朋友，也就是姬姑娘說的朋友了，世上儘多酒肉朋友，那還是不交的好。」

姬青萍喜形於色，一把抓住了丁少秋的手，說道：「我們就這樣說定了，情若兄弟，生死不渝……」

丁少秋還是第一次和少女握手，但覺她纖巧細膩的玉手，柔若無骨，尤其從她手上傳來了一股溫馨的電流，霎時間流過全身，幾乎使人忘了一切！

姬青萍也是第一次，她的感受，比丁少秋似乎更强烈，連嬌軀都輕微的顫抖，臉上不自覺的飛起兩片紅霞，但心裡却是甜甜的，悄聲道：「走呀！」

丁少秋也脹紅了臉，但柔荑入握，一時捨不得放開，姬青萍也任由他握着，沒有縮回去，兩人只是肩並肩的走去。

出了東首圓洞門，是一座略具假山花木的小庭院，白石小徑，通往書房，再從走廊過去，有一排五間精緻的賓舍，景色清幽，更沒有閒雜人會到這裡來，這裡原是丁老爺子接待老友下榻之處，如今丁少秋就被招待住在這裡。

兩人一路行到這裡，並肩跨上石階，就看到一名青衣使女從裏面迎了出來。

姬青萍趕緊縮了下手，丁少秋也發覺自己還握着人家姑娘家的手，慌忙鬆手放開。

那使女朝姬青萍躬身道：「小婢明星見過大小姐。」

（未完・四）

上文提要：

茅山堅帶着徒弟追捉鬼將來到墳地上，巧遇阿歷山大等逛遊山墳，將他的車頭燈打壞，阿歷山大既不信鬼，遇到了捉鬼方士，當然想破除迷信，約在祠堂相會鄉紳父老，用行動破除迷信，到鬼屋將軍府居住，鬼將軍先現身捉弄副官老社，隱身再捉弄阿歷山大，他亦覺得將軍府陰森可佈，並未有發現鬼，只好向茅山堅打主意……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借詞保護國寶　發現殭屍祖宗

老杜立時快步上前。「小姑娘，我是否可以問你一些事情。」

「問吧。」阿嬌看來和藹可親的。

「你們爲什麼要用冬瓜豆腐來做祭品，插香又要三長兩短？」

「那是因爲死的人是死於意外。」

「哦，那又爲什麼要將棺蓋打開，拿鏡子左右對着棺材？」

「鏡子是用來反射陽光的，屍體給陽光適當的照上一段時間便會乾硬很多，亦不會那麼容易發生變化。」

「原來是這樣。」老杜點點頭。

阿嬌即時轉問堅叔，一聲：「爹」接問：「你要是累了，便坐下來休息一下吧。」

「不累——」堅叔目光轉向老杜阿歷山大，老奸巨滑的一笑。

老杜呆一呆，轉望阿歷山大，囁嚅着：「老闆，問茅山堅的女兒沒問題吧。」

阿歷山大板起臉，沒有作聲。

堅叔看在眼內，又一笑，目光轉向阿光。「你先去弄妥黑狗血，然後再去看看福水那個洞弄成怎樣。」

阿光應聲捧起一罎黑狗血，走過一旁，焚燒屍符，將符灰洒落狗血中。

這種工作無疑容易，却是費時，阿光當然不用急，那個屍體怎也要照上半個時辰。

福水這時候已弄得七七八八，他也眞的是駕輕就熟，方洞深淺寬闊恰到好處，現在就只差末端的幾塊石頭。

他鎚子鑿子一陣敲動，將一塊石頭挖掉，目光及處，突然一呆。

石頭挖出後，那地方便多了一個洞，黑黝黝的也不知有多深，近洞口的一側赫然有一塊碧綠色發光的東西。

那種光非常柔和，看來很舒服，福水探手拿起來，細看一眼，喜出望外。「是碧玉——」隨即探頭往內望去，只看是否還有其他碧玉。

這一看之下，不由他雙眼發直。

洞內赫然另有洞，有多深雖然看不到，但從那個小洞透進去的亮光却可以看見一大片那樣同樣大小綴成的碧玉，就放在離小洞不遠之處，探手可及。

福水立時探手進去，他就是五短身材，別人探手可及，他却是手指伸直，也只能觸及那大片碧玉。

觸手冰涼，他探手一抓再抓，都不能抓穩。

他當然不知道那是金縷玉衣的一部，也不知道金縷玉衣仍穿在姬去疾身上。

這個在戰國時代誤服長生藥暴斃，化爲殭屍祖宗的西周哀王千百年之後仍然未消蝕，生機也未絕，接觸到人氣，立時又活起來。

他的下半截身子被壓在一截斷碑下，那截斷碑丁方四尺，長逾兩丈，重逾萬斤，就是壓着這截斷碑，這個殭屍祖宗才不能隨意活動。

也到底是剛甦醒，他的雙手雖然能夠抬起來，到底移動得不快，所以雖然想抓向福水接觸他的手，仍然分寸之差，沒有抓在福水的手上。

福水完全不知道危機間髮，一抓再抓也抓不着，伸手回去。

殭屍祖宗即時一手拍在福水方才手按



着的地方，也算是福水的手縮得正是時候。

福水當然不知死活，隨即拿起鎚鑿，一陣亂敲，將那個洞口弄大。

他再探手進去，這一次已好很多，但金縷玉衣雖然經過千百年，金絲還是那麼穩固，並未被他抓斷，而當然力氣再大也拉不動那個殭屍祖宗。

玉甲滑不留手也是他抓不穩的原因，他的手很自然的往上移動，移到了殭屍祖宗的面部。

殭屍祖宗當然也有反應，一再抓向福水的手，都是抓不及。

福水的手終於落在面甲上，那塊他在小洞中發現的玉甲正是從殭屍祖宗的面甲掉下來，也因爲沒有了這塊玉甲，面甲不能夠穩扣在殭屍祖宗的頭甲上，輕易被福水抓下來。

福水雖然看不見，但手抓着東西却是知道的，喜出望外，伸手而回，還未離開小洞，手背便撞在石塊上，抓着的面罩立時脫手掉下。

面甲也就掉在殭屍祖宗的身旁，福水看不到，探手也抓不到，連抓幾次，再拿起鑿子鎚子，一陣亂敲，洞口更大。

與此同時，殭屍祖宗雙眼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紅光，齒縫間冒出了一股森寒的屍氣。

千百多年下來，殭屍祖宗的皮膚在金縷玉衣保護下並未腐爛，只是色澤變得令人噁心。

那一股屍氣噴出，尖長的指甲亦從手甲指端的縫隙中冒出來，透着一種令人心悸的寒芒。

福水一樣看不見，弄大了洞口，立時探頭進去，半截身子也接着擠進去。

他終於看見殭屍祖宗，也就在那個時候，殭屍祖宗挺起半身來，又是一股屍氣噴出，正噴於福水的面上。

福水不由打一個寒噤，這時候他才知道害怕，脫口驚呼，一個身子便要縮回去。

殭屍祖宗的右手也就在這時候扼住了福水的脖子，尖長的指甲深陷進去。

福水慘叫也沒有一聲便氣絕，一個身子隨即被抓進去，一擲飛摔在數丈外的洞壁上，爛泥般撻下，再撞上一巨石獸的頭頂，反彈下一堆殘破兵馬俑當中。

沒有人知道福水的遭遇，也沒有人聽到福水的驚呼聲。

弄妥了黑狗血，阿光才往洞穴那邊走去，一面高呼：「福水——」

來到了洞穴下面，仍然聽不到福水回應，阿光一躍而上，探身進去。

「這小子跑到那兒去了。」他感到奇怪，同時也看見福水留在地上的那塊古玉，探手拾起來。

到底是貧窮人家出身，在他眼中那只是一塊顏色很漂亮的石塊，他也是粗心大意，並沒有留意洞穴末端福水鑿開的那個小洞，將玉片往腰帶一塞，便倒躍回地上。

堅叔那邊遠遠看見，高呼：「阿光，福水那邊怎樣了？」

「洞已經挖好了，人可不知跑到那兒去。」阿光遙應。

「別管它，這個人就是這樣，總喜歡偷懶。」堅叔隨即吩咐：「時間也差不多了，先將黑狗血噴進去。」

阿光應聲搬來一張祭桌，跳到桌上，然後以竹製的唧筒將黑狗血抽進去，再噴向那個洞穴。

那邊阿嬌看在眼內，惟恐老杜不明白的，接向老杜解釋：「黑狗血是拿來治殭屍的，洞穴噴上了黑狗血，就是屍體仍然發生問題，變成殭屍也不會跑出來爲禍人間。」

老杜「哦」的應一聲，偷眼看看阿歷山大，只見阿歷山大板着臉，到了口的話連忙嚥回去。

阿嬌也沒有再說什麼，跑回堅叔身旁。

阿光那邊只顧得將黑狗血噴進去，那些黑狗血一直噴進了洞穴的小洞內，噴在殭屍祖宗的金縷玉衣上，臉上。

黑狗血與殭屍祖宗面部的肌肉上，冒起了一縷縷白烟，殭屍祖宗眼睛的紅光立時消去，雙手尖長的指甲亦緩緩縮回玉甲內。

黑狗血古老相傳，專治殭屍，到底是什麼原因，沒有人知道，但顯然是事實。

非但一般殭屍，連殭屍祖宗也不例外，一樣受制於黑狗血。

堅叔只等阿光回到身旁，才大聲喝令：「蓋棺——」

棺蓋蓋上同時，兩旁鏡子亦移開，再由仵工上前以繩子將棺材縛好。

堅叔接一聲：「起棺——」

哀樂接起，衆仵工也就在哀樂聲中，死者的孝子賢孫陪伴下，將棺材抬到洞穴下面。

一個土製的起重機器經已推到那兒，再搭上棺材的繩子，衆仵工一齊發力，棺材便被拉起來，升向峭壁上那個洞穴。

阿歷山大當然只有呆看的份兒，到現在爲止，他還能夠找到什麼藉口問題。

也就在這個時候，在阿嬌身旁的阿光突然省起了那片古玉，從腰帶裏掏出來，「阿嬌，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阿嬌接在手裏，才看上一眼，旁邊老杜已一眼瞥見，伸手拿去，看一眼，轉問阿歷山大。「老闆，你看這像不像玉？」

阿歷山大目光早已落於玉片上，聞言接在手中，再細看一眼。「這是古玉，那兒得來的？」

阿光不覺接上口，手指着：「那個洞——」

「哦——」阿歷山大目光一轉，看見棺材已快到洞口，連忙喝一聲：「慢着——」

那些仵工不由停下來，其他的人亦聞聲回頭，目光一齊落在阿歷山大面上。

阿歷山大舉起那片古玉，語聲再提高：「這是片古玉，是從那個洞發現的，我懷疑那裏有國寶。」

堅叔看看楚大爺，目光回到阿歷山大面上。「曹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歷山大毫不考慮的大聲回答：「我要挖開洞來看清楚——」

這回答堅叔意料之中，奸笑：「曹先生相信已明白那是個墓穴。」

「墓穴可以再挖一個，國寶若是出問題，這罪名可是沒有人能夠担當得起。」

阿歷山大．曹的官腔又來了。「連我這個地方官也不例外。」

堅叔、楚大爺相顧一眼，楚大爺大皺眉頭。「堅叔，你看——」

堅叔目光再回到阿歷山大面上。「曹先生，這峭壁上遍插棺材，基層一動，棺材不難掉下來，萬一引起屍變，如何是好？」

阿歷山大冷笑一聲。「堅叔，你可知道危言聳聽，將來會有什麼收場？」

堅叔很冷靜的反問：「曹先生，你又可知道觸犯衆怒，現在會有什麼後果？」

阿歷山大不由目光一轉，只見所有目光都集中自己身上，而且大都充滿了敵意，不由倒退了一步。

堅叔看在眼內，大着胆子揮手一聲：「繼續起棺。」

阿歷山大沒有喝止，堅叔這才鬆一口氣，面上的笑容更盛了。

這笑容在阿歷山大眼中當然更顯得奸惡。

儀式很順利的繼續下去，阿歷山大只是一旁看着，到儀式完畢才再移步接近堅叔，老杜當然跟隨左右，擺好了官架子。

堅叔亦作好準備，以便水來土掩。

阿歷山大擺好了姿勢才開口：「堅叔，你說這地方是養屍地，屍體葬在地上會起變化，有什麼証據？」

堅叔淡淡的回答：「這不是我說的，是事實，千百年下來，大家都知道這的確是一塊養屍地，死了的東西在這塊養屍之地，都會復活，死人變殭屍，死狗變殭狗，死鷄變殭鷄。」

阿歷山大揮手截住：「你最好能夠証明給我看，否則我便控告你一個導人迷信，阻差辦公的罪名，關進牢裏，少則一年半載，多則一生一世。」

堅叔毫不動容，回身很冷靜的吩咐阿光：「你馬上去找一隻死鷄到來，不要太兇的，以免復活後嚇着曹先生。」

阿光當然立即答應，一溜烟的跑開。

＊　＊　＊

附近養鷄的只有三婆，她養的鷄可眞不少，都關在屋後的竹欄柵內。

那些鷄當中有一隻公鷄可以說是最兇的，吃東西的時候一定先吃，吃飽了其他的鷄才可以吃，那一隻若是搶吃，一定給牠打得遍體鱗傷，一次是這樣，兩次是這樣，幾次下來，其他的鷄已變得很懂事，等牠吃完了走開才敢上前。

這隻鷄霸王却是得寸進尺，除了吃東西，心情一個不好亦會大發鷄威，找其他的鷄出氣。

現在也是這種情形，牠吃飽睡夠了，左踱右踱，聽見這邊的鷄嘈過不休，肝火便大盛，一下子跳過去，找着鷄聲最多的一隻公鷄抓打踢啄，只弄得那隻公鷄到處奔逃，慘叫連天。

三婆終於被驚醒，跑過來一看究竟，看在眼內，立時上前，一把抓住那隻鷄霸王，脫下布鞋，往鷄霸王一頓亂拍，一面破口大罵：「你這隻死鷄病鷄，又來欺負其他的鷄了。」

這一頓打下來，鷄霸王不由昏頭昏腦，到三婆鬆手，雙脚落在地上，連站也站不穩，就像是喝醉了酒的。

阿光就在這個時候找到來，不知就裏，看見鷄霸王這樣，又以爲身子虛弱，正合條件，不假思索，手一指：「三婆，我要買這隻鷄。」

三婆氣在上頭，樂得以後清靜，一口答應。

「你替我殺了——」阿光省得麻煩，索性將這件事也交給三婆。

在三婆來說，這也是輕而易擧的事，抓刀在手，一刀便將鷄頸割開。鷄血滴在碗中，滿滿一碗，這碗血滴下來，鷄霸王那裏還有命。

＊　＊　＊

死鷄送到堅叔面前，堅叔一看。「不小啊。」

「大是大一些，可是這隻鷄很弱，連站也站不穩。」阿光直說所見。

「這才是——」堅叔目光一轉。「拿給他們看看是否眞的死了。」

阿光應聲走過去，不等他走近，阿歷山大已把手一指。「阿杜，你過去驗驗看。」

老杜一怔。「叫我——」

「難道要我親自出馬？」阿歷山大悶哼一聲，再一指。「去——」

老杜只好硬着頭皮上前，手往鷄身上一摸。「鷄毛還軟，可是鷄身已經發硬了。」

「廢話——」阿歷山大悶哼。

老杜再往鷄嘴摸一把。「鷄嘴很硬，可是呼吸已經沒有了。」

阿歷山大只有搖頭，他也知道老杜不太靈光，不難出洋相，可是手下就只有這個人可以使喚，其他的兵士到底是這地方的人，難作心腹。

「讓我看看牠，是否還有反應？」老杜接來這一句，手往鷄脖子一勾，再作鷄叫：「咯咯咯——」

死鷄當然沒有反應，衆人都看着大笑，阿歷山大再也受不住，往老杜的頭上一拍。「你在幹什麼？快叫他們埋下來。」

「埋下來——」老杜手扶着給拍歪的官帽，另一手往泥土指。

阿光回望堅叔，只等堅叔吩咐，堅叔手一指地上，旁邊阿麥小三子連忙上前，鎚鏟並用，挖了一個土洞。

那邊蘇姍這時候已將相機開好，對着堅叔等一夥子準備拍照。

堅叔一眼瞥見，急步搶前：「你在幹什麼？」

「拍照啊——」蘇姍笑笑。「有照片才好証明，你擺好姿勢吧。」

堅叔面色一沉，手指照相機：「你莫以爲我不知道，這東西是將一個人的魂魄攝進一張紙內的，馬上拿走，否則有什麼三長兩短，唯你是問！」

蘇姍呆了一呆。「堅叔——」

堅叔把手一揮。「別多說了，我們是不會受騙的。」

蘇姍再望其他人，一個個都是充滿敵意，只好委屈的收回照相機。

堅叔隨即吩咐阿光以一方黃布將死鷄裹起來，放在土洞內，然後再在黃布上封上兩張屍符。

到泥土堆上，堅叔再吩咐在土堆上放上三張治屍符，再以三炷粗香釘穩在泥土上。

「又是符又是香的，什麼意思？」阿歷山大忍不住問。

「這是防止屍變，死鷄變成了殭鷄到處跳，何等麻煩。」堅叔冷笑。

「什麼也是你說的。」阿歷山大悶哼。

堅叔也不管他，轉向楚大爺等一衆鄉父老。「明天這個時候，請大家到這裏來作証。」

楚大爺連聲：「一定、一定——」

堅叔目光轉向阿光阿麥，手一指。「你們兩個今天晚上就留在這兒，小心看穩這隻鷄。」

他言下之意，當然是小心阿歷山大他們夜間到這兒來搗亂。

大家亦心中有數，阿光阿麥目光轉向阿歷山大，阿麥不由一句：「總之麻煩了。」

阿歷山大悶哼一聲，只當作沒有聽到，向蘇姍老杜一揮手。「我們離開這兒，明天再來一看究竟。」隨即往前行。

堅叔楚大爺等亦陸續散去，只剩下阿麥阿光二人。

抬頭往天上望一眼，阿麥不由一聲：「今天晚上可夠受的了。」

「幸好天朗氣清，不會下雨。」阿光倒是很放心的。

＊　＊　＊

夜間天色的確也很好，一輪大月亮，阿光阿麥却都無心欣賞，這個地方入夜之後，原就陰森可怖。

他們升起了一堆火，可是一聲狠叫傳來，還是不禁由心寒出來。

「那個混賬阿歷山大。」阿麥不由又抱怨起來。「還有，你怎麼弄來一隻大的死鷄，要是復活，那可就恐怖了。」

阿光打了一個寒噤。「我看不會有事的，有師父的法寶鎮壓着——」

「萬一鎮壓不住？」

「我胆子小，你別老是這樣嚇我。」阿光目光落在那個土堆上，機伶伶地打一個寒噤。

土堆上插着三炷香經已燒盡，三張屍符月光下好像發着光，看見這三張屍符，阿光才放下心來，他眼中事實有一種發着光的感覺。

阿麥目光亦隨着一轉，嘆一口氣。「若是對師父也沒有信心，我們根本不會留在這裏。」一頓又一句：「但我就是担心萬一。」

話聲甫落，一陣奇怪的聲響便傳來，循聲望去，只見那邊兩周發亮的東西正向這邊移來。

「是那個怪物。」阿光脫口叫出來。

「那個？」阿麥本來有些恐懼，聽阿光這樣說，不由追問下去。

「那個什麼汽車啊。」阿光接上口。

「師父以爲是鬼燈籠的那個啊！」

阿麥當然立即省起來，「這是說，那個阿歷山大．曹果然不出所料，眞的給師父猜中，跑到這兒偸鷄的了。」

阿光連忙問：「我們怎樣？」

「怎樣，難道他敢殺掉我們？」阿麥打了一個「哈哈」，笑容突然一頓。「就是把我們殺掉，也不一定有人知道的。」

「不會吧——」阿光懷疑。

「他們有那輛怪物，隨便將我們的屍體送到那兒拋下便成了。」

阿光還是一句：「不會吧——」身子已不由自主的往後一縮。

阿麥亦同時往後縮，兩個人很快便縮入後面的草叢中。

那輛汽車終於停下來，由車上下車的既不是阿歷山大，也不是老杜，乃是漂亮的女秘書蘇姍。

阿光阿麥看在眼內，不由自主的一齊從草叢中站起來，呆望着那邊。

「是那個妞兒。」阿麥連忙舉步上前，眉飛色舞的。

阿光也不慢。

蘇姍看見他們走近，揮手打一個招呼。「好吧——」

「好啊——」阿光阿麥就像兩個傻瓜似的，目光一齊落在蘇姍從車廂內伸出來的腿上。

蘇姍穿着短短的獵褲，兩條圓渾的玉腿加上通花絲襪，份外誘人。

阿光阿麥幾曾見過這樣的一雙玉腿，看着由心底癢出來，目不轉睛。

蘇姍早已習慣這種目光，若無其事的一笑，這一笑阿光阿麥才如夢初覺，尷尬的抬起目光。

阿麥道：「這麼晚啊。」

「是啊，這麼晚了，你怎麼還跑到這兒來。」阿光意外的話反而比阿麥更多。

蘇姍笑應。「我悶着無聊，開車子到處看看，經過附近省起你們，順便來看看。」

「你這麼關心我們啊。」阿麥又眉飛色舞的。

阿光左右看看，隨即豎起大姆指。「你眞棒，這個怪物也能夠開動。」

「很容易嘛——」蘇姍眼珠一轉。「你們上車子，我教你們。」

「我們——」阿光喘一口氣。「上車子？」

「好啊好啊——」阿麥急不及待的跳上車子。

阿光看見當然不敢怠慢，快步走到車子的另一邊跳上去，正好坐在蘇姍身旁。

阿麥發覺阿光除笨有精，要改變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蘇姍一聲：「坐穩——」便將車子開動，一面解釋：「喏，很簡單，抓穩了方向盤，踩離合器，入一檔，踩油門——」

她說來簡單，阿光阿麥却聽得一頭霧水，對他們來說，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前所未聞。

蘇姍可不管他們是否明白，自顧駕着車子往前駛去，遠離這片養屍地。

他們這邊離開，那邊亂石叢中便冒出了兩個人，正是阿歷山大與老杜。

阿歷山大看着汽車離開的方向，打了一個「哈哈」。「到底是土包子，這樣簡單一條調虎離山計也看不出來。」

老杜詫異地問：「他們算得上老虎啊？」

阿歷山大白了老杜一眼。「你就是一些兒中國文化也沒有。」

老杜抓着腦袋。「老闆方才不是說用的是美人計？」

「蘇姍算得是美人？」

「在我來說是的了。」

阿歷山大又打了一個「哈哈」。「不管怎樣，因爲是美人計蘇姍才會這麼賣力。」

「我就是有些担心蘇姍現在……」

「担心什麼，那兩個土包子難道敢對蘇姍怎樣，你還是担心那隻雞好了。」阿歷山大推老杜一把。「快快上前去。」

老杜應聲抓起鐵鎚子，快步上前去，來到了那個土堆前面，大叫：「老闆，是這兒了。」

阿歷山大悶哼一聲：「大驚小怪什麼？你以爲我是聾子還是瞎子。將屍符什麼先弄掉。」

老杜倒也手快，兩三下子將釘着屍符的粗香拔掉，再將屍符擲到一旁。

不用阿歷山大再吩咐，他舞動鎚子將泥土翻開，終於看見那以屍符封着的黃布包袱。

「老闆，還在這兒。」老杜很興奮的。

「當然在，你以爲死鷄眞的會復活，變成殭屍鷄跑掉？」阿歷山大沒好氣的。「快快弄出來。」

老杜應聲高舉鎚子，阿歷山大隨即喝住。「用手啊，用鎚子萬一弄壞了怎辦？」

「啊，用手——」老杜馬上雙手齊用，一陣亂挖，將包袱附近的泥土挖掉，然後將包袱捧出來。

阿歷山大接吩咐：「打開——」

「我？」老杜呆了一呆。

「不是你，難道要我親自動手？」

「不敢不敢——」

「那還不動手！」阿歷山大喝一聲。

「是，老闆——」老杜偏開臉，探手將封着的屍符揭開，打開包袱。

阿歷山大金睛火眼的看着，在包袱打開那刹那，心情也難免有些緊張，所以看見包袱內的死鷄殭直那兒，放心之下，不由一聲：「胡說八道，妖言惑衆。」

「老闆怎樣了？」老杜很想知道，却又不敢看那隻死鷄。

「還不是一隻死鷄。」阿歷山大冷笑。「死鷄就是死鷄了，怎麼會復活？」

「哦——」老杜這才回過頭來。

與之同時，那隻死鷄的眼睛突然張開，眼珠子已變成灰白色，說不出的詭異。

老杜呆一呆，以爲眼睛有問題，揉了揉眼睛再看去。

那隻死鷄即時一彈而起，直挺挺的，完全與殭屍的動作沒有分別，一彈之後，却便僵立在那兒。

「哎唷，殭屍鷄——」老杜叫出來。

「胡說，那來的殭屍鷄，以我看，是茅山鷄。定是那個茅山堅叔搞的。」

阿歷山大本來嚇一跳，但看見那隻鷄呆立在那兒，胆子又大起來。「看，就像茅山堅，怪模怪樣，傻瓜一樣。」

那隻死鷄沒有反應，阿歷山大等了一會，到底忍不住伸手拍去，正拍在鷄頭上。

那隻死鷄被打得頭一偏，還是沒有反應。

「胆子小一些不難嚇死。」阿歷山大搖搖頭。「堅叔你這個老狐狸，弄一隻這樣的茅山鷄便要我知難而退，那有這麼容易。」

「是啊——」老杜目光再轉向殭屍雞上。「嚇我，給你看看我的厲害！」

話聲一落，他伸手重重的一巴拍在雞頭上，雞頭差一點沒有給拍離雞脖子，一擺之後才轉回來，突然神氣已極的一仰，發出一下恐怖已極的叫聲。

老杜出其不意，差一點沒有給嚇破胆子。

那隻殭屍雞一叫之後，又回復呆呆的姿態。

老杜看着揉了揉眼睛，只以爲眼花，等了一會看見殭屍雞還是呆呆立着，才問阿歷山大：「老闆，方才是不是這東西在叫？」

阿歷山大考慮了一下。「好像是，但我不能夠肯定。」

事實他方才並沒有看清楚。

老杜目光轉向殭屍雞那邊，看見還是呆立不動，大着胆子伸手再往雞頭上一拍。

殭屍雞即時張嘴一聲怪叫，老杜一怔，還未考慮應該怎樣做，那隻殭屍雞的右翼已開展，一拍正落在老杜面上，將老杜打飛丈外。

老杜不由怪叫一聲，一個翻滾從地上爬起來，驚惶的看着那隻殭屍雞。

阿歷山大亦同時傻了臉。

那隻殭屍雞雙翼隨即一縮一伸，向着阿歷山大，一聲接一聲，發出恐怖的叫聲。

阿歷山大跟着一連打了幾個寒噤。

殭屍雞雙脚跟着合起來，殭屍跳也似的跳出了泥洞，跳向阿歷山大。

阿歷山大連忙跳開，擺開拳擊的架式，大喝一聲壯胆。

殭屍雞應聲停下，盯着阿歷山大，雙翼一伸一縮的，一陣接一陣恐怖的怪叫着。

阿歷山大一個姿勢緊接一個，只看那姿勢，已知道是花拳繡腿，中看不中用。

殭屍雞却好像給嚇着似的，一聲緊接一聲怪叫，亦只是呆在當場。

阿歷山大也是這樣以爲，架式繼續擺下去，越來越多，冷不防高興上頭，脚上一滑，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驚叫要爬起，冷眼已瞥見那隻殭屍雞雙翼拍舞着，一步一步的跳過來。

「阿杜——」他急叫。

老杜這次的反應居然快得很，手一探槍已在握，一槍正中殭屍雞胸膛，那隻殭屍雞火光暴閃中被槍彈擊飛丈外，再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才撞在一塊石頭上，殭直不動。

「好——」阿歷山大脫口叫出來。

老杜立時給讚得飄飄欲仙，往槍管上吹一口氣。「老闆，我的槍法不錯吧。」

其實連他自己也奇怪，他天生鬥雞眼，看東西一向有差誤，這一槍其實那麼巧正中雞胸。

阿歷山大再一聲：「好，一槍便把牠打死。」

老杜怪神氣的。「要是不死，補牠一槍。」

「我看不用了。」阿歷山大一個「哈哈」。「到底是科學勝迷信。」

說話間，老杜已走到殭屍雞旁邊，蹲下來，手中槍往殭屍雞身上插下，「看你還兇到那兒去。」

這句話還未說完，殭屍雞眼睛突然又張開，翼一揮疾拍在老杜面上，又將老杜打飛丈外，手槍亦跌下，落在火堆旁邊。

殭屍雞雙翼隨又一伸一縮，再伸。

老杜連忙一個虎跳撲進草叢中，殭屍雞雙翼雖然不是向着他，還是躲藏爲妙。

殭屍雞雙翼也不是向着阿歷山大，只是指着火堆，雙眼呆滯無神。

阿歷山大看在眼內，大着胆子爬行上前，爬向那柄手槍所在。

殭屍雞的頭也就在這時侯「格格格」地轉動，轉向阿歷山大，那邊老杜一見不由雙手合什，一聲：「喃嘸阿彌陀佛。」

語聲甫落，殭屍雞的脖子已「格格格」地急轉，疾轉向老杜。

老杜大吃一驚，身子連忙往草叢中一縮，那邊阿歷山大已趁機爬前上前，手一探抓向那柄手槍，却才採出，殭屍雞的頭已疾轉過來。

阿歷山大一驚縮手，殭屍雞雙翼已向他轉來，他連忙大叫：「老杜，把牠引開——」

老杜一怔：「我？引開牠——」

「快！」阿歷山大大叫。

老杜唯有揮手作勢，一面作雞叫聲：「咯咯咯」的，引那隻殭屍雞轉向他那邊，那隻殭屍雞却是毫無反應，只是盯着阿歷山大。

阿歷山大不由滿頭大汗，一面揮手再催促：「阿杜，快快把牠引開——」

老杜咯咯連聲，那隻殭屍雞終於有反應，轉頭向他望去。

阿歷山大探手拭汗，再探手抓向手槍，還未抓到，殭屍雞已一脚踢去，正好將那柄手槍踢飛，也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火堆中。

槍受熱，子彈連連爆發，四面八方橫飛，一顆從老杜頭上射過，一顆射在阿歷山大面前泥土上，只射得泥土飛揚，當然又嚇得阿歷山大一跳。

他不由雙手抱頭，伏在地上，雙眼不由自主的閉上，到他再將眼睛張開，那隻殭屍雞已沒了蹤影。

「那裏去了？」他方自奇怪，轉頭一望，一下恐怖的雞叫聲響處，那隻殭屍雞已越過草叢，凌空撲下。

他大叫急避，轉身便仆在地上，那隻殭屍雞沒有落在他頭頂，却落在他屁股上，雞咀一陣亂啄，只啄得他屁股差一點開花。

他連忙大叫「阿杜救命！」

老杜那邊草叢中冒出來，看着，一陣手忙脚亂，探手抓住了一條大棒，衝向前來。殭屍雞毫無反應，繼續啄阿歷山大的屁股，可是到老杜衝近，一棒掃來，它便雙脚一縮，一彈而起，正好避開了那一棒，然後又落回阿歷山大的屁股上。

老杜一呆，大喝一聲，再一棒當頭擊去，那隻殭屍雞橫裏一縮，棒便又擊空，却落在阿歷山大屁股上，擊得阿歷山大一聲大叫。

老杜大棒準備再擊出，殭屍雞脖子已扭轉，一聲恐怖的尖叫，只叫得老杜心胆俱喪，大棒一丟，連退數十步。（未完·四）

上文提要： 楚杏兒親述沐浪花被張十文演變扔頭武功——雷震子驚呆，突然像劊子手的沈虎禪將他的眞頭顱斬下，沐浪花才能向姚八分發動攻擊，使他們退個乾淨，沐浪花哀痛兒子被張十文弄殺，帶着疲乏的步伐回到將軍府……沈虎禪堅持去取高唐鏡，杏兒含淚說到這裡，將軍等人委實担心沈虎禪的安危，忽然探子回報來人闖入大門……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高唐鏡得失　道劍鬥儒刀

* * *

這刹那，馬嘶已自大廳响起，一騎如風捲雲湧地衝了進來，一時間衆人掠起走避，王龍溪大喝一聲，正要徒手上前攔截，那匹神駿陡然勒住。

一切都靜下來。

唯有將軍和燕趙，仍站在原處，紋風未動，靜觀其變。」

馬上有三人。

楚杏兒喜而叫喚：「沈大哥。」

一人自馬後一躍而下。

那是蔡可飢他臉上青一塊、瘀一塊、人中滲着鼻血、咀角也有血絲、一條腿還跛了，可是他的表情，既又光采又振奮，彷彿剛好打了十八場大勝仗。

他手裏還抱着一人。

徐無害。

徐無害雖然臉色青白，狀甚衰弱，但如將軍這些明眼人一眼看去，已知徐無害並無大礙：

——他死不了。

還有一個人。

第三個人。這個人就在馬上。

是他策的轡。是他控的馬。也是他救的人。

他仍然神威凜凜。可是他並沒有下馬。

他是整個人栽倒下來的。

——他是沈虎禪！

沈虎禪回來了。和他的刀。

* * *

他的刀，仍矗峙在他的背上。

——他的人呢？

沈虎禪已栽倒下馬來。

可是他立時盤膝而坐。

——他的頭上並沒有冒出白煙而是冒出黑氣。

若有若無、約隱約現的黑氣。

將軍看了一眼，眼裏立即露出訝異之色，和燕趙說：「他和李商一交過手了。」

燕趙說：「是的。」

將軍道：「李商一是萬人敵麾下的第一高手。」

燕趙說：「要不是有他敵住李商一，誰也不易得手。」

蔡可飢大聲道：「不，不止是李商一，那不公平！」

將軍平靜的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沈大哥為了救我；」徐無害掙扎道，「他幾乎敵住了所有、統統、全部的人。」

將軍反而有些詫異：「李商一總算是活回頭了？他從前都不肯做這種丟人的事！」

燕趙沈聲道：「李商一也有身不由己的時候。」

楚杏兒又喜又驚，過去探看沈虎禪，只見他身上有十來傷處，血正汩汩滲出，但沈虎禪却完全無動於衷。

看他的情形，似正全力壓制體內的一種傷。

楚杏兒甚至無法弄清楚：究竟沈虎禪正在運功壓止內創、毒力，還是調息元氣？

她只好望向將軍——以求助的眼神。

將軍明白她的意思。楚杏兒畢竟是他的女兒。

「他受的是劍傷，」將軍道：「被李商一的劍所傷，誰都幫不了他的忙。」

楚杏兒說：「可是，他是為了救我們，為了奪回高唐鏡才受的傷……」

將軍撫髯反問：「你以為爹爹是見死不救？」

楚杏兒恐懼一下子湧了上來：

「他……他會死？」

王龍溪怒道：「我去殺了李商一！」

燕趙即問：「你是李商一的敵手？」

王龍溪冷笑道：「沒有打過，焉知打不過！」

燕趙點點頭，咀邊又浮現了一個譏諷的笑意：「對，沒有死過，焉知死不去。」

王龍溪氣得眉毛都開了花：「總好過光說不敢動手的人！」

燕趙悠然道：「光說不敢動手的人總比光動手不說的人來得不具殺傷力一些。」

將軍反問王龍溪：「你知道李商一現在在何處？」

「不知道。」

將軍道：「那你怎麼殺他？」

王龍溪一怔道：「找到他就可以殺他了。」

將軍居然很耐心的道：「你怎麼找他？」

王龍溪想了想，居然也答得出來：「找到萬人敵自然就可以找到李商一。」

將軍這回嘉獎似的道：「那你知道萬人敵在那裏？」

王龍溪怔了怔，答：「不知道。」

將軍又問：「你知道萬人敵是誰麼？」

王龍溪搔了搔頭皮，還是硬着頭皮答：「不知道。」

將軍仍然問：「你知道萬人敵的樣子？」

王龍溪只好老老實實地答：「不知道。」

將軍臉色一沈：「你什麼都不知道：「如何去找萬人敵？憑什麼去殺李商一？」

王龍溪給將軍一叱，只脹紅了臉，囁嚅的分辯道：「這……這小子能，我……我也一定能——」

燕趙冷峻地道：「這世上偏就有別人可以，而你不能的事。」

王龍溪忿然道：「你長他人志氣！」

將軍接道：「有時候，長他人志氣是對自我要求加強，不一定會滅自己威風！」

王龍溪為之語塞，仍不服氣：「我……我去找高唐鏡！」

將軍眉心一皺：「你要到何處找？」

王龍溪說：「不是說在譚千蠢手上嗎？千蠢和尚總比李商一好找得多了罷？」

將軍捻髯道：「你想証實什麼？」

王龍溪大聲道：「我非但能別人做到的我都能做到，連他們不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將軍「哦」上一聲道：「你是說：沈虎禪奪不回高唐鏡，你能。」

徐無害忽然叫道：「不。」

他喊道：「沈大哥已奪回高唐鏡了！」

舒映虹眉宇一揚，疾問：「在那裏？」

徐無害垂下了頭，悲聲道：「可是為了換我，他又給回了他們。」

舒映虹和王龍溪一齊倒抽了一口氣：「什麼？」

將軍轉首向徐無害，不怒而威。

徐無害不敢抬頭。

他在「將軍府」裏的輩份已不小，但跟「三面令旗」級的高手公然抗辯，還是平生第一遭。

將軍歎了一口氣，捫髯緩緩的說：「你還是把事情好好的說一說罷。」

＊　＊　＊

那對徐無害而言絕對是恐怖但又香艷的經歷。

事情發生在他隨着沈虎禪火燒大宅步出大門之際，他在火光熊熊裏忽然看到一雙眼睛。

那一雙眼睛，在火光中焚燒，也直似在心中映照，在蒼雲裏閃耀。

媚眼可以釀醇酒。

就這樣，徐無害就慢了一慢，沒能跟上大夥兒步調。

這使他幾乎從此就萬劫不復。

等到他發現那雙美目愈來愈近時，他只能捂心發出一聲呻吟。

那女子走到他面前。

他想拔劍。

（那女子向他一笑。）

——淺笑可讓人溺斃其間。

他要拔劍。那女子向他招招手，一招手是一盞水上燈。

他一定得拔劍。那女子又向他伸出了手。

——那是一道幻彩的夢痕。

他不能不拔劍。那女子的手已觸及了他。

——觸及了他慾火焚騰的地方。

徐無害又一聲呻吟。

他已崩潰。

他已徹底的擊潰。

他連劍都未出手，整個人都被慾念充塞膨脹，而在這時，那女子已封了他身上幾處穴道。

徐無害在轉述的時候，不敢提這些。

他也不能提。

這件事並不光彩。

而且痛苦恐怖。可是他並沒有後悔。

在他慾念高漲至極之際，那美得令人一口唾液嚼嚥不下喉裏的女人，點了他身上幾處完全不知道原來也是穴道的穴道。

這使得徐無害本來充滿全身高亢怒張的慾火，一發不可收拾，幾近虛脫。

那女人笑了。

火光照不着的地方仍是黑暗。

她向黑暗裏作了個吩咐：「把他抓起來。」她補充說：「這人留作有用。」

當這對媚眼沒有向着他的時候，他才想起萬人敵麾下有一個人物——狄麗君。

——「眼光可以釀醇酒，風情可以迷殺人」的狄麗君。

他知道她就是狄麗君的時候，他剛怒昇的慾火亦已宣洩，他幾近沮不能沮。

他已「完了」。

而他的夢魘剛剛開始。

＊　＊　＊

這時候沈虎禪也正開始與姚八分等人的劇鬥，狄麗君自然也加入了戰團，而沒

暇去理會徐無害。

他當然寄望沈虎禪能殺了狄麗君，前來救他之厄，可是他另一種心情却非常奇特：

——只要多見狄麗君片刻，就算是死在她手上，也心甘情願。

他竟希望狄麗君能回來看他！

他竟渴見狄麗君！

而他落在「蛇鼠一窩」的手裏，那種感覺，就好像在海底裏被一大羣死魚壓着。

——又滑、又腥、又臭、又完全着不了力！

他為這一點而感覺到痛苦絕望。

他是因為狄麗君而落到這個地步。

他甚至還覺得：剛才的一刹那，狄麗君離他是那麼的接近，呵氣若蘭，垂手可得，他雖然還沒有擁有過她，也不曾擁抱過她，但他曾在自己慾火的尖端點火似的一觸，那便教他融骨銷魂，永生難忘。那瞬間她是他的，就算隔着距離，他還是覺得他一洩如注，酣暢無比，就像和她情投意合，一起欲仙欲死一般。

就算只是假象，也總比連假象都沒有的好。

這樣一個女人，他見了又想再見。

他甚至希望一生一世一輩子都能見着她。

——因為她曾是他的。他是她的。

＊　＊　＊

「蛇鼠一窩」當然沒有殺他。可是他比死更難受。

因為那一千不知是「人」是「鬼」的東西？有的嗅他、有的吻他、有的舐他、有的捏他，至少咬了他二十一口吃了他一隻耳朵，一隻尾指和十八根頭髮而且還拔了他三隻牙齒四條鼻毛十六根眉毛！

——這樣的事情竟然都會發生！

這時，沐浪花拖走楚杏兒，全面撤退。

沈虎禪出刀，逼走姚八分，一羣萬人敵的名將，全在牆崩瓦裂唏哩嘩啦間走得一乾二淨。

那黑暗裏的「蛇鼠一窩」也隨着蹤跡而去。

他們當然也「帶着」徐無害。

一直到這一刻為止，徐無害雖然已能動彈，但還是可以判別得出眼前所發生的事：譬如沐浪花臨陣只求自保，不戰而退，沈虎禪獨戰羣敵，以一刀追斬衆人。

他看見幾個人，那幾個人都氣急敗壞。幾個氣急敗壞的人都很狼狽。

最狼狽的是那個曾被沈虎禪挺刀追殺的人。

看來，他在這些人當中身價最高，可是現在最狼狽不堪的也是他。

其餘幾個亦氣喘吁吁。

其中包括了一動手就制住了他，江湖上人稱「眼兒媚」，武林道上給她一個綽號：「莫道不銷魂」的狄麗君。

徐無害原本是將軍的門生，雖然後來調入三當家舒映虹的麾下，但他以「追隨將軍一十三載」的名義，不管在「將軍府」裏還是武林道上，誰都得對他另眼相看。

他跟隨了將軍多年。

將軍與萬人敵敵對了多年。

因而，他對萬人敵麾下的名人，多少也有點瞭解。

他一看那幾個人，便猜到他們是誰。

除狄麗君以外，還有姚八分、譚千蠢、侯小周、杜園。

徐無害知道自己完了。眼前這些人，就算是以一對一，他也自知求勝希望極微。

何況這些人全部在一起。更何況自己又已受制於人。

當一個知道自己已完全沒有希望，徹底的「完了」之後，只怕要比眞的「完了」時還要悲哀。

徐無害現刻的心情就是如此。

哀莫大於心死，他連掙扎求存之心也沒有了。

他聽見他們猶有餘悸的爭論起來：

「那人簡直不是人。」

這句話好像完全不通。

人當然是人。

可是徐無害親眼見過沈虎禪出手。

——那眞的是一個「不是人的人」。

姚八分說的話似欠通，但說的是實在話。

那確實是他的感覺。

「他那把刀也不是刀。」

這也是句實話。

徐無害雖為狄麗君點了穴道，但他仍能看得見沈虎禪出刀。

他到現在仍看不清楚沈虎禪的刀——究竟是因為那一刀太燦亮、太驚艷、還是太凌厲，令人渾忘了刀、渾忘了刀、甚至渾忘了閃躲。

甚至連「看」，也忘記了。

這已經不是「刀」了——要不是「神」，就是「魔」。

太過驚世駭俗的事物，就不可能是凡人凡器。

「你實在不該讓他先行出刀的。」

「我怎麼知道？你們幾個人去圍攻他，結果，却教他向我殺了過來，眞不知你們是怎麼搞的。」

「我們都以為你會搶先出手的呀！」

「大家一擁而上，不待他拔刀便解決了他，豈不是乾淨俐落！」

「他向我追殺，你們也不見得能給我支援，替我解圍！」

「嘿，嘿，連姚道長也要求救麼？我們都還不敢置信哩！」

「你這算是說風涼話！？」

「不敢，不敢。」

「其實咱們都困不住他，良心話，也解不了你的厄。」

「却不知他為何要收刀？」

「因為他想逃。」

「不，我看他是要趕過去援助沐浪花那一股。」

「沐浪花臨陣背棄潛逃，他還會去救他不成？」

「將軍的人，總會救助將軍的人的。」

「對，正如狗改不了吃屎。」

「那麼，張書生那兒只怕有險了。」

「好，咱們說什麼也得要去看看。」

「你留着這斷幹嗎？」

「他是徐無害。」

「徐無害？」

「徐無害是將軍當年弟子，而今在舒

映虹手下當紅，『五澤盟』有沒有跟『將軍府』結盟事，最好去問問他。」

「他會說？」

「他能不說？」

「就算他不說，對咱們也無害。」

「對，人都死了，對誰都無害可言。」

「咱們要把他拖去張書生那兒麼？太累贅了罷！」

「『劍客』可會趕來？」

這句話是狄麗君說的。

狄麗君這句話一出口，大家都靜了下來，彷彿提了一個不該提的人一般。

一個不該由他們這樣輕率的從口裏說出來的名字。

這個名字彷似「尊重」得應從聖旨裏宣讀出來，聽的人要三跪九叩膜拜才是。

可是在江湖上，「劍客」根本就是一個很平常的名辭。

隔了好半晌，才聽杜園吞了一口唾液，問：「『劍客』……他，他今晚也會來嗎？」

姚八分長吁一口氣道：「要不是他爲了要截擊『南天王』派來的人，他早就到了。」

譚千蠢臉上還帶了個詭異的笑容：「『劍客』來了，那頭沒尾老鼠還囚得了多久？」

衆人一起笑了起來。

可是笑容裏似乎也有些不快。

彷彿「劍客」只是他們所恐懼的人，但不是他們所歡迎的人物一樣。

「就這樣說定罷，」姚八分道：「把他留下來，我們再在『落井竹』聚合好了，到時再來好好的審一審這個人。咱們得還要趕去接應張書生。」

「其實，有張十哥，那頭兩脚老虎也怕早變成了個兩截老虎了。」

「那就別磨菇了，咱們去了再說。」

狄麗君示意，叫人帶走徐無害。

徐無害覺得自己又跌落入海藻一般的物體裏，整個人似貨物一般被人搬走。

——誰是「劍客」？

——那裏是「落井竹」？

對徐無害而言，現在則無所求、只願速死。

可惜，人生在世，常常不是說死就死的。

想去死的人不是就可以去死，或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死去。

徐無害此刻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仍然無法看見「蛇鼠一窩」的樣子，也弄不清楚「蛇鼠一窩」究竟有多少人。

不過他總算明白了這地方爲何被稱作「落井竹」。

因爲這地方種滿了竹子，竹節呈暗紅色，竹葉莖部作淡紫，而竹節粗大，像一截截木桶，如果井口拓開不大，根本還投不進井裏。徐無害從來就沒見過那麼粗大的竹子！

徐無害被「擲」於此處。

有一匹駿馬，正在竹林邊吃草。

按理說，那幾名萬人敵麾下的「巨頭」尚未回來，理應沒有人向他動手才是。

不過，「蛇鼠一窩」似以「整人」爲樂。

徐無害已被「修理」了一頓。

對方「修理」他的方式，並非不「人道」，而是不把他當「人」來辦。

是把他當作了一種「娛樂」。

他們給他吃飯、喝水。

他馬上發現那是鹹飯、鹽水。

他當然不吃。

可是他立即被「強迫」吃下去。

「強迫」的方法，是要徐無害稍有「違抗」之意，他的腸子幾乎要從肛門裏被鈎子勾了出來！

徐無害只有吃。

吃了之後，只有猛喝水。

鯨飲的結果，更不堪設想。

鹽水都喝光了，徐無害哀求喝只要是不加鹽的水。

只要不放鹽，放什麼都可以。

結果他喝辣椒水。

喝時是從鼻子裏直灌下去。

徐無害一口氣還未喘過來的時候，那些「看不見的人」又想出了新鮮玩意。

他們這次又來了一桶水。一大桶。

這桶水既不放鹽，也不加辣。

而是蜜糖、糖漿。

整桶糖水從頭到脚往他身上淋，然後再把他紮手紮脚綁在竹幹上。

不久，徐無害的「訪客」就來了。

這些訪客是徐無害的「酷刑」。

來的是螞蟻，開始往徐無害身上叮、攢、噬、咬、螫。

徐無害這次是與其活着受刑，不如一死。

就在這時候，馬蹄急响。有人來了。

——不管是誰來，徐無害也沒妄想有人會來救他，他是希望有人過來，把他一刀殺了就好了。

＊　＊　＊

來的是姚八分、譚千蠢、杜園、侯小周，就是沒有狄麗君。

徐無害只想見狄麗君——能見着一面，總是好的。

——就算死，也要死在她手裏。可是狄麗君並沒有來。

她一直都沒有出現。

姚八分、譚千蠢、侯小周、杜園的神態，比剛才還要狼狽。

「張十哥他……他死了。」

「他在對付沐浪花一夥人的時候，眼看就要殺盡他們，擒下楚杏兒，可是半途殺出了個沈虎禪……」

「沈虎禪一刀殺了十哥。」

「不過沈虎禪好像也……」

「他似乎也受傷了。」

「如果他傷了，就不可能一刀殺得了十哥。」

「可是十哥已發出了暗器。」

「誰也逃不過十哥的『十文錢』。」

「你別忘了，他是沈虎禪！」

「沈虎禪又怎樣？」

「沈虎禪至少能殺得了十哥。」

「你別長他人志氣了！」

「你這般有志氣，又不見得你剛才殺向沈虎禪！」

「我殺過去有什麼用？你們全都退走了。」

「嘿，原來閣下的志氣，還得要靠我

們來助長。」

「你……」

這幾個人似在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起來，可是最令徐無害毛骨悚然之處卻是：他們前一番話，他在向誰人報告，而後一段話，也像在「上級」之前爭功諉過。

但是徐無害的身前身後，左右附近，完全沒有另一個人。

只有竹和風。

還有馬。一匹紫騮馬，神駿無比。

──難道他們是向馬匹邀功卸責？

這種情景委實使徐無害覺得荒謬絕倫，然而又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怖。

＊　＊　＊

侯小周道：「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杜園沮喪地道：「我們這次眞是損兵折將，張十哥、齊九哥，回去如何跟萬大人交代是好？」

姚八分沉聲道：「和尚，高唐鏡還在你手中麼？」

譚千蠢道：「在。」

姚八分道：「『東張西望』和『清明時節』都在不在附近候命？」

千蠢和尚道：「余分分、張看看、徐望望他們本就跟着一哥，決不會走遠。」

姚八分於是道：「你叫『東張西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護着你，先回總壇見大人再說。」

徐無害縱然已知自己活已無望，但乍聽之下，知道萬人敵座下高手，幾乎已「傾巢而出」，也頗爲震動。

萬人敵座下的「五大高手」是「一八九十千」，即是：李商一、姚八分、齊九恨、張十文、譚千蠢。除此之外，還有「四大護法」：那就是萬人敵「耳目」，外號人稱「東張西望」的徐望望和張看看，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兩大異人：「清明時節」余分分和「大名鼎鼎」孟頂頂，他們一向迅於行動，執行萬人敵的策令，一如萬人敵之手足。另外還有「三大外援」：即是世家子弟的侯小周、家門棄婦的狄麗君、戲班名伶的杜園。「蛇鼠一窩」和「黛綠棕紅一潑風」兩個部隊，全是萬人敵的精兵。

也可以說，是蔡京、童貫、王黼等人在武林中的實力，恐怕確是要比鐵劍將軍的手下部隊爲盛。

徐無害聽得單止今晚的決戰，已出動了萬人敵部下的：姚八分、齊九恨、張十文、譚千蠢，還有侯小周、狄麗君、杜園，以及「蛇鼠一窩」，現在只怕連余分分和張看看、徐望望都來了，看來此役萬人敵是志在必得的了：──除了將軍親至，有什麼人能闖得過這些在武林中神秘而又厲害的高手所佈的陣呢！

只聽姚八分又狠狠地道：「沒想到殺出了個沈虎禪！」

譚千蠢惋恨地道：「我們在此聚合，本來兵分兩路，一路是把沐浪花等人一網打盡，奪得高唐鏡擒下楚杏兒，要楚鐵劍進退兩難，看他如何去解『五澤盟』和『南天王』的怨結仇障！另外，一路就是要把蔡般若和鍾詩牛派來的人先行幹掉，讓他們疑神疑鬼，繼續拚個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杜園問：「不知道蔡般若派來的人是不是方恨少？鍾詩牛派來的人是不是唐寶牛？」

姚八分罵道：「你腦袋變成蔴包袋了罷？他們怎會派這兩個蠢蛋來！你當名字裏有個『牛』字即是一夥的了？那麼有黑鬚就是你老爹，有白鬍子就是你祖公吧！我着小周查過，他們只是沈虎禪的先鋒！」

他狠狠地道：「而且還是兩個笨先鋒！」

杜園被姚八分這一番奚落，心裏很是不忿，但只能訕訕然的，不敢抗辯。

侯小周臉上充滿同情之色。

他同情之意如許之盛，以致誰都難以觀察出他眼裏那一絲幸災樂禍之意。

──人在同一個「部隊」裏做事，難免你抑就是我揚，我表現好就是你表現差了；就像在同一條舟子上，不管外面是否狂風暴雨，也不論舟子是不是可以遮風蔽雨，總之，他站立的位子多一點，我處身之地便少了一些。

──是故寸土必爭，寸土不讓。

──人的精力，大多是浪費在這種無謂之爭裏。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但不爭要有不爭的實力與條件，普天之下，縱大智大慧者，有幾人能夠完全「不爭」？

──大人物有大人物之爭，小脚色有小脚色之爭。

──就算你不與人爭，人亦會與你爭。

──杜園被斥，侯小周似乎想要掩飾喜悅；張十文被殺，姚八分似乎也興奮多於悲憤。

除非是死人，才能不爭。因爲他已不能再爭。已經沒得好爭了。

──連一口氣都沒了，再「爭」什麼？

像這一刻的徐無害才是沒有可爭的。

──連生存都爭不到，有什麼好「爭」的？

那些人也眞的當他死人一般，所以什麼話都說，毫不顧慮。

這種情形，無疑是知道他已經不可能再「說」得出去了。

徐無害也心裏明白，他們要逼自己道出所知將軍的機密，所用的條件，至多不過是讓自己死得痛快一些。

──如果他們說會放了他，他們說了也等於沒說，自己也不會相信。

──他們會不會逼我加入萬人敵的組織呢？

徐無害心裏忽然燃起了一綫生機。

──要是他們眞的提出這個條件，要不要答應他們呢？

──不答應，是死！

──答應，是……

就算是再高風亮節、雪志冰操的人，在某些時候某種情境裏，也難免有動搖的時候──不管他們是不是眞的變了節，還是仍能臨大節而不屈，但一時間的猶豫和顧慮，總是難免的。

不過徐無害已沒有機會再想下去。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因爲一聲沉叱已打斷他的思維。

「交出高唐鏡，可以不死。」

說話的人就在他的背後。

他正倚一株巨竹而靠。

發話的人自然是在巨竹之後。

——他在什麼時候潛了進來？

——他如何在一羣高手眼下潛進來？

答案沒有人知道。

但人人都知道：說話的人一定是沈虎禪！

因爲只有他才有這樣的本領。

因爲只有他才有這樣的胆色。

因爲只有他才有這樣的份量。

——也只有沈虎禪這種人才會在一羣高手環伺下說得出這樣的話來。

＊　＊　＊

衆皆失色。誰都沒有動手，因爲沈虎禪就在徐無害的背後。

只要沈虎禪在，誰也知道自己沒有這個本事把徐無害「搶」過這邊來，而且，更沒有勇氣去「殺」徐無害。

可是沈虎禪要的是高唐鏡。

——給？

——還是不給？

——不給，能不能敵得沈虎禪的魔刀？

——要是給，萬人敵會怎麼處置他們？

姚八分、譚千蠢似在後退。

以他們在武林中的地位和身手，一個「還未出現的人」居然把他們幾個人一齊嚇退，可以說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不過，姚八分等人都嚐過沈虎禪的厲害。

——唉，那一把匪夷所思的刀……

譚千蠢性子凶悍。

他還想鬥。

他已敗在沈虎禪手下三次。

三次他都未曾正式向沈虎禪動手，便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對手。

可是他仍是躍躍欲試。

——沈虎禪眞的有那末厲害？

他想動手。不過，他雖然外表莽烈，但其實不是魯莽之輩。

他看見姚八分沒有動手。

——在萬大人麾下「五大高手」裏，要以李商一武功最高，張十文次之，姚八分排行第三，齊九恨又次之，而自己則忝居其末。

——連姚老道都不敢動手，自己又何必爭吃眼前虧？

——就算上頭責怪下來，自己好歹也有個人可以推責諉過。

譚千蠢正那麼想着的時候，忽覺背門給一物頂着。

涼。冷。冰。凍。

他的心也涼了，手也冷了，脚也冰了，甚至全身都凍得發僵，更糟糕的是：不但僵，而且還抖。

發抖。

然後也聽見沈虎禪的獨自語音，就自背後傳來：「我再說一次：交出高唐鏡。」

＊　＊　＊

——沈虎禪不是在徐無害背後的巨竹後嗎？

——他怎麼又到了譚千蠢身後！

姚八分等就霍然轉身。

只見沈虎禪和他的刀。

刀和人，就在譚千蠢的背後。

再看徐無害的時候，只見竹後轉出一個人。

蔡可飢。

他已扶起徐無害，一面替他揩去身上的蜜汁。

沒有人敢去制止他，因爲誰敢動他，誰就等於先「動」沈虎禪的刀。

——誰敢動沈虎禪的刀？誰敢要沈虎禪動刀？

看來，譚千蠢已沒有選擇。

他不能選擇，他只有交出高唐鏡。

他小心翼翼地掏出錦緞包裹的高唐鏡，顫抖着反手交到背後去。

身後自然就是沈虎禪。

沈虎禪正要接過來，忽聽一個簡單、木然、完全沒有抑揚頓挫的語音道：「留、下、高、唐、鏡，我、就、留、下，這、兩、條、命。」

然後那棵紫紅色的巨竹忽然裂了。

裂成一個整齊的圓周。

竹枝喀喇喇地倒了下來。

巨竹中間是空的。

淨若明台的巨竹中，竟端然坐着一個人。

一個人，抱着一把劍。那一把短短的、仿如一節節的、一葉葉湊成的，棱形的劍。

紅色的劍那麼紅麗欲活的劍，彷彿劍裏流着的是鮮血，劍是活的。

人呢？人完全蒼白，而且蒼老。

其實這人看來至多只三十歲，可是卻有一張痛苦至極的臉容。

這使得旁人看來，以爲他不但已十分蒼老，而且還非常滄桑。

這樣看去，彷彿他是死的，他手上的劍才是活的。

——在他沒有削斷竹子之前，竹子是沒有裂縫的，他是怎麼走進去、坐在其間的呢？

——他爲什麼要躲在竹子裏呢？

徐無害忽然間什麼都明白了。

他剛點燃起的希望，忽遇暴雨般的淋熄打滅了。

——姚八分、譚千蠢、侯小周、杜園等人，剛才正是向這人「報告」。

——這人一直都在竹子裏。

——這人正是李商一。

「一統劍客」李商一！

＊　＊　＊

未見過李商一的人，也一定會聽過他的劍。

他那一把不但飲敵人的血，也喝自己的血的劍。

——那一把「古之神兵」。

紅色之劍。

巨大的竹子。

竹子裏的人。

手上的紅劍。

一切都構成一個奇詭的映象。

＊　＊　＊

沈虎禪一見到他，臉色還沒有變，「嗆」的一聲，他背上的刀鍔彈起，刀竟自動出鞘一寸三分！

那個擁有一張痛苦滄桑臉容的人，手裏的紅劍也忽然生起了奇異的變化：那柄

劍就像摺葉一般，一瓣一瓣的分了開來，迅即又疊合在一起，復合成一把棱形的劍。就像一把扇子，開了又闔起來；也像一截蟒身，蠕動了那麼一下又靜止了下來。

劍色變得像劍身裏佈滿了血脈一般，一點腥紅一斑緋紅，紅得來不再調勻，但更怵目驚心。

然後沈虎禪問：「你要我交回高唐鏡，就放了他們兩人？」

李商一看也不看他，只道：「一、個、人。」

沈虎禪道：「兩個。」

李商一搖頭。

蔡可飢猛然返身，就要出劍。

沈虎禪大喝一聲：「不可！」

蔡可飢陡然住手。

沈虎禪有點緊張的樣子：「別惹他！」

他曾在兜玉進和唐多令兩人挾持楚杏兒的威脅之下，輕易反擊，從容救人，可是遇上李商一，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了。

他變得很謹愼，好像脚踩刀山，手捧油鍋似的，錯不得。

他鼻尖已密佈汗珠。

「我手上也有一個人。」

「他、死、活、與、我、無、關。」

「可是他死在你面前，也不是件光采的事。」沈虎禪指的當然是譚千蠢。

李商一冷哼一聲，突然，徐無害和蔡可飢只覺整個人飛了出去。

——也沒有大力撞來，甚至完全感覺不到外力的存在，整個人就「飛了出去」。

兩個人都努力想站好，可是徐無害已失去掙扎的能力。

蔡可飢則不然。

他在眼看要栽倒在地上之際，忽一個怪蟒翻身、魚躍龍門、點掛廻龍彈，想要平平穩穩的落下去，不料，這一用力，反而在要緊關頭重心大失，「叭」地摔跌，正要用雙手按地，但雙肘發麻，門牙被竹根一叩，頓時摔了一跤，一咀是血。

徐無害動彈不得，正紮手紮脚的摔了下來，但要到地面的時候，反而雙脚平平落地，而被封的穴道，也神奇般地全解開了，不過因體力一時無法恢復，仍癱軟在地上。

徐無害爲之怔住。

沈虎禪既沒有去接，也沒有去扶他們。

他只把刀鞘移開，對譚千蠢沉聲道：「走吧！」

譚千蠢如獲大赦。

李商一道：「他、們、可、走、你、不、得。」

沈虎禪怔怔地道：「他們會讓他倆走？」

李商一眉頭一皺，露出很不耐煩的表情：「走。」一面還揮了揮手。

沈虎禪注意到他的手：那就似皓雪般的玉手。臉部皺紋雖多，手却乾淨皎好。

蔡可飢狠狠地爬起來道：「我不走。」

「走吧。」沈虎禪把話先說了下去，「有李劍客的話，他們不敢留難你們的。」

蔡可飢挺胸大聲道：「你走，我們才走。」

「你不想走，」沈虎禪道：「也得要送徐兄弟回去。」

李商一忽道：「說、完、了？」

沈虎禪怔怔的望着蔡可飢，「你不走？」

李商一道：「你、死、了、他、們、也、一、樣、可、以、走。」

他自恃的時候，皺紋都爬滿了眼角額前：「我、說、過、的、話、一、向、算、數。」

沈虎禪突然道：「好！」

然後他的手已搭着刀柄，道：「請！」

李商一點了點頭。

傲慢的點了點頭。

倨傲的抬頭。然後抬頭望天。

——看他的神態，彷彿眼前已沒有人，眼中也沒有人，世間已沒有什麼東西能教他放入眼裏。

——就連沈虎禪也沒放在眼內？

——沈虎禪的刀呢？

——天底下，誰能無視於沈虎禪的刀？

——李商一，他，能不能？

* * *

聽到這裏，燕趙忽道：「可惜。」

將軍撫髯道：「很可惜。」

燕趙道：「像這一戰，沒能親眼目覩，實在是損失。」

將軍嘆息道：「不過，結局我們總算已知道，也不必爲沈兄揑一把汗了。」

燕趙道：「對，沈虎禪已回來了。」

將軍道：「他回來，就是李商一戰敗了。」

燕趙道：「李商一的紅劍之劍，人稱天下第一，可是終究還是敗在沈虎禪的刀下。」

「錯了，」說話的人是蔡可飢，他立即省悟到自己用語重了，可是還是忍不住再說一句：「不是的！」

燕趙也沒生氣，只是有點訝異：「你是說……李商一勝了？」

蔡可飢激動地點頭。

燕趙和將軍面面相覷。然後燕趙試着問：「那你們又是怎樣回得了來？」

* * *

李商一的面容有一種很奇特的變化。

他的臉還是如常的一張臉孔。

可是這張臉却突然開朗了起來。

一個人的神情是因他的心情而改變，這句話在李商一的身上得要加强十倍。

沈虎禪望定看他，然後解刀。

——是解刀，不是拔刀。

沈虎禪雙手緊握連着木鞘古意的刀柄，直舉頭頂。

李商一看了沈虎禪一眼。

然後他鼻子裏哼了個調。

沈虎禪的刀徐徐而落，雙手執刀，刀尖指着地面。

李商一却做了一件事。

他棄劍——是棄劍，不是拔劍。

劍就插在竹節上。

那柄劍刺入竹節裏的時候，也不覺特別鋒利，但卻隱隱帶着音樂的聲響。

也就是說，當劍鋒遇上硬物的時候，便會發出一種似是音樂的聲响，好聽極了。

——難怪武學家認爲：死在李商一劍

下，是一件舒服而且榮耀的事；很多人都認爲李商一的劍殺人是不令人感到痛苦的。

——可是李商一很少殺人，甚至很不願意動手殺人。

沈虎禪繼續謹愼而緩慢的動作。

他用雙手捧刀，專注而心誠的往前抱刀拜了三拜。

李商一忽然自竹節內走了出來。

劍仍留在竹內。

——沒有了劍，他如何對付沈虎禪？

——沒有劍，如何尅制沈虎禪的刀？

沈虎禪用雙手托刀，小心翼翼地奉刀平舉於額前。

蔡可飢看不明白。

以他的功力，當然看不明白。

他只看明白了一件事。

——大家的神情。

別說杜園和侯小周了，就連姚八分，他臉上的神情，比沈虎禪揮刀追斬他之時還要倉皇，而譚千蠢也比剛才受沈虎禪脅持之際還更緊張。

——到底爲什麼？

——難道就爲了沈虎禪那幾下毫無意義的舞刀？

這時候，沈虎禪已回刀合抱，默然稽首爲揖。

他這些動作，卻又不是衝着李商一的。

李商一卻豎起一根指頭。

左手食指，他用這手指，找了一塊蒼古的石頭，竟磨砌了起來——

* * *

楚杏兒叫道：「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將軍神色凝重：「他們已打起來了。」

楚杏兒和舒映紅都詫道：「打起來了？」

楚杏兒補問了一句：「怎麼打？」

燕趙道：「好厲害的李商一！」

將軍覺得是遇上了知音：「他用的是『道劍』。」

燕趙羨然的說：「他的劍已達到了：『道即爲空，空即爲道』的境界。」

將軍道：「所以他已不必持劍。」

燕趙道：「他的手指就是他的劍。」

將軍道：「他和劍雖分了開來，但實際上那劍仍爲他心志所縱控，人在劍在，人不在劍也在。這比『劍在心中』的『心劍』還要再進一步。」

燕趙道：「可是沈虎禪也不簡單。」

將軍道：「他是想以『儒刀』以破之。」

燕趙也有點奮悅：「所以他刀未出手，招已先露，正大光明，磊落逼人，『天地君親師』五記招路，先亮了出來。」

「好個『道劍儒刀』！」將軍歎道：「唉，這眞是一場絕世難逢之比鬥。」

王龍溪瞪大了虎目，幾乎是一把手要把蔡可飢揪了起來：「結果如何？」

* * *

——還沒有結果。

沈虎禪以刀敬天、敬地、敬君、敬親、敬師，然後面對敵人。

李商一卻在竹節上以手指刻字。

刻了八個娟秀的小字。

「弦年蝶鵑」

「淚煙憶然」

刻完了，他拍了拍手，一張臉突然又被痛苦所佈滿。

沈虎禪大喝一聲，舉刀、提步、上前。

蔡可飢忽然覺得幾乎不能呼吸。

——那一刀如未出手、那一刀若未命中，彷彿誰都呼不出一口氣、吸不進一口氣！

李商一盯住沈虎禪。

不看他的刀。

不看他的眼。

只看他的眉心。

沈虎禪大喝一聲，攻勢的刀忽成守勢。

他的刀鍔護着眉心，印堂上忽覺一陣燒灼。

他喝道：「好劍！」

李商一咀角痛苦地牽動着，算是笑了一笑。

沈虎禪叱道：「出劍吧！」

李商一淡淡地道：「你已着了我一劍。」

沈虎禪握刀的手青筋像怒樹一般賁突着：「你所見就是你的劍？」

李商一傲然道：「我看見你，你便着了劍。」

沈虎禪厲聲笑道：「誰是我？」

李商一叱道：「你就是你。」

沈虎禪狂笑道：「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誰是我？我是誰？」

他的眉心發赤，他的刀帶着檀香味，像一道彩虹，直劃向李商一：「誰都是我！我不是誰！」

李商一沒有閃，沒有躲。

突然間，那嵌在竹內的紅劍，就像有一條無形的綫牽羈着，飛射而出，直釘沈虎禪！

這刹間，沈虎禪眼前的大敵變成兩個；

——一是李商一！

——一是紅劍！

那一抹紅，像美人吐出的一口飛血。

快、而凄艷。

並且帶着一陣淸響，恍惚如一夢。

沈虎禪大喝一聲，終於拔刀。

拔刀、出刀。

出刀、收刀。

刀還是刀。

刀仍在鞘中。

他拔了刀，但人人都看不見他的刀。

再見時刀仍是在木鞘裏的刀。

不過在那刹那的永恒裏，「叮」的一聲星火四濺。

劍刀相擊。

紅劍颼地飛回李商一手裏，就像一隻很馴的蜻蜓。

李商一手裏執着劍，他的臉忽然紅了。

劍色的烈紅，似乎有點淡褪。

沈虎禪仍持着刀，盯着李商一。

他和李商一的視線猶似在空中互震起一串刀花劍火。

沈虎禪執刀的右手，自袖口到腕沿，流下了一抹血痕，就像一條紅色的小蛇，正在掠索着蜿蜒而下。

（未完．九）

上文提要：天色大亮時，柳花花躍上一棵大樹查探青山鎮所在，朱媚竟獨自離去引開敵人的注意力，好讓柳花花可以盡速返回青山鏢局拯救獨孤美等人，戰慄無助的獨孤美正面對着已一絲不掛的趙屠，白則七那疾飛的一劍穿破趙屠的喉頭，及時解救了獨孤美……朱媚被岳光輝追至一斷崖，柳花花甫至，朱媚即跳崖自盡……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快樂山莊不快樂　心靈空虛無處託

哎，十年了，那已經是十年前的往事了。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這或許不算是太長的日子，但也絕不是個短日子。至少，十年後的今天，大家都改變了很多。

柳花花已是江湖知名的「花花大少」；皇甫霏則是威震一方的「快樂山莊」女主人，而且還是當今武林十大劍客之一的「不是劍客」。

小蠻哥呢？

她有沒有改變？

有，當然有，而且變得很多。

——世上那有不變之人？即連死人，十年之後也是白骨變泥塵了哪。

至少小蠻哥已變得亭亭玉立，嬌艷可人。短短的頭髮變成了烏黑而滑亮的披肩秀髮；黑黑的臉孔變成了細白嬌嫩的俏臉兒；髒髒的衣服變成了光鮮耀眼的錦羅玉裳；粗粗的嗓音變成了珠圓玉潤，嬌柔甜脆的磁力嗓音；惡狠狠、兇巴巴的眼神變成了似夢似霧、柔情似水、充滿著女人特有魅力的迷人眼波……

女人十八變。

這句話太保守了。

——小蠻哥之變，在柳花花看來，只怕早已超過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了哪。

柳花花的心情是激動的。

他百感交集，感慨萬千……

小蠻哥只是微笑的望著他……

「十年了」柳花花感觸的嘆了一聲：「妳已經美得幾乎要讓我認不出了，妳已經不再是小蠻哥……」

「那我是什麼？」她瞪著他問。

「當然是大美女一個了。」柳花花很認眞的說：「如果大內皇宮想挑選美女立皇后的話，妳肯定是第一個被選中。」

小蠻哥望住他搖頭，嘆氣，口中喃喃，一連說了幾句：「果然，果然……」

「果然什麼？」

小蠻哥彎身撿拾起地下的死鷄：「果然你是個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我想，如果要舉辦一個『世上咀巴最甜的男人』比賽大會，肯定第一名非你莫屬。」

她提著鷄走進屋裡，柳花花跟著走入；小蠻哥走向土灶：「記得十年前的你，楞頭楞腦，一副蠢樣塞包模樣，你也變得太多了……」

她望了望手中鷄，笑著又說：「變得居然連隻鷄都殺不死。」

柳花花笑，苦笑。

灶裡的水早已沸騰了，小蠻哥開始劏鷄拔毛……

柳花花靜靜的望著她既美麗又陌生的背影，心中想的却是另外一個人。

——皇甫霏。

他心中同時有很多疑問。

——十年前，皇甫霏帶著她一起離開自己，她們現在是否仍然在一起？

——在卧佛庵的時候，她明明看見自己，爲何佯裝不見，不肯跟自己打招呼？如果她仍和皇甫霏在一起，那她是否知悉「大廝集團」的內幕？

——她爲何會在此地出現？皇甫霏呢？

他想問。

但，他却又怕問。

——他怕瞭解她們太多。

所以他靜默著。

小蠻哥也沒開口，她沈默的劏著鷄……

室內的氣氛有點怪。

小蠻哥把鷄放入鐵鍋裡的時候，掠了他一眼：「你爲何不說話？」

柳花花笑笑，目光瞥見木床底下放著一罎酒，他走前去抱出酒甕，開了封，湊上鼻尖，聞了聞，是獵戶自己釀製的米酒；柳花花喝酒不大挑剔，唯獨不太愛喝米酒，喝多容易頭痛，此時此刻，他當然不挑剔了，他爲自己倒了一碗，問小蠻哥：「米酒，喝不喝？」

小蠻哥搖頭：「你知道，我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嘔吐，一嘔吐就頭痛欲裂，我向來是滴酒不沾的。」

「這一點，妳還是老樣子，沒變！」柳花花咕得一聲，一大海碗的米酒，居然一口喝光。

小蠻哥皺了皺眉：「你喝酒像喝水？」

柳花花長吁一聲，拭了一下唇邊的酒漬：「我已經好多年不喝米酒了。」

他又倒滿了一碗。

小蠻哥走前去，按住他的手：「這種酒喝多了，易傷身，也容易醉，特別是你現在空腹喝酒，只怕你的胃會受不了。」

「別喝好不好？」小蠻哥一點也不像當年的醜小鴨，她溫柔楚楚的說：「十年不見了，你不認爲我們應該叙叙麼？」

「妳認爲我們應該叙什麼呢？」柳花花泛起一絲苦笑。

「隨便，」小蠻哥笑笑：「你不想知道我爲什麼會在這裡出現麼？」

「我想知道，」柳花花望向門口外的天空，一朵浮雲正好緩緩飄過：「但我又怕知道……」

小蠻哥忽然低嘆一聲，似乎也被柳花花那份感傷所感染，明亮的眸子帶有幾分憂鬱……

這時候，鍋裡的水溢滾了出來，香味四溢，鍋裡的鷄熟了，小蠻哥立刻起身，把鷄切好，端上桌來……

柳花花本是飢腸轆轆的，不知怎麼的，此刻却胃口全無，吃了幾件，便吃不下了。

小蠻哥剛想吃第二件，却見他放下筷子，不禁訝道：「你怎吃得這麼少？」

柳花花忽然站起來說：「我吃飽了，我要走了……」

「你要走了？」小蠻哥也站了起來，眼中一片驚詫之色。

「不走，留在這裡幹什麼？」柳花花望了望她，便往門外走去。

「等一等，」她叫住他。

「什麼事？」柳花花回頭問。

「你就這麼走了？」她瞪著他。

「是啊，天下沒白吃的鷄，我怎能如此一走了之，」柳花花掏了錠銀子往桌上一丟，然後朝小蠻哥淡淡一笑：「而且我還應該跟妳說聲謝謝，若非妳來，我只怕連那隻鷄到現在還抓不到呢。」

說完，他大步跨出門來。

他走得很快，連頭也不回。

小蠻哥追了出來，大喊了一聲：「花哥哥！」

曾幾何時，小蠻哥那時大概才只有十歲大，就是這麼稱呼他的。

柳花花沒有兄弟姊妹，他曾經把她當做自己的妹妹那般愛她。

每當午夜夢醒時，他想起了皇甫霏，就一定會想起小蠻哥。

他懷念她的「蠻」。

他更想念她親切的嫿呼「花哥哥」。

現在，他已看不見她的「蠻」了，但是終於聽到了她那聲「花哥哥」。

這聲「花哥哥」令柳花花感到那久已失落的快樂時光，彷彿一刹那又倒流了回來！

他激動！

他克制不住自己轉過身來。

一轉身，那本被他强行制住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彷彿像黃河決堤般狂瀉而出！

因爲，他看到了小蠻哥滿臉淚水的撲進自己的懷裡……

「花哥哥，我好想念你，眞的好想念你……」小蠻哥哭聲喃喃，她此刻看來一點也不像個冷艷的女人，她彷彿又回復到十年前的小蠻哥。

「小蠻哥，」柳花花緊緊摟著她，涕淚橫流：「花哥哥對不起妳，我一直都沒曾好好照顧妳，原諒我，原諒我……」

小蠻哥痛哭失聲！

柳花花心痛如絞！

他們哭抱成堆……

忽然，柳花花聽到了背後有脚步聲！

他立刻回頭。

一回頭，他呆住了。

那人竟就是在緊急危難時救助他與朱媚脫險的黑衣幪面人！

那個幪面人是誰？

柳花花是知道的。

當時她的出現，柳花花是覺得非常意外，現在她又出現，柳花花其實早已意料到，只不過他仍然覺得有幾分突兀。

因爲那人就是皇甫霏！

柳花花感到意外的是：皇甫霏是岳光輝的「收鏢人」，換句話說她也是「大廡集團」一份子，照理她與柳花花是敵對的，無論如何她不該救他。

甚至，她殺死柳花花都是應該而「合理」之至，可是，她却救了他。

爲什麼？

除了表示她眞的仍深愛著柳花花之外，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解釋？

柳花花在這裡碰見了小蠻哥，其實已心裡有數，她是在這裡等皇甫霏，因此他的心情極端矛盾——他想見皇甫霏，却又怕見她！

現在，她眞的來了。

柳花花居然有突兀的感覺。

* * *

山中的霧，如煙輕攏。

皇甫霏那兩隻美麗的眸子也充滿了霧，如煙似霧的眸孔彷彿漾着幾分如訴如慕的痴情，像春風，也像秋水，緩緩而深沉的流向柳花花。

柳花花不由自主的低下頭。

——當年，他就是被她這種眼光「淹沒」了，現在，他又有被淹沒的感覺。

皇甫霏解下頭巾，一頭像瀑布般的黑髮在霧中飄散，那張美麗的臉孔依然那般美麗。

不，比以前更美麗！

這是柳花花心中的感覺。

他忍不住又像當年一樣——痴痴的望著她。

這一刻，他彷彿又回到了十年前。

然而，時光畢竟是無法倒流的。

至少，小蠻哥就已不再是當年的「野小子」，當她走向皇甫霏的時候，柳花花不禁又想起當年皇甫霏帶著她離開自己的情景……

那時候，小蠻哥還眞是個小孩子，她甚至不了解皇甫霏要拋棄了她的「花哥哥」。她永遠不會忘記，當時她還一臉憨稚的對柳花花說：「花哥哥，霏姊姊要帶我去一個好地方，她說你不想去，為什麼你不一起去嘛？眞討厭，你是否不喜歡小蠻哥了？」

當時，小蠻哥是眞以為「花哥哥」討厭她這個「野小子」，她曾經很憤怒的對他吼叫：「你有什麼了不起？我一輩子都不要再見到你！」

然後她跟著皇甫霏很絕決的走了。

現在，她又站到了皇甫霏身旁，她是否也要跟著她走了呢？

分離後的十年，她一直都在皇甫霏身旁，她一直視皇甫霏如母如姊，她對她的感情，任何人都無法分開的，她當然要跟她走。

可是，皇甫霏却忽然問她：「小蠻哥，妳要不要跟我走？」

小蠻哥楞住。

她從沒有想到她會問這句話。

她也從沒有想過自己會離開皇甫霏。

所以皇甫霏這突然其來的一問，眞是使她整個人楞住了。

「我是說，」皇甫霏目光柔和的望住她：「妳以前老是吵著要見花哥哥，現在，他就在這裡，妳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小蠻哥低下頭。

未乾的淚痕又沾濕了豐潤的臉頰……

柳花花心中一陣激動！

他想說話，却不知要說什麼。

不過他還是說了，他激動得連聲音也走了調：「妳，為什麼要救我？」

皇甫霏沒有回答。

她似乎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問題往往不回答比回答來得更有力。

柳花花克制著自己，「妳和岳光輝究竟是什麼關係？我是說，妳對這樁『大麻事件』的涉入究竟有多深？」

皇甫霏還是沒有回答。

——岳光輝將大麻暗藏於鏢銀中寄給她，白痴也知道她當然也是「大麻集團」的核心份子。

柳花花自然也知道。

但他還是忍不住問了。

他希望她回答。

他希望她能為自己辯解。

即使是「强詞奪理」的辯解他也願意聽到。

然而皇甫霏只是默默的望著他，美麗的唇角牽起了一絲苦澀的微笑……無奈的微笑……

小蠻哥却忽然替她回答了：「她救你，是因為她愛你，當岳光輝飛鴿傳書說要殺你時，她却按兵不動，隻身前來救駕，希望你能安然逃脫，我是在這裡接應霏姊姊的……」

小蠻哥情緒也很激動，她繼續回答第二個問題：「她加入岳光輝的大麻集團，起先當然是為了錢，後來却因自己心靈的空虛，因而吸食上癮……」

皇甫霏因何心靈空虛？柳花花不知道，他不想知道，人生在世，總難免會有心靈空虛的時候，柳花花只想知道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妳救了我，如果我能活著返回飛鷹堡，那麼，妳豈不是也死定了？」

這個問題的確重要。

柳花花不死，那麼「大麻事件」勢必要被全部揭發，不說名震江湖的五大門派，單就是一個「飛鷹堡」便絕對有能力摧毀大麻集團，包括「快樂山莊」在內。

這個問題事關皇甫霏的生死，她自然不會不知道其嚴重性。

但，她却祇淡淡一笑，依然不肯回答。

小蠻哥張口欲言，似又想替她回答，但柳花花這次彷彿非要皇甫霏親自回答不可，他揚手制止小蠻哥說話，盯住皇甫霏說：「妳為什麼不回答我？」

皇甫霏那如煙似霧的眸子緩緩的望住柳花花，幽幽一歎：「你認為，我現在活著和死有什麼兩樣？」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柳花花迷惘：「妳現在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要名望有名望，要地位有地位……這世上，有多少人在羨慕妳，有多少人在嫉妒妳，妳為什麼活得這麼痛苦呢？」

「人就是這麼奇怪，」皇甫霏那張美如芙蓉的臉龐兒忽然神色一黯：「當年我擁有你的時候，我希望擁有其他更多的東西，諸如財富、名聲、權力……但，一旦我擁有了這些，我却發現這些東西其實也不過是過眼雲煙，我又希望能擁有你……」

皇甫霏始終都顯得很平靜，但美麗的眸角却隱隱閃著一顆如晶似玉的淚光，那顆淚光在霧中漾著，盈盈欲墜，看得柳花花心靈欲碎，在他的印象裡，他從未見過她在自己面前掉過淚，他一直認為她是個非常堅强而無情的女人。但，現在，她看來却如此軟弱，軟弱得像一個無依無靠的可憐女人！

柳花花心中在哭泣……

他緩緩別過頭去，他實在不忍見到她這副樣子，他只怕自己會克制不住的衝上前去。

——他有一股想去「保護」她的念頭。

「我知道，當年我給你的傷害太大了，」皇甫霏淒苦一笑：「我也知道，我這一生人再也喚不到你返回我身邊……因此，有機會救你，對我來說，或許能減低些我心中對你的歉疚……」

柳花花沒有看她。

他不敢看她。

因為他此刻眼中也有淚。

他在她面前也從未掉過淚，因此他不敢回過頭去看她。

「小蠻哥已經長大了，」皇甫霏眼梢那粒淚滴愈來愈濃，愈來愈大：「我想，你大概也看得出，她是個好女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顧她，那麼，即使我死，我也無怨無尤了……」

「霏姊姊！」小蠻哥號哭著撲向皇甫霏：「不！我這一生，絕不會離開妳！」

柳花花心中一陣悲悽，眼梢那顆淚水已禁不住的順頰而下！

但他突然收束淚水！

小蠻哥本也哭倒在皇甫霏懷裡，她也忽然急立而起……

皇甫霏機警的轉首向山陘望去！

——朦朧煙霧裡，一人緩緩踏步而來。

＊　＊　＊

柳花花凝神目注。

他本以為那人是岳光輝，可是當那人走到相當距離時，他本能的一怔！

那人不是岳光輝！

——竟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他怎麼會在這時候出現？

令柳花花感到驚異的是，來人並不只他一個。

——賀萬杯走到柳花花面前時，霧裡又慢慢的走來一個人。

那人居然是「臥佛庵」相遇的賈男！

賈男，他怎麼又會在這時候出現呢？

他和賀萬杯一前一後而來，究竟兩人是不是一路的？他們來此的目的何在？

柳花花沒有問。

因為賀萬杯已先他開口了：「柳花花，我們又見面了。」

賈男則朝他微微一笑：「柳花花，你可還記得我麼？」

賀萬杯此刻和平素截然不同，居然毫無醉態酒意的樣子，而且也沒有平時的嬉笑與玩世不恭的表情，他看來一臉凝重，語氣也沉重：「我知道，你一定很奇怪我們為什麼會突然在此出現，我想，這個問題皇甫霏或許會告訴你。」

柳花花疑惑的望向皇甫霏。

皇甫霏卻只是淡淡一笑，不發一言。

小蠻哥卻一臉凝重之色。

賈男冷冷的掃視著皇甫霏與小蠻哥，哼了哼說：「看來，他們好像不願告訴你……」

他望向柳花花續道：「不過沒關係，既然她們不肯說，還是讓我來說吧……」

賈男想向柳花花說什麼？

柳花花不知道。

但有一點他是知道的，無論賈男現在想說什麼都是不太可能的了。

——因為一旁的小蠻哥突然拔劍攻向賈男！

皇甫霏不但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而且也是現時江湖上十大劍客之一，劍法造詣自然極深，而小蠻哥是她的心腹，武功自然也有一定程度火候，因此她的猝然一擊當然極具威力，賈男無論如何無法說完未竟之話！

然而賈男卻沒有動。

賀萬杯與柳花花也沒有動。

皇甫霏卻動了。

——她在小蠻哥拔劍刺出的一刹那間，忽地出手如電的抓住了她的手腕。

「讓他說吧！」皇甫霏淡淡道。

「是。」小蠻哥長劍歸鞘，默立於皇甫霏身側。

柳花花一頭霧水，忍不住問了一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也沒什麼事，」賈男望住柳花花：「只不過『快樂山莊』是個大毒窟吧……」

柳花花心頭一震！

現在，他當然已經知道皇甫霏是「大麻集團」的一份子，「快樂山莊」理所當然的是個「大毒窟」，這一點他並不覺得驚訝。他驚訝的是，為何賈男也知道了呢？

他很快的想到：在「臥佛庵」的時候，賈男遭人追殺，幸經「天殺劍」展三絕突然出現為他解圍，莫非，那追殺的人便是「快樂山莊」派出來的？

柳花花的腦筋轉得很快，他記得那時候小蠻哥也住「臥佛庵」，他同時也想到戴茂遭到了屠天山的追殺，然後「妙手聖醫」包爾生的突然出現，但却又莫名其妙與戴茂、屠天山死於非命，最後，賀萬杯也巧不巧的忽然出現了，而且還讓自己與獨孤美誤食大麻……

這些，莫非都和皇甫霏有關連？

柳花花一路想下去：小蠻哥當時已分明看見自己，却故裝不識，顯然她是不想露面，以免節外生枝，恐怕自己妨礙她的殺人計劃，之後她並未隨著皇甫霏到大漢鏢局，似乎是怕被自己認出，而起疑心，至於獨孤美那晚和自己睡在車上時，獨孤美說看見了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站在月光下，待自己起來看時却不見人影，莫非那人就是小蠻哥？還有……

賈男見柳花花呆楞不語，彷彿陷入了沉思，不禁眨眼問：「柳花花，你怎麼了？」

賀萬杯深沉的望住柳花花：「他在想『臥佛庵』那天所發生的事，其實，像柳花花這種人，說頭便知尾了，我想，事情的來龍去脈他應該心中有數了……」

「那樣最好，咱們就長話短說吧！」賈男朝柳花花微微一笑：「不如這樣吧，你問我來答，這樣快些，你說好不好？」

「好，」柳花花點點頭，問出了一個問題：「在臥佛庵追殺你之人便是『快樂山莊』派出來的人？」

「是的。」

「他們之所以追殺你，是因為你知道了他們販賣大麻之秘密？」

「是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們的秘密？」

「是賀萬杯告訴我的。」

「你又為什麼知道？」柳花花問賀萬杯。

「是戴茂告訴我的。」賀萬杯回答。

「戴茂怎會知道？」

「是因為紀小翠的原故。」

「紀小翠？」柳花花一震。

——紀小翠是戴茂的續絃老婆，柳花花不明究裡，曾和她有過『霧水鴛鴦情』，曾引起戴茂對柳花花的妒恨，三番幾次想置他於死地。

這件事當然算得上是柳花花的「醜聞」，不過江湖中知道這件事的人却少之又少，無論如何各方當事人都為了面子問題而不願聲張此事。

然而紀小翠在柳花花的「情史」裡無疑佔了一份相當重要的地位，至少柳花花在有生之年絕忘不了這個命運坎坷的女人，因此賀萬杯一提到她的名字，她本能的倏然一震。

從賀萬杯的眼神裡，他似乎也知道柳花花與戴茂，紀小翠的「三角關係」，不過他卻不明說，只以淡淡的口吻一筆帶過：「紀小翠經過『那件事』之後，便離家出走，戴茂對她極為思念，因此卸下『天狼幫』幫主一職，一心尋找紀小翠的下落，我和戴茂平日酷愛杯中物，兩人經常舉樽豪飲，算得上是『忘年酒交』，因此我曾經陪他找過一陣子，後來久尋不果，兩人便分手而去。過了大半年，他忽然遣人送封書函給我，告知紀小翠投在『快樂山莊』門下，而且好似被一種藥物控制住，他還派人送給我一包樣品，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藥物，於是我便去請教一位對藥物毒品素有研究的朋友，只可惜他也鑑定不出。後來他便介紹我去見另一位具有深厚岐黃之術的武林前輩，就是賈男的母親……」

賈男微笑著接口說：「家母懷疑那包東西便是大麻，但不敢十分確定；於是賀兄便和我商議，由我假意投拜『快樂山莊』門下，混入調查眞象……後來我確定那就是大麻之後，不想我的身份也已暴露，便逃了出來；當時戴老前輩本潛藏在『快樂山莊』附近接應我的，由於他一心想救出紀小翠，於是便和我失去連絡……」

賀萬杯歎了口氣，說：「我們三人本相約在『臥佛庵』會面，你知道我這個酒鬼在江湖上是人人都認識我的，因此我不方便出面，只留在『臥佛庵』接應。正巧事出那天，我那位朋友派人來要我回去，原來他利用我的『天竺神油』研究出破解大麻的毒性……」

「那，」柳花花問：「當時你為何不肯把事情之眞象告訴我呢？」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賀萬杯淡淡一笑：「當我一到臥佛庵發現戴茂已死時，知道『快樂山莊』的人馬其實已潛伏在臥佛庵，可說是危機四伏，我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希望能暗中與賈男連絡上，一來可知那東西究竟是不是大麻，二來也可間中保護他的安全。再說，我知道當時你與獨孤美欲前往『大漢鏢局』追查劫鏢案，於是我便隱忍不說……」

賀萬杯微微一頓，接著說：「本來我在你車上與你一起喝酒的時候，便想將這件事告訴你，後來獨孤美發現床底下有死屍，你跟她去看究竟的時候，有人向我襲擊，那人武功極高，我不敵負傷而逃……」

「原來如此，我一直奇怪你為何忽然不告而別；」柳花花哦了一聲，說：「當時向你襲擊之人是誰？你可看清楚了？」

「沒有，」賀萬杯搖搖頭：「當時敵人對我猝然而襲，我身負劍傷立刻落荒而逃，根本看不清向我出手之人是誰……」

他把目光停在面無表情的皇甫霏臉上，冷漠的問道：「我的武功雖不算高，不過放眼當今江湖，一招便使我賀萬杯負傷之人還不太多，皇甫姑娘，妳說是不是？」

皇甫霏看也不看他，也不回答他話，只是冷漠的站立著，山風掀起了她烏黑的秀髮，也吹動了她一身染有血蹟的黑衣勁裝，看上去她雖冷漠如冰，但總是透著幾分冷艷美，令人既憐又怕的感覺……

柳花花望望她，心中忍不住一聲輕歎——她，無論是什麼表情，都是那麼美，那麼迷人。

「你的意思，」柳花花把目光轉向賀萬杯：「當時殺你之人就是皇甫霏？」

「事後我想想，除了她之外，『快樂山莊』再也沒有人有那麼精深的劍法了，」賀萬杯說：「『不足劍客』皇甫霏，誰都知道她是當今江湖的十大劍客之一，不是嗎？」

「不足劍客」，這個外號是皇甫霏自稱的。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瞭解她這個外號所涵之意。不足，究竟是什麼意思？曾經有人問她，她的回答是：「不足，就是不滿足的意思，一個人，特別是身為江湖上的劍客，永不能對自己的武功感到滿足，古人說得好，知不足而後學，我自稱『不足劍客』就是警惕自己『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知不足而後學，一個人有了成就而仍肯如此鞭策自己，肯定是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至少這種人是屬於不容易失敗之人。

皇甫霏是屬於這種人。

從這一點看，她的武功當然已達高不可測，爐火純青之境。

像她這樣的絕世高手，若說她一劍傷了「百醉書生」賀萬杯也不算太奇怪的事。

只是，那夜是否對賀萬杯襲擊？如果是，她為何不肯承認？

其實皇甫霏也沒有否認。

——她只不過是不說話而已。

柳花花望了望皇甫霏，見她無意說話，於是又問賀萬杯：「你負傷之後，便到『天狼幫』告訴戴星野其父之死訊，我曾在半路上碰到他，為何他沒把你負傷之事告訴我？」

賀萬杯淡淡說：「『天狼幫』不過是一個小幫小派，我不想拖戴星野下水，於是我並沒有把實情告訴他，只告訴他戴茂死訊而已。」

柳花花沈默了下來。

至此，他總算明白了「臥佛庵事件」的來龍去脈了，顯然，戴茂、包爾生與屠天山之死應該都是皇甫霏或小蠻哥的傑作。

但是他仍有幾個疑點，他望著皇甫霏與小蠻哥問：「臥佛庵那晚的三條人命都是妳們殺的？」

「是我殺的。」小蠻哥點點頭。

「你們既然派屠天山殺戴茂，為何又殺屠天山呢？」柳花花覺得奇怪：「還有『妙手神醫』包爾生，為何你們也殺了他？」

「滅口！」小蠻哥只冷冷說了兩個字。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柳花花迷惘。

小蠻哥望了望皇甫霏，似是在徵求她該不該說，皇甫霏緩緩說：「他問什麼妳便答什麼，到這種地步，我們已無須隱瞞什麼了。」

小蠻哥點點頭，便道：「你救了戴茂，我們便派包爾生假意去救他，實則是派他去殺戴茂的，然後我再將包爾生與屠天山一起殺死，為的是他們已在你面前曝光

，深恐你以後追查起來便麻煩，因此一不做、二不休便結果了他們，免得夜長夢多……」

「妳們兩個當時都在臥佛庵？」

「是的。」

「殺賀萬杯的是妳還是霏姊姊？」

「霏姊姊。」

「那，」柳花花掃了賈男一眼：「妳們為何又不殺賈男了？」

「那是因為『天殺劍』展三絕的緣故，」小蠻哥說：「展三絕的劍法你是知道的，當今天下能接他一劍的人好像找不出幾個。」

柳花花點點頭，他不期然想起那天見他出劍的情形，他懷疑自己是否能接他一劍。

「天殺劍」展三絕為何要救賈男，他和賈男是什麼關係？

柳花花沒有問，他認為那是展三絕和賈男之間的事，他無權知道，也不需知道，他想知道的是：「紀小翠眞的在妳們『快樂山莊』？」

「是的。」

「妳們用藥物控制她？」

「我不懂妳的意思。」小蠻哥搖搖頭。

「我的意思，妳們讓她吸食大麻？」

「是她用銀子向我們買的，是她自己願意留在山莊，並非我們用大麻控制她；」小蠻哥冷冷道：「在我們山莊，像包爾生、屠天山、仇十洲他們都是自願加入的，他們都是心靈受創傷而感到空虛之人，我們從未逼他們或是以不正當手段誘騙他們吸食大麻，這一點我希望你弄清楚！」

「不管他們是否自願吸食大麻，」賈男忽然冷冷插口：「反正妳們販賣大麻便是不道德之事，這一點妳們是否有弄清楚？」

小蠻哥冷哼：「一個願賣，一個願買，如果他們不買，我們如何賣得出？他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他們也明白吸食大麻的不良後果，但他們偏就是要吃，這怎能怪得了我們？」

賈男憤怒的說：「但是如果妳們不賣，他們又如何能買來吃？」

「笑話！」小蠻哥睥睨著他：「我不賣別人還不是照賣？江湖人生，各有各法，誰有本領，誰便生存，請別抬『道德』兩字來嚇唬我們！」

賈男憤怒的瞪著她，却一時間也答不出話來，倒是賀萬杯從旁張口道：「不錯，江湖人生强者生存，只可惜妳們依然不夠强大，除非妳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否則妳們販賣大麻便要受到世人的指責與圍剿！」

柳花花輕歎一聲，沉默了一下，問賀萬杯：「你們為何會在這此出現？」

賀萬杯緩緩道：「我傷養好之後，便與賈男暗中盯梢她們，希望能探出她們大麻的來源，掌握更充分的証據再向武林公佈她們的罪狀，這兩天我倆一路跟踪她們，見她們將車馬隱藏在這山中，以為她們要接貨，於是也隱匿在此，我們想不到你會在此出現，於是我們便現身向你當著她們面揭發她們的罪行！」

柳花花的心情又沉如鉛石……

——顯然，賀萬杯和賈男之所以向柳花花「投訴」，當然是視他為「强者」與「正義」的化身。

——柳花花在江湖中的形象正是「强者」與「正義」的化身。

只是，他們知不知道他們和皇甫霏，小蠻哥之間的關係？

柳花花應該怎麼辦？

他忍不住望向皇甫霏與小蠻哥……

皇甫霏與小蠻哥也正望向他……

她們似乎也想知道柳花花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賀萬杯與賈男也望著柳花花，眼裡頗有疑惑之色，他們不明白柳花花臉上為何會有痛苦之色？

皇甫霏忽然對柳花花說：「讓我送妳到『飛鷹堡』去吧。」

柳花花怔住！

賀萬杯與賈男更是為之一呆！

——皇甫霏送柳花花去飛鷹堡，豈非是自投羅網，自尋死路？

皇甫霏目光柔和：「你受了傷，而且又廝殺了一整晚，體力上你已透支太多……」

「不，」柳花花痛苦的低下頭：「妳應該知道，妳送我去『飛鷹堡』只有更加速妳的死亡吧……」

賀萬杯與賈男似已發現不對勁，兩人不約而同的脫口問：「你們是舊識？」

柳花花忽然問賀萬杯：「賀兄，你說『天竺神油』能解大麻之毒？」

「是呀，」賀萬杯說：「在臥佛庵的時候，我不是給了你一瓶『天竺神油』的麼，你沒讓獨孤美吃下麼？哦，是了，獨孤美呢？她不是和妳在一起的嗎？還有，你怎麼渾身血跡斑斑的，你肩上好像受了傷，怎麼一回事？」

皇甫霏和賈男顯然一直沒有注意到柳花花的情形，直到賀萬杯說起，他們才發現柳花花已受了傷，賈男也以頗為關注的口脗說：「你怎麼受傷的？你和什麼人廝殺了一整晚？」

柳花花苦澀一笑：「這樁事說來話長，容我慢慢說給你們聽……」

一頓，他望向賀萬杯：「賀萬杯，你身上是否帶著『天竺神油』？」

「是的。」賀萬杯點點頭。

「可不可以給我？」柳花花問。

「你要幹嘛？」賀萬杯怔住：「你該知道『天竺神油』是天下最厲害的毒藥，我不能輕易給人的。」

「我知道，」柳花花一臉沈肅：「我是希望你能給我去幫助那些染有大麻毒癮之人。」

賀萬杯點點頭，便從懷裡掏出一只精緻小巧的小瓷瓶：「記住，只要服一小滴，千萬不可服多，否則非但解不了毒，反連性命也不保……」

「謝謝你。」柳花花接過「天竺神油」，緊緊的握在手中。

他握得很緊，彷彿生怕像那次在臥佛庵被獨孤美打破了似的；他慢慢的走到皇甫霏面前，星眸裡閃漾著一層薄薄的淚光，低喚了一聲：「霏……」

皇甫霏本是靜靜的望著他，但他被柳花花這一聲「霏」叫得淚水狂流，忍不住嚶嚀一聲投到他懷裡，放聲痛哭起來：「柳

，原諒我，原諒我……」

柳花花忍不住緊緊摟著她……

小蠻哥在一旁喜極而泣……

賀萬杯和賈男却看得目瞪口呆……

「霏，」柳花花激動的輕拂著她的髮絲：「我從未要求過妳什麼，即連妳當初絕決的離我而去之時，我也不曾要求妳留下；現在，我却想要求妳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皇甫霏在他懷裡哭得像個淚人兒，那本是冷漠傲艷的神情早已不見，她嘟喃著：「無論是什麼條件我都會答應你……」

柳花花一字一句說：「答應我，服下『天竺神油』，戒除大麻，然後將『天竺神油』分給快樂山莊有毒癮的人服下，之後把所有的大麻送到『飛鷹堡』，將大麻集團所有的內幕一五一十向司馬堡主供出，這樣，或許妳還有一條生路，妳千萬不可一錯再錯，霏，我這點要求妳可答應?」

「柳，我答應你，我什麼都答應你……」皇甫霏哭著說。

「好，」柳花花把「天竺神油」交到她手裡，「妳現在便服下它!」

柳花花似很不放心，又把「天竺神油」拿回來，拔開塞子：「這玩意可是劇毒，多服了會要命，喏，張開咀來，我來餵妳……」

皇甫霏溫柔的點點頭，依言微張櫻桃小咀；她美麗而明亮的眸子閃漾著一片光，似乎，她想不到在她有生之年還能讓柳花花餵食她吃東西……

這是不是夢?

當柳花花極其謹慎小心的在她咀裡滴下一滴「天竺神油」之時，她發現那眞的不是夢，她忍不住又啜泣了起來……

但是，就在柳花花滴了一滴「天竺神油」之後，她忽然抓住柳花花握住瓷瓶的手，用力往下按，似乎要將「天竺神油」全部傾入口中!

柳花花大驚失色!

一旁的小蠻哥也駭然變色：「霏姊姊!」

賀萬杯與賈男又是被搞得瞠目結舌……

然而，皇甫霏却失敗了!

——她企圖服毒自盡的行動失敗了。

並不是柳花花已知曉她會服毒自殺，只因爲上次在臥佛庵的時候，他爲獨孤美解毒却不小心被打翻「天竺神油」，弄得他差點對獨孤美做出了「越軌的舉動」，有了那次經驗，他這次自然格外小心謹愼，因此皇甫霏突然出手握住他的手腕時，他本能的將全部眞力灌注在手腕上，皇甫霏無論如何也扳不動他的手腕。

「霏，」柳花花另一隻手用力推開她，「妳，妳幹什麼?」

小蠻哥也撲前去抱住她，哭喊著：「霏姊姊，妳千萬別做傻事!妳不能丟下我不管!霏姊姊!霏姊姊!妳去了，小蠻哥也不想活了!」

柳花花急忙將「天竺神油」拴緊塞子揣入懷中，奔前去憤怒的揪住皇甫霏，忽然甩手給了她一耳光!

「啪!」一聲清脆响聲，柳花花那一掌着實的在皇甫霏吹彈得破的香腮上留下了五指印痕。

誰都沒料到柳花花會突然出手打人，大家都怔住了；皇甫霏呆了一呆之後，忽然緊盯著柳花花喃喃道：「你打我了，你居然打我了……當年，我無情的棄你而去，你連一聲惡語都不肯對我說一聲，現在，你居然打我了，柳，請你再狠狠的打我，也許這樣我就會有活下去的勇氣，你打我吧……」

她臉上居然有興奮與歡愉之神情。

——難道，她有「被虐待狂」，喜歡被人打耳光?

當然不是。

只因爲她知道柳花花在這種情況下打她耳光，意謂柳花花始終不曾對她忘情，始終深愛著她。

——打是情，罵是愛，這句話或許不一定對，但一個人若對你毫無感情，別說是打你罵你，只怕連一眼都懶得看你。

——男女之情往往就是這樣不合邏輯。

因此皇甫霏挨了柳花花一記耳光之後，非但不動怒，反而有欣悅之情。

柳花花並沒有再打她。

他絕少打女人，記憶中，他曾經打了「烈女劍」梅姬一個耳光，那是因爲她與司馬其煙差點鑄成不可原諒的大錯誤。

——記得當時「百醉書生」賀萬杯也在場，梅姬是他的舊情人，他曾因此而向柳花花大打出手。

這件事，對賀萬杯來說，當然是印象深刻，至此，他已大致明白他與皇甫霏之間的關係了。

而且，他也能體會出柳花花此時的心境。

——梅姬移情別戀，棄賀萬杯而投入司馬其煙之懷抱，賀萬杯非但不恨她，反而心甘情願爲她做任何事，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爲她頂罪。

——愛，本就不該有恨的。

賀萬杯就是對情愛執著而無悔無恨之人，所以他很瞭解柳花花的心態。

他很同情柳花花。

他一直以爲他這個江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對女人很吃得開，想不到他也有「吃香蕉皮」的時候，唉，同是情場失意人，賀萬杯忍不住輕聲一歎：「柳花花，依我看，還是讓她送你回『飛鷹堡』吧……」

「爲什麼?」柳花花望向他。

「你想，」賀萬杯沉聲道：「皇甫霏在江湖上無論如何是個有頭有臉之人，你要她自行前往『飛鷹堡』負荆請罪，如果是我只怕也做不到，畢竟人活在世上，特別是在江湖上滾跳，講的就是一個面子啊，太愛面子固然不好，但全然不顧面子也是件難堪之事，有你陪同她前往『飛鷹堡』，無論如何對她來說，她不用自行招供罪行，在面子上與心理上總會好過一點……」

一頓，他凝聲繼道：「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她身邊，司馬如虹看在你的面上，總是不會太爲難她的，你不認爲是?」

柳花花凝視著賀萬杯。

眼裡有感激之意。

他這時候才知道，賀萬杯其實不是個醉生夢死的酒鬼，他原來是個心思細膩的男人。

但是柳花花却在猶疑不定。

他猶疑不定。

——本來，他是想回『飛鷹堡』報訊的，現在有了賀萬杯與賈男，他可以將這件事委託他們辦，然後自己再趕回去青山鏢局。

回青山鏢局幹什麼？

——當然是去看獨孤美。

獨孤美生死未卜，柳花花心中一直懸掛著，只因迫於形勢，他只好棄她於不顧，現在情勢已轉好，無論如何他一定要回去看她。在他認為，獨孤美一定凶多吉少，八成已遭了敵人的毒手，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在沒有確定獨孤美已死之前，柳花花總還抱存著一線希望，而且他總認為獨孤美精靈過鬼，福大命大，往往在緊要關頭皆能安然渡過，逢凶化吉，說不定自己趕回去能救她一命……

還有，朱媚的跳崖自盡，柳花花並不知道那山崖有多深，朱媚究竟是否已死了？或許，她也福大命大只受了傷呢？

想到朱媚，柳花花心中忍不住有一陣絞痛，他從未見過像她這麼勇敢而絕決的女人。對朱媚，柳花花心中其實還有一份濃深的歉疚，他覺得他虧欠她太多了，就是她已死，柳花花也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將她運回大漢鏢局入土為安！

如果，他陪皇甫霏回『飛鷹堡』，無疑會就誤了救人的時效，畢竟救人如救火啊！

可是，皇甫霏這件事也緩不得。

很明顯的，皇甫霏現在心靈異常脆弱，她方才還想服毒自盡哪，如果自己不在她身邊，萬一她情緒低落，又來個想不開，那豈非又抱憾終生？

這，怎生是好？

賀萬杯見他面現難色，忍不住問：

「你有什麼問題？」

柳花花苦澀一笑，便將「大龐事件」概略的述說給他聽……

賀萬杯與賈男聽得大驚失色，他們萬萬想不到昨夜裏竟發生了如此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事情其實簡單得很，」賀萬杯聽完柳花花的述說之後，唇角忽然浮起一縷笑容：「皇甫姑娘既然在危難中救你一命，而她如果願意照你所說的將『快樂山莊』的大龐交出來，並供出大龐集團之內幕，無論如何她雖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但死罪是一定可免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你怎會想不到？」

其實這種情形柳花花並非沒想到，只因為司馬如虹、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都是他的知交好友，他們都知道他曾與皇甫霏有過一段情，自己如果向他們陳述她曾救過自己一命，畢竟無人可見到，或許朱媚當時已料到，但她生死不明，無法作証，只怕自己難免會落個『循私偏袒』之嫌。當然，就算柳花花真個循私偏袒，那也不算什麼大不了之事，畢竟皇甫霏已真誠悔改，無論如何是有理由『罪有可恕』的。

只是，柳花花有個顧慮，他担心朱媚已死而獨孤美仍活著，那他就非常難過了。

——朱媚若死，便無法作証柳花花確曾救過他們；獨孤美若活著，那她一定會認為柳花花對皇甫霏舊情難忘，揑造事實偏袒皇甫霏。

因此他極不願因皇甫霏而讓獨孤美誤會。

——獨孤美在柳花花心中的份量，只怕連獨孤美本身都不清楚。

柳花花這層顧慮自然無人能知道。

於是他對賀萬杯說：「不如這樣，勞駕你陪同皇甫姑娘上『飛鷹堡』如何？」

「你呢？」賀萬杯微怔：「你上那裡去？」

「我回青山鏢局去。」

「柳，」皇甫霏驚異的望住他：「你好不容易逃了出來，為何又要回去？萬一岳光輝沒走，你豈不自投羅網？」

小蠻哥也關注的說：「花哥哥，你不能再去青山鎮，太危險了！」

賈男一臉不解之色：「你回青山鎮幹嘛？」

柳花花沈聲說：「獨孤美、朱媚以及馬連艮他們生死不明，我非去看看不可！」

「但，」賀萬杯說：「皇甫姑娘說得不錯，如果岳光輝未走的話，豈不危險得很？」

「我想，」柳花花說：「既然我已逃脫，岳光輝當然知道我會逃回『飛鷹堡』去，他必然心生恐懼，理應不會再呆在青山鎮，他是個聰明人，他一定會做善後準備，也許早已回太湖去了。」

一頓，正色接著說：「就算他還在，我也要去，無論如何我不能撇下他們不管！」

「你一個人去太危險了，」皇甫霏盯住他，「如果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我也去！」小蠻哥立刻接口。

「不，」柳花花說：「妳們還是趕快去『飛鷹堡』吧，妳應該知道，妳真誠改悔這件事是緩不得的，妳愈早把大龐集團的內幕向五大門派及『飛鷹堡』透露，那麼妳就可得到更大的寬恕……」

皇甫霏淡淡一笑：「我不在乎他們寬不寬恕我，柳，你應該知道，我其實並非有意真誠改悔，我只是不願見到你因『大龐事件』而死，那才會令我更感到罪孽深重！無論如何，這生人我負你太多了，我絕不能因大龐而再害了你失去性命，不管怎樣，我一定要陪你去！」

她態度堅決的接著說：「上『飛鷹堡』之事就由小蠻哥代表我去，她清楚所有的內幕，她去和我去是一樣的。」

柳花花不肯答應，但皇甫霏却堅持非跟他去青山鎮不可。

柳花花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後還是賀萬杯開口說話：「我看這樣也好，皇甫姑娘與妳同去，力量當然大很多，憑她的武功，她不會成為你的累贅，萬一有什麼情況她能幫著你，『飛鷹堡』之事就交給我吧。」

賈男突然也開口說：「我也陪柳大少去青山鎮，我……」

話未完，賀萬杯已打斷他的話：「你去幹嘛？你以為是去赴宴啊？」

「哼，」賈男嗤了一聲：「別小看我，你以為我武功不行？」

（未完・二十）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大漠之北的一座小山上，浪子劉三與鹵蛋在樹下發現一年約五旬，貌似隱士的老者，交淺言深之下，浪子始悉此人正是驍騎將軍劉文龍，由於浪子的身世不詳，故未能父子相認，但亦已成莫逆之交，且共謀大計……韃靼王對於浪子劉三在北京的一切行藏，查探得瞭如指掌，並着劉三返鄉當間諜，始能與公主成婚，林沐兒與達木拜耳均要浪子寫下休書方可離去，劉三用一石二鳥之計將雙方人馬擊倒……大同總兵康正、常勝將軍徐良、副將張軍與李彪帶着兩個「小兵」浪子劉三與鹵蛋應九州一霸司徒鰲和監軍太監邱聚之邀前來監軍府作客……

懾服三龍寨　輸掉大本營

鹵蛋一怔，道：「神經病，幹嘛想挨刀子？」

「挨上一刀，就可以澈底洗清謀殺邱監軍的嫌疑。」

「哦，對啦，一定是老大妙計的一部份。」

「請快下手。」

「得罪了！」

刷！立刻在張軍的手臂上劃出一道三寸長的傷口來。

李彪急聲道：「不要厚此薄彼，也請賞李某一刀！」

鹵蛋有點神經質的道：「媽的，怎麽搞的，不是有人想挨揍，就是有人想挨刀子，這是什麽世界嘛。」

鹵蛋毫不遲疑，給了李彪一刀後，立將兇刀放在死者身旁，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行兇的刺客。

三人不敢久留，立即離開現場。

且說劉三奔離大廳後門不遠，便在人高的扁柏花叢中被人堵上。

幸好是冬冬，劈面就嘌聲道：「三哥，你好大胆，竟敢在監軍府裏殺人。」

「姓邱的擋住了咱家的路，他非死不可。」

「可是，這是邱太監的地盤，人多勢衆，牆高路險，你插翅難飛。」

「山人自有巧安排，妳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怎麽來的，就怎麽出去，還是談談妳自己吧。」

「我？我有什麽好談的？」

「又回到妳師父身邊了？」

「是不得已，在大同被師父發現，只好陪伴他老人家幾天。」

「妳自己的事可有眉目？」

「那一件事？」

「強暴妳的那兩個色魔。」

「仍然頭緒全無。」

「那輛被刦的鏢車可有消息？」

「沒有鏢車的消息，倒是聽說一些北京的風聲。」

「京城發生何事？」

「風聞三哥的主要據點『再來賭坊』已經倒閉易主。」

劉三的腦子裏「轟」的一聲響，差點沒急昏，機關槍似的追問：「是誰砸了咱家的塲子？新主人是那一個？鐵牛、小猴子情況如何？冷九、谷大用難道不曾出面援手？」

冬冬搖首道：「只是馬路消息，詳細的情形小妹也不清楚。」

劉三的根基在北京，「再來賭坊」是他的大本營，出不得半點差錯，如今情況不明，頓令他焦急萬分，恨不能立刻插翅飛同去，在此大敵當前，分秒必爭的情況下，竟僵在當塲，陷入沉思中。

冬冬道：「三哥，你進入總兵府後，便宣告失踪，這一兩個月你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劉三聞言，這才重同現實，道：「咱家去了一趟大漠，詳細的情形以後再說，快說妳此來大同所爲何事？爲何會逗留這麽久？」

「來大同是想在暗中助你，至今未去是爲了找你，同時也想爲你拉紅綫，做媒人。」

「妳是說上官嵩的那個寶貝女兒上官小雲？」

「小雲對你很痴，又是豪門千金，你們——」

「冬冬，不必再講，我不要聽，全世界的女人千千萬萬，咱家只愛妳一人。」

「三哥，別太感情用事，自從那件事發生以後，我們今生的緣份已盡，但求來生。」

「我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我不管，此間事了，我們馬上便結婚。」

「三哥，嗚嗚，你這是逼我走，再見，哇哇！」

人已遁走，仍可隱約中聞到冬冬哀怨的暗泣聲。

劉三痛如刀絞，也滾下來兩行傷心的淚。轉出花叢，與常勝將軍徐良不期而遇，言道：「徐將軍，事情辦好了吧？」

徐良低沉的聲音道：「潛入邱聚書房，已按照原定計劃，將監軍府的印信蓋好，完成了合法的簽署手續，隨時可以調兵遣將。」

「如此甚善，就請將軍統兵五萬，儘速出發。」

「是，密使大人！」

「另外，請將軍見諒，咱家必須刺你一刀！」

「末將亟願領受，請快動手！」

劉三出手極快，在徐良大腿上劃了一刀。接着，人已振臂掠起，以高速度飛奔而去。

待劉三奔出一段距離後，徐良方始拔腿追趕，口裏還亂喊亂叫道：「刺客在這裏，又傷人啦，不要讓他跑掉。」

邊追邊喊，追至明亮之處時，故意一個踉蹌栽下去，抱着淌着血的大腿直嚷「痛」！

九州一霸司徒鰲就在附近不遠，一雙眸子，好似兩盞探照燈，在左掃右視，捕捉獵物。

劉三的計劃縝密至極，原可從容脫身，偏生這小子胆大包天，臨時起意，想要再鬥一鬥司徒鰲，是以自找痲煩，直衝着九州一霸所在之處撲來。

「站住！」

「接招！」

一樣的快如怒獅猛虎，一樣的施出殺手絕招，彈指之間已各發十二掌。

掌掌接實，掌掌硬拚，劉三一月苦練沒白費，再加上劉文龍的靈藥神效，功力大進，前十掌雙方半斤八兩，難分軒輊，及至最後二掌，劉三始覺出司徒鰲技深若海，自己略居下風，認眞打將起來，仍難在九州一霸手中取勝。

但與前次相較，已進步多多，劉三甚覺欣慰，暗想：「他媽的，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老頭的話還眞靈，如此看來，只要咱家爭一口氣，不把聰明才智用錯地方，不出三個月，便可砸爛司徒鰲，打扁上官嵩。」

正欲合康正之力，將司徒鰲提前解決掉，塲中的情況已有了重大變化。

監軍府內火把高挑，人潮洶湧，無數的兵勇正從四面八方擁過來。

康正大慌，深恐事敗出岔，忙示意浪子速退，劉三亦有此同感，虛晃一招，眨眼便消失在花牆小橋，亭台水榭之中。

司徒鰲追已無及，適巧張軍、李彪、鹵蛋又及時趕至，忙迫不及待的說：「那邊的情形怎麽樣；可曾將刺客逮住？」

張軍將自己的傷口展示司徒鰲看，故作惶悚疚愧的樣子道：「說來慚愧，刺客的武藝高強，非但捉他不到，反而被他所傷。」

康總兵臉色一沉，怒斥道：「歹徒在監軍府內公然行刺，合你們二人之力，竟然奈何不了刺客，也未免太不中用了。」

司徒鰲忙替二人緩頰道：「康大人快別這樣說，刺客委實難纏，兩位將軍俱已盡力，適才之事，大人親眼目睹，老夫自知無法在百招之內取勝於他，眞想不出，武林之中誰具備這等身手而又甘願充當刺客？」

忽又驚叫一聲，道：「康將軍，咱們快同大廳去，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一名邱聚的親信太監哭奔而來，呼天搶地的道：「司徒大俠別去了，監軍大人已死在廳內餐桌前。」

司徒鰲一臉悽愴驚駭道：「可惱，可恨，刺客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請速下令封鎖監軍府，全面搜索。」

那太監答道：「早已封鎖，正展開搜索，相信連一隻蚊子也飛不走！」

浪子劉三又恢復了他小兵的裝份，扶着常勝將軍行過來，誇大其詞的道：「是啊，監軍府的兵勇好多好多，比沙丁魚還多，刺客本事再大，就算是變成螞蟻也跑不掉！」

的確，監軍府的兵勇爲數不少，展目望去，一片火海，一片人潮，縱然要找的是一根繡花針，也不難發現。

果不其然，不多一會工夫，便在假山後面，以及一道花牆下的草叢裏，找到兩名刺客的屍體。可惜，一人舉石自盡，腦袋開花，一人毀容後，飲刀而亡，究竟是誰殺了邱監軍，司徒鰲等人根本不知道。

× × ×

冬冬的一句話，急煞了浪子劉三，「再來賭坊」易主，一切情況不明，一路出監軍府，草草交代數語，便十萬火急的，與鹵蛋連夜離開了大同府。

可不是匹馬單槍，還領着跟隨他們遠征大漠的那四十頭駱駝。

自然，駱駝不是空的，馱着韃靼王阿不都森所送的全部珍貴皮毛。

這倒並非是劉三貪財，或是喜新厭舊，愛上了天香公主，打算娶樹不開花爲妻，做韃靼國的駙馬爺，而是經與大同總兵康正研究後，認爲韃子在內地必有龐大的間諜網，甚至與朝中大官亦有所勾結，爲了跟他們的間諜搭上綫，進而一網打盡，就不能不格外重視這一份禮。

然而，由於駱駝的脚程太慢，却大大影響了他們的速度。

更糟的是，第三天，通過忻州不久，尚未到達石嶺關，在一條狹長的山谷裏，忽然被一羣馬隊給堵上了。

來馬數目不少，黑壓壓的一大片，將整個山谷全部封死，少說也在五十騎以上，馬鳴如嘶，塵土飛揚，正從迎面疾馳而來。

還掌着大旗，上面繪有一條青色的龍，張牙舞爪，栩栩如生，龍的下方有一個斗大的「馬」字。

鹵蛋睹狀大吃一驚，急聲道：「慘啦，慘啦，咱們可能遇上了強盜。」

浪子劉三却處之泰然，一勒馬韁，將馬停下來，從容不迫的道：「是強盜才好，你緊張個屁？」

鹵蛋聽得一呆，傻呼呼的道：「好？老大，你的腦袋是不是有毛病，遇上強盜還說好？」

劉三一本正經的道：「是好呀，自從收服了翠雲山的無法無天兄弟後，咱們已經很久沒有搶強盜了。」

「哦，我明白了，老大可是想再收服一股土匪，壯大第三勢力？」

「當然，没有相當的實力做後盾，如何跟上官嵩、司徒鰲那一干狐羣狗黨爭強鬥勝？」

「可是，咱們只有兩個人，怎麼打得過這麼多強盜？」

「哼，人多有屁用，一千個豬八戒也鬥不過一個孫悟空，怕什麼！」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馬隊已近，其中一人一馬當先衝過來，停在劉三馬前三丈以外。

豹子頭，青面濃眉，搧風耳，嘴闊唇厚，赤背，露出一身古銅色油光發亮的皮膚，看年齡約在四十開外，將手中的青龍旗搖晃了三下，插在馬鞍上。

隨着他搖晃的動作，身後的馬隊裏響起三聲整齊劃一的「殺！」、「殺！」、「殺！」

殺聲中，齊將鋼刀亮出，斜肩高舉，耀眼生輝，殺氣騰騰的好不威風。

與此同時，又射來兩匹駿馬，兩個威猛兇悍的漢子。

左面之人，三十五六歲，長着一臉紅鬍子，目賽寒星，手裏拿着一面大旗，上面繪着一條赤色的龍，龍下有一個斗大的「古」字。

右面之人，三十一二年紀，臉黑如炭，偏生長着一嘴白牙，成爲一個強烈的對比，手中大旗上面繪有一條黑色的龍，龍下有一個斗大的「黑」字。

二人同樣袒胸露背，寬厚結實，壯健得像一頭牛，勒馬停在青面之人的左右兩側。

同時將旗子搖晃了三下，插在馬鞍上，身後又立即響起了一片喊殺之聲。

青面之人突然高舉起一隻手來，殺聲馬上靜止，橫掃了劉三、鹵蛋、以及駱駝隊一眼後，語冷如冰的道：「你們打從那兒來？」

浪子劉三不疾不徐的道：「塞外，大漠之地。」

鹵蛋在一旁補充道：「我們做的是國際貿易。」

青面人一怔，道：「駱駝載的是什麽貨物？」

鹵蛋搶先說道：「皮毛，大漠之地十分珍奇昂貴的皮毛。」

浪子劉三生怕強盜看不上眼，自我吹噓道：「還有珠寶，價值連城的珠寶。」

這小子眞絕，口說不算，復將他老丈人韃靼王送他的十二顆珍珠寶骰拿出來亮一下，繼又說道：「像這樣的明珠，咱家就有千顆以上。」

明珠光芒四射，赤鬚、黑臉之人皆瞪大了眼，同聲道：「娃兒好大的胆子，財不露白，也不怕被人搶走。」

浪子劉三好大的口氣：「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誰活得不耐煩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裏拔牙？」

這話的確夠狂，青面人臉一沉，指着自己的鼻尖道：「娃兒，你可知咱們是幹什麽的？」

浪子劉三不快不慢的道：「大概不是土匪，便是強盜。」

鹵蛋道：「最起碼也是甲級流氓。」

青面人冷然一哂，道：「不錯——」

以下的話尚未出口，便被劉三打斷了，道：「請三位報個字號上來吧。」

青面人略作遲疑後道：「大爺三龍寨的大寨主青面龍馬千里。」

赤鬚之人爽朗的聲音道：「二爺三龍寨的二寨主赤鬚龍古人。」

「古人？」鹵蛋大笑不止的道：「這個名字好古怪，大概是已經死過好幾次了吧？」

目注黑臉大漢，接着又道：「這位仁兄該不會是叫黑鬼吧？」

眞是無巧不成書，黑臉大漢粗聲大氣的道：「三爺正是三龍寨的三寨主烏面龍黑貴。」

這一來，鹵蛋可樂了，笑得前仰後合的道：「黑貴就是黑鬼，黑鬼就是黑貴，好，好極了，你這條烏面龍可能經常在擺烏龍吧！」

烏面龍黑貴聞言大怒，方待發作，浪子劉三搶先道：「朋友先別發火，還没有請敎你們這三龍寨位於那一座寶山上？」

烏面龍馬千里不假思索，指一下身後，道：「就在後面的太行山上。」

「活動的範圍是——」

「魯、冀、晉三省。」

「有多少兄弟？」

「大約一千兒耶。」

「馬匹若干？」

「五百以上。」

「糧草是否充足？」

赤鬚龍古人勃然大怒道：「媽的，你問這些幹嘛，旣知爺們是土匪強盜，爲何懼意全無？」

浪子劉三冷笑道：「土匪強盜咱家見多了，何懼之有！」

烏面龍黑貴疑雲滿面的道：「小子，你是誰？」

劉三道：「劉二，浪子劉二。」

鹵蛋也自動報出了自己的名號：「俺是鹵蛋。」

青面龍馬千里臉色陰沉沉的道：「你們究竟是幹什麽的？」

浪子劉三道：「目前來講，是專門搶強盜的。」

馬千里聞言呆住了：「什麽？專門搶強盜？」

浪子劉三振振有詞的道：「說的更明白一點，咱家現在正在招兵買馬，歡迎你們加盟入夥。」

二寨主赤鬚龍古人冷哼一聲，道：「哼，說了半天，你小子原來也是一個小土匪頭。」

鹵蛋大搖其頭道：「非也，非也，差矣，差矣，我們老大乃是文儀公主朱雅蘭的多年老友，皇帝老子的欽差大人，奉旨建立第三勢力，是你們福大命大，鴻運當頭，才會在此得遇貴人。」

烏面龍黑貴大不以爲然，怒沖沖的道：「放屁，別以爲吹牛皮不犯死罪，小心風大閃了舌頭，姓劉的小兒若能當上欽差大人，你家黑爺爺早就該幹上兵馬大元帥了。」

劉三張口欲言，被赤面龍千里搶了先，道：「小子，休再浪費唇舌，如想活命，就丟下皮毛珠寶夾着尾巴滾。」

浪子劉三道：「只要大當家的能勝得了區區在下，咱家願意再加贈一顆上好的人頭。」

「娃兒，聽你的口氣，似乎想作困獸之鬥？」

「打架是最後手段，咱家寧願和平解決。」

「無本的生意，不可能和平解決，不滾就準備受死吧。」

「別想得太美，大當家的還沒有說，如果閣下落敗，又當如何？」

「任憑你小子處斷。」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好，你上吧。」

「接招！」

青面龍馬千里好火爆的性子，招字出口，立從馬鞍內拔出一把精光閃閃的鋼刀來，猛地一催坐騎，劈頭蓋面砍下來。

此人果然不凡，快，快得無以復加，刀光一閃而到，令人連眨一下眼皮子的工夫都沒有。

可是，劉三的速度却更快，身手更妙更絕，刀光過處，人影已杳，從馬腹之下一個大迴旋，竟神鬼不覺的翻身落坐在馬千里的身後。

「殺！」

「殺！」

古人、黑貴一見大駭，情急之下，那還有思考的餘地，兩條人影，兩聲吼，雙雙揚刀拍馬而上，猛往劉三身上招呼。

噹！兩刀相撞，金鐵交鳴，冒起了一團火花。

不是浪子換了刀。

也不是劉三施展絕學，哥倆窩裏反自己幹架。

而是鹵蛋及時學劉三的樣兒，騎在古人身後，雙手握住他的刀，硬將黑貴的刀震歪到一邊去。

事實顯而易見，雙方尚未正式面對面交手，勝負已然分明。

劉三與鹵蛋的手掌，緊緊的按在馬千里和古人的「天靈」死穴上，只要暗力一吐，便可立即腦袋開花。

烏面龍黑貴，以及三龍寨的所有強盜都嚇呆了，全場登時凍結，誰也不敢再輕舉妄動。

半晌，還是浪子劉三先打破沉默，與鹵蛋同時彈身躍回自己馬背上，笑容滿面的道：「大當家的，假如就此叫你服輸認敗，必定心有不甘。」

青面龍馬千里沉聲道：「小子投機取巧，本寨主當然心有不甘。」

「沒有關係，你還有機會，咱們可以再比劃幾場。」

「怎麽比劃？」

「可以文鬥，也可以武鬥。」

「何謂文鬥？」

「鬥智、吹牛、賭博等等是文鬥。」

「武鬥呢？」

「比拳、掌、刀、劍、輕功、暗器等等。」

「好，咱們來武鬥，一對一，各展所學，至死方休。」

說着，又要揮刀拍馬而上，被劉三搖手阻住了，道：「比武較技，不一定非要拚死拚活，傷了彼此的和氣不可。」

馬千里怒氣冲天的道：「那依你之見，又當如何？」

浪子劉三朝兩側山壁上方的兩株老樹望一眼，道：「大當家的看到了吧，樹高在三丈以上，樹上有巢，巢中有鳥，以生擒活捉爲原則，先返回馬背者爲贏。」

青面龍馬千里沉吟一下，道：「成，本寨主跟你比啦。」

「請！」

「請！」

鹵蛋急忙插言道：「慢着，爲求公平起見，現在開始倒數計時，三——二——一！」

一字甫出，颼！颼之聲立起，一樣的急如離絃怒矢，一樣的輕靈曼妙已極，雙雙「一鶴冲天」，落在兩株老樹上。

快，的確够快，速度遠超過巢中斑鳩鳥的警覺，一隻孵蛋中的斑鳩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麽回事，浪子劉三伸手一探，已穩穩捉在手中。

毫釐之差，當青面龍馬千里探手入巢時，另一隻斑鳩鳥已受驚飛走。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青面龍飛身追出，捉住斑鳩時，已偏離坐騎甚遠，不得已只好脚落實地！

勝負之間，清楚明白，赤鬚龍古人，

烏面龍黑貴不禁心頭一震，立與浪子劉三，鹵蛋翻身下馬攏上來！

鹵蛋道：「馬老大，你現在還有什麽話說？」

青面龍馬千里倒不失爲是一條頂天立地的漢子，很坦然的說：「馬某承認在武門方面，技不如人，甘拜下風。」

浪子劉三放掉手中斑鳩，笑說：「旣然如此，武門就此結束，咱們再玩一玩文門好了。」

「文門如何來玩？」

「擲骰子賭博怎樣？」

「馬某不喜歡賭錢。」

「吹牛？」

「自信吹牛不贏你們。」

「馬馬虎虎，就猜個謎吧。」

「猜什麽謎？」

浪子劉三想一想，道：「來個簡單一點的，三位聽清楚了一點一橫長，一撇到南洋，十字對十字，月亮對太陽，猜一個字。」

這個謎的確不難，就照着字面比劃着寫，也可以猜出來，怎奈三龍寨的這三位寨主是個大老粗，個個胸無點墨，想了大半天，你瞧瞧我，我望望你，却始終想不出來。

烏面龍黑貴苦笑一下，道：「奶奶的，什麽南洋呀，十字呀，又是月亮，又是太陽，叫咱們猜謎，簡直比登天還要難，你他媽的就說出答案來吧，我們認輸就是了。」

浪子劉三道：「是一個廟字，廟宇的廟。」

復將一點一橫長，一撇到南洋，十字對十字，月亮對太陽的謎面逐字解說一番，繼又說道：「三位寨主是否打算再繼續較量下去？」

青面龍馬千里道：「不必啦，老夫承認，不論文門武門，你小子的確有點鬼門道。」

鹵蛋道：「也就是說，三位已自認落敗，三龍寨的一千位兄弟甘願任憑我們老大處斷？」

三人互換一道眼神，大寨主馬千里道：「那要看你們是否確實是欽差大人？」

浪子劉三說道：「要如何三位才肯相信？」

「自然是要有憑有據。」

「這個可以嗎？」

「什麽？」

「御賜金牌。」

說這話時，劉三已將金牌取出，高高舉起。

鹵蛋神氣活現的道：「金牌到處，如皇上親臨，你們這一羣兎崽子發什麽呆，還不快快大禮參見。」

沒有見過金牌，總聽說過，沒有行過大禮，在戲台上總看過，事情急轉直下，太行三龍寨的兒郎那還敢再輕慢怠忽，一齊翻身下馬，撲跪在地，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

待大夥三呼已畢，相繼起身後，浪子劉三始將金牌收起，正容說道：「馬寨主，從此刻起，你們太行三龍寨，便屬於以文儀公主爲首的第三勢力，必須放下屠刀，立即改過向善，不得再從事打家刧舍的勾當。」

青面龍馬千里畢恭畢敬的應了一聲：「是！」

浪子劉三取出一張銀票來，交給馬千里，道：「朝廷不會叫你們白效忠，這一張五萬兩的票子先拿去，每人發二十兩的見面禮，頭目每人百兩，三位寨主每人千兩，多餘的移作膳食之用，不足時可以隨時支領，當然，大家都有一定的薪水，一文也少不了。」

「謝謝大人厚賜。」

「請即刻返轉總寨，調集兵馬人手，開往京城近郊侯命。」

「屬下遵命。」

「這四十頭駱駝，請派專人押往五福樓。」

「馬上辦。」

「另外，諸事妥當後，請派一個人常駐五福樓，以便接受指令。」

「是，大人！」

「好了，咱家言盡於此，有急事先走一步。」

「大人請。」

「再見！」

「再見！」

「再見！」

× × ×

又見北京。

浪子劉三終於又回到了北京。

他那兒都沒去，直接來到了五福樓。來到五福樓後面，剛剛才修建完成，四通八達，富麗堂皇的四合院，亦即劉三計劃中的第三勢力的指揮中心。

但是，大好的一片建築，唱的却是空城計。

沒見鐵牛。

沒見小猴子。

也沒見到昔日的那一帮患難弟兄！

「鐵牛！小猴子！」

「小猴子！鐵牛！」

喊了半天，始見從靠近雅人齋那邊的廂房裏冒出來一個人！

是小猴子。

垂頭喪氣，無精打采，一臉的落魄相，這是小猴子此刻的面部寫照，毫無疑問，此地一定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老大！鹵蛋。」

久別重逢，小猴子顯得甚是激動，一個箭步衝上來，緊緊的抓住了劉三和鹵蛋的膀臂，眸中熱淚盈眶。

浪子劉三迫不及待的說：「小猴子，快說，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小猴子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穩定一下自己的情緒，戚然言道：「老大，是再來賭坊那邊出事了。」

「是不是被人砸了場子？」

「比這更嚴重，已經換了主人。」

「被人強行霸佔？」

「應該說是輸掉的。」

「欠債還錢，不一定非要將賭坊拱手讓人。」

「因爲輸的數目太大，當時根本付不出。」

「一共輸了多少？」

「五十萬兩。」

「賭了幾把？」

「一把。」

鹵蛋脫口驚呼道：「什麽？只有一把就輸掉五十萬，賭什麽？」

小猴子道：「賭骰子。」

「是誰出場應戰？」

「大小通吃卜再來。」

「雙方點數如何？」

「對方一出手就擲出十二顆六來。」

「是天王豹子，百年難得一見。」

「不錯。」

「卜再來擲幾點。」

「沒有擲，當場棄骰認輸。」

「媽的，他眞不好！」

浪子劉三道：「不，天王豹子乃是賭技中登峯造極之作，可遇而不可求，卜再來的處置並沒有錯，擲也是白擲，憑他的道行，絕對不可能再擲出第二把天王豹子來。」

微頓又道：「這件事你們曾報告文儀公主？」

小猴子道：「事後我們曾向公主提出報告。」

「公主是否有意提撥一筆銀子，將賭坊贖回來？」

「確有此意，可惜對方不答應。」

「這人特別喜歡房地產。」

「大概是吧。」

「可以鴻泰綢緞莊，甚至雅人齋古董店交換，再來賭坊是咱們蒐集情報，招兵買馬的大本營，斷不可輕易落入他人之手的。」

「老大，我也是這樣想，曾提出交換的要求，卻遭到對方的斷然拒絕。」

「這樣看來，此人可能是存心來找麻煩的！」

「事實正是如此。」

鹵蛋怒眉雙挑的道：「旣是存心找麻煩，咱們也別客氣，玩硬的，賭不贏可以動手打架。」

小猴子道：「是打啦，而且還是打羣架，鐵牛，卜再來，以及咱們的那一帮弟兄，賭坊裏的打手，大家一起上。」

浪子劉三，道：「經過風塵俠隱張老頭的一番調敎後，相信你們的功力大有進步，結果如何？」

小猴子沉重的歎息一聲，道：「別提啦，說來慚愧，那時學藝未久，功力進步有限，對手的本事又出奇的大，連人家的邊兒都沒沾上，便敗下陣來，做了別人的階下之囚！」

「可以找冷九來助一臂力。」

「九爺也同樣不是人家的對手，僅一個照面便俯首稱臣。」

「將錦衣衛指揮谷大用搬出來，應該很管用才是。」

「不管用，此人軟硬不吃，誰也奈何不了她，谷大用被人家在衆目睽睽之下，一脚便踢到了再來賭坊的門外去。」

「有一個人一定有用，可以請刑部總捕頭王鐵漢下令逮捕。」

「這一點我們也想到了，八臂神捕王大人卻不以爲然。」

「怎樣？」

「找不到一個抓人的適當理由。」

「咱家突然想到一個人，老頭總該可以替你們出一口氣吧？」

「事實恰恰相反，張老頭不肯輕易離開武威侯府，並且明白表示，稍安勿躁，天大的事兒，待老大返京之後再作計較不遲。」

「哼，老頑固，老懶蟲，老狐狸，但不知公主大妹子的高見如何？」

「與張老頭的想法不謀而合，一切待老大返京後另行定奪。」

鹵蛋左右掃視一下，道：「翠雲山翠雲寨可曾派人來此，聽候差遣？」

小猴子點點頭，道：「有，他們曾派來一個小頭目王平。」

「人呢？」

「爲了避人耳目，暫住客棧裏。」

「丐帮帮主神丐唐威來過沒有？」

「來過，是與小叮噹一起來的。」

「他們師徒二人現在何處？」

「去翠雲山，協助吳法吳天哥倆，訓練山上的弟兄去了。」

「爲何不請唐帮主出面，將再來賭坊討回來？」

「唐帮主曾說過，他也惹不起那個主兒。」

「咦，這麽老半天了，怎麽沒見鐵牛他們？」

「唉，事情實在很糟，一則技不如人，作了別人的階下之囚，再則賭債尚有部份尾數未清，被人家押在賭坊裏掃地、擦桌子、端茶送水、打雜兒。」

「小猴子，你例外？」

「不是例外，是奉命出來做帳的。」

「做什麽帳？」

「鴻泰、五福樓、雅人齋每日的營做，皆全部要交給人家去抵債。」

「他媽的，磨了半天的牙，這個魔王到底是何方神聖？」

「一個老太婆。」

「什麽？只是一個老太婆？」

「沒錯，確是一個老太婆！」

浪子劉三霍然色變道：「她到底是何許人？」

小猴子道：「何不親口去問一問她本人。」

「對，好主意，咱們走！」

「走！」

× × ×

說走就走，馬上放開大步，衝向再來賭坊的後門。

放過了小猴子，劉三和鹵蛋却被守門的一名大漢截住了。

小猴子忙道：「這是我們老大，請老兄讓一步路。」

大漢趾高氣揚的道：「管他是老幾，閑雜人等，本賭坊一概不歡迎。」

浪子劉三靈機一觸，道：「老子是來賭錢的。」

大漢沉臉道：「賭錢須出示賭本。」

劉三掏出一叠銀票來一抖，怒道：「賭本在此，你瞧淸楚？」

大漢見錢眼開，立即堆上一臉的笑容，作勢道了一聲：「請！」

「哼！」

劉三頭一昂，眼一瞪，神氣八啦的跨步而入。

「哼！」鹵蛋的火氣更大，冷言冷語的道：「七月半的鴨子，你來日無多，準

備炒魷魚捲舖蓋吧。」

進入賭坊，景物很舊，各式各樣的賭局仍然擺在原來的老地方。

但，人事全非，賭坊內所有的荷官（莊家），保鏢等執事人員皆換成新面孔。

老人處境奇慘，包括鐵牛，大小通吃卜再來等人，皆淪爲雜役，供人驅使。

不是嗎，鐵牛正在一個角落裏打掃清潔。

大小通吃卜再來則在爲賭客們端茶送水！

一見劉三在此出現，皆喜形於色，不約而同的湧過來。

鐵牛的反應好強烈，惡狠狠的將手中的掃帚往地上一摜，激動異常的道：「老大，你可回來了，這種做牛做馬的日子俺鐵牛實在過不下去啦！」

回想起過往的屈辱，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滾下來兩行熱淚。

劉三輕拍着他的肩胛，安撫數語後道：「鐵牛，別難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家一定會連本帶利全部討回來。那個老太婆的人呢？」

鐵牛朝四下裏掃一眼，道：「剛剛還坐鎮在辦公室裏，享受她做老闆的威風，這會兒不知道死到那裏去了，要不要我去將她揪出來？」

劉三眉頭一皺，道：「不必，山人自有妙計。」

鐵牛道：「老大有何妙計？」

劉三道：「咱家想把她賭出來。」

鐵牛喜道：「對了，把她賭出來，最好叫她輪掉褲子，光着老屁股，還要掃地出門！」

劉三轉對卜再來道：「此人的賭技畢竟如何？」

大小通吃卜再來肅容滿面的道：「高，很高。」

鹵蛋一怔，道：「比我們老大還要高嗎？」

卜再來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鐵牛道：「別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憑我們老大的賭技，相信一定可以將那個老太婆殺得屁滾尿流，稀里嘩啦的。」

卜再來却不作如是想，憂心忡忡的道：「難，很難！」

激起了浪子劉三的萬丈豪情，咬着牙根說：「媽的，在咱家的字典裏，沒有『難』這個字，不痛宰一下這個老太婆，誓不爲人！」

人字出口，兀自大踏步的來至賭輪盤的賭桌前。

莊家很年輕，約莫二十出頭，是個母的，長得還挺標緻的，一身血紅如火的緊身衣，曲綫畢露，看來十分惹眼，冷冷的瞄了劉三等人一眼，嬌聲嬌氣的道：「下注，下注，請快下注，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下得愈多，賠得愈多。」

賭客人數不少，四週圍得水洩不通，但多數是衝着女莊家而來，吃豆腐的，下注的人並不多，零零總總不過才下了十來注，論錢數，尚不足千兩！

女荷官顯然甚是不悅，怒溢雙眉的說道：「到賭坊來不下注，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一個有錢人家的闊少爺，死盯着莊家特別發達的胸部道：「那當然是來賭錢的啊。」

「賭錢爲何不下注？」

「乾賭實在太過乏味，加點彩頭就好啦。」

「吃什麼彩頭？」

「譬如，送贏家一個熱吻，陪客人出場去散散步。」

女莊家杏眼一瞪，玉面一寒，正要發作，一個一臉大麻子的傢伙及時說道：「光獎勵贏家還是不夠，最好再給輪家一個安慰獎。」

莊家陰沉着臉道：「給輪家什麼安慰獎？」

大麻臉的青年道：「陪他上床去睡一覺，這樣保證大家都會傾囊而出——」

啪！啪！言猶未盡，掌聲已起，多數人皆沒看清楚，女莊家是怎樣出手，怎樣揍人的，總之，掌摑之聲傳處，麻臉青年已挨了兩個嘴巴子，吐出來一口鮮血，外加兩顆大門牙，人也四脚朝天的栽倒在丈許之外。

而女荷官早已返回原處，面不改色。

浪子劉三忍不住讚了一句：「姑娘好功夫！」

孰料，馬屁拍在馬腿上，姑娘却毫不承情，冷哼一聲，道：「哼，少拍馬屁，下注！」

劉三不遑多想，將所有的銀票全部掏出來，選了一張押在「五」上。

「多少？」

「不多，一萬兩。」

「嗯，馬馬虎虎，已經不算是小兒科的了。」

「聽妳的口氣，似乎嫌少，希望咱家再加。」

「是有這個意思。」

「妳是否打算加點彩頭？」

「辦不到！」

「那咱家也就恕不捧場。」

雙方皆未再言語，莊家高喊：「離手！」立將輪盤轉動開來。

這只是序幕戰，劉三未採取任何行動，莊家亦任令輪盤自由旋轉，最後在「一」上停住。

白白的輸了一萬兩銀子，鹵蛋大爲不快，嘟喃地道：「一出兵就打敗仗，眞漏氣。」

浪子劉三小聲道：「先給她點甜頭嘗嘗。」

小猴子道：「爲何不先給她點顏色瞧瞧？」

劉三神秘兮兮的說道：「這是策略運用。」

基於策略運用的理由，果然，連輸了五把，輸掉了五萬兩銀子。

直至第六把時，劉三突然大發虎威，將所有的銀票全部押下去。

依舊押在「五」上！

做莊的姑娘一怔神，舊話重提：「多少？」

「四十萬兩。」

「押這麼多？」

「妳嫌多嗎？」

「是多了一些。」

「是不是做不了主？」

「這——」

「既然做不了主，可以叫那個老太婆滾出來！」

女莊家正有此意，但當她往劉三身後一望，突然改變了主意，斷然的說道：「區區數十萬兩，還唬不倒本姑娘，跟你賭啦。」

婉拒了所有其他賭客的小注，馬上將輪盤轉動開來。

一樣的快速飛轉！

一樣的「隆隆」有聲。

莊家與劉三，也一樣的跟輪盤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

賭注實在太大，劉三如果押中，可以贏回二百萬兩，不但會贏回房子，而且勢必也會贏得老太婆的褲子。

是以，場中的空氣立告凝結，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不論是誰，皆齊將心弦繃緊，無數的眸光，全部集中在快速轉動的輪盤上。

就在輪盤將要靜止的那一瞬間，浪子劉三突然神乎其技的發出一股暗力。

力道不大，很柔，很緩，也很巧妙，目的只是希望它能夠看似「自自然然」的停在「五」上。

可是，事實却大謬不然，輪盤過「五」不停，滑過了「六」，又回頭滑向「一」。

劉三以為是自己用力猛了些，乾脆再加一點勁道，希望輪盤能繼續轉動至「五」。

然而，輪盤却突然停在「一」上不動了！

劉三逐漸加力，終至施出混身解數，始終未能使輪盤再移動分毫。

至此，劉三已覺出，是有人在暗中跟他較量！

不是那女荷官。

而是站在他身後不遠，一個年逾古稀，其貌不揚，雙目炯炯有神，甚是威武兇悍的老太婆。

老太婆的身旁，俏生生的立着一位姑娘，赫然正是八荒神君上官嵩的掌上明珠上官小雲。

「媽的，老子就不信邪，非要鬥垮妳這個老太婆不可！」

心忖間，浪子劉三早將所有的力氣皆施出來，企圖將靜止的輪盤再推動開。

不幸，他失敗了，輪盤似是生了根，下了鎖，任憑他將吃奶的力道都施出來，汗如雨下，輪盤却一直停在原處，一動不動。

顯然，劉三的功力，與人家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他輸了！

輸定啦！

鐵牛、滷蛋、小猴子以及大小通吃卜再來等人，眼睜睜的看着那位做莊的姑娘，以勝利者的姿態，將四十萬兩銀票收回去。

浪子劉三瞪着上官小雲，冷然言道：「是妳媽？」

上官小雲故意往老太婆懷裏一偎，嬌滴滴的道：「我媽才不會這麽老呢。」

「那是誰？」

「你猜猜看。」

「是妳奶奶？」

「也可以這樣說。」

「沒聽說上官嵩大俠有一個這麼厲害的娘。」

「却有一位名滿天下，望重江湖的師父。」

「哦，咱家明白了，」劉三望着老太婆那一雙足有七寸長的大脚丫，道：「原來是武林三老之一的七寸婆婆冷如冰。」

一面則在心裏暗想：「這個老太婆由於脚大貌醜，生性怪癖，偏又眼高過頂，以致没人要，嫁不出去，做了一輩子的老處女，也因而性情更加古怪暴躁，没有人敢招惹她，這就難怪卜再來、冷九、谷大用會一敗塗地，唐威、張老頭會敬鬼神而遠之了。」

七寸婆婆冷如冰聞言大怒道：「放肆，我老人家的名諱也是你這個後生小子可以隨便喊叫的。」

浪子劉三不亢不卑的道：「老太婆，妳可以以老欺小，咱家為何不可以以小賣老？」

「我老人家可有什麽地方以老欺小來着？」

「霸佔再來賭坊就是以老欺小。」

「小子，賭坊不是霸佔，是憑賭技贏來的。」

「剛才賭輪盤，難道憑的也是賭技嗎？」

「是你這個臭小子先作假舞弊，怨不得誰。」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咱家就是不服氣。」

「不服氣你不妨再試試看。」

「試就試，誰怕誰呀。」

「接招！」

「看打！」

七寸婆婆冷如冰好烈的性子，說幹眞幹，毫不拖泥帶水，當即挽起一掌狂濤，照準劉三的面門劈過去！

劉三天生的倔脾氣，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當下不退反進，立以風塵俠隱張子樵的「擒龍伏虎掌」、「浩然正氣功」，和七寸婆婆硬碰硬的幹上了。

彼此短兵相接，快動猛打，一眨眼的工夫便是五個回合過去了。

浪子劉三心裏雪亮，七寸婆婆技深若海，壓力奇大，雖然眼前尚未吃敗仗，但他明白，憑自己的本事，很難在老太婆的掌下走過十招而不敗。

七寸婆婆却吃驚不小，認為在五招之內未能令劉三當衆出醜，引為奇恥大辱，不由的對眼前的這個娃兒另眼相看，道：「娃兒，你會擒龍伏虎掌？」

「没錯。」

「也懂得浩然正氣功？」

「是呀。」

「是風塵俠隱張老兒的徒弟？」

「不是。」

「那是什麽關係？」

「只是朋友而已。」

「臭小子，憑你也配跟那個老匹夫做朋友？」

「我們是忘年之交。」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外表威風凜凜的唯四流雖然身為統一盟盟主，却苦戀著喜怒無常、風韻猶存的銀月娘娘數十年，對她更是唯命是從，因此，風五娘等人一聽到銀月娘娘駕到，便不敢稍有待慢，趨前相迎，視她如太上盟主……風五娘與鬼秀才依計劃先消滅武當，後進攻少林……秦君燕下山購買糧食，遇上了華山師妹凌雪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琴音簫聲相配襯　一曲斷腸扣心弦

凌雪蓮伸手在秦君燕後腰捏了一下，示意他現身救黑衣女子，但秦君燕却因楊興家是他師兄，一時間未能作出決定！

黑衣女子氣力更加不繼，喘着氣道：「你趁我內傷未癒……你有種的，再過半個月才來找我！」

楊興家笑道：「你說得好，要非你內傷未癒，我今日還不敢打你主意！這是天意，也是命中註定你要給我！哈哈……」

黑衣女子情緒激動，刀法破綻漸多，楊興家覷準機會，一劍削出，只聞「嗤」的一聲，黑衣婦子腹部又中了一劍！這一劍楊興家力道掌握得頗有分寸，只在肌膚上留下一道極淺的傷痕！可是衣服裂口極大，黑衣女子行動間，衣角飄動，連香臍也露出來，甚不雅觀！

黑衣少女又羞又怒，忽然翻腕回刀，向喉間抹去，秦君燕再不能等待，抓起一塊小石子，用力拋出。石頭撞開劍刃，他人亦射了出去，口中呼道：「姑娘勿驚！」

楊興家笑嘻嘻地道：「妹子，你風華正茂就尋死，豈不辜負青春？」

秦君燕救人心切，也不開腔，紫玉簫直取楊興家後背的「督俞穴」。楊興家聽見他的話音，知有人伺伏在旁，急忙回身將簫格開，喝道：「那個小子敢破壞大爺的好事！」

秦君燕捏聲道：「你如今立即滾蛋，便可暫保一條狗命！」

楊興家桀桀笑道：「好狂的口氣，你可知道大爺的身份麼？大爺是統一盟的堂主。」

秦君燕聲音冰冷：「我只替莫老爺嘆息，想不到他一生英名，却會毀在他不肖的徒弟身上。」

楊興家臉色一變，心頭發顫，但仍强作鎮定，澀聲問道：「你到底是誰？有種的便拿下汗巾，讓大爺見識一下。」

秦君燕對楊興家更感厭惡，因而回答的聲音更冷：「你如今要逃跑還來得及，莫等我改變了主意。」

話音未落，楊興家已一劍向秦君燕削去：「小子，你這是自取滅亡。」

秦君燕舉簫一格，道：「你這才是自取滅亡。」他對括蒼派劍法，瞭如指掌，相反楊興家對他的武功却一無所知，加上三年之苦練，秦君燕自信已遠勝師兄，要殺死他亦無困難。

楊興家聽後，更為憤怒，長劍連施幾招殺着，不料都讓秦君燕輕易地避開。此刻楊興家才吃了一驚，喝道：「好小子，你竟敢與統一盟作對。」

「你認賊作父，死不足惜。」秦君燕道：「瞧在莫老爺的份上，我再讓你七招，七招過後，便莫怪我了。」

楊興家一向自視藝高，加上出道三年，一帆風順，聽了這話之後，剛升起的驚慌，便為怒氣掩蓋了，高聲道：「大爺便領你這個情，看你如何接我七招。」說着他又削出一劍。

秦君燕道：「這一劍形左實右，本來頗具威脅，可惜你一則時間掌握欠準，二則內力不純，變招換式時，要晃動肩膊相就，露下『天機』，三者你碰到的是我。」

楊興家趁他說話分神，又攻了兩招，但都為秦君燕看出虛實變化，此刻他才知

道自己的武功與對方有一段距離，不由改變主意，暗思脫身之策。

當秦君燕冲出去截住楊興家後，凌雪蓮亦向黑衣女子跑過去，「姐姐，你沒事吧，萬萬不可爲這種畜牲輕生。」

黑衣女子目光落在凌雪蓮背後的包袱上，凌雪蓮會意，解開包袱，取出一套衣服，道：「未知姐姐是否合穿？」

黑衣女子披上外衣，抱拳道：「多謝兩位相救之情，小女子日後必有所報。」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吾輩應爲之事，姐姐不必客氣。」凌雪蓮道：「嗯，未請教姐姐貴姓芳名？」

黑衣女子道：「賤名不足掛齒，請代向貴友求情，請他手下留情，不要殺那畜牲。」

凌雪蓮一怔，說：「姐姐被他害得這般慘，還要替他求情？」

「妹妹不要誤會，愚姐只是欲放手處置他。」

凌雪蓮心想着她之武功分明不如對方甚遠，又如何能親手殺他？正想動問，不料黑衣女子已道：「多謝妹妹關心，後會有期。」當下縱身飛出樹林，凌雪蓮要喚她，已來不及。

與此同時，楊興家已攻了七招，秦君燕道：「小心了。」紫玉簫一直，展開攻擊，楊興家舉劍抵擋，奈何他每招都爲對方洞悉先機，迫得不斷變招，神態十分狼狽。

秦君燕見他又氣怒又可憐，喝道：「五招之內，必取你狗命。」

楊興家精神一振，忖道：「大爺拚着死守，好歹也要接你五招。」當下咬牙揮劍，在身前佈下一層劍網。

但秦君燕對他的劍法瞭如指掌，簫管在劍叉一敲，楊興家長劍已被彈開，露出中門，他大吃一驚，急忙偏身一讓，猛見秦君燕第二招又至，忙不迭舉劍來格，不料秦君燕手腕突然一翻，簫管敲在其手背上，痛得楊興家涙水直流，五指一鬆，長劍跌落地上。

楊興家魂飛魄散，急急後退，秦君燕亦十分矛盾，一時間決定不了，該不該殺他。

恰在此刻，傳來凌雪蓮的聲音：「秦師兄，剛才那位姐姐求你放他一條生路，她將來要親手殺他。」

秦君燕簫管向前一送，封住了楊興家的「肩井穴」。冷冷地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他舉起左掌，左右開弓，摑了楊興家兩巴，「這是代莫老爺和萬大俠教訓你的。」

楊興家雙眼閃過一絲羞愧之色，道：「你到底是誰？」

「你最好痛改前非，再敢行差踏錯，那位姑娘就算肯放過你，我也不會讓你活在世上。」秦君燕解開其穴道，一腳將他踢飛，「滾開！」

楊興家如喪家之犬，連門面話也來不及丢下一句，抱頭鼠竄，出林而去，秦君燕提起長劍，心頭惻然，長嘆一聲，將劍收起。

凌雪蓮十分奇怪，訝然問道：「秦師兄，你因何長嘆？咦，對啦，那廝的劍法怎地這般眼熟。」

秦君燕不想家醜外揚，忙道：「天快黑了，咱們上路吧！」他提起米袋，心潮起伏，感慨良多，想不到幾年間，括蒼派自師父一死，大師兄殉難，二師兄變節，小師妹生死未卜，只剩下他一個人。

凌雪蓮見他行動古怪，性情異常，也不敢多問，事實上她此刻如迷途羔羊，能夠找到秦君燕，已感心滿意足，一別三四年，自己毫無寸進，反觀秦君燕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對他更爲傾慕。

他倆上山時，天色已全黑，幸而秦君燕對山上大小路徑，了然於胸，閉着眼睛也可以去到目的地，但凌雪蓮却顯得十分辛苦，她暗怪秦君燕不懂得憐香惜玉，帶點埋怨的語氣道：「秦師兄，你等等小妹嘛！」

秦君燕聽她這樣一叫，才魂魄歸體，忙轉頭道：「對不起，愚兄正想着一件事……咳咳，前面那竹林便是了。」他稍住一住脚，引她進林。

秦君燕首先開門進竹舍，到廳裏點起蠟燭，凌雪蓮借着燭光望出窗外，忍不住讚道：「眞是好地方，小妹寧願一生一世長住於此。」話說出口後，覺得有語病，一張粉臉登時漲紅。

秦君燕却沒有感覺，引凌雪蓮到虞雪練房中，道：「此處乃愚兄乾娘的臥房，如今她下山未返，師妹且住在這裏吧！」

凌雪蓮滿心歡喜，在竹舍裏走出走入，秦君燕叫她先洗個臉，自已則淘米煮飯，凌雪蓮見到忙道：「秦師兄，這種事情讓小妹做吧！」

「愚兄是主人，豈有讓客人操勞之理？何況這幾年愚兄經已做慣了。」

「難道以後都要你煮給小妹吃？」凌雪蓮嘟着小嘴道：「既然承你叫我師妹，便不該將小妹當作外人，嗯，小妹煮的小菜還眞不賴，師兄何不試一試？」

秦君燕只好道：「如此有勞師妹了。」

他收拾一下，又打水洗臉，然後回房取出楊興家的長劍細看，剎那間，從前種種情形，如圖畫一般，一頁頁在腦海中揚過，胸間似塞了一塊大石。

良久，凌雪蓮探進頭來，道：「師兄[illegible][illegible]！」

兩人在廳裏面對面而坐，默默吃飯，凌雪蓮期望秦君燕欣賞自己燒菜的手藝兒，但秦君燕却吃不知其味，凌雪蓮雖然有許多話要問他，但到底姑娘家比較矜持，只好悶聲不響。

廳裏氣氛有點沉悶，良久秦君燕才開腔：「師妹請早點休息，明早練劍，希望愚兄能助你解決一些難題。」

凌雪蓮終亦忍不住問道：「師兄，小妹有幾句話問你，又恐怕你不高興。」

秦君燕放下碗箸，道：「假如問題是有答案的，愚兄自然樂意答覆。」

「小妹上次遇到師兄，您的武功與現在似乎相差頗大，未知是何原因？」

「這三年多來，愚兄在山上日夕苦練，又得乾娘指點，是故略有寸進。」

「未知師兄之乾娘是何方高人前輩？」

「請師妹原諒，乾娘不許我洩漏她一絲秘密……咳咳，師妹還有其他問題麼？」

凌雪蓮沉吟道：「師兄，你剛才的神

態似乎有點異常，未知……」

秦君燕又乾咳一聲，道：「因爲，因爲愚兄想起一件往事……師妹沒別的事吧？」

凌雪蓮見他如此冷漠，心頭亦冷了半截，不悅地道：「沒有了。」說着將碗箸收拾進灶房。

秦君燕看出不對，忙道：「師妹，愚兄因師門不幸，心情欠佳，如果言詞不當，尚請原諒！」

凌雪蓮心頭一軟，忙搖頭道：「小妹知道，其實小妹的遭遇也不比師兄佳。」

秦君燕乘機道：「所以師妹該將全部精神放在學武上，練好武功，方能報仇。」

凌雪蓮心頭一跳，忖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再搖頭，秦君燕已走進他臥室。

＊　＊　＊

次日開始，秦君燕每早撥出一個時辰，指點凌雪蓮練武，他對郭丹青遺留下來的武功，仍然苦練不綴，且虞雪練每次回山都要考核他的武功，而每次都不大滿意，是故他更不敢鬆懈。

凌雪蓮上山之後，受秦君燕感染，也勤練師門武功。他們雖然日夕相處，但每天還說不上十句話，起初凌雪蓮頗爲不慣，後來才逐漸習慣下來。

秦君燕雖然從沒有在她面前提及莫紫薇，但凌雪蓮仍感覺到秦君燕對她尚未忘情。那個少女不喜歡痴情的男子漢，凌雪蓮不覺暗中妒忌莫紫薇來，心想她有什麼好，放着這樣的師兄不要，跑去找別的男人，眼光差勁得很。

凌雪蓮一直照顧秦君燕的起居飲食，秦君燕則一直視她如自己的妹子，有時甚至覺得多了她一個人，反而有點碍手碍脚。

眨眼間，又過了半個多月，初秋季節，山上已有點涼意，虞雪練仍未回山，這天晚上凌雪蓮一個人在竹舍外點了一盞油燈，獨自練劍，而秦君燕在房中修練「神龍心法。」

忽然凌雪蓮發出一道驚呼，秦君燕吃了一驚，連忙提起紫玉簫衝了出去。

只見凌雪蓮被一羣黑衣漢圍住，一個漢子繞着雙臂，冷冷地道：「還不叫你那位師兄出來？」赫然便是楊興家。

一位黑衣漢道：「堂主，這小姐似是華山派凌北風的女兒。」

楊興家看了凌雪蓮幾眼，道：「果然是位美人兒，快給本座擒下。」

秦君燕怒不可當，霍地自竹舍中衝了出來，喝道：「楊興家，虧你還有胆來見我。」他也不用簫，手脚並用，但聞一陣「乒乒乒、乒」之聲，幾位靠近竹舍的大漢，已被他打倒。

楊興家一時間仍認不出秦君燕，冷冷地道：「臭小子，本座就是要迫你出來，今夜你插翅難飛了。」

秦君燕大笑：「且看是誰插翅難飛！」他神情激動，紫玉簫順手一揮，將一個統一盟的爪牙擊斃，直向楊興家飛去。

楊興家叫道：「還不快攔住他。」

可是那些漢子又怎是秦君燕的對手，眨眼間又倒下了幾個，楊興家見勢色不對，立即向凌雪蓮飛去，冀圖先制服她，迫秦君燕就範。

秦君燕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叫道：「小心！」倏地凌雪蓮跳起，再一個沒頭觔斗翻下，一個大漢立即擧刀向他撩去。

誰知秦君燕在此情況下，竟還能凌空移位，偏移兩尺，簫管在刀背上一敲，微一借力，翻身落在楊興家與凌雪蓮之間，「叛徒，你再看看我是誰！」

楊興家緊握劍柄，退了兩步，再望了他幾眼，只覺有點眼熟，澀聲道：「華山派似乎沒有你這號人物。」

秦君燕仰頭打了個哈哈。「楊興家，我料你也無胆再認我這個師弟。」

楊興家全身一震，又退了一步，驚道：「你，你是……秦君燕？不對不對！」

「不錯，我就是秦君燕。」

「如此說來，那天那位蒙面人便是你？爲何你……」

「你想不到吧？」秦君燕用簫管指着楊興家道：「我正想替師父清理門戶，你送上門來，倒省得我費工夫去找你，眞是天公有眼。」

楊興家色厲內荏地道：「你是秦君燕又如何？你若果還是括蒼派的弟子，便要聽我這個二師兄的命令。」

「呸！」秦君燕一口濃痰向他吐去，楊興家連忙閃開。「給一條路你走，讓你有自新機會，誰知你中魔已深，天教我殺你，爲武林清除敗類。」他聲音忽然一變，悲憤地道：「師父，你英魂未逝，請看徒兒代你清理門戶。」

楊興家不由自主又退後了一步，叫道：「攔住他，殺死他有賞，老劉，還不發射烟花，通知司馬堂主。」

他這樣一叫反而提醒了秦君燕，只見他身子如飛鳳一般，在黑衣漢當中緊插，向楊興家飛去，同時順勢發招，三個黑衣漢又被他擊殺。

楊興家大驚，急忙將劍抽了出來，秦君燕叫道：「師妹快到我房裏，將劍拿來給我。」

楊興家又叫道：「快截住那丫頭！」秦君燕身子倏地又倒飛，手脚並施，當者披靡，他初次施展郭丹青的神功，便大顯神威，心中之喜悅非筆墨所能形容，「今日少爺便教訓教訓你這個武林敗類。」

凌雪蓮在他協助下，很快便竄進竹舍，恰在此時，一溜烟花已飛上半空，綻開幾朵絢燦的火花，然而火花一亮即逝。

楊興家一見到烟花，似乎有了生機，精神亦爲之一振，大聲呼喝，指揮手下攻擊秦君燕，可是此刻秦君燕的武功，已臻一流高手之境，那些統一盟嘍囉，又如何是他敵手？圍攻不下，反見同伴不斷增添死亡，不由心生怯意，慢慢退後，任由楊興家如何呼喝，也沒有作用。

秦君燕見狀，陡然拔身而起，越過衆嘍囉，向楊興家飛去，楊興家放出烟花之後，又不敢溜掉，只好拔劍向秦君燕刺去。「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秦君燕揮劍一格，冷笑道：「你還有什麼本領？」恰好凌雪蓮取劍出來，將劍拋給他，秦君燕將紫玉簫收了起來，道：「我本來已發誓不再用劍，今日爲你破例。」

凌雪蓮知道他使簫威力較大，忙提醒他：「秦師兄，他們已發信號求救。」

秦君燕瞿然一醒，忙道：「你快離開，我來斷後。」

凌雪蓮道：「不行，小妹誓與你共生死。」

一個大漢獰笑道：「臭丫頭，你要求死，還不容易？」言畢招呼同伴向凌雪蓮迫去，楊興家被秦君燕迫得喘不過氣來，忙道：「別理那丫頭，先殺死這姓秦的。」

秦君燕急又叫道：「凌師妹，你再不離開，以後便別想見到我。」

凌雪蓮亦知道自己武功低微，咬一咬牙，道：「秦師兄請保重。」一扭頭，往山下奔去。

那些大漢又逐漸圍過來，秦君燕左手忙抽出簫管來，劍簫齊施，連殺兩個大漢，迫得那些嘍囉又退開去，秦君燕大喝一聲，長劍向楊興家腰際削去。

楊興家認得這是括蒼派的劍法「夢斷雲山」，這招只是勢猛而已，無甚變化，便下意識地使出一招相應的招式：「抽劍截水」，縮腰，反削對方手腕。

不料秦君燕長劍倏地改變方位，手肘微沉，劍尖向上，反刺楊興家腕脈，這一劍却是由郭丹青的簫法變化出來的，楊興家虞不及此，那裏避得開，「噹」的一聲，長劍已跌落地上。

楊興家大驚後退，但秦君燕比他更快，掠前一丈，長劍一閃，已劈向楊興家的右腰。

楊興家大叫一聲，跌倒在血泊中，秦君燕叫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手起劍落，割下他的首級，再俯身將首級抓在手中。

那些統一盟的嘍囉見狀，登時如潮水般向後退，秦君燕亦無心戀戰，拋下長劍，揮簫殺出一條血路。

剛出了竹林不遠，猛見四周點起無數的火把，一羣統一盟的黑衣大漢已殺至，當先那兩個竟是司馬彤和葛丹丹。

秦君燕吃了一驚，忙轉身飛奔，可是遠處又有一羣人迎面奔殺過來，葛丹丹與司馬彤在後追趕，「秦君燕，你果然沒有令姑奶奶失望。」

秦君燕微微一怔，道：「秦君燕根本不知你說什麼！」

司馬彤長笑道：「傻瓜！咱們是故意讓你殺死楊興家的。」

秦君燕心裏有點明白，却仍冷冷地道：「多謝了，但秦某並不領你這個情，你們大可以早點現身。」

葛丹丹道：「只要你加入敝盟，便可立即取代楊興家的位置，將來還有晋陞的機會。」

秦君燕怒極反笑：「要秦某加入統一盟，除非太陽西出東沉。」

丁乘鶴道：「敬酒不吃吃罰酒，你是嫌命長了。」

秦君燕見走不脫，便索性停住，道：「說得不錯，秦某正想試試罰酒的滋味。」

丁乘鶴道：「如此丁某便成全你吧！」

秦君燕道：「閣下大概是二級堂主吧？秦某若殺了你，豈非立即可晋陞為一級堂主？」

丁乘鶴怒不可遏，立即揮刀向秦君燕斬去，秦君燕在此情況下，毫不含糊，見招還招，與對方搶佔先機。

丁乘鶴知道秦君燕武功只略勝楊興家半籌，萬不料其身法步法和紫玉簫的招式，竟然如此神妙，當下只好集中精神，全力應付。

司馬彤和葛丹丹在旁看見，也都忍不住發出驚嘆聲，司馬彤正想指揮手下上前助丁乘鶴，却為葛丹丹止：「再看看他的武功路數未遲。」

就在此刻，竹林裏忽然傳來一陣琴聲，葛丹丹勾起前事，叫道：「跟我來。」飛身撲進竹林。

與此同時，丁乘鶴肩膊已吃了秦君燕一簫，痛得他半邊身子都使不出力來，秦君燕一招得手，更不饒人，身子一錯，也不知如何已至丁乘鶴身後。

丁乘鶴幾曾見過這種身法，霎時間竟忘了閃避，秦君燕飛起一脚，踢在他後背上，丁乘鶴身子離地，向司馬彤飛去。

司馬彤忙伸手接住他，但見丁乘鶴臉如金紙，嘴角沁血，傷勢着實不輕，忙將他交給一個手下，喝道：「你還不上前？」

不料秦君燕早已飛進林中，只見林內的統一盟嘍囉，正是放火燒竹舍，他大喝一聲，兩個起落，已穿射入竹舍。

葛丹丹揮動圓月劍，竟亦截不住他，微微一怔之下，脫口道：「火勢已成，你進去送死麼？」

司馬彤亦帶人趕進竹林，他見竹舍火勢尚未猛烈，向葛丹丹打了個眼色，雙雙向竹舍飛去，忽然竹舍裏傳來一陣驚呼慘叫聲，幾具統一盟嘍囉的屍具，迎面向他們飛到，原來秦君燕怕郭丹青的武功秘笈被火燒毀，所以冒險飛入竹舍。

司馬彤怒不可遏，道：「四面堵住，不可讓他溜掉，否則回總舵，都要受處罰。」

話音未落，秦君燕亦已至後窗出來，向懸崖那邊奔去，幾個嘍囉見到，大呼大嚎，司馬彤與葛丹丹忙又帶人窮追，可是秦君燕起步在先，加上熟悉地形，當他身形消逝在黑暗中後，統一盟的人再也找不到他。

* * *

秦君燕抄小路奔跑，專往沒路之處走，兩盞茶工夫之後，背後的叫嚷聲，已漸不復聞，他知道自己已脫離險境，但更知暫時不能在洞宮山棲身，是以往山下跑去，他一路不敢稍停，直至山下。

本來他欲去雲和鎮，一來怕再遇到凌雪蓮，二來又怕仍然擺脫不了統一盟，是故改個方向，反向北馳。奔馳半夜，到一濃密的小樹林，才進入去歇息。

秦君燕不敢睡覺，躍上一棵大樹，運功調息。天矇矇亮時，已運行了五個大周天，這才散功出樹林。他本來欲帶楊興家的首級回括蒼山拜祭師父，可惜昨夜在激戰中，已丟失了。

離開洞宮山，秦君燕一時之間也不知去何處，走了一程，決定去三槐莊走一趟，此時路上尚沒有行人，秦君燕展開輕功飛行，他一口氣馳了七八里路，路上漸有行人，這才放慢速度。

路旁小村有幾個小食攤，秦君燕斷殺了半夜，早已餓了，見有豆漿油條，便買

了一碗熱氣騰騰的豆漿，兩條油條，蹲在一旁吃。

他久已未吃過這樣美味早飯，不由吃得津津有味，不料他只吃了一條油條，迎面便飛來一道人影，一抬頭，來的竟然是木劍道人。

秦君燕暗吃一驚，連忙裝作沒發現，轉身走開，不料木劍道人已經發現他，橫飛數丈，站在他面前，喝道：「小子，抬起頭來。」

秦君燕默默將碗交給那小販，然後再回過頭來：「道長有何吩咐？」

木劍道人上下看了他幾眼，道：「小子，道爺在那裏見過你？咦，你不是那個姓秦的？」

秦君燕心中一時間不能決定是否該承認，但木劍道人已不容他多作考慮，倏地一掌往秦君燕的天靈蓋擊去。

秦君燕見他出手如此狠毒，無名火起三千丈，怒道：「狗道，少爺今日便再掂掂你的斤兩。」言畢已經飄開七尺。

木劍道人只覺眼前一花，那一掌便擊空了，不由驚咦一聲：「好小子，似乎有點長進，只是火氣太大，你師父即使在生，也不敢對道爺說這種話。」

秦君燕拔出紫玉簫來，道：「此一時彼一時，說不定今日便註定你要死在少爺的簫管下。」

木劍道人仰頭狂笑，「你既然要找死，道爺也樂得成全你。」他手臂一翻，已將木劍抽握在手中，遙指着秦君燕，「道爺讓你先發招，等下千萬不要落荒而逃。」

「誰要你讓？」秦君燕道：「少爺不怕你，最怕你不敵時，引來徒子徒孫幫忙。」

木劍道人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冷冷地道：「道爺今日不親手殺了你，便從此在江湖上消失，來吧！」吧字語音未了，他已不顧身份，首先發動攻勢，木劍顫抖，泛起幾朵碗口般大小的劍花，將秦君燕的全身籠住。

秦君燕猛吸一口氣，紫玉簫連施兩招，劍尖急歛，「也不過爾爾。」

木劍道人又是一怔，但仍不畏懼，第二招繼續刺出。「不賴，如此道爺才有點意思。」他這次不敢有絲毫的大意，木劍一招緊接一招。

秦君燕對自己武功之深淺，尚未能透徹了解，不敢求功，先求無過，見招破招，穩守突擊。

木劍道人一口氣攻了二十三劍，竟然無功而退，心中驚詫之意更濃，暗道：「這小子三四年不見，因何進步如此神速？今日不除掉他，日後勢必成心腹大患。」主意一定，他攻得更緊。

七大魔星果然名不虛傳，這一來，秦君燕登時有點抵擋不住，何況論到經驗和火候，秦君燕說什麼也不如對手，但幸好他習了「飛鳳身法」，仍可仗着巧妙的身法，靈活的步法，與對手周旋。

木劍道人此刻心頭才略鬆，心中冷笑一聲：「到底是新人，如何是道爺的敵手？」他毫不放鬆，又攻了六六三十六劍。

這三十六劍過後，毫無進展，他咬一咬牙，施展渾身解數。百招過後，秦君燕見他再沒有什麼新招數，心頭大定，紫玉簫使來，揮洒自如，反而站穩了脚。

木劍道人心頭一懍，倏地改變打法，劍中夾掌，木劍斜削秦君燕的肩膊，秦君燕正想抬臂以簫抵擋，不料木劍道人之左掌已至，勁風壓得秦君燕喘不過氣來。

秦君燕自知內力不及對方，是以不敢硬拚，立即抽身後退，木劍道人隨之迫進，喝道：「小子，明年今日便是你之死忌！」他右劍一圈，已將秦君燕的退路封住！

秦君燕心頭一沉，忖道：「這老道果然厲害！」心念未了，木劍道人又一掌當胸擊至！

木劍道人瞧出秦君燕這幾年另有奇遇，知道無法在招式上勝得對方，唯有迫對方拚內力，須知一拚內力，不但凶險，而且沒有巧妙可取，在此方面，他却有十足把握取勝。

秦君燕退無可退，只好咬牙舉掌，傾盡全力，迎了上去。「蓬！」兩掌相觸，二人同時向後退了兩步。

這一掌表面上平分秋色，但實際上秦君燕用盡平生之力，而木劍道人也使了八成眞力。

秦君燕雖然估計對方未盡全力，但却激起其信心，暗道：「想不到神龍心法威力如此大，難怪郭前輩大有氣吞山河之慨！」當下輕嘯一聲，紫玉簫展開攻勢，與對方互爭先機，半點也不肯相讓，務求令對方不能再發掌！

木劍道人更加不能失敗，是故一點不慢，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又過了一百招，仍然未分勝負！

秦君燕戰鬥信心越足，揮洒更爲自如，簫、掌、拳、身形、步法無一不配合至恰到好處，此時他已不把對方當作敵人，而是一塊「試金石」。

木劍道人久鬥不下，又重施故技，一陣狂攻，將秦君燕迫退三步，此時他已退至一棵大樹之前，木劍道人將內力逐漸轉到左臂，倏地舉起掌來，向秦君燕印去！

秦君燕再退一步，後背貼至樹身，只見他身子突然拔起，貼着樹身游上去，木劍道人反應亦快，手肘一沉，掌心向上，凌厲的掌風仍擊向秦君燕！

這一掌他仍用了八成眞力，自忖有把握將秦君燕擊至重傷，因爲秦君燕身在半空，沒法着力。

不料秦君燕仍不出掌，他雙脚在樹幹上一蹬，人即如離弦之矢，在木劍道人頭上五尺之處掠過。

木劍道人呆了一呆，連忙舉劍向上一撩，可惜已慢了一步，不過他不愧是武林有數的高手，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再度挾風印出！

這次秦君燕避無可避，只好舉掌迎上去，「蓬！」兩人倉猝間都以七成眞力對敵，深淺立現，木劍道人退了兩步便停步，而秦君燕退了三步，上身仍然搖晃不定，如風中垂柳。

木劍道人見機不可失，揮劍撲上去，秦君燕忽將簫管放在嘴前，嗚嗚地吹奏。木劍道人連施三劍，都被他以「飛鳳身法」閃過，但樂曲絲毫不亂，木劍道人又驚又

怒，喝道：「小子，你搞什麼鬼？」

秦君燕彷如未聞，木劍道人幾曾試過被人這般奚落？他手腕一抖，劍尖直指秦君燕的喉頭。

秦君燕挺立不動，突然上身向後一仰，簫管翹起，曲調依然不亂，又避過木劍道人那一劍。

木劍道人見他胸腹全部暴露在自己眼前，心頭大喜，暗道：「你這是找死！」當下立即揮掌印去。

就在此刻，猛聽簫管發出一聲尖叫，三枝比竹箸還細，比小指還短的小矢，自簫管中噴射出來，由於秦君燕仰身，簫管正好對着木劍道人的胸膛，更因毫無先兆，待木劍道人發現已來不及閃避！

「噗噗」連聲，三枝小矢全射進木劍道人胸膛裏，只見他身子一震，但左掌仍然拍出，可是秦君燕在小矢離簫之後，早已將身向後彈退。

他一退之後，又撲上前去，紫玉簫抓在手中，一招緊似一招，絕不讓對方有空隙運功封住穴道。

木劍道人又驚又怒：「暗箭傷人，此種下三流的手段，虧你敢施展！」

秦君燕才不上他的當，冷笑道：「秦某只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你這一生暗箭傷人的事，幹得還少麼？」

木劍道人沒奈何，只好咬牙苦鬥，但覺運氣時，胸腹疼痛，似被什麼東西阻塞着，原來那三根小矢打造得十分精巧，矢杆上有幾道小槽，可透血水和空氣。血流出來，也還罷了，若讓空氣進入血管，則大羅神仙也難打救！

木劍道人被秦君燕纏得緊，一直沒法抽空封住穴道，是以霎時間，那襲道袍的前幅，已染滿了血水，氣力亦迅速減弱。

此際，他心中恐懼之情，實非筆墨能以形容，目光四處亂瞥，希望有統一盟的人經過，可惜，附近無別人，連那些小販也跑得不知去向！

秦君燕越鬥越勇，忽見他身子向旁一掠，木劍道人剛自一怔，秦君燕的紫玉簫已反手刺出，正中其「氣海穴」。

只見木劍道人身子一震，三枝小矢被其體內的血水噴出軀體，木劍道人驚呼着，亡命向前逃奔！

秦君燕那肯放他逃走？在後面苦追：「牛鼻子，你惡貫滿盈了！」語聲一落，木劍道人雙脚一軟，一個踉蹌，已跌倒地上！

秦君燕一個箭步標前，紫玉簫擊在木劍道人後腦上，再在其死穴上戳了兩記，見他不能動彈，這才鬆了一口氣，倚在旁邊的樹幹上喘息。

剛才那一戰實在激烈緊張，秦君燕至此仍有身在夢中之感；過了兩盞茶工夫，他魂魄才歸體，在地上拾回那三枝小矢，拭去血跡，收進懷中，抓起木劍道人的屍首，往遠處掠去。

為了避免統一盟向村民報復，秦君燕到荒郊，用石疊在木劍道人屍首上，再盤膝於地，運功療傷，一路至中午才繞路重返洞宮山。

待他到山上竹林，日已將落，竹林裏不見人跡，林內一片狼藉，竹舍已成一片灰燼，秦君燕心中又升起一股怒火，決定下山暗中與統一盟周旋，而且還存着一個希望；說不定會遇到小師妹！

主意一打定，秦君燕便在現場留了幾個字給虞雪練，然後下山。

* * *

秦君燕下山之後，四處流浪，他在木劍道人身上搜到不少銀子，倒也不愁生活，只是打聽不到師妹的消息，未免失望，而他一時也還不敢與統一盟正面作對，只暗中打探同道的消息。

這天秦君燕來至太湖昆仲幫遺址憑吊，昔日魏巍的房舍，如今只剩一堆敗瓦。往事如烟，却似昨日，秦君燕感慨萬千。

眨眼又是嚴寒，屈指一數，離上次至今已足足五年，這五年來變化無常，秦君燕唏不已，信步走至湖邊。

湖風凌厲，砭人肌膚，秦君燕挺立在湖畔，任由湖風吹打，漁船都不知去了何方，天地間似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取出紫玉簫，湊唇吹奏，吹的正是「斷腸曲」！

湖風雖然急勁，但此刻秦君燕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內力雄渾，簫聲沉實，仍能遠遠送出。

半晌，遠處忽然傳來一個若斷若續的琴音。奇怪，那琴音竟然與簫聲吻合，一起一伏，一抑一挫，緊緊配合，簫聲和琴音就似是一對恩愛的夫婦般！

秦君燕雖然聞過幾次以琴奏之「斷腸曲」，但未曾合奏過，感受不如這次强烈，如今已覺天下云云衆生，唯此操琴者是知音。

秦君燕吹奏不絕，耳朵仍不斷找尋琴音來源，半晌才能斷定琴音來自對岸，遂信步繞湖走過去。

走了一段，「斷腸曲」已盡，秦君燕急忙收簫，展開輕功馳去。琴音亦止，秦君燕生怕見不到對方，情急之下，脫口呼道：「小師妹，可是妳？請等等愚兄！」

話說出口之後，他方覺得好笑，小師妹不通音律，如何懂得奏琴？於是又叫道：「在下秦君燕，適才是那位高人奏琴，請稍後，容在下拜見！」

他一口氣馳到對岸，那裏有片樹林，但林裏人跡杳然，秦君燕甚為失望，又呼叫了一番，可惜都沒有反應，他仍不心息，忍不住再取出紫玉簫吹奏，但此次再不聞琴音相和，秦君燕頹然而止。

天色漸暗，秦君燕決定在林內露宿，睡至半夜，忽被一陣脚步聲驚醒，秦君燕吃了一驚，連忙飛身上樹。他內功和輕功造詣已臻一流，況夜風又急，這一躍，眞可說是點塵不驚。

俄頃，只見林外走進七八條大漢來，為首那個道：「此林很密，堪可避風，且在這裏過一夜吧！」

聲音十分陌生，秦君燕仍不敢現身，不久，林中便生了一堆篝火，火光之下，但見為首那條漢子，年約四十，一臉兇狠之色，賤肉横生，一望便知非善類，其他大漢看來也都是凶煞之輩。

衆大漢圍在篝火旁坐下，都伸手到火上烘，其中一個勾鼻的道：「香主，你說風副盟主召咱們去南海作甚？」

為首那人聽了一笑，道：「咱們加入統一盟至今未曾立過甚麼功勞，今日終有用得着咱們的地方了！」

秦君燕心中暗道：「果然是統一盟的狗賊！」

一個歪嘴的大漢急不及待地問：「梁香主，那到底今次要用咱們是何原因？」

「咱們都是海盜湖盜出身的，有何過人的本領？」

勾鼻大漢道：「莫非要利用咱們攻打千帆幫？」

「千帆幫又怎會在南海那一帶？」梁香主道：「聽說展劭和莫紫薇匿在南海一個小島上，風副盟主爲求斬草除根，所以派咱們去幹掉他們！」

秦君燕一顆心幾乎自口腔中跳出來，暗道：「小師妹果然仍在人間，可是她……她却與展劭在一起！」剎那間，酸苦妒恨驀喜諸情一齊湧上心頭，濁氣下沉，脚下用力較重，那樹枝登時顫動一下，發出沙的一聲响。

梁香主道：「似乎有奸細！」那些大漢紛紛起身，到附近查看。秦君燕早已飛到另一棵樹匿藏，幸好那些人也只是隨便看看而已，並無認眞搜索。

未幾，那些大漢重新坐下，在篝火旁吃東西，勾鼻的又問：「香主，這次只派咱們這幾個人去麼？」

梁香主「嗤」的一聲笑道：「憑咱們這些人如何成得了事？風副盟主早已出發了，而且還帶了一些人，所以咱們這次方要日夜趕路，何況此次到南海，並不單止爲了對付展劭，還希望能搜到些漏網之魚！」

之後，這些小醜便開始說些風花雪月的事，秦君燕恨不得捉住他們，問清楚莫紫薇隱居在南海的甚麼小島上，但又恐打草驚蛇，還擔心後面尚有敵人。

過了頓飯之後，那個歪嘴的揉了揉肚子，道：「大爺先去『清減』一下！」

勾鼻的笑道：「你小心別讓人抓去！」

歪嘴的笑道：「你放心，找上我的不是女人，也是女鬼！」

勾鼻笑着道：「這小子想女人想得快瘋了！」其他大漢都大笑起來。

秦君燕見狀，心想天助我也，當下悄悄溜下樹，跟着歪嘴漢子到一角去。那漢子剛解下褲子蹲下，秦君燕倏地現身，一指點住其暈穴，抓起他向外掠去，一直出了樹林，到一塊大石後，才將他拋在地上。

秦君燕向四處觀望了一下，不見有人，解開其穴道，一手按在他的脖子上，冷冷地道：「你要死要活？」

歪嘴大漢三魂不見七魄，忙不迭低聲道：「小的命賤得很，請英雄手下留情！」

「要想活命也容易，老實答我幾個問題，第一展劭和莫紫薇匿居在南海甚麼地方？」

「咱們只知道要去攻打仙人島，該島住着什麼人，却不知道……說不定就是展……展劭他們！」

「眞的？」

「小的如有一句虛言，教我讓雷劈死！」

「第二，還有什麼人跟你們一道的麼？」

「照小的所知沒有了，假如有的話，跟咱們也非同路！」

話才說畢，秦君燕已封了他的死穴，然後重新入林，他決定先向這些嘍囉開刀，當下大搖大擺直入，梁香主道：「你是誰？」

秦君燕脚步不停，道：「請問諸位有沒有乾糧，賣一點給在下好不好？」

勾鼻大漢道：「行，一個饅頭一兩銀子！」

「好！在下願意買五個！」秦君燕作狀掏銀，倏地一拳擊在他脅下。「給你五兩銀子！」這拳甚重，那漢子立時斷了幾根肋骨，慘嚎一聲，已倒在地上！

秦君燕靜如處子，動如脫兔，一出手再不停頓，左脚飛起，又將一名大漢踢進火堆，同時向梁香主標去。

那姓梁的香主到底較有份量，已在這剎那之間，抽出單刀來，迎面向秦君燕劈去，秦君燕一扭腰，單刀已落在空處，膝頭一提，正好撞中梁香主的下陰，痛得他蹲下身去，額頭全是汗珠。

秦君燕再一拳擊在其太陽穴上，結束其性命，與此同時，幾件兵刃已齊往秦君燕身上招呼，秦君燕抽出紫玉簫來，身子一旋，已將兵刃盪開，他以寡敵衆，毫不退縮，着着爭先，只七八個照面，又解決了兩名大漢，剩下的那七八名大漢，都有了怯意。

秦君燕存心全殲，加緊攻勢，掌、脚、拳、簫，連番攻擊，不一刻又殺倒了三個！最後那四五名大漢，一哄而散！

秦君燕向其中一個追去，一個起落，已至其背後，一掌印在其後背上，立即借力向另一邊追去，可是最後還是殺漏了一個人！

秦君燕也不追趕，認辨了方向，折向南行。剛才那些大漢無意中提及千帆幫，勾起往事，他決定去溫州找萬山商量，向他借一艘船和幾名水手，到南海仙人島，找尋莫紫薇。

＊　＊　＊

秦君燕不敢騎馬，以免引起統一盟的注意，他日間步行，黃昏歇息，半夜之後，再展開輕功急馳，不一日已到達溫州城。

秦君燕與「千帆幫」之交情不淺，也不備拜帖，直趨千帆幫總舵，豈知那裏只剩一片瓦礫！

秦君燕心忖必是統一盟幹的好事，他滿懷希望而來，料不到千帆幫已被消滅，登時如遭冷水淋頭，便無精打采地走進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點了兩個小菜一壺酒，將小二叫住：「小二哥，在下有一件事問你，盼你能照實相告，在下必有重賞！」遂取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

小二道：「客官請說！」

「請問千帆幫的人去了何處？」

小二聽後立即轉頭四望，此時尚未至晚飯時刻，店裏食客不多，他壓低聲音說道：「請問客官是誰？與千帆幫有何關係？」

秦君燕如今只有一個願望，出海見莫紫薇，因此無所畏懼，依實告上，小二驚喜地道：「原來客官便是秦少俠，小的聞名已久矣！」

秦君燕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請問小二哥，因何會聽過賤名？」

「實不相瞞，小的是千帆幫的人，自從三年前本幫被襲之後，便留在此處作聯絡，上次少俠到本幫，小的曾經見過！」

秦君燕又問：「貴幫萬幫主、司徒副幫主和葉堂主全都無恙吧？」

「因爲本幫事先得到消息，所以一早轉移，實力無損！」小二問道：「少俠要找敝幫幫主？」

「是的，未知萬幫主如今在何處？小二哥可否帶路？」

「本幫已轉移到海外，少俠先找個地方歇息，待小的聯絡好出海的船隻，然後帶少俠去！」

秦君燕再道：「如此在下便住在溫光客棧吧，等候你的佳音！」

* * *

秦君燕一進房便倒在床上睡覺，至次晚亥時，那小二才來找他。「少俠，一切聯絡妥當，請跟小的去！」

秦君燕匆匆披上外衣，便隨小二到海邊，只見那裏停着一艘小船，船上還坐着一個健壯如牛的梢公。

小二道：「請少俠上船！」他指着梢公道：「這位是本幫的胡香主，他會帶你去見幫主！」

秦君燕謝了一番，飛身躍上小船，那船只是搖了一下便停，梢公忍不住讚道：「少俠好俊的功夫！」他揮槳一劃，小舟便如箭般射向大海。

老胡十分沉默，除剛才那句話之外，一聲不響，只默默地划槳。秦君燕問道：「胡香主，請問要划船多久？」

「如果順水，天亮之前必能到達，只恐半路遇到海鯊幫的船，屆時請少俠留意！」

一提起海鯊幫，秦君燕心中便有氣，冷哼一聲：「他們來了正好！」老胡只用怪異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便又用力划槳。

小舟行駛了幾個時辰，已至茫茫大海，老胡點了一盞漁燈，放在船頭。過了兩頓飯工夫，秦君燕聽到聲响，便道：「有船來，小心！」

老胡抬頭看了一下，道：「是自己人！」

不久，前面出現一艘單桅漁船，老胡將小舟泊向漁船旁，道：「少俠請上船！」

秦君燕見漁船上有人手持千帆幫的徽旗搖晃，他略爲放心，提氣飛上漁船，便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張弓！上次他被司馬彤和高丹丹迫落海中，便是被張弓救起的。

「秦少俠別來無恙乎？」

「托福！張香主幸會，未知貴幫幫主可好？」

「本來敝幫主欲親自駕舟來迎，只因恰好來了一位稀客，所以未克分身！」

秦君燕才不注重這些，忙問：「請問張香主可知南海仙人島在何處否？」

張弓想了一下，道：「在下少去南海，那邊的情況不甚了了，也許幫內有人知道，待上岸之後再替少俠打聽，嗯，少俠要去仙人島？」

「是的，去探個朋友！」秦君燕不欲透露心事，便與他談論武林形勢，他由張弓口中得悉不少事，傾談下來，滔滔不絕，倒也不寂寞。

由於順風的關係，黎明前，遠處海面便露出一座黑黝黝的小島，帆船直向小島駛去，秦君燕問道：「貴幫如今便駐守在那小島上？」

「不錯，咱們將這無人小島，取名爲光復島！」

未幾，船已逐漸靠岸，只見島上有人搖晃着風燈，張弓也提起一盞漁燈晃動，島上隨即响起一陣嗚嗚的海螺聲，漁船也恰在這時靠岸。

張弓道：「請少俠上岸！」他親自引他踏上渡頭，只見黑暗中湧出一大羣人來，爲首那人正是千帆幫幫主萬山，萬山背後還跟着葉峯和幾位千帆幫的香主。

秦君燕忙走前幾步，抱拳道：「秦某何德何能，勞動幫主大駕，可折殺我也！」

萬山道：「秦少俠大駕光臨，請恕萬某未克親迎！」

他看了秦君燕幾眼，笑道：「幾年不見，少俠可成熟得多了，咳咳，幾年來咱們到處打聽你的消息不果，只道少俠已經……今日重逢，令人欣喜！」

秦君燕嘆了口氣道：「世事多變，一言難盡！」

葉峯道：「多年不見少俠令人懸掛，今日一見，少俠英華內斂，神光充足，料武功必有長足進步！」

「不敢當，夤夜打擾，秦某實感不安！」

葉峯哈哈笑道：「大家彷如一家人，少俠這樣說，豈不令人感到生份！」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生死簿、黑心員外二人將血手財神吳興、老偷兒百里空、七嫁寡婦方君擄回武林當舖龍宮分舖交小主人司馬英處理，南宮白、百里香跟踪偷窺，見他們先將吳興用熔解的銅液倒入鑄成金人，其餘未倒鑄的六人其中有南宮柳、百里空在內，南宮白、百里香失驚大叫，挺身搶救，被司馬英攔截，只好和百里香隻身逃出，遇到了元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爭奪魔傘秘笈　闖入龍腹生還

百里香驚叫一聲，愕在當地！而南宮白自己却毫無所覺，他驚奇的是這嬰兒果然是個妖精，化氣遁形而去。

「果然是個妖精，到底他逃去了！」

「不！」百里香驚異地道：「他沒有逃走，他鑽到你的鼻孔中了！」

「甚麼？」

「小妹爲甚麼要胡說八道，我親眼看到的，絕不會假！」

「我才不信！」

百里香抓著南宮白的兩臂，激動地道：「我絕對沒有看錯，我清楚地看到，那嬰兒化成兩道白氣鑽入你的鼻孔之中！」

南宮白見她鄭重其事，深知她不會危言聳聽，便略一運氣。

「啊！」

他的身形冉冉上升，足有十七八丈之高，隨風飄走，他驚呼一聲，才落了下來。兩人張口結舌，幾乎疑身在夢中。

* * *

南宮白喜極，立掌向三丈外的大石虛空一切，「察」地巨響，大石一裂爲二，有如刀切豆腐一般。

兩人不禁雀躍，就憑這份功力，即使司馬英學會了「魔傘」九式，也不足爲懼了。

忽然南宮白道：「香妹，剛才那嬰兒化成白氣之時，好像那邊有人長長地嘆了口氣，難道死峽中有人不成，我們去看看！」

兩人走到對面，進入石縫之中。

這個石縫僅可通人，深入數十丈，突然又分出一個歧路，向右前行七八丈，豁然開朗，竟是一個石室。

石室方圓三丈餘，僅有石床和石桌。

既然有一張石床，且床面光滑如鏡，一定有人在這石室住過，兩人略一打量，立即發現石桌上有人以指力寫了數行小字，而且是剛寫下的，因爲石粉新鮮尚留在窪下的筆劃之中。

桌上寫著：「余數十年前遭人暗算，生命垂危，陷入此峽之中，以後發現此地適於修道，乃決心留此，年來略有小成，元嬰漸壯，可四出遨遊，只待善果圓滿，即可白日飛昇，神遊物外，嗟乎！魔障未了，一著之差，前功盡棄，數十年苦修，毀於一旦。

「元嬰消散，僅化成『般若罡氣』嘉惠於爾，爾道基已奠，好自爲之，今後如有心向道，事半功倍，有意在武功方面深造，更可獨步天下，只須靜坐三晝夜，自行將『般若罡氣』疏導，行入經脈之中即可。

「『魔傘九式』雖爲當舖主人所得，但仍有兩招失落，爾若獲得最後兩招，前七式仍不足爲懼，可於中秋之夜，前往泰山明月嶂石蓬中尋找，但有毒物守護，務加小心，定能如願。」

落款的名字是「黃哲夫」。

南宮白腦中「嗡」地一聲，立即昏了過去。

這一下可急壞了百里香，連忙拍開他的穴道，良久，南宮白才悠悠醒來，不禁熱淚盈眶，道：「想不到小兄無意中做了一件遺憾終生之事，使小兄一輩子也不能安心！」

百里香不由一頭霧水，道：「你做錯

了什麼事？快說呀！」

南宮白道：「這位黃哲夫前輩就是朱麗葉生父的知交！」

百里香道：「你別難過，這也算天意，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嬰兒是他修道的元嬰，當然不能怪我們了！」

南宮白道：「是的，所以黃前輩根本沒有怪我們之意，黯然離去，可能還不知道小兄和朱麗葉的關係呢！他怎會想到自己數十年的道基竟毀在我的手中。唉，將來遇到朱麗葉，小兄如何對她說呢？」

百里香道：「你不便說，我對她說，反正我們不是有意的！」

兩人在石室看了一會，並無其他留言，立即出了石縫。

南宮白道：「黃前輩既然要我們往泰山明月嶂去找那『魔傘九式』最後兩招，自然不會騙我們，況且『魔傘九式』本是朱麗葉之母昔年獲得，我們還是早一點去吧！」

百里香道：「既然那些紅菓子是曠世奇珍，我們何不多採一些！」

回到谷中一看，兩人不禁：「啊！」

誰知就在這一刻工夫，那些菓子熟透墮地變成泥漿了。

兩人這時才相信世上所說的緣法，若非有緣，怎會這般湊巧呢？

當然他們不知道，這種朱菓千年開花結菓一次，而且菓子成熟之期僅有二十四個時辰，熟透即墮地毀壞。

百里香道：「咱們怎樣出去？難道再從水底回去不成？」

南宮白道：「讓我們試試看，剛才我暗納一口眞氣，身形竟飄起十七八丈高，只要一開口說話，眞氣一洩，就落了下來，這死峽高約百丈，現在妳功力非昔日可比，咱們携手同躍，看看能不能出此死峽！」

南宮白又將那套怪衣翻了過來穿上，立即變成一頭斑斕猛虎。

兩人遂手携著手，南宮白暗納眞氣，立感身輕如紙，一式「一鶴冲天」，「颯」地一聲拔起二十餘丈高。

風聲「呼呼」，有如騰雲駕霧，南宮白再納一口眞氣，又拔起十七八丈之高。

此刻已在三十餘丈高空，雲生脚下飄飄如仙。

一連幾個躍縱，已經落在死峽之上，兩人向下一看，雖然看不到峽底景物，却也不免有頭暈眼花之感。

驀地——一陣「格格」陰笑之聲，來自兩人身後，他倆同時轉過身來。

只見三丈之外，「辣手書生」司馬英和一個身材嬌小頭罩黑紗之人站在那裡，而司馬英却站在蒙面人略後之處。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兩小目光如火，獰視著司馬英，如從目光亦能殺人的話，此刻司馬英早已濺血當場了！

南宮白切齒道：「司馬英，你的死期到了。」

「辣手書生」司馬英聳聳肩道：「你們就是想死，也沒有那麼容易！」

突然，那個身材嬌小的蒙面人對司馬英道：「問問他『魔傘三式』學自何人？」

此人分明是一個女的，語氣之冷，令人不寒而慄，說時身形紋風未動，即衣角也未動一下。

司馬英連聲稱「是」！立即沉聲道：「聽見了沒有，當舖主人問你的『魔傘三式』學自何人？」

兩人同時一驚，倒退一步，他們並非震於這蒙面人的武功，而是沒有想到武林當舖主人竟是一個女人。

排名大會上，曾聽說有人在附近傳音說話，承認司馬英可以代表當舖主人衞冕，在場之人並未聽出是女人的嗓音。

兩人血仇在身，而且又獲奇遇，自然沒有把這當舖主人放在心上，南宮白亢聲道：「以活人澆成七個金人，難道也是尊駕的主意？」

當舖主人沉聲道：「不錯！」

百里香厲聲道：「家父百里空與妳有何仇恨，妳竟這般狠毒！」

她說到這裡淚光流轉，粉面鐵青！

當舖主人輕描淡寫地道：「本主人爲了完成武林一統的大業，不得不利用幾個武功自成一家的高手，留下『魔傘九式』的藍本，以便永久保存！本主人問你們的話！」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妳以爲『魔式九式』就能制服我們嗎？」

「格格格……」當舖主人嬌笑一陣，道：「如此對本主人說話的人，敢說當今武林之中絕無僅有，哼！武功未見高明，膽氣倒是令人心折！」

百里香冷峻地道：「妳發什麼狂！像妳這種心如蛇蠍的臭女人，有什麼了不起！」

當舖主人一擺手，道：「英兒給我拏下！」

司馬英應聲而出：「識相點就束手就擒，免得討苦吃！」

百里香疾上三步：「別吹！妳先接本姑娘一招試試——」

「香妹且慢！」南宮白喝止，疾道：「讓小兄來對付他！」

司馬英道：「那一個也是一樣，就是一齊上也可以，你如果能接下本人三招，本人擅自作主，放你們一條生路！」

「哈……」南宮白狂笑一陣，面色一冷，不理南宮白，却向當舖主人道：「怎麼樣？妳聽到了沒有？」

當舖主人道：「他的豪語，本主人願支持！」

南宮白冷笑道：「妳且慢得意！如果收拾司馬英這種角色也要三招，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當舖主人不由一怔，道：「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

「幾招？」

「一招即可！」

「唔！」當舖主人凝視了南宮白一瞬，沉聲道：「你到底是誰？爲什麼要冒充『神手狀元』尚鳳池？」

南宮白道：「一招之內能贏得了本人，不但告訴妳本人是誰，項上人頭也由妳拏去！」

這時當舖主人還眞有點高深莫測，但她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南宮白會是司馬英的敵手。

因爲她已將『魔傘九式』前七式傳與司

馬英，而南宮白僅是前三式。

「好！」當舖主人衣角未動，不知她以何種身法飄後三步，道：「英兒，以第五式將他擒下，但要活捉！」

「是！」司馬英大辣辣地挺立著，「準備了！」

南宮白也不敢大意，他深知當舖主人剛才所說的「第五式」，一定是指「魔傘九式」的第五式。

第三式都那麼厲害，第五式可想而知了。

他立即神歸紫府，氣納丹田，兩足竟離地面一寸。

司馬英大喝「看招」！

身形疾拔十二三丈，一個雲裡翻，兩掌一搓，挾著兩蓬傘狀紅芒，電罩而下。

南宮白身軀略往後仰，兩手以捧物狀推出一蓬傘狀紫芒。

三蓬傘狀罡氣一接，風雨大作，草石橫飛，無儔的罡風撕裂著方圓十丈之內每一寸空間，接著「轟」然大震之下，司馬英悶哼一聲，身形在空中翻了三個觔斗，摔出五六丈之外，跌坐在地上。

南宮白則被震入土中，兩足深陷一尺有餘。

黃塵暴捲而起，形成一朵蕈狀雲，良久始散。

場中一片死寂落針可聞。

「你……你沒有受傷吧？」

百里香將南宮白扶出土坑之外，為他拍去身上的塵土。

「小兄沒有受傷，咱們走吧……」

「站住！」當舖主人沉喝一聲，未見她晃肩作勢，已站在他倆面前一丈之地，道：「本主人的話你們還沒有回答！」

南宮白冷峻地道：「甚麼話？」

「你的『魔傘三式』從何處學來？」

南宮白冷笑道：「可惜司馬英不爭氣，輸在本人一招之下，如果尊駕未忘自己的諾言，又何苦發問，對不起，在下恕難奉告！」

南宮白拉著百里香的手，續道：「司馬英與在下有殺父殺師雙重仇恨，總有一天要血債血償，關於『魔傘三式』學自何人，將來尊駕定能知道，而且要付出唆使司馬英行兇的代價！再見了！」

道畢，喝聲起，拉著百里香，竟飄起二十餘丈之高，向峯下疾瀉而去。

當舖主人暗吃一驚，她未想到南宮白的輕功如此了得，一個人能拉著一個人飄起二十餘丈之高，連她自己也毫無把握，不由怔在當地。

突然，她沉喝一聲，立即與司馬英躡踪追去。

且說南宮白與百里香一路急馳，每一個起落都不下十七八丈，有如星飛丸瀉，快逾奔馬。

百里香道：「你看司馬英有沒有受傷？」

南宮白道：「沒有！」

「當舖主人不是叫他施出第五招麼？所謂第五招，是不是指『魔傘三式』？」

「不錯！妳沒有看見兩蓬傘狀紅芒麼？」

「『魔傘九式』是不是越往後越厲害？」

「按理應當如此！」

「這就不對了！他剛才施展的是第五招，為甚麼竟輸在你的第三招上？」

「這可能是因為那元嬰的功效吧！」

「白哥，如果這第五招由當舖主人施出，你認為能否勝她一籌？」

「小兄到現在還沒有正式與當舖主人交過手，但照她的高絕身法看來，小兄和她打成平手就算不錯了！」

百里香微微一驚，道：「如此說來，剛才如果她不顧身份，向你我下手，定是凶多吉少了？」

「也不盡然。」

「白哥，我們現在到那裡去？」

「泰山明月嶂！」

「我看不如趁當舖主人不在的時候，再進龍宮分舖一次……」

「幹什麼？」

「那裡不是留下『魔傘九式』的七個姿勢嗎？我們去偷學呀！」

「香妹怎麼這樣天真，像這種絕學，光憑表面姿勢沒有訣竅就能學會嗎？」

「啊！我倒忘了……」

「小兄深知你的心情，學藝是假，無非是想去看看令尊的遺容吧了！」

百里香已是珠淚滿面泣不成聲！

南宮白攬著她的纖腰，安慰她道：「香妹，一切錯誤都是由小兄而起，我一看到妳難過，心中就像被鋼刀戳刺似的！咳！其實小兄的三位親人皆都遭了毒手，此刻的悲痛，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我們要發奮圖強，設法早日獲得『魔傘九式』最後兩式絕學，到那時候，就可快意恩仇了！」

百里香擦去淚痕，道：「你千萬不要過份自責，其實你那時阻止小妹現身，乃是為了整個武林著想，這種偉大的襟胸，實使小妹汗顏！」

「快別說了！我們還是加緊趕路吧！」

兩小不分晝夜地急趕，餓了就買點食物帶在身上，邊走邊吃，這樣趕了兩天兩夜，已經進入了山東境內。

那裡知道，後面跟踪的武林高手越來越多，他們沒有想到，當舖主人心懷叵測一路上傳播消息，說「魔傘九式」祕笈在泰山明月嶂出現，八月中秋之夜月正中天，月光射入明月嶂下石縫中之時，寶物即可出現。

武林瑰寶，那一個不想獲得，何況一般武林高手根本不知道這消息是由當舖主人主人傳出的。

其實，當舖主人暗暗跟踪兩小，聽到兩小交談，有關明月嶂附近藏有兩式絕學之後，她靈機一動，將一些高手引來，目的是干擾兩小的覓寶行動，以便暗中取利。

＊　＊　＊

第四天傍晚，兩人已進泰山山區，而這時他倆也已發現跟踪之人。

兩人雖然有點懷疑，因為這件事除了黃哲夫前輩之外，只有他兩人知道，難道這些高手是另有所圖而來？

他倆以為也許是巧合，並未在意，立展上乘身法，逕奔明月嶂。

兩人一打量地勢，想起黃哲夫前輩的話：仲秋之夜，可往泰山明月嶂石縫中尋找，定能如願。

明月嶂上並沒足以隱藏祕笈的石縫，兩小掠下明月嶂，來到一個山坳之中。

只見這山坳兩邊削壁插天，奇險天成，中央有一塊巨石，高可十餘丈，一裂爲二，但那縫隙僅能通人。

南宮白不由暗喜，道：「香妹，看到石縫了沒有？此處只有這個石縫，大概就在這裡了——」

語音未畢，數十丈外已現敵踪，兩小立即掠到絕壁下一塊突出的岩石之後。

衣袂步履之聲越來越近，聽聲音至少有三四人之多。

兩人探頭一看，不由一愕，來者一行四人，爲首兩個少年男女，乃是飛熊堡的柳氏兄妹——「玉面韋陀」柳浩然和「毒手貂蟬」柳飛燕。

後面兩個大漢，正是喬扮女樂進入大羅山莊，曾飾演「金錢豹」兩次獻叉行刺周至剛未成的兩人。

「玉面韋陀」四下打量，對「毒手貂蟬」道：「燕妹，那個石縫大概就是藏寶之處，我們先藏起身形再說吧。」

說畢，一拉柳飛燕，藏在距南宮白不遠處一塊岩石之後，雙方相隔僅三丈左右。

四人剛剛藏好，山坳那邊又馳來三條黑影，爲首之人乃是四川唐門掌門人「六月雪」唐飛，後面緊跟著兩個少年人。

這兩人年輕人與唐飛面貌相似，年約二十五六，分明是唐飛的兒子。

三人略一打量，也隱於對面亂石之中。

此刻，一輪明月剛剛自東山上露出一半，山坳中仍然十分黝黯。

又一陣輕微的破空之聲進入山坳，南宮白不由一皺眉頭。

爲首一男一女，兩人都在四旬左右，男的是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女的乃是周夫人，周夫人身後跟著周茜茜，周至剛身後跟著五個大漢，看身材都十分矯捷，必是大羅山莊得力高手。

周至剛一揮手，立即全部隱於南宮白右邊約四丈遠一片亂石之中。

一輪明月已湧出東山，長空萬里，沒有一片浮雲，也沒有一絲兒風，此刻正是詩人墨客舉杯豪飲，吟詩賞月的大好時光，但這山坳之中，却隱伏着重重的殺機，一觸即發。

南宮白和百里香這時暗地驚奇，深知這些高手都是和自己一樣，是抱着同樣的目的而來的。

但南宮白大感不解的是：這消息怎會傳到這一干高手耳中？而且會這麼快？

難道黃前輩會四出張揚？

不。絕對不會！他不會做出這種令人無法解釋之事。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不容置疑，看來每一撥高手，都早有準備，勢在必得。

突然，右邊石後傳來輕微的說話聲音，南宮白此刻的功力，說得明確一點，已經超過兩甲子修爲，聽覺之靈，即三五十丈以內飛花落葉也瞞不了他，這時他已聽出是周茜茜的聲音。

周茜茜道：「媽，我們要等到甚麼時候？」

「要等到月光直射入石縫中才能動手！」

「爲甚麼？」

「因爲那時石縫才能裂開——」

「噤聲！」這是周至剛的聲音。

兩人這才知道一干高手何以隱身不動的原因了，原來要等到月正中天，月光射入石縫中時，石縫裂開才能動手。

南宮白一聽到周茜茜的聲音，心中好像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說不出是甚麼滋味。

他愛周茜茜，也正像周茜茜置表哥司馬英於不顧，死心塌地愛他一樣，愛情是自私的，絕不容第三者插足。

百里香見南宮白在發楞，掐了他一下，道：「在想甚麼？」

南宮白定定神，道：「沒有，沒有想甚麼！」

「哼！你不說我也知道，一定是在想周茜茜？」

「咳！小兄和她已經吹了，還想她作甚？」

「再不然就是柳飛燕！」

「妳想到那裏去了，小兄與她毫無瓜葛，豈能想她！」

百里香幽幽地道：「小妹與你認識在她之後，絕不自私自利，而且小妹深知身爲女子的苦衷，如果你愛她，就坦白地愛她吧，不要爲了小妹誤了她的青春！」

「香妹，妳……」

「眞的！小妹說的是實話，我相信周茜茜也是深愛著你的！」

南宮白摟著百里香的纖腰吻了她一下，道：「香妹，妳太偉大了，小兄只有更尊敬妳！」

突然，百里香一指對面絕壁：「快看！」

南宮白抬頭凝眸，只見對面絕壁上同時掠下六條熟悉的人影，即看出是武林當舖中之人。

其中有「海天雙醜」——「生死簿」白武，「黑心員外」祝新，「雲煙魔叟」席足樂，「烏雲」漆二，「朝月」牛陽和「大力神」樓兩層。

這六個人掠下絕壁，立即散開隱住身形。

接著又掠下八個少女，乃是「陰陽八奇」，相繼隱於亂石之中。

南宮白肅然道：「不管這個消息是何人走漏，今夜要想奪得『魔傘九式』最後兩式絕學的秘笈，恐怕要大費周章，就以當舖中這十四個高手來說，就夠我倆調理了！」

百里香道：「難道當舖主人和司馬英不來？如果他們兩人不來，或者還有希望！」

南宮白道：「這等大事，他們豈能不來！恐怕此刻已經在此山坳之中了！」

說到這裏忽見兩條黑影在對面亂石中一閃而沒。

南宮白隱隱看出正是當舖主人和司馬英。

銀蟾漸漸上昇，高掛東山山頂，山坳中雖然仍無月光，但南宮白這邊絕壁上却被照得通明。

南宮白藏在這邊十分不利，心中暗暗焦急，只要一暴露身形，即使輕功再好，

也難免被人發現。

突然，一道銀芒不知自何處飛來，「錚」地一聲，落在南宮白左邊岩石之後，立即射出一溜火花。

南宮白知道柳氏兄妹隱於那塊岩石之後，這一道銀芒顯然是朝柳氏兄妹所發。

但那岩石之後並無動靜，接著又飛來兩道銀芒，「錚錚」兩聲，落在岩石之後，火花激射，顯然腕力十分了得。

突然，那岩石之後有人厲聲道：「唐飛，少在柳某面前來這一套，你再無理取鬧，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這分明是「玉面韋陀」柳浩然的口音，兩小不由一頭霧水，心道：「難道他們兄妹與「六月雪」唐飛有過節？即使有過節，在這緊要關頭也不應該出手呀！」

「錚，錚，錚」！又是三道銀芒電射而至，柳浩然不禁大怒，疾掠而起，站在岩石上，厲聲道：「唐飛，你還不出來受死！」

死字甫落，「六月雪」唐飛出現對面亂石之中，雙方相距不下十五六丈，柳浩然不由一愕，心道：「這麼遠的距離，他的燕翅鏢能射到這邊麼？即使能到，能有這麼大的勁力麼？」

但另一個念頭又使他冷笑一聲，因為「六月雪」是一代暗器宗師，腕力自有驚人之處。

「六月雪」唐飛沉聲道：「柳當家的為何出口傷人？」

柳浩然氣極而笑，道：「唐飛，你裝得可不錯！嘿嘿，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却做了不敢承認！看來你也是浪得虛名之輩！」

「六月雪」唐飛不由大怒，厲聲道：「柳浩然，唐某敬佩你素日的俠行，這可不是怕你，你今夜語無倫次，出口傷人是何道理？」

說著帶著兩個少年掠了過來。

柳浩然縱聲大笑，道：「你唐飛向以暗器見稱於世，但柳某看來却不值一哂，剛才你連發六支燕翅鏢是何道理？」

「胡說！唐某甚麼時候發鏢來？」

柳浩然伸手入懷，掏出一支巨大的燕翅鏢擲在唐飛面前道：「你自己看看！」

唐飛撿起一看，不由一愕，正是自己的燕翅鏢，一點也不錯。

柳浩然沉聲道：「現在還要狡賴嗎？」

唐飛狐疑不定道：「這就怪事了！唐某剛才確未發鏢……」

柳浩然大喝一聲：「無恥鼠輩！事實俱在，你還敢扯謊！」長身疾掠，兩掌一翻，「飛熊八式」立即出手。

唐飛自知這件事有點蹊蹺，却也不能等著挨打，立即也施出「鼓浪拳」迎上前去。

「砰、砰、砰」兩人接了三下，唐飛畢竟略差一籌，竟被震退二步。

兩個少年伸手入懷，抓出一把暗器，即將出手。

「六月雪」唐飛大喝一聲「且慢！」兩個少年立即收勢，未曾出手。

驀地——「嘩啦啦」——南宮白右邊岩石冒起一溜火花，接著周至剛大喝一聲站起來，厲聲道：「柳飛燕妳這賤婢，還不出來領死！」

「毒手貂蟬」霍然自岩石後站了出來，嬌叱一聲道：「周至剛，你也是一派之尊，怎的出口傷人？」

周至剛一伸手，掌中握著一柄「子母離魂叉」，厲聲道：「妳可認識此物？」

說著擲在柳飛燕面前，柳飛燕不必撿起，一看就知道是自己兄妹的獨門暗器，不由瞠目結舌不知所答。

周至剛冷笑一聲道：「我看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上次喬裝女樂進入本莊，雖然損失不大，却被不肖之徒趁火打劫，弄得本莊亂七八糟，嘿嘿！這筆賬今夜只好一齊算了！」

柳飛燕厲叱道：「誰還怕你不成！」

兩人躍下岩石打在一起。

兩小互視一眼，覺得這些人真令人費解，難道他們今夜來此就是為了打架麼？

此刻，「六月雪」唐飛已被柳浩然迫退五六步，顯然不是柳浩然的敵手。

但他深知此事有點不對勁，所以為了息事寧人，暗器始終未曾出手。可是如果他不施展暗器，不三五十招，必被挫敗。

那邊柳飛燕和周至剛交換了二三十招，柳飛燕雖然感覺有點吃力，百十招之內却不見得會輸。

南宮白電目四射，立即發覺當舖中人緩緩向這邊包圍欺近，不由靈機一動，對百里香道：「不好！他們上當了！」

百里香道：「上誰的當？」

「當舖主人！」

「何以見得？」

南宮白道：「剛才那六支巨大的燕翅鏢，雖是「六月雪」唐飛之物，但唐飛却茫然不知，顯然不是他出手的，以他的身份，絕不至說謊，而無獨有偶，周至剛那邊又被人發了一支「子母離魂叉」，而此叉雖是柳氏兄妹之物，但柳飛燕也不承認是她發的，試想，除了這三撥人就是你我，其餘都是武林當舖之人，這一定是當舖主人的陰謀了！」

「她的目的是？」

「這還用問麼！他想挑撥這些高手互相殘殺，待時候一到，她就可以毫無顧慮，進入石縫中取寶了！」

百里香點點頭：「有道理！那麼此番漏露消息的也是當舖主人？」

南宮白道：「可能在路上妳我交談被她聽了去，她即四下宣揚，招來了這些高手！」

百里香搖搖頭道：「她如果不洩露消息豈不是更好？」

南宮白道：「當然他另有陰謀，因為當舖主人主要的目標是妳我兩人，像這些高手，她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恐怕不久就要向妳我下手了！」

百里香道：「我不信！如果她不招來這些高手，單獨對付你我兩人，豈不輕鬆得多？」

南宮白道：「她為了必得至寶，當然不能做沒有把握之事，這些高手中了她的一石二鳥之計，只能發生干擾作用，對她却沒有妨碍，最後這些高手必弄得兩敗俱傷，濺血此地，正是一舉數得，不相信妳就看吧！妳快把面孔蒙起來！」

百里香立即取出一塊汗巾，戳了兩個孔，將面部紮起。

突然唐飛大喝一聲，道：「柳浩然，你欺人太甚！唐某和你拚了——」

了字未落，躬身、揮手、抬足、點頭，刹那間「颯颯」、「錚錚」、「嘶嘶」、「呼呼」之聲不絕耳，數種不同的暗器，有如飛蝗一般，向柳浩然電射而至。

柳浩然大喝一聲，兩袖中飛出十餘支「子母離魂叉」，「嘩啦啦」一陣暴響，子母分離，立即變成數十支小叉，向漫天暗器迎去。

雙方都是暗器雄豪，這一出手，蔚為壯觀，煞是好看，只聞「叮噹」之聲不絕於耳，暗器互撞，紛紛落地。

柳浩然狂笑一陣，道：「暗器名家也不過如此，看來你『六月雪』唐飛，也技盡於此了。」

唐飛冷笑一聲道：「再看——」

兩袖中飛出兩個黑球，飛到柳浩然頭頂上空，「叭」地一聲炸開，立即爆出千朵燦爛的火花。

柳浩然仰頭一看，不知這火花是甚麼名堂，那知這是唐飛聲東擊西的手法，就在柳浩然仰頭之時，唐飛張口吐出三顆大如櫻桃、赤紅似的紅球，逕奔柳浩然身上中盤。

柳浩然要閃已是不及，中上兩顆勉強讓過，在肩頭中上了一顆，他踉蹌退了三大步。衣屑紛飛，血肉模糊，一條右臂已抬不起來。

此刻周至剛已經和柳飛燕打了將近百招，本來柳飛燕已略遜周至剛一籌，此刻見乃兄受傷，心神微分，立被逼退五六步！

柳飛燕不由大怒，兩袖齊揚，立即射出五支「子母離魂叉」，「嘩啦啦」一聲變成十餘支，電射而至。

周至剛全力施出一式「無極黑風爪」，抽身暴閃三步，恰恰讓過。

柳飛燕再次揚手又是七八支「子母離魂叉」電射而出。

周至剛大喝一聲，正待再退，突然周茜茜一掠而出，兩手一分，「通天一柱香」已經出手。

罡風捲地，石屑紛飛，二十餘隻「子母離魂叉」立被震落，但周茜茜仍不放鬆，招式一變，第二式再告出手。

柳飛燕深知「通天一柱香」的厲害，全力推出一式「飛熊八式」，「轟」地一聲，石屑橫飛，下落如雨，兩人各自退了三大步。

雖然周茜茜的「通天一柱香」僅有三四成火候，若換周夫人施出，柳飛燕絕對接不下來。

此刻柳浩然又和唐飛打在一起，這一次他學了乖，全力猛攻，不讓對方施放暗器，又將唐飛迫退數步。

＊　＊　＊

南宮白一看柳氏兄妹吃了虧，心中十分焦急，因為柳氏兄妹曾在大羅山莊對他施援，才得免於周至剛的毒手。

正在他猶疑不決之時，突然他倆身後「颯」地一聲，飛出一塊大石，逕奔邊岩石之後。

「轟」地一聲，石屑四濺，周夫人厲叱一聲，一掠而出，逕奔右兩人隱身之處。

兩人深知有人暗中撩撥，不出頭也不行了，此刻周夫人已經站在大石之上，指著兩人道：「那來的狂徒，竟敢向老身施襲？」

南宮白和百里香走出石後，南宮白道：「夫人千萬別上他人一石二鳥的當，本人絕未——」

周夫人親眼看到大石由南宮白這邊飛去，不是他倆還能是誰？立即怒叱一聲：「看掌——」

一招乍起，兩手一分，「通天一柱香」第一式「一柱擎天」已告出手。

名家風範，果然不同，較之周茜茜又不知高出多少！一股奇大的罡氣，向南宮白撞過來。

南宮白心道：「聽說『通天一柱香』為當代絕技，今天我要試上一試——」

意念未畢，氣納丹田，兩手一招一攏，施出一招絕學。

這正是他最近將「天梭手」、「連中三元」掌法及「閃電十三式」合併研悟的絕學，名為「三合一」掌法。

旋風乍起，天昏地黑，兩道無儔罡風一接，「轟隆」一聲，整個山坳之中，對面無法視物，草石橫飛，地動山搖。

周夫人連退五步，身形搖晃，良久始停。

南宮白也退了五步之遠，只感右臂酸麻，不由吃了一驚：「『通天一柱香』果然名不虛傳！」

這時周茜茜被兩人這一掌震住，立即回轉身來凝視著南宮白，她真不敢相信這個身著斑爛虎衣的怪客，竟能接下一招「通天一柱香」。

周夫人愣了一下，「格格」冷笑道：「能接下老身八成真力一招之人，放眼當今武林之中，屈指可數，尊駕何人？剛才那一招是甚麼武功？」

南宮白深恐周茜茜聽出他的聲音，立即改變為蒼老的嗓音道：「老夫不用名字已久，至於這招奇學，名為『三合一』掌法！」

周夫人又是一怔，「三合一」掌法，還是第一次聽說，想不到名不見經傳的武功，竟和自己的「通天一柱香」打成平手。

但她心有不服，再納十成真力，兩手一分，力推而出。

這是第二式「大厦將傾」。

南宮白也不甘示弱，全力再推出一式「三合一」掌法。

「轟！」

這一次力道更大，兩面絕壁不斷落下石屑，所有在場之人都一齊停手觀戰。

兩人又各退了五步，軒輊未分。

周夫人打出真火，厲叱一聲，第三、四式「龍樓飛鈸」、「天柱衞門」同時施出。

南宮白不敢大意，集中全力推出一掌。

刹那之間陰風慘慘，沙飛石走，狂風呼嘯，令人無法張目，一旁諸人都跟蹌暴退丈餘。

南宮白只感胸前壓力陡增，幾乎喘不過氣來，暴退八步才穩住樁。

周夫人這次僅退了四步，顯然她略佔上風。

周茜茜見這怪客十分了得，深恐一旁的百里香出手，立即向百里香撲去。

百里香厲叱一聲「站住！」續道：「妳要幹甚麼？」

周茜茜道：「我要揭下妳的面罩！」

百里香道：「妳還不配！」

周茜茜冷哼一聲，疾撲而上，兩人即打在一起。

如果退回十天之前，兩個百里香也不是周茜茜的敵手，但現在可不同了，百里香非但被南宮白打通了生死玄關，且吞食了五六個千年朱菓，功力陡增，況且南宮白又將「三合一」掌法傳了她。

兩女打了十餘招，周茜茜一時輕敵，反被迫退了三四步。

她本是心高氣傲的少女，立即施出「通天一柱香」。

百里香暗納八成眞力，接了一掌。

「轟！」

周茜茜的嬌軀立被震退一丈，差點栽倒。

百里香却僅僅退了三步。

這一招下來，勝負立判，但周茜茜乃是任性的少女，怒叱一聲，再次撲上，一連施出三招。

百里香愛屋及烏，看在南宮白面上，不忍使她受傷，又和她打鬥。

此刻南宮白也抱著同樣的心情，不忍向周夫人下手，因爲他看出周夫人比周至剛的爲人好得多多。

柳浩然對唐飛，已經打到分際，唐飛不是敵手，却又無暇施放暗器，兩個少年在一旁乾焦急，又不敢冒然出手偸襲。

柳飛燕對周至剛却落了下風，但三五招之內不至落敗。

此刻一輪明月快到中天，照得山坳之中十分明亮。

突然，一陣厲嘯之聲沖天而起，直如九幽鬼哭，令人毛髮悚然。

接著一陣衣袂破空之聲，十餘條人影疾撲場中。

來人正是當舖中的「陰陽八奇」和「海天雙醜」等人。

其中「雲煙魔叟」席足樂和「大力神」樓兩層逕奔南宮白。「朝月」牛陽和「烏雲」漆二逕奔百里香。

「海天雙醜」老大「生死簿」奔向「六月雪」唐飛，老二「黑心員外」祝新直撲周至剛。

「大力神」樓兩層揚起蒲扇大手，向南宮白猛砍而下。

南宮白一看，自己果然沒猜錯，當舖主人見時機將至，立即全部發動纏住在場所有的高手，她就可以進入石縫中取寶了！

南宮白對這「大力神」十分喜愛，因爲他看出他是個憨直的渾人，殺之可惜，立即閃身讓過。

而「雲煙魔叟」却撲向周夫人，巨大的旱煙管一揚，閃電攻出八招，口中吐出一道濃煙。

周夫人見多識廣，深知他這道煙幕可以隨意控制，若被罩住，極易上當，身形疾閃，施出「通天一柱香」！

此刻山坳中殺聲震天，煙塵四起，一輪明月接近中天。但一干高手似乎都忘了時辰，全都不遺餘力，捨生忘死的搏殺。

當然，他們不全力以赴也不可能了，因爲當舖主人參加之後，形成一個混亂的局面，一會打這個一拳，一會兒又踢那個一腿，而另外兩方面又不肯携手合作，局面十分危急。

顯然，像這樣下去，必被各個擊倒，濺血山坳之中。

南宮白力戰周夫人和「大力神」樓兩層，也十分吃力，並非他技不如人，而是不忍對這兩人下毒手。

一個是他的愛人之母，另一個則是憨直深厚之人。

如不施展「魔傘三式」，要想擊退兩人又絕不可能。

南宮白十分焦急，眼看著一輪明月將至正中，若誤了大事，被當舖主人捷足先登，不但血仇無法湔雪，並且對不起黃哲夫前輩。

南宮白一看百里香，正與「烏雲」漆二及「朝月」牛陽打得難分難解，而且看出這兩個魔頭似乎並不太注意周茜茜，主要是對付百里香。

然而，周茜茜並未幫助百里香，只是偶然攻出一招，却注意著周夫人。

南宮白大喝一聲，身形疾拔而起，「魔傘三式」第二式已告出手。

刹那間紅芒如傘，呼嘯而下。

周夫人悚然一震，全力推出一招「通天一柱香」。

「大力神」也推出一掌。

只聞「轟隆」一聲，周夫人悶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跌坐在一丈之外；「大力神」畢竟天生異稟，僅退了七八步，全身衣衫竟無半寸完整，幾乎和全裸一樣。

周茜茜驚呼一聲，奔向周夫人，不由熱淚盈眶，道：「媽，妳……妳不碍事吧？」

周夫人慨然地道：「茜兒，媽媽略受微傷，不碍事的，只是我們上了人家的當了！」

「妳是說上了當舖主人的當？」

「不錯！恐怕今天全都白跑了！能全身而退，就算不錯！」

周茜茜切齒地道：「媽，這個怪客是誰？他的武功怎地恁高？」

周夫人道：「爲娘以前認爲『通天一柱香』絕學，除了當舖主人之外，所向無敵，想不到竟敗在一個年輕人手中！」

「甚麼？這怪客是個年輕人？他不是自稱老夫嗎？」

「自稱老夫有甚用？爲娘的早已看出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不但招式怪異，且內力之大，見所未見！」

周茜茜一臉驚疑，凝視著南宮白一瞬不瞬。

此刻南宮白已掠到百里香旁邊接下「烏雲」漆二。他施出「三合一」掌法，不到十招，已將漆二震得身法踉蹌招架不住。

壓力一減，百里香精神大振，一連劈三掌，也將「朝月」牛陽逼退。

周夫人服了一劑傷藥，站了起來，正待說話，「大力神」樓兩層暴叱一聲，「呼」地迎面劈出一掌。

周夫人不知他身形異稟，心道：「難道老娘連蠻牛也收拾不了——」

一式「龍樓飛鉞」，硬接了樓兩層一掌。

只聞「轟」地一聲，樓兩層鐵塔似的身子紋風未動，而周夫人却退了半步。

這一下可把周夫人楞住了，想不到這蠻牛果然不易對付。

樓兩層又是一聲暴吼，谷響廻應，有如雷鳴，揚手向周夫人抓去。

周茜茜回頭，不由大怒，一式「無極黑風爪」，猛戳樓兩層的腰部。

「咚」地一響，周茜茜嬌呼一聲，握腕暴退一步，原來樓兩層毫髮未傷，她的一條右臂好像裂開似的，痛徹心脾。

樓兩層蒲扇大手剛抓到周夫人胸前，周夫人一咬銀牙，施出「通天一柱香」最後一式「天地茫茫」。

又是一聲震天巨響，樓兩層偌大的身子橫飛一丈多遠，「轟」地一聲摔在岩石之上，石屑四濺，煙塵暴起。

而周夫人也退了幾大步。

但樓兩層大嘴一裂，又爬了起來，一雙銅鈴似的巨眼射出駭人的光芒，厲吼一聲猛撲而上。

周茜茜本已對南宮白起疑心，但此刻她又無暇細看，母女聯手，全力對付「大力神」樓兩層。

此刻南宮白見時機已經急迫，大喝一聲，全力施出「魔傘三式」第三式「萬傘朝天」。

只聞一聲慘嗥，「烏雲」漆二一條右臂被齊肩斫下，不支倒地。

百里香厲叱一聲，將「三合一」掌法施出極限，「砰」地一聲，擊中「朝月」牛陽，牛陽吐出鮮血，退了五六步，身形搖搖欲倒。

百里香嬌喘吁吁，對南宮白道：「時間差不多了吧？」

南宮白一看月光，正射入石縫之中，不由大大地一震，正待招呼百里香掠向石縫，突然一聲陰笑，「辣手書生」司馬英鬼魅般地卓立在他的面前，道：「想不到吧！嘿嘿，你們的心機白費了——」

了字甫落，「魔傘」絕招已告出手。

南宮白仇火如燒，再也不留絲毫餘力，推出一掌。

「轟隆」一聲，兩人各退了一步。

百里香怒叱一聲道：「狗賊納命來——」

她施出一式「三合一」掌法。

「砰」地一聲，百里香暴退數步，差點栽倒。

但她忘了自身的危險，立即對南宮白道：「這狗賊交給小妹，你快去——」

南宮白雖知時機已至，可能當舖主人已經進入石縫之中，但他怎能丟下百里香不管，讓她涉險！

他立即大聲道：「香妹，妳退下去！」

百里香道：「不要！還是讓小妹和你聯手，將他打發——」

「別作夢了！看招——」

這一招司馬英全力出手，綠芒耀眼生花，罡風無儔，石塊暴旋而起，有如滿天冰雹。

南宮白再次全力推出一掌，只聞「轟隆」一聲，司馬英暴退五步，而南宮白却退了六步。

他那裡知道這是「魔傘九式」中的第六式，若非他獲得奇遇，恐怕早就躺下了。

司馬英獰笑一聲，再施出一招。

狂飈匝地而起，風雷併發，月色無光，數十斤重的大石，一齊飛上半空。

南宮白和百里香同時推出一掌，只覺一聲巨震，接著傳來一聲嬌呼。原來百里香的身形已飛出二丈之外。

這是「魔傘九式」中第七式，威力之大，難以形容，南宮白的熱血一陣翻騰，終於吐了一口鮮血。

他掠至百里香身旁，只見她肩頭一片血漬，面色慘白，昏了過去。

無限愧疚之情湧上心頭，若非自已一時多言，她怎能失去唯一的親人！若非她爹爹慘遭毒手，今夜怎會受此重傷？

他那星目中流出兩行清淚，滴在百里香的嬌靨上。

驀地——司馬英一掠上前，陰惻惻地道：「乖乖地退出此谷，或能保得一命！」

南宮白雙目血紅，咬牙切齒，他此刻早已將石縫中的寶物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他只想生啖司馬英的肉，痛飲他的鮮血。

南宮白叱道：「司馬英，只要本人有三寸氣在，必定索回代價！」

「哈……」司馬英狂笑一陣，道：「今夜你死定了——」

突然一聲驚呼，有人大聲嚷道：「快看！石縫要開了！」

南宮白回頭一看，只見石縫中冒起一道水桶粗的水柱，直沖霄漢，然後「嘩啦」洒落。

接著石縫中間發出「隆隆」之聲，有如雷鳴。

司馬英大喝一聲，又向南宮白推出一掌，南宮白抱著百里香不敢硬接，疾閃五步讓過。

但司馬英怕他接近石縫，立即跟踪而上，一口氣推出七掌。

正在危急之時，突然石縫中水柱越來越粗，「隆隆」之聲也越來越響，只聞一陣天崩地裂之聲，石縫暴裂分開，裡面立即傳來懾人心魂的豬叫之聲。

司馬英一口氣推出七掌，想把南宮白擊斃，南宮白左右閃躍，身上中了數掌，肋骨也被震斷一根。

司馬英獰笑連連，緩緩欺近。

突然，南宮白耳邊響起細微之聲道：「神歸泥丸，氣聚丹田，精納紫府，推出一掌，快！」

南宮白不加考慮，如響斯應，突然一聲慘嗥之後，接著一陣大震。

司馬英飛出三丈以外，在石縫邊沿，昏死過去。

此刻當舖主人正在全力攔阻一干高手，不讓他們接近石縫，有的已受重傷，倒地不起。

南宮白再也不敢猶豫，忍著全身的創痛，抱著百里香，掠下岩石，向石縫奔去。

此刻，石縫中懾人的豬叫之聲越來越淒厲，水柱已經停止，却傳出一股腥臭的氣味。

南宮白咬牙一掠，落入一個黑洞之中。

南宮白長嘆一聲，這次真完了。

剎那間，懾人心魂的豬叫之聲及嘩嘩流水之聲不絕於耳，腥臭之氣味中人欲嘔

，「嘩啦」一聲，身形落入泥漿之中。

南宮白本來肋骨已經斷了一根，懷中又抱著百里香，這一摔震得頭昏眼花，竟變成了一個泥人。

這底下漆黑一片，臭氣薰天，他的足尖翹起，剛剛露出頭部，他怕百里香淹死，就把她舉起來。

豬叫聲突然停止，却傳來呼呼牛喘的聲音，聲音之大，好像數百個巨大的風箱在同時抽送一般。

南宮白雖然看不見是何怪物，知道必是上古遺留下來的毒物，顯然是聽到自已落入泥漿，乃停止吼叫，伺機吞噬。

突然，「呼」地一聲，一條黑色龐大物挾著一片罡風橫掃而來，南宮白身陷泥淖，行動不便，手中一輕，百里香已被捲走。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正待察看，只聞「國嘟」一聲，好像有一個龐然大物吞下一個物體似的。

南宮白心膽皆裂，百里香可能已被怪物活生生吞下去，他不由暴怒了。

驀地——兩盞紅燈冉冉而顯，其大如盤，照得洞底血紅一片。

南宮白趁機四下一看，不由心中一涼，只見四壁陡削，千百隻不知名的四脚怪蛇在壁上爬來爬去，紅舌伸縮不已。

兩盞紅燈越來越近，呼呼牛喘之聲如風雷併作，臭氣四溢，南宮白驚呼一聲，連忙集中殘餘眞力拔起身形，上昇一丈五六，眞氣再無法提聚，身形又向下落去，這時他身懸半空，才隱隱看出這兩盞燈原來是一龐然大物的巨目。

怒火焚身，已使他忘了自已的危險，他知道百里香早已被牠吞下，陡地兩臂一抖，竟向怪物撲去，因爲只有向怪物那邊撲去，才能脫出泥漿，但這時兩盞紅已經相距不足三四丈了。

他落在泥潭邊沿，身形打了一個踉蹌，這一仔細打量，不由又是一聲驚呼。

只見這個龐然怪物，頭如座小丘，頭頂生有兩隻巨角，口如血盆，獠牙突出口外，兩個鼻孔就有煙囪那麼大，身軀粗逾數十圍，背上銳刺盈尺，閃閃發出光芒，牠轟轉而來，整個洞壁都震顫不已。

南宮白見聞廣博，他記得「通訓定聲」記載：龍，雄有角，雌無角，龍子一角者爲蛟，兩角者爲虬，無角者爲螭。

這個龐然大物有兩個角，且身長不下數十丈，必是前古虬龍，不要說他已經身受重傷，就是功力仍在，能否除去牠也大有問題。

虬龍越來越近，相距不足兩丈，大口一張，發出「咯吱咯吱」之聲。

南宮白力聚兩臂，大喝一聲推出一招「天魔傘」第二式「萬傘朝天」。

兩蓬傘狀紫芒向虬龍巨頭上電罩而下。

那知道虬龍乃是數千年靈物，豈懼怕這一招，況且南宮白已經負傷，這一招僅能發出三四成力道。

只聞「轟」地一聲，虬龍紋風不動，南宮白竟被震退三步，差點沒掉落泥潭之中。

虬龍被激起怒火，巨頭一擺，又發出懾人的豬叫之聲，身形一弓，反而暴縮三丈。

南宮白正待發出第二掌，那知道虬龍仰首張開巨口拚命地狂吼，巨大的身子不停地猛擊著地面。

剎時地動山搖，石屑紛飛，南宮白幾乎站立不穩。

突然，一陣嬌呼隱隱傳來，乍聽像非常遠，但仔細一聽却近在身邊。

他驚呼一聲，發覺嬌呼是百里香的口音，而且是從虬龍口中傳來。

「難道一個人被虬龍吞下這半天還能不死？」

但嬌呼之聲越來越大，越來越淒厲，南宮白再一不顧願身的厲害，竄起身形，向虬龍血洞似的大口中疾瀉而下。

這虬龍正求之不得，用力一吸，南宮白只感全身一陣燠熱，順著奇滑無比的喉頭直入虬龍心腹之內。

* * *

「香妹，香妹！」

南宮白一面滑行一面呼喊。這時他全身燥熱難當，但呼吸却不困難。

然而，他在裡面却無法站起身來，只感虬龍暴捲疾滾，翻騰不已，大概牠也不大好受了。

「香妹，香妹！」他一面在裡頭翻滾，一面狂喊。

「白哥哥，白哥哥！」

南宮白聞聲心中大喜，立即又儘力大叫，但他無法聽出聲音來自那一個方向，他知道這條巨大的虬龍身軀直徑不下七八丈，身長不下數十丈，而且五臟曲折，要在裡面找一個人一定十分困難。

「白哥哥，你在那裡？」

聲音仍是那麼遙遠，南宮白立即大聲道：「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白哥哥，你在甚麼地方？」

「香妹，我也不知道，因爲根本就看不清楚！」

虬龍翻騰得越來越厲害了，由於牠的頭不時翹起，所以南宮白越陷越深，他估計已經到了虬龍的腹部。

他用手四下抓摸，然而四下都奇滑無比，根本就抓不住。

「香妹，香妹！妳在那裡？」

這一次沒有聲音了，南宮白大感焦急，心想，這樣下去悶都悶死了，據說被大魚或大蛇吞入肚中不久就會化成血水，也就像人類吞食活魚活蝦一樣，不久就消化了。

他這一急，又出了一身大汗，全身濕漉漉地非常難受。

「香妹，香妹！」

又是一片死寂，而且，他又滑了一段，只感四下都有軟軟滑滑的東西充塞著，他不敢再向裡滑，連忙抱住了一個大肉球死死不放。

這一來虬龍更加翻騰，且吼叫之聲也隱隱傳來，但這時的吼叫却和以前不同，他以爲抱著這個大肉球，虬龍好像受不了似的，只要虬龍一死，自已能站起身來，就可以設法出去。

於是他力貫兩手，以「三合一」掌法向大肉球上連拍三掌。

這一來可不得了，龍身立即暴甩起來，只聞外面「隆隆」之聲，有如天崩地裂，

但他緊抱住肉球，死也不放。

好久，才安靜下來，南宮白再集平生之力，向肉球搗出一拳。

只聞「噗嗤」一聲，拳頭竟穿入肉球之中。而且一道冰涼的液體，恰好射入他的口中，順喉而下。

虬龍再也沒有動彈一下，大概已經死了，南宮白要想把那冰涼的液體嘔出來，但又辦不到，心想：如果有毒可就糟了！

而且這一口灌得很多，大概有一大碗，剛一入肚，就有一種涼颼颼的感覺，好像寒天飲冰水，涼在心頭。

剛才全身燥熱的感覺已經不復存在，而且被「辣手書生」打斷的一根肋骨，也好像不再疼痛。

但他並未注意這些，因爲他並不知道剛才喝的液體乃是龍膽液汁，世上還有甚麼東西比「龍膽鳳肝」更珍貴的呢？尤其他又喝了那麼多！

「香妹，香妹！」

他覺得自已的喊叫之聲雄偉有力，連他自已的耳膜也隱隱震顫。

他站了起來，感覺全身病痛全失，十分舒暢，然而，經過這大半天折騰，他竟忘了那一邊是龍頭，那一邊是龍尾。

因爲他要想出去一定從龍口中鑽出，至於虬龍的身軀可能堅韌無比，他在外邊曾經看見巨鱗閃閃，堅逾鋼鐵。

尤其手中沒有利器，根本不能破肚而出。

他叫了兩聲，毫無回音，他想，既然這半天並沒有融化的現象，可能是因爲自已體內有「元嬰眞氣」之故，我何不向一邊走走看，如果不通，再走回來，反正總有一頭是龍口。

於是他就向前走去，約摸走了三五丈，突然被一個軟綿綿的物體絆了一下，他想這一定是百里香。

於是他立即在那物體上摸了一把，這一摸更增加了他的信念，因爲這個人正是小巧玲瓏的身材，不是百里香是誰？

他一摸她的脈搏，仍然跳動，知道還沒有死。

「香妹，香妹！」

沒有回應也沒有出聲，南宮白不由大驚，深知百里香進來較早，而且她的功力也沒有自已深厚，所以支持不住。

「香妹！妳快醒醒！」

仍然沒有回音。

南宮白突然觸到她的腰部，感覺她身上好像有一本册子，但南宮白也沒在意，連忙以掌心貼在她的靈台穴上，運功助她醒來。

他微一吐力，那身子就震動不已，好像他掌心有一種無形的力道，進入她的體中之後，仍然沖擊不已。

南宮白還莫名其妙，不知道是爲了甚麼，他還以爲是百里香受了重傷呢！

他那裡知道這是因爲他無意中服了龍膽液汁，功力陡增！此刻他的內力，已非一個絕世高手苦研一生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不到盞茶工夫，那個小巧玲瓏的嬌軀已蠕蠕而動，顯然她已復元了。

南宮白對百里香懷有無限的內疚，他曾暗下決心，今後將盡一切可能，使她愉快，於是他又將無儔的內力深深注入她的體內，那知他一時大意，差點鑄成終生遺恨！

當他感到力盡之時，那小巧玲瓏的嬌軀一躍而起，獰笑一聲，向他拍了一掌。

南宮白的內力本就消耗殆盡，況且又未提防，這一掌正拍在他的肩井穴上，而且此人的掌力奇深無比，不要說他毫無運功抵抗，即使運功，也不可能在不還手之下毫髮不傷。

他被震出一丈多遠，吐出了一口鮮血。

「香妹，我是南宮白呀！」

南宮白以爲百里香醒來之後，誤認遇上了壞人，所以先下手爲强，南宮白對她仍無責怪之意。

那知他不說話還好，因爲這龍腹之內漆黑一片，像南宮白這時的功力，尙且不能視物，他這一說話，等於告訴對方他在那裡。

「蓬」地一聲，腰部又中了一掌，而且他覺得這一掌比第一掌還要狠毒，顯然存心想把他毀在掌下。

「香妹，香妹！我是……」

「蓬」！又一掌，這一掌把南宮白震出三丈多遠，登時昏了過去。

「格格格格」一陣陰笑之聲過後，立即傳出一陣陰惻惻的聲音道「誰是你的香妹？格格！你這是自速其死，可怪不得本當舖主人！本來本主人已經奄奄一息，以爲今夜要死在龍腹之內，那知反而因禍得福，不但無意中在腹中獲得『天魔傘』秘笈，而且獲得你的玄奧眞力！」她得意地陰笑一陣，續道：「從今以後，本主人將以武林盟主姿態出現，再也沒有甚麼顧忌了！」

她又陰笑了一陣道：「以本主人八成眞力的最後一掌，諒你小子也活不成！這可怨不得本主人！」她說畢，就摸索著向另一端走去。

此刻百里香已經恢復了知覺，隱身在當舖主人三丈以外，連大氣也不敢喘，因爲她知道自已絕非她的敵手，自已死了小事，白哥哥便無救了。

因此，她只有暗暗切齒，却未敢出聲，等那當舖主人去遠了以後，才摸索到南宮白身邊。

一摸他的脈搏，似有似無，若斷若續，眼看著就要停止。

她急得熱淚盈眶，大叫「白哥哥」，竟伏在南宮白身上哭了起來。但她立即警惕自已，若不及時救他，可能要人天永隔了。

於是她將兩掌貼在南宮白靈台穴上，不留餘力地爲他貫輸眞氣。

百里香雖然也服食過仙菓，脫胎換骨，但較之南宮白可就差得遠了，所以運功盞茶工夫，南宮白仍無動靜。

那知剛才百里香大叫一聲「白哥哥」！却又使當舖主人吃了一驚，她本來已經走到龍口附近，正要走出，乍聞人聲，就停了下來。

她知道剛才的聲音，可能就是南宮白所叫的「香妹」，她也察覺她剛才所說的話可能被百里香聽去。

（未完・六）

上文提要：

張明明帶司馬洛來到燕子崖，而毛毛也正向燕子崖走去，此刻的毛毛已是天薾的代表，張明明是天薾的敵人，所以毛毛追踪到燕子崖來要消滅她，而張明明此刻就是要司馬洛幫助她去對付天薾……毛毛連人帶車衝向張明明，雙方激鬥一番，最後毛毛的人和車跌落懸崖下，整個車子都現出粉紅色的光。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天薾

邪氣不敵正氣　二神化爲灰燼

那懸崖是非常之高的，毛毛亦似乎沒有能力升回上來。他中途撞中了崖上一塊突出的岩石，人與車就分開了，車立即失去了亮光，而因爲車比人重，也下跌得比人更快了。車跌到了崖底的岩石上，爆炸起來。通常車是不易爆炸的，但從這樣高的地方跌下去，撞力很大，就爆炸起來了。

由於毛毛的人飛開了，他就是跌進了水中，一時之間，水面也有那粉紅色的光亂閃，海水好像沸騰起來似的，然後那光消失了，毛毛亦不見了。

司馬洛說：「現在如何了？」

張明明說：「我們贏了！」

司馬洛說：「你是說，他是不能浸水的嗎？」

「他是不喜歡水的！」張明明說：「不過一個人從這樣高跌下去，也會跌死的！」

「跌死？」司馬洛說：「他連槍彈都不怕！」

「你已經射中了他身體許多能力，」張明明說：「我們也吸收了許多他的能力！」

「吸收了他的能力？」司馬洛說：「那我們變成什麼呢？」

張明明說：「我們吸收他的能力，並不就等如說是會變成他一樣，我們祇是多了可用的能力。這就像——錢。別人袋裡的錢到了我們的袋裡，就是給我們用，而不是別人用了！」

這並不是一個司馬洛能聽得懂的解釋，不過大致上的道理總算是明白了。

司馬洛說：「那麼以後的毛毛又如何呢？」

張明明說：「我們可以不理他了，他已經失去了作用，這個人已不存在了！」

司馬洛說：「用不着告訴莫先生？」

「莫先生的人也不會找到毛毛的屍體。」張明明說。

「沒有屍體？」

「他早就已經不存在了，」張明明說：「他祇是天薾的一個化身。」

「那麼現在我們又做什麼呢？」司馬洛問。

＊　＊　＊

「我們現在去找天薾！」莫先生在那房中聽到司馬洛從無綫電中這樣報告。

莫先生還是不知道司馬洛與張明明曾經離開過那原來的屋子。

莫先生說：「你知道天薾在什麼地方嗎？我已經失去了它的踪跡，一進了城就很難找着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們有辦法找到它！」

莫先生說：「我相信你是有辦法的，你需要什麼幫忙嗎？」

「我看不必了，」司馬洛說：「這事交給我們，有些事情是你們做不到的！」

莫先生說：「他們最後是轉入了河邊街。在城市裏，我們也不可能在每一條街都有人在，望遠鏡有屋子遮住就用不着，我們又不能夠用車子跟踪着它。」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做得對，跟踪就不好了。我們的人不要做得太明顯。」

「它顯然是在城市中躲起來了，」莫先

生說：「否則就是換了車子，我們在城外的路上有人監視着，它並沒有從另一邊出城去。」

「我會找到它的，」司馬洛說：「我們以後再聯絡！」

「還有一件事，」莫先生說：「我正在看着地圖，天蘭最後的路綫……」

「怎麼樣呢？」司馬洛問。

「它看來是正在兜一個大圈，」莫先生說：「它經過了……」他把天蘭所經過的地方一一說出來。

如此，司馬洛的面前雖然沒有地圖，亦能夠在心中想像天蘭所經過的路綫，可以在心中有一張地圖幻想出來。

果然是兜了大半個圈子了。

假如是沿着這個圈子再兜下去，那就是……

司馬洛說：「它可能是要回到它出土的地方？」

「我也是這樣猜，」莫先生說：「不過道理上來講，我就不大明白，既然要回到原處，又何必要走？」

「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司馬洛說：「讓我研究一下！」

司馬洛截斷了聯絡，轉對張明明望了一眼。

他正在開車，張明明坐在他的身邊，沒有什麼表情。

司馬洛說：「天蘭是不是要回到原處去呢？」

張明明沒有出聲。

司馬洛說：「我記得那族長是說過這話的，他說在他那裏開始的事情，也是會在他那裏結束。」

「但是現在還沒有結束。」張明明說。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是需要找到天蘭。我們要趁它還未回到出土的地方就找到它嗎？」

「是的，」張明明說：「我們要快些找到它，我們不能夠讓它回到原處的地方！」

「但是，」司馬洛說：「一座城市這麼大，怎麼找呢？它會不會發出那粉紅色的光呢？似乎它是間中會亮一次的！」

「假如它還會發出那光，」張明明說：「它就不會躲到城市中去了！它正在成熟！」

「那怎麼找呢？」司馬洛問。

「它在那裏等着我們，」張明明說：「它還要殺死我們，並不一定是那麼難找，也許它還會找到我們呢！」

「它找我們？」司馬洛說。

「你又害怕起來了！」她說。

「這是一件我不明白的事情，」司馬洛說：「即使一個最大胆的人，也是會害怕自己不明白的事情！」

「你對我有信心嗎？」張明明問。

「你對自己都沒有信心，」司馬洛說：「你自己說你的能力不夠，你也不敢去那些天蘭去過的地方！」

「現在能力已經拉平了，」張明明說：「我也並不是沒有信心，我衹是謹慎，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我一直都沒有怕，我衹是不去做沒有把握的事情。有什麼好怕呢？大不了也是一死，人人都要死的！」

「我也不是怕死！」司馬洛說：「我衹是怕失敗，影响了大事！」

「既然如此，」張明明說：「你現在就沒有什麼需要怕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認爲你是有把握的！」

「我們找一間酒店住下來吧。」張明明說。

「酒店？」司馬洛說。

「人多的地方未必就是不好的。」張明明說。

「你是說天蘭也怕人多？」司馬洛問。

「它一直都是走在少人的地方。」張明明說。

司馬洛也同意了。張明明所作的提議，他似乎是非同意不可的，因爲她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的車子進入城裡，他們就住進一間酒店。

張明明的熱情又來了，幾乎門一關上了她就把他緊緊地抱着，她好像熱火似的要把他熔化，但他又不是熔化，似乎烈火使他鍊得更精了。

她根本就並未使他疲倦。

＊　＊　＊

另一方面，天蘭果然是正躲在城市中。

黑白二神和車子都是在一座寬大的地下室裡面。

這部車子的後面仍是藏着那隻箱子，這箱子仍是用蔴袋蓋住，一陣一陣地透着那粉紅色的光芒。一陣光亮一陣暗。

但它却不像如以前那麼耀眼，稍遠就看不到，在地下室之中當然看不到，亦不會透出外面。這一明一暗也有節奏，就像是呼吸的起伏似的。

黑白二神正在檢驗着他們的槍。他們看來是正要出動。

這裡的地下室其實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停車場，但已經沒有車停在那裡，而且有一部份已經坍倒了。

這是一個已經被棄置了的地方，正在等待重建，但是重建仍是遙遙無期。這裡不是寸金尺土的地方，土地多的是，因爲發展的問題，這裡失去了重要性，住宅裡的居民也有許多搬走了，空置下來，經營停車場已無利可圖，就放棄了。把它拆掉，還要花一筆錢而得不回代價，所以就讓它廢置着算了。

就是這樣，一個正在「死亡」的區域，少人的區域，而天蘭就潛伏在這裡。

這裡仍有一些流浪漢活動。

有兩個流浪漢在地面上走着，他們亦是從別處流浪而來的，要找一個暫時棲身之所。

其中一人說：「這裡有座停車場，已經棄置了！」

另一人說：「我們何不進去看看呢？」

「這裡可以住的屋子多得很，爲什麼要到一座地下停車場裡去？」

「我喜歡派頭，寬大就是派頭！」

「寬大，假如連地板都沒有得睡，那有甚麼用處？你又不是把床運來吧？」

「假如不是我的老頭子把家產都敗光了，我今日不但有許多床可以睡，而且每張床上還有不同的女人！」

「已經失去了的東西就別再提了，現在進去看看有甚麼好處？」

「進去看看，裏面有管理處，那裏面不見得就沒有睡的地方，說不定還會有幾部舊車留下來。車子的座位可以搬出來睡，那是軟的。你走進一間屋子，就祇能睡地板，地板却是硬的！」

他總算把眞正的原因說了出來，而這種講法又是頗有道理的講法。

但這時，他却忽然「喔」的一聲中就在地上坐下來。

他的同伴立即問道：「你怎麼了？」

「肚子……很不舒服……」

這個同伴還沒有把他扶起，自己也是呻吟一聲，仆倒下來。他也說：「呃……不好……天旋地轉……想嘔吐……呃……」

兩個人在地上坐着呻吟。

其中一人說：「也許我們是吃錯了甚麼東西——」

「我們根本沒有吃甚麼東西，我們……還是在捱餓……哇……」他乾嘔起來，却嘔不出甚麼。

「不要留下來……快走！」

「休息一下吧！」

「這裏不好，快走……有鬼！」

這是一個很難以令人置信的講法，不過當時置身在那裏的人，則是接受這個講法的。因為兩個人都是同樣地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是覺得似乎有一股甚麼神祕的力量從那停車場的出口透射出來，而影響着他們。

兩個人轉身背對着那出口，又沒有那麼辛苦了。

他們這樣就可以起身離開了。

走了幾步，其中一人又轉身去望望那個停車場的出口。他立即又像給一股無形的力量射中似的，「噯」的一聲，彎下腰轉過身來。

他又舒服了一些，可以走了。

「老天！」他說：「這眞不妙！還是快些走吧！」

他們兩個人走遠了，才在路邊坐下來休息一下，但仍喘着氣。其中一人說：「那地方眞有一些古怪！」

「是你說要寬大的派頭的！」

「現在不要了。我告訴你，本來有人住的地方，人一走了之後，就自然會有點古怪。不過，那究竟是甚麼東西呢？」

「你是不是要去研究？」

「不必，多謝了，不關我事，這裏又不是我的屋子，還是避之則吉！」

「是呀，走吧走得越遠越好！」

他們又起身走了。這是明智的決定。

他們走遠了之後，黑白二神就從黑暗中走出來了。

黑白二神的臉色却是嚴肅的，他們亦不理會那兩個流浪漢，知道他們是不會再回來攪甚麼的。

黑白二神都携着武器，不過從外面看不出來。短槍收藏在寬鬆的外衣裏面，長槍則是拆開了。

這些長槍亦不是全部拆開，祇是拆開成兩截，放在旅行袋之內，而掛在肩上。

他們的外衣裡面有一排一排的槍彈。

從外表看來，他們是沒有甚麼異狀的。

假如有警察把他們截住搜身的話，那就不很妙。但是他們是有辦法避免這個的。

他們走出停車場，沿路而行，向城市的另一處進發。

他們又沒有開車，看來要行很久。不過他們也是早已有了一個計劃。他們行了一段路，就到了鐵路邊。那裡是會有火車經過的，而他們已經算準了時間，到了不久，火車就來了。他們跳上了貨卡。

以他們的身手，跳上貨卡就不是一件難事。

貨卡上沒有乘客，他們也不會與什麼人見面，這對他們是很適合的交通工具。

他們由火車帶到了他們需要到的地方，又跳了下來。

這仍是鐵路的範圍，他們爬過了鋼鐵的籬笆，才到了路上，那裡下去，就是比較熱鬧的地區。

事實那裡就是很接近司馬洛與張明明所住的酒店的地方。

他們現在就有機會接近很多人了。

經過的行人不覺得他們有什麼不妥。

路的對面有兩個警察在巡邏，所行的方向與他們相反。其中一個警察望過去，却是看得出他們有些不妥。這是經驗。

黑神也扭頭望過去，望望那警察。

那警察立即感到一陣怠倦。

他立即就改變了主意，懶得查問什麼了。

又不是一定有什麼不妥，祇是可能有不妥而已，還是不要浪費氣力吧！

這樣一想，距離便遠了，由於雙方所行的方向是相反的。

黑白二神繼續前行，到了那座酒店，就踏進了門口。

這個時代，進入酒店的人，各式各樣都有，所以守門的人沒有特別注意他們。

他們踏入了升降機，也是沒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別注意。

這個時代的酒店都有餐廳、咖啡座、夜總會等等，都是在不同的層數，光顧的人也是各種打扮都有。

直至他們到了樓上，踏出住客所住的一層，那裡的柜枱當值的侍者就注意他們了。他們不是這裡的住客。

那侍者說：「你們——」

白神向侍者望了一眼。

侍者一看見他們的時候，就已經很不舒服了，白神一望他，他就更不舒服，感到作嘔。他也不能問什麼，連忙跑到洗手間去了。他就躲在洗手間內，想嘔吐但是又吐不出來，所以他就不能出來。

黑白二神迅速打開旅行袋，取出長槍裝好。

這是他們本來就很擅長的事。他們本來就是僱傭兵，這也等於一次特擊行動而已。他們所用的長槍其實也不是很長，現代的自動化武器可以很短又很犀利，他們祇是駁上了槍柄及在槍咀上裝上了滅聲器，槍仍然是不很長。

他們走到了司馬洛與張明明所住的房間外，連門都不開，就這樣隔着門放槍。

槍彈一連串射出，穿過木門的聲音比槍聲更响。

他們簡直把那門射得稀爛了。

門掣亦是經這一連串的掃射射壞了，根本就連同門球都跌了下來。門自然向裡面開進去。

黑神說：「沒有死！」

他迅速從外衣下面摘出了一顆手榴彈，向門內丟進去，兩個人就隨即貼身在門兩邊的牆壁上。

手榴彈「轟隆」一聲爆炸了，牆壁震得很厲害。房裡面的牆壁既不厚亦不結實，現代化的酒店，材料反而是不大好。

兩人又立即走向門口，再向裡面不停地掃射，也不等爆炸的烟散掉。

這一爆炸，就驚動了鄰居的人。有的房間裡是沒有人在的，有人在的就都開門看去。這不單是好奇心而已，亦是爲自己的安全着想。發生爆炸不是一件小事，有可能跟着就是火警。

但其他人一看就立即關上門躲回房中了，由於他們看到的是兩個槍手正在掃射，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不可以干涉的。

黑白二神一面掃射一面衝入房中，這時濃烟漸散，他們才看出房中根本沒有人。窗子及露台的門打開着，也使那烟散得快。

「他們不在這裡！」白神說。

「剛才是感覺到他們是在的！」黑神說。

「我也是！」白神說：「我也感覺到他們沒有死！現在他們又不在這裡！」

他們兩人是憑感覺。他們感覺到人是不在的。別的槍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起碼會搜床底或是看看浴室的裡面，但是他們則不必這樣做。他們知道人是不在這裡的。

「我們走！」黑神說。

他們匆匆離開，一面等升降機上來一面把長槍拆開放入旅行袋中。當他們回到樓下時，樓下的酒店職員剛剛報了警，還未弄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找不到管房，就祇派人上去看，看到這情形才大驚，連忙報警。

當警察來到的時候，黑白二神已經走遠了。

酒店的人也形容不出這兩個人的樣子，那個管房神秘地忘記了，而其他房中的住客則是沒有看清楚。

還好沒有死人，看來是兇手來行兇，但是兇手的對象則已先走掉了。房中的住客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雖然沒有死人，酒店方面還是有了很大的麻煩，那一層的住客當然紛紛要退房離開，而警方則要派人留下來守住。

這種地方，有許多警察守着，住客就不會住得安心，亦不願意留下來了。

＊　＊　＊

這件事情，莫先生很快就知道了。

莫先生也不知道司馬洛和張明明是在什麼地方，不過他比警方知道得更多，他知道他們就是那兩個刺客的目標。他用無線電聯絡到了司馬洛。

司馬洛與張明明現時是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但是却不打算告訴莫先生那是什麼地方。

莫先生問道：「你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

「你們打算回酒店去嗎？」莫先生問。

「回去不是很麻煩嗎？」司馬洛說。

「那麼你也知道酒店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是的。」司馬洛說。

「那兩個刺客應該是黑白二神，」莫先生說：「這是他們的手法。」

「不錯，」莫先生說：「但是你不要管！」

「兩個傭兵，」莫先生說：「我只要派人出去就很容易找到，也很容易消滅！」

「我不也是一樣可以嗎？」司馬洛說。

「但你找不到他們！」莫先生說。

「用不着我找他們，」司馬洛說：「他們是自然會找我的了。他們剛才不是找過我們嗎？」

「好吧，」莫先生說：「我祇是提醒你們，我這裡有可用的人！」

「暫時不要出動，」司馬洛說：「需要的時候，我自然會通知你的！」

「好吧！」莫先生無可奈何地說。他是可能想說：「假如你們死掉了，我怎知道呢？」但他沒有說出來。

莫先生掛起了無線電，仍看着螢幕上的地圖，這一次却看不出什麼來了。他祇是知道有那座城市，與及那座城市是在何處，他却沒有看城市的地圖。看也沒有用，一座城市有那麼多可躲的地方。

他祇好等下去。

＊　＊　＊

司馬洛與張明明此時却是正在地底。

他們是在地下水道之中。

這是一個奇怪的地方，他們在這樣一個地方，當然有他們的道理。這也是張明明的提議。

張明明把他帶來的。

現在他們就坐在水渠旁邊的水泥地上，張明明輕鬆地喝着她帶來的一罐汽水。

司馬洛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走到地下水道。但他相信張明明。張明明說黑白二神會到酒店找他們，就帶他避開，黑白二神果然來了。

爲什麼不在酒店與他們拚呢？

就是爲了避免傷及無辜。他們不要在多人的地方。這是張明明說的。而且應該在條件對他們最有利的地方，這也是張明明說的。爲什麼地下水道是對他們條件最有利，他却是不明白了。

黑白二神此時也是正在街上行走着。他們的找尋，又是祇使用他們的感覺，不是打聽也不是張望。他們漸漸又行近了司馬洛與張明明所在的地方了。

「就在前頭！」黑神一指前頭的路中心。

路中心的下面就是地下水道，但是路中心正有許多汽車往來。

那裡有一個渠洞的，有蓋子蓋住，假如他們把蓋子揭起，就可以進入地下水道之內。但是那許多車子來去，他們就不容易揭開。

假如渠務工人要下去弄什麼，是會把這洞的周圍欄住。他們雖然可以冒充，但一時找不到可以用的東西。

黑神說：「他們就是在那下面！」

白神說：「我們過去！」

這兩個人也有常人做不到的一點，就是不怕死。

他們就這樣跑出去，到了馬路的中心。

那些經過的車子也不能直撞他們，祇好避開，這樣一來，也自然難免馬路上號角大鳴了。

他們也不管那許多，黑神一手挽住蓋子，就揭起來，這蓋子是用水泥製成的，本來不是那麼容易揭起，渠務工人也是要用一支鋼條插進那個淺淺的眼孔洞之中，把它撬起來。

但黑白二神已經是氣力非常大的人，事實上已經不是普通人了，他們祇是一個人，就把蓋子揭起來，白神就從身上摘下一隻手榴彈。

黑神說：「他們又走了！」

白神咒罵一聲道：「走也炸！」

他就把手榴彈丟了進去。

白神立即又把蓋子放回。

兩個人又匆匆離開路中心而跑回路邊。

這時手榴彈就在地下爆炸了。

那隻蓋子也跳了一下，由於爆炸力就是正正在它的下面冲上來。

但是這爆炸力又不足以造成路陷，所以經過的車子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連路人也是沒有注意。

雖然爆炸聲是聽到的。但他們看不到有什麼不妥，亦不明白是什麼聲音，事不關己，就不去研究。

那手榴彈是使那地下水道的內墻有若干的破毀，有些水泥的碎石跌了下來，但是大致上沒有什麼問題。

司馬洛與張明明，也是沒有受到什麼傷害，因爲他們已經走開了。

本來手榴彈爆炸的地方是很接近他們剛才所躲之處的，但是他們及時走開了，轉了一個彎，就連彈片都沒有射着他們。

是張明明帶着司馬洛走的，她仍帶着他繼續走。司馬洛說：「這兩個傢伙，他們眞兇！」

「他們是不怕死的，」張明明說：「他們必須成功，他們一定要找到我們！」

「我們就是這樣逃走？」司馬洛說。

「不是逃走！」張明明說：「這祇是戰略！」

他們走了一段路，張明明又拉他停下來了。那裡的渠邊有一個凸起的地方，他們可以在這個凸起的地方坐下來。

司馬洛抬頭向上面望望，說道：「他們跟着來了！」

很奇怪，他現在亦是有一些感覺的能力了。

事實上，黑白二神也是果然正在跟着來了。他們看不到司馬洛及張明明在什麼地方，但是可以感覺得到他們是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也可以感覺到他們來了。他說：「他們就在我們的頭上！」

果然，黑白二神追到來了，就在頭上，卻隔着一層路面。

這裏沒有渠洞，他們無從丟下手榴彈。

張明明哈哈笑起來。

司馬洛則是仍有些担心。他知道這兩個人是不惜一死也要對付他們的。

忽然，他聽到頭上「隆」的一聲，也感到微微的震動，這是因爲白神在憤怒之中狠狠地在地上頓了一脚。這人的氣力非常之大，這樣一頓，竟也引起了震動。

司馬洛說：「他們會不會把地面弄穿呢？」

「有這個可能，」張明明低聲說：「我們走吧！」

在上面，白神果然是正在考慮把路面打破。他們早已能夠一手把堅硬的岩石打破，現在這鋼筋水泥所鋪的路面，未必就不能夠打破。

他舉起手掌，卻沒有打下去。

黑神說：「他們又走了！」

白神也就是因爲可以感覺到司馬洛和張明明已經走掉了，所以手掌就沒有打下來。

他們祇好再追。

地下水道的分佈與路面上的街道是不同的，地下水道可以通過建築物的底下，走幾步就已經到了另一條街下面，黑白二神則是要繞一個大圈才能到達他們的頭上。

他們趕到時，司馬洛和張明明已經走遠了。

他們追得非常吃力，而司馬洛與張明明則是越走越遠。

後來，他們之間就距離很遠了。

張明明停下來，與司馬洛一起坐下。

司馬洛說：「我可感覺到，他們與我們已經距離很遠了。」

「是呀，」張明明說：「不過他們可坐車追來！」

黑白二神也果然是如此做。他們追得太吃力，就索性慢下步來，等司馬洛停下來。

他們也感覺得到司馬洛他們是已經停下來，便拉開路邊一部的士的車門，坐了上去。

白神是坐在後座，黑神則是坐進了前座，司機位的旁邊。這個座法是很特別的，但是他們知道自己是正在做甚麼事情。

他們一坐上去，那的士司機就是感到不舒服，說道：「對不起，你們坐別一部吧，我要——去洗手間——」

「你去吧，」黑神說：「我們等你！」

那司機並不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他實在忍不住，急急推開車門，跑進路邊一間餐廳裏借用洗手間。

司機出來時已不見了車子，大急，當然是報警。

不過黑白二神也不是要把他的車子借用很久。

他們到了司馬洛與張明明的上面，便棄車跳下。

但這時司馬洛等又走動了。

他們祇好又沿着路面追。

兩個人一直在咒罵。可是他們又追不上，很快，司馬洛與張明明又遠去了。

他們的距離遠了之後，張明明便又叫停。

司馬洛與她坐在一起，他說：「爲甚麼他們不到地下來呢？我們可以下來，他們也可以下來！」

「他們不能下來。」張明明說。

「他們怕些甚麼呢？」司馬洛問。

張明明向周圍揮揮手。

司馬洛却不大明白她的意思，他說：「他們怕黑暗？不會吧？假如他們怕黑暗，他們大可以在白天出動，不必在晚上！」

張明明還是不出聲。

「他們不喜歡在地底，他們——他們是天繭的化身，」司馬洛說：「天繭本來是埋在地底的，孵了出來之後就不再喜歡埋在地底。正如在泥土下面長成而鑽出來的蝗虫，也不再鑽回泥土裏！」

「這是一個道理，」張明明說：「人從母親的肚子裏出來，也是沒有人喜歡再鑽回去！」

「不喜歡，但他們仍是會下來的！」司馬洛說。

「他們是會的，」張明明說：「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就會了！」

張明明利用對方不利的環境，這戰略是對的。

不過司馬洛雖然猜得有道理，却又顯然猜得不對，因爲黑白二神所怕的決不是黑暗和地底。他們就是從那黑暗的地下停車場中出來的。那裏面既黑暗又是地底。

不過司馬洛不知道停車場的事情。

他與張明明就是這樣在地底走來走去，與地面上的黑白二神捉迷藏。

黑白二神用汽車（都是「徵用」的士）追了幾次，都是無效，車子駛到，司馬洛兩人又跑掉了。

後來，他們也終於忍不住了。

張明明說：「他們下來了！」

果然，黑白二神終於在一個地方揭開渠蓋而爬下了地下水道之中。

司馬洛與張明明也可以逃上地面，不過逃上地面更方便黑白二神兩人追殺，所以他們仍是留在地底。

在地底，本來是不可能追的，因爲看不到人，但是黑白二神能夠憑感覺就知道他們是在何處，所以也知道應該走什麼方向了。

他們到了地下之後，司馬洛與張明明就一直不停來了，因爲他們一直要逃走。

這地下水道四通八達，他們可以永遠兜圈，永遠逃走，黑白二神也是追不上的。但那是說，假如大家都跑得一樣快，而且又不會被對方另兜捷徑攔截。

但是似乎司馬洛與張明明是慢了一些，也許是他們的感覺不及對方那麼靈敏，但他們仍可以感覺到對方是越來越接近了。

後來，他們轉了一個彎，司馬洛把張明明拉回來。

前面很亮，因爲那前面就是通出大海的渠口。他們不算是前無去路，祇是假如還要繼續向前的話，他們就要游泳了。

「我們不能走這裏！」司馬洛說。

「太遲了！」張明明說：「假如我們回去，就會遇上他們！」

她仍拉着司馬洛，匆匆走了一段路，從手袋裏取出一件東西，放進墻上一個洞裏。

「可以炸死他們？」司馬洛問。因爲那是炸彈。

「看看吧。」她說着又拉司馬洛向前，轉了彎，一直向前走，走完了那條渠，就到了渠口，通出大海的地方。

假如潮漲，這裏是也會半滿的。此時是退潮，就祇有細細的流水流出外面，流下兩三呎下面的海中。

但這裏由於每天都是水浸兩次，所以沒有水的地面也是很潺滑，他們要站得很小心。

司馬洛說：「我們跳下去？」

「大致是如此意思。」張明明說。

「但是，」司馬洛說：「假如他們是很善泳的呢？你知道嗎？」

「他們怕水！」張明明說。

這就是眞話了。黑白二神不是怕黑暗或怕地面，而是怕水，地下水道都是有水的，所以他們不願意下來。但是地下水道又不是滿水，他們是可以走在沒有水的地方的，而最後逼於無奈，他們便下來了。

司馬洛說：「我們跳吧！」

「先等他們來，」張明明說：「他們還沒有來！」

「他們來了，」司馬洛說：「很近了！」他有了强烈的感覺。

果然，這時，黑白二神就出現在轉角處。

他們手上已有了那犀利的長槍，由於在地下水渠之中，這個是不怕給人看到的。

他們立即掃射過來，張明明則已把司馬洛一拉，就跳了下海。

在未到達水面之前，張明明按了手中拿着的引爆遙控掣。她在墻洞裏放的那個炸彈爆炸了。

那裏有些水泥及磚頭飛了出來。黑白二神不是在爆炸處的旁邊，受的影响不大。但張明明要炸的也不是他們。

這一炸之後，爆炸的地方就有水狂噴出來。

因爲那裏面有一條地下水管，一炸就裂了，受到高壓的水就噴出來。

黑白二神恐懼地狂叫起來。

噴水的地方是在他們的後面，他們怕水，就不能回頭，然而前面又是海。

不過，他們也沒有選擇了。水管一裂，大水就沿着這水渠冲下來。

司馬洛與張明明跌進海中，沉了下去，又浮上來，就看見大水開始從那渠口噴出。他們游着水浮着看着，就看見黑白二神給水冲得飛了起來，落在海中。

這時，粉紅色的光就亮起來了，就是來自黑白二神的身上。這兩個人恐懼地狂叫着，就像全身着火，而那火却是粉紅色的。

東西掉進了水中會着火，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有些化學物就是遇水會燃燒的，例如鉀和鈉。燃燒祇是氧化，這些化學物能與水中的氧發生作用，便氧化起來。當然，黑白二神並不是那些化學物——不過又很可能是。

這光使許多人跑到海堤邊來看。他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司馬洛也是呆呆地看着。

黑白二神很快就燒完了，什麼都沒有剩下來。

張明明說：「我們走吧！」

她與司馬洛在黑暗中悄悄地游得遠遠的，在一個僻靜的地方登岸。

司馬洛說：「他們就這樣完了嗎？」

「是的，」張明明說：「他們祇是化身！」

「化身！」司馬洛搖搖頭，仍然感到難以置信，兩個人就這樣消失了。

他在海中浮浮沉沉的時候，他可以清楚看到對方並不是沉下了水中的。

他們也不是飛走了。假如是飛天的話，那就是更加神奇的事情了。

他也想起了毛毛。毛毛就是跌下崖下，而跌進了水中的，而毛毛亦是這樣「燒掉」了。張明明並沒有瞞他，祇是未有講清楚而已。他自己也見過。

司馬洛說：「就是用水？」

張明明說：「這是一種辦法！」

「但是，」司馬洛說：「他們是那麼笨的嗎？」

「你對人類估計得太低了，」張明明說：「人類雖能雄霸地球，但實在是地球上最弱的生物，人類能夠生存下去，而且還統治一切，就是因爲人類有智慧，而人類的智慧超過了其他的生物那麼多。人類不但是地球上智慧最高的，而且，也許整個宇宙，也不易找到智慧可以與人類比較的東西！」

「你是說，那天蘵……」

「它是有很強的破壞力，」張明明說：「但那不是智慧，智慧它是沒有的。所以它要利用人類做替身。」

「唔——」司馬洛說：「它也怕水。那麼——祇要找到它，投進大海中！」

「也許這是一個辦法，」張明明說：「不過我們先要把它找到！」

「可以找到嗎？」司馬洛問。

「你可以感覺到嗎？」張明明問。

司馬洛不由自主地伸手一指，說：「那個方向！」

「對了，」張明明說：「就是那個方向！」

「但是，」司馬洛說：「假如下雨——」

「這個地區，這個季節——」

司馬洛的腦中立即又升起了一幅地圖。天蘵出土的地方，它所走的路綫，這個區域，這個季節……這個區域是特別的，這個季節下雨是罕見的事情，而事實上這個區域根本就沒有雨季，是以陽光好而馳名的。

司馬洛說：「但是我們仍有海！」

「我們去找吧，」張明明說：「但是首先得換一身衣服！」

「連無綫電都失去作用了。」司馬洛說。他的無綫電在海中一泡，便失效了，不能與莫先生聯絡。

「現在莫先生的人更不適宜插手！」張明明說。

他們走進了一間百貨公司，兩個濕漉漉的怪人。幸好信用咭是不怕濕的，而司馬洛的信用咭可以買很多東西。

＊　＊　＊

他們從百貨公司中出來，就已經穿上了一身新的衣服，從底到面都是新的。他們也租到了一部汽車。

他們開着這車子，朝着一個方向行駛，不久就到了那個荒涼的地方。

車子來到了那座棄置了的停車場。

車頭就對着停車場那黑暗的進口，而那就像一張巨大的咀巴，正在等着吞噬他們。

「就在這裡面了！」司馬洛說：「我知道它就是在這裡面！」

張明明不出聲。

司馬洛說：「我們應該怎辦呢？」

「把它帶走！」張明明說。

「帶去丟下海中？」司馬洛問。

「不是，」張明明說：「不能丟下海。它的毀滅力太強了。我們要把它帶回它出土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目的地！」司馬洛說：「把它帶回去，不是等於幫助它了嗎？」

「我們把它帶去就不是幫助它，」張明明說：「你記着，也許我會被它殺掉，也許你會被它殺掉，但它不能一齊殺掉我們兩個。無論如何，假如祇剩你，你就要把它運回出土的地方！」

這時司馬洛開始懷疑了。

「你沒有信心？」張明明說。

地面一陣輕微的震動，沒有聲音，但是似乎顯示天蘵正在要與他們作殊死戰。

司馬洛說：「你得告訴我爲什麼！」

因爲，張明明亦可能是這個怪物所利用的人，假如把這東西運到目的地，那豈不是上當了？

張明明說：「那就是它的目的地，但它現在不能夠回到目的地，因爲它還有一個地方未去。它還未吸收到它要吸收的全部東西！」

「那是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你猜不到嗎？」張明明說。

司馬洛一想像就想到了。他把這個地方與天蘵的出土地方聯想出一條路綫，猜一猜附近有一些什麼地方天蘵可能去的，就猜出來了。

「核子發電廠！」司馬洛說。

「是的！」張明明說：「假如還是黑白二神與它在一起，那它就會到達那裡，那裡就會發生意外。祇是核子廠發生意外，沒有人知道眞正原因是什麼。」

「它就是來毀滅我們的？」司馬洛說。

「它不是來毀滅我們的。」張明明說：「它祇是要生存。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祇是剛好跌在地球上。它們的理想生存環境卻是會使我們毀滅的生存環境，所以我們必須制止它！」

「它們？」司馬洛說。

「這是最後一個！」張明明說：「它們許多年前掉下來，一個一個孵出。隔那麼多年才孵出一個，好像很久，但是時間的長短，不一定是要依人類的看法的，譬如蒼蠅祇有一兩個星期的壽命，假如它是有智慧的，它就會認爲我們人類要懷胎十月才出生，那時間之長是難以想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司馬洛明白她的意思。他說：「但是以前那些呢？」

「它們孵出來，死去了。」張明明說：「那時地球沒有適合它們生存的環境。現在，我們爲它建了適合它使用的核子廠！

但它們死前仍是製造了一次災難。」

「爲什麼它要回到它出土的地方呢?」司馬洛問。

「我們人類不也是喜歡自己的故鄉嗎?」張明明說。

「那爲什麼我們要把它運回去呢?」

「它還有一個殘餘的部份正在等着,」張明明說:「它要吸收夠了它所需要的才能回去合併，如果沒有吸收夠它就不能回去，回到去的時候，那個殘餘的部份會把它吞吃，它們就不能夠生存!」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她說得似模似樣，但是又似是而非。這很難講，因爲這是一件他不懂，也從未遇過的事情。但那族長也說過，事情在那裏開始，也是會在那裡結束。

她說:「我需要你的合作，這件事情，我一個人恐怕做不到!」

「但是——」司馬洛說:「你怎麼知道這事呢?你怎麼知道那許多呢?」

「我就是知道，」張明明說:「這一點很複雜，不容易解釋清楚，將來你就會知道了。」

司馬洛祇好決定繼續做下去。無論如何，他都是要繼續下去了。假如張明明是利用他，而他拒絕的話，張明明很可能會把他毀滅。而且，他也不認爲張明明是利用他的。

地面又震動了一下，那停車場黑暗的進口之內閃起了粉紅色的閃光。

司馬洛說:「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去把它帶走，」張明明說:「依我所講的計劃，千萬不要忘記!」

「我不會忘記!」司馬洛說。

他望着那黑暗的進口，閃光又强烈了一些。

「進去吧!」張明明說。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開了進去。他一面却在担心這震動會不會使停車場倒塌。

「不會的，」張明明說:「假如這樣，它自己也會被困了!」

「你是說它把毛毛及黑白二神都吃掉，而用他們作爲化身嗎?」司馬洛問。

「是的。」張明明說。

「假如它把我們都吃掉，」司馬洛說:「那我們不就成爲它的化身了嗎?」

「它就是這樣想，」張明明說:「因爲它需要化身，沒有人可用。但是我們是不同的人，吃下去祇是會對它有妨碍!」

「它不知道嗎?」司馬洛問。

「智慧，」張明明說:「它並沒有那麼高的智慧，它知道我們是它的敵人，所以要殺我們，它也不太笨，但它並不明白到有正義感這回事。這是它們沒有的。」

跟着，車頭燈光一掃射，就看到了那貨車。

這很容易辨認，因爲停車場中祇有幾部殘破的車，這是一部新而可用的車。

司馬洛立即停車，車頭燈照着，可以見到那車中沒有人，粉紅的光亦不閃了。

「我們過去把那車開走!」張明明說:「分開!」

他們分兩邊下車，步行而前。

司馬洛手上拿着槍，但這槍是顯得多餘了，因爲槍彈顯然是不會對那怪物有什麼影响的。

(未完・七)

上文提要：

鐵中錚將展雲龍、育劍客困在大巖關的死域，天、地魔也受困此地，地魔爲盲劍客換眼，二人左衝右闖，又遇到黎三泰爲子報仇要追殺展雲龍，二人避過，闖出死域，來到青城山主，爬上山腰，去找老樵子住的地方，請他帶去見青城山主，但青城山週圍山巒不下數百重，如何去找，二人都帶上心事，非要找到青城山主不可……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金光閃耀山城上　一道紅光殺銅蛇

突然，盲劍客詫異的道：「展弟，你看看這是什麼？」

展雲龍一怔，回頭一看，只見盲劍客正用手摸着一塊大石，那塊大石光滑如鏡，像是被鋒利的斧刃削下來一樣，展雲龍奇怪的道：「這塊石頭怎麼這樣平坦？」

盲劍客搖頭一笑道：「如果我猜的不錯，這塊石頭被人用斧劍之類的東西硬生生的削下來的，而這切石之人必是臂力過人，勇猛異常，單看這份手勁就非常人所及。」

展雲龍對大哥盲劍客的揣測深深佩服，他頷首道：「大哥說的是。」

「沙沙沙」！正在這時，一陣沙沙的聲音從道傍的樹林裏傳來，展雲龍凝重的聽了一陣，道：「這是什麼聲音？」

盲劍客的臉色也逐漸的凝重起來，他側耳聽了一會，沉思一刻，凝重的道：「聽這聲音決不會是人……展弟，你要注意，說不定我們遇上什麼怪獸異禽，在這種地方隨時都得留意。」

「沙沙沙」的聲音愈來愈大，看情形是向這裏走來，展雲龍雙手拿出金魔神，凝神戒備着，目光緊盯着發聲之處。

陡地，一陣怪異的吼聲自林裏響起，一羣黑壓壓的野猪自林中湧出。這些野猪長牙細脚，居然有秩序的向前行走。

展雲龍幾乎失笑，道：「原來是羣山猪。」

他這話未免說得太早了一點，怪異的事情似乎就在他說這話的時候發生了，那些山猪非但排列得有秩序，而每一個猪背上竟各馱着一根粗大的木材，展雲龍雖然聽過不少的奇人怪事，却還沒有聽過山猪工作的事情，他楞楞的呆立在地上，不由的道：「有這種事？」

盲劍客不解的道：「甚麼？」

展雲龍詫異的道：「山猪馱木，大哥，你聽過這種事沒有？」

盲劍客將手在石上重重的一拍，道：「有猪就有人，也許這個人便是我們要找的人。」

但是他們感到失望了，這些山猪走過之後，竟然沒有一個人出現，更令人不解的是這羣山猪轉過一個石壁便不再見，連那猪嚎之聲都聽不到。

展雲龍等得有些不耐煩，道：「走，我們看看去。」

盲劍客一擺手道：「等一等，我好像聽到有人來了。」

果然，林中響起一連串沉重的脚步聲，從枝葉空隙中，可看見一個赤着上身的青年肩上扛着一隻死鹿，輕輕哼着小曲，大步的走了出來。

這皮膚黝黑的青年目光如水，在展雲龍和盲劍客身上略略一掃，滿臉都是訝異之色，他裝着彷如沒有看見一樣，一路行去，掉頭而去。

盲劍客急忙說道：「這位大哥請等一等。」

這青年像是沒有聽見似的，步子反而加快了許多，好似要躲得他倆遠遠的，只見他健步如飛，不像個普通人。

展雲龍身形疾飄，晃身攔住去路，道：「我大哥的話，你聽見沒有？」

這黑皮膚青年冷冷地道：「你說的是

誰？」

展雲龍冷冷地道：「當然是你。」他用手一指四週，又道：「這裏也沒有第三個人，不是問你問誰？」

黝黑青年冷漠的道：「我為什麼要回答你，你也沒有權力一定要我回答。」

盲劍客見雙方眼看就要鬧僵，急忙連着跨出數步，輕輕一拉展雲龍的衣袖，道：「展弟，不可胡來。」

他向黝黑青年略一拱手，道：「我兄弟二人有事登山，冒犯之處尚請原諒，在下向仁兄請教一事，不知仁兄是否介意。」

他語聲稍稍一頓，又道：「請問兄台是否知道一位姓崔的老先生？」

那青年神色大變，連連搖手道：「不知道，不知道！」

他說完之後，悶聲不吭的向前走，像是在躲着他倆一般，展雲龍氣得冷哼一聲，怒道：「好神氣，你不告訴我們，難道我們就找不着。」

這青年似乎是改了主意，專揀荒涼難行的陡巖峭石行走，在這些虬結蔓藤的中間，竟能走得迅捷如風。

盲劍客頓足嘆道：「走了這人，再找就不容易了。」

展雲龍不信的道：「那有什麼困難，我不相信姓崔的那老頭會躲上天去，就是翻了青城山也要把他找出來。」

盲劍客低頭沉思了半晌，道：「展弟，你我先在這裏躲起來，如果我料的不錯，那個人還會回來，他故意向深林怪徑上走，無非是想將我們引開，然後悄悄的回來，再找那條路。」

展雲龍怔怔的道：「大哥對這個人好像頗感興趣。」

盲劍客搖頭道：「這話就錯了，你不知道這個人對我們是何等的重要，最少在他身上有兩條線索可尋。」

他勉强的一笑道：「據我的猜測，這個人不是崔老先生的兒子便是青城山主的手下，他們兩人我們找到任何一方都好辦事。」

展雲龍雖然急躁了一點，却覺得這個仁義大哥分析得很合理，他急忙和盲劍客躲進一塊大石的後面。

兩人身形消逝不久，那個黝黑的青年已和一個身材標悍的大漢自林中轉出來。

只聽這青年咕嚕的說道：「那兩個小子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剛才若不是因為爹爹的教誨，我眞想教訓他們一頓。」

這話是對那一個大漢說的，那大漢手提開山巨斧，露出二條粗壯的大手臂，他呵呵一陣大笑，道：「老主人也眞是，自從那次事後，胆子愈來愈小，這還是你，如果是我嚴老六遇上，非給他一斧不可。」

黝黑青年輕輕一笑道：「看來這裏不會平靜，那兩個小子只要敢找上爹爹處，我們縱是拚着受責也要毀了他們，那時你嚴老六可不能變成縮頭王八。」

嚴老六一拍胸脯，大笑道：「放心，放心，我嚴老六不出手則已，出手就要給那兩個小子好看，想當年我一人連劈六虎，脚踢大黑熊的時候，你還沒出生呢。」

黝黑青年哈哈笑道：「好了，你少提當年勇了，我已聽過不下於三百遍了，這些事舊得都要發霉了，還天天吊在嘴邊。」

嚴老六苦笑道：「你就會出我洋相。」

兩人一路行來，竟沒有發現盲劍客和展雲龍隱伏的所在，兩人邊說邊笑，不覺來到一個轉彎處，黝黑少年身形一提，陡地撲向對面一塊石壁上，伸手一招，嚴老六也湧身跟上，兩人眨眼而逝。

盲劍客輕輕的道：「展弟，你可看清他們倆走的方向？」

展雲龍一笑道：「這次放心，他倆準跑不了。」

他身形一飄躍出，拉着盲劍客的手，順着黝黑青年走的方向撲去，這一去，使展雲龍一呆，沒有想到在這石壁的頂上會出現一個滿是馥幽的寒梅山谷，冷灩的梅花清新幽香，枝枝吐花結蕾，分外的美麗好看。

在這滿植梅樹的壁頂上，有一幢茅草屋，那個嚴老六在門前台階處，雙膝間放着那柄開山巨斧，正倚着門框呼呼睡覺，居然沒有發現有人出現。

而那個黝黑青年已不知去向，大概是進了屋裏。

展雲龍和盲劍客並肩向前一飄，落在嚴老六的身邊，展雲龍輕輕推了嚴老六一把，嚴老六竟是一揮，道：「小主人你又來胡鬧了，我老六那天不是這時候睡覺，行行好，請你別鬧了。」

這人當眞是個渾到極點的粗人，說完之後，連眼睛都不睜開一下，呼呼的又睡起來，像是對這種事司空見慣一樣。

展雲龍輕輕一笑，目光忽然瞥見有一條小蛇自屋角之處爬來，他看這蛇頭呈三角形，頓知有毒，他怕盲劍客踩到，急忙一推盲劍客，道：「大哥，小心有蛇！」

「蛇！」嚴老六像是失了魂的人一樣，大叫一聲，自地上躍了起來，畏懼的道：「在那裏？快將他弄走！」

當他看清楚眼前站着是兩個人時，不禁揉了揉眼睛，一看不是自己的主人，不由得怒吼道：「你怎麼知道我怕蛇，好小子，你竟敢拿蛇嚇唬我！」

他作勢欲撲，開山巨斧已揚了起來，展雲龍知道他是一個粗人，一指牆角之處，輕笑道：「喏！那不是蛇麼？」

嚴老六雖然有些不信，到底還是無法減除心裏的畏懼，偏頭望了一下，這一望眞嚇破了他的胆，拔足向外奔去，嘴裏大叫道：「我的媽呀，小主人你快出來，那東西又出來了。」

展雲龍撩指輕輕一彈，那條小蛇陡地被彈出老遠，正好落在嚴老六的脚畔之處，他亡命的大叫一聲，身子急忙的撲向前來。

大斧在空中一掄，怒吼道：「小子，你存心出我洋相。」

這個渾人的臂力當眞大得驚人，斧刃一顫，生出一縷銳風，一劈之下，對準展雲龍的頭上斬來。

展雲龍哈哈一笑道：「渾小子，你光吼有什麼用？有本事打打看。」

他身形疾快的一移，避過銳斧，閃身躍在嚴老六的身後，向前連着跨出三步，隨手拾起地上的那條小蛇。

那條小蛇已被他一指戳死，此刻尾處尚在擺動，展雲龍拿在手上一搖，蛇身柔軟，蛇尾擺動，他大笑道：「傻大個，你看看這是什麼？」

嚴老六一斧劈出，對方人影已杳，不禁呆了一呆，聞言回頭望去，只見展雲龍握着一條蛇，他驚悸的啊了一聲，疾快的連退三步。

他駭懼的道：「你可別丟過來，我老六不和你打了。」

這人雖渾，有時也十分聰明，他想想有些不對，大斧向前一指，十分不服的大吼道：「拿蛇嚇人的不是英雄，有種和我老六硬幹一場，我如果輸了，就跪在地上向你叫爺爺，怎麼樣？」

「好！」展雲龍存心開他玩笑，道：「有你這麼一個孫子，我可吃不消呢。」

正在這時，一個粗獷的聲音自屋中傳出，道：「蛟兒，你快把老六接下來，少叫他丟人了。」

「是。」

屋中奔出來的那個黝黑青年，手中還多了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他冷煞含威的瞪了展雲龍一眼，道：「又是你！」

展雲龍淡淡地一笑道：「不錯，我們又見面了。」

嚴老六一見青年出現，就像遇見了救星一樣，他一晃手中大斧，大聲的道：「小主人，你可得替我老六報報仇，這小子沒有種，竟會拿蛇來嚇唬人，如果不是那條蛇，我不劈死他才怪。」

黝黑青年嗯了一聲，道：「我知道了，這傢伙欺人太甚。」

盲劍客忙上前道：「仁兄請別誤會，我們是有事來拜訪崔老先生。」

「誤會！」這青年冷笑一聲道：「你們上門欺人，這還能說是誤會麼？」

他的性子也是十分暴烈，長劍平胸一伸，劍尖已斜指在展雲龍的身前，目中寒光一湧，冷冷地道：「你動手吧，你打敗我，你們要找的人自然會來見你，假使你不是我的敵手，很抱歉，我只有請你們滾下青城山去，永遠不准踏進一步。」

展雲龍怒火中燒，冷冷地道：「好大的口氣，如此看來，我們只有好好幹一場。」

黝黑青年堅決的道：「這個當然，這一戰對你關係很大，你可要小心了。」

他一劍平伸推出，一時倒也使人摸不透這一劍眞正的來路，展雲龍雖然功力高強，也不由得寒意重重，目光凝重的聚落在對方劍尖之上。

他這一劍含有極大的變化，劍勢遞出一半，陡地化戳爲劈，劍刃一翻之間，斜斜自側旁劈了過來。

展雲龍似乎怔了一下，因爲這一招看來平淡無奇，可是變化上卻有着制人的凌厲，他撩掌破空飛出，一股大力如河水般的湧去。

盲劍客惟恐雙方弄得不可收拾，急忙喝道：「展弟，不可傷人。」

嚴老六鼻子一聳，道：「你作夢，我家小主人功力何等高絕，豈會傷在他那雙破爪子上，臉上長大疤的朋友，我說得沒錯吧！」

盲劍客只是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他。

黝黑青年見對方一揮掌間，便有一股力道湧來，心裏也是一寒，他連劍如風，連着劈出七劍之多，倒也劍劍頗含威力，只是臨敵經驗太少，破綻很多。

展雲龍長聲一笑道：「請你歇手吧。」

他施出上乘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一招「鎖剪手」在幻化無比的快速裏，疾快的伸出一掌，拍在黝黑青年握劍的手背上，只聽嗆地一聲，黝黑青年手中的長劍已被擊落在地上，他面色蒼白，楞楞的僵立在地上，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怔了半晌，道：「你這是什麼功夫？」

展雲龍輕輕一笑道：「空手入白刃的『鎖剪手』。」

嚴老六也是目瞪口呆，想不到這一式威力如此之大，連小主人的長劍都被拍落，他學着展雲龍的手式和步法，比劃了一下，始終無法領悟，不禁奇怪的道：「這一招我怎麼不會？」

不知是什麼時候，一個打扮像樵夫模樣的老人，出現在展雲龍的身前，他含有敵意的冷笑：「這位小兄弟好俊的功夫。」

展雲龍一拱手道：「那裏，在老先生眼裏當不算什麼。」

他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事似的，忙又問道：「老先生可是姓崔？」

這老樵子冷冷地道：「不錯，二位找我老樵子不知有何指教？」

盲劍客長吸了口氣，道：「老先生也許誤會我們不是好人，這次遠上青城，實是因受朋友之託，帶一件信物交給青城山主。」

崔老先生一聽盲劍客提起青城山主四字，臉色就變了一下，他以一種詫異的眼光望着盲劍客，道：「老夫世居青城山，以打柴爲生，怎麼從沒聽過青城山有一個山主，二位莫非是弄錯了地方。」

盲劍客搖搖頭，道：「不會錯的，我那二位朋友說得很清楚，老先生也許有什麼顧忌，不願說出來，其實我兄弟來這裏也難免引起別人的誤會。」

崔老先生冷冷地道：「二位可能眞的失望了，老樵子確實不知道青城山主這個人，青城山上住的並非老樵子一個人，你可以再到別處打聽打聽，可能會有收獲。」

盲劍客黯然的一嘆，道：「老先生不願說，我們當然不敢勉強，只是我想向老先生打聽一件事，不知可不可以。」

崔老先生沒有表情的一笑，道：「甚麼事？你說出來聽聽。」

盲劍客問道：「關於老先生夜探青城絕頂的事，是否有這回事？」

崔老先生神色大變，道：「我只是住得高一點而已，那有本事做那種事，二位不要聽那些無知愚民信口胡謅，這是不可能的。」

展雲龍在旁冷笑一聲道：「老先生何必挾隱自秘，所謂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正如老先生所說，青城山上住的不只你們一家，爲何那些愚民耕夫不說別人，單單說你。」

崔老先生神情極爲難看，叱道：「這位小友是責老樵子不該了？」

展雲龍冷冷地道：「那倒不敢，只是

老先生這種拒人千里的口吻有些不太適合，我們遠上青城，並非沒有事情，除了給青城山主送東西之外，還要給我大哥治眼睛。」

「哼！」崔老先生輕輕哼了一聲道：「如果不是你們找到這裏，我老樵子連理都不會理你們，現在廢話少說，你們二個誰只要打得過我老樵子，我一定帶你們去找青城山主。」

這不是擺明了，崔老先生明明知道青城山主其人，而故意留一手爲難，這也是他暗恨展雲龍打敗愛子之仇。

盲劍客猶豫的道：「非要這樣才能解決麼？」

崔老先生堅決的道：「這事只有這樣解決，你們是那個先上。」

盲劍客下定決心，道：「好，在下領敎先生的高招。」

他緩緩的抽出那柄木劍，斜斜的舉向空中，老樵子驟見對方拿出這樣的木劍，全身竟突然的一顫。

崔老先生目中閃出一絲令人不易察覺的歡喜之色，只是歡喜激動中有一種懷疑和不信的樣子混雜其中。

他激動的道：「天心木劍，天心木劍。」

他雙目寒光一射，神情略異的問道：「你不是姓林？」

盲劍客一楞，道：「在下林森，老先生怎會識得此劍？」

崔老先生目光如電，逼落在盲劍客的臉上問道：「天劍林鏗是你什麼人？」

盲劍客心中一震，脫口道：「那是家父。」

崔老先生冷笑一聲道：「胡說！林鏗僅有一女已嫁給帝王谷鐵中錚皇帝，你假如是拿天劍的名頭來唬我，當心你的命。」

盲劍客搖頭一笑道：「我爹續弦之事老先生也許有個耳聞，也許你不會相信，我媽是我爹的二房。」

崔老先生依然是面寒如鐵，冷冷地道：「你是來自那裏？」

「大菩薩嶺！」

崔老先生連聲輕嘆，道：「罷了，我帶你們去見山主吧，我們也不要比了。」

他頓了一頓道：「我和你爹有數面之緣，自然還有幾分交情，看在令尊的份上，我就是拚着受山主的責罰也要領你們去。」

展雲龍怔了一怔，道：「老先生眞的見過峯頂出現紅光，並洒下金雨的事麼？」

崔老先生微微一笑道：「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因自恃有一身不錯的功夫，爬上絕頂準備偷瞧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因那次而差點連性命都丟了，如不是青城山主特別開恩，現在恐怕早就命喪黃泉，魂歸九幽了。」

盲劍客頗感興趣的道：「崔老先生能不能將這件事說給大家聽聽呢？」

崔老先生道：「路上再說吧，還有一大段路要趕呢。」

黝黑青年道：「爹，我也去。」

崔老先生看了愛子一眼笑道：「我把你寵壞了，讓你去見識見識也好，不過我們爺倆可不能進去，否則你我再也出不來了。」

有崔老先生帶路，一切都方便多了。

他在這裏可說是閉着眼睛也能摸到那裏，由於路途太過艱難，他還是格外小心，因爲攀山翻嶺，稍有不愼便會粉身碎骨，墜下萬丈的深淵。

這其中也唯有崔老先生可算是舊地重遊，巍然的山峯挺拔聳立，封在一片白雲裏，青翠的蒼松如昔，在岩石上凝立着，一切都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那碧綠的金錢蘚苔又厚了一層，望着這個老地方，崔老先生不禁顯得異常激動，一股豪邁的雄心在他臉上閃過，使他腦海裏又迴盪起夜探寶山，冒險掘密的那段往事。

那件事情是這樣的：

青城山頂出現紅光的事很快的傳遍了整個青城山獵戶和耕農，崔老先生還是目睹那紅光出現的人，他自恃練過幾天功夫，在五年前一個夜裏，獨自一人向山頂上爬去，走的正是這條路，只是沒有現在好走。

那時是摸索着前進，一直到第二天才達到山峯的上面，那是一個斜伸而出的峭壁，他因一路爬躍，皮肉都擦破了幾處，那峭壁，上時容易下時難，他見前頭無路，後頭下不去，不由得暗中叫苦，索性坐在地上養神。

黃昏，又悄悄地來臨了，他拿出預藏的乾糧和酒餚，在頂壁上獨自進食，壞也壞在他的香醇女兒紅上，濃醇的酒香引來一條怪異之極的大蛇，這蛇全身金黃，有如罩上一層厚厚的銅甲，昂起頭來倒有一個臉盆那樣大。

崔老先生雖然自幼生長在狩獵世家，却也沒見過這樣兇惡怪異的銅蛇，他心裏駭怕，顧不得再進食了，拿出背在身上的長劍，靠着斜壁凝神的戒備着，只等這條怪蛇只要進襲，他就以山爲背，和這怪蛇血拚一場。

這蛇也眞怪異，僅是冷冷的看了崔老先生一眼，然後走到那些酒餚之前，突然自牠腹下伸出一隻有如孩童的手掌，拿起女兒紅竟咕嚕咕嚕的喝個精光，崔老先生頓時被那隻手掌震住了，他看遍搜神記一切的怪事奇獸，獨獨沒有看見書上有這種怪獸的記載，登時心中有一股涼意湧出，將整個心神都駭得幾乎脫殼飛了。

這個怪獸却不像別的東西，喝了酒後反而安靜，牠兇惡的發出一聲怪嗥，長尾一揮，像一條長鞭樣的擊了過來。

崔老先生在驚悸之下，一種出於求生的本能拚命的運劍揮去，但聞「啪」地一聲，長劍幾乎脫手，一條手臂連抬都抬不起來，他心中大駭，欲閃業已不及，那條怪獸已伸尾將他捲了起來，高高的舉在半空中。

這怪異的東西倒也會捉弄人，牠回頭向崔老先生望了一眼，腹下的那隻手掌又伸了出來，伸手撕碎崔老先生的衣衫，以一隻柔中帶硬的手掌向他亂摸，像是在檢查什麼東西一樣，嘴裏還有一種怪異的聲音哼出來。

崔老先生這時早已被嚇呆了，連抵抗的意思都沒有，他驚悸的望這怪獸，臉上泛現出痛苦恐怖的抽搐。

正在這危機一髮，怪獸撕衣的時候，頂空中突然響起一聲輕叱，但見一道紅光從天飛來。

那怪獸也知道這驟然出現的紅光厲害，厲吼一聲，身形作一縷金光脫空而去。

但牠身形躍出一半，那道紅灔流燦的紅光也擋住了去路，血光崩現之下，一片片銅甲飛了下來，金影、血雨、蛇身，通通落在崔老先生的身上。

崔老先生一駭之下，登時暈了過去，等他醒來之時，只見一個面如古月、神情冷肅的中年人，背負雙手冷冷地道：「你是走進來的第一人，若不是看在你沒有存惡意的份上，我也不會救你，你剛才已見着那條銅甲爪的厲害，知道它的來歷麼？」

崔老先生深吸口氣，道：「老朽也有幾點不明之處，這種怪物是怎麼變的？你是怎麼殺的……」

這中年人寒着一張臉，沉聲道：「你才多大自稱老朽，本山主告訴你，那銅甲爪穿山甲和苗疆大花蛇雜交配成的，此物最淫，繁殖力最盛，我每日練劍之時，便殺一條，由於繁殖太快，又加上神兵利器難求，至今未能絕種，這東西雖淫，其血却是最補，你全身沐血，已可强身益體，尤其牠那銅甲更是力能穿石，前些時候我方將那條公的殺死，如不是我來的正是時候，恐怕已被牠折磨死了……」

崔老先生知道這種人都是仙流之輩，連忙頷首道：「是！是！」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我這裏已經劃爲禁地，你若要活命便不可向人說出，這裏三片銅甲贈你，作爲紀念……」

說着便提起崔老先生下山去。

這些事雖然都是五年前的事了，但在崔老先生回想起來却是歷歷如繪，好像發生未久一樣。

行行重重，幾人長途跋涉，精神益覺奕奕，崔老先生老當益壯，當先領路，來到一個山口，他忽然停下了身子，指着山口那一大片翠綠的林樹，道：「當年青城山主就是從這裏進去，老朽因受着誓約所縛，只能送二位到此，後面的事看二位的運氣了……」

黝黑青年頗感失望的道：「爹，我們眞不進去麼？」

崔老先生堅決的道：「不，青城山主一代神人，我們犯禁已是不該，何況是進去，山主對我們有救命之恩，怎可再……」

話音未逝，自那谷口林樹中忽然走出一個身着黑衫，斜配長劍的漢子，他目光朝他們淡淡的一瞥，臉上陡地湧上一層怒氣。

他指着崔老先生大喝道：「好呀，崔老頭，五年前山主救你一命，你非但不知報答，反而勾引外人到這裏擾亂山主的淸修……」

崔老先生一愣，倒沒有想到這漢子會一眼便認出自己，楞了一楞，非常溫和的朝這漢子拱手，道：「這位大哥休要生怒，老朽所領二位朋友，是山主的貴客，他們有重要的事情向山主……」

這漢子雙目一瞪，叱道：「青城山主從不見外客，你也不是不知道，這老頭子多管閑事，非將你兒子留在山中終身爲奴不可……」

崔老先生神色一變，連道：「小老兒知罪，請你高抬貴手，我這就告退……」

這漢子冷笑道：「說得倒是容易，青城山不是無主之地，愛來就來，愛去就去，那有這麼簡單的事……」

「是！是！」

崔老先生不敢違抗，連聲稱是，這種事情看在一個熱血方剛、豪勇蓋世的青年高手展雲龍眼裏，不禁暗中生氣，他冷哼一聲道：「閣下未免太盛氣凌人，青城山不是仙境，也沒有明白告示別人不得進山，崔老先生只是……」

這黑衣漢子不讓他說下去，道：「要想進山就得闖進，你們只要能闖進三道劍卡，山主自會見你們，不過……嘿……青城山劍法天下之最，閣下恐怕沒有這個本事……」

展雲龍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在下可要試試！」

他神色極快一凝，目光寒冷如冰，在這漢子臉上略略一掃，轉頭向盲劍客道：「大哥，請將你的木劍借給我。」

他知道青城山所重守各關的劍卡，必是山上劍道之中的高手，以劍論劍，只有虛實並用，他身上的金魔神是重兵器，雖是劍刀的剋星，但決無法像劍一樣的輕盈，金魔神沉重如山，正好破除劍陣之用，對付這個漢子還是以劍制劍較爲合適。

況且展雲龍心中尚有另一個打算，希望將守山的高手注意力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讓他們誤認自己是這裏面劍術最高的高手，給予大哥一個表現無敵劍術的機會。

盲劍客緩緩拔出木劍交給展雲龍，道：「展弟小心，青城山劍法素以手辣快捷見長，千萬不可輕進急攻，我們來的目的是山主……」

展雲龍頷首道：「小弟記下了。」

他一把木劍平伸而出，對那漢子道：「閣下是劍關的第幾道？」

這漢子一怔，道：「在下金子力，僅是守山童子，三道劍卡中，在下還沒資格上陣，閣下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展雲龍長劍一收，道：「這樣在下就不比了，在下只闖劍卡，不願將實力給一個不相干的人知道，煩請閣下帶路……」

金子力長劍如水湧出，大喝道：「你是瞧不起我……」

展雲龍淡淡一笑道：「那個不敢，在下只是不願多損體力……」

「哼！」金子力顯然無法釋去心中的怒氣，他重重的冷哼一聲，輕輕一抖，顫出九個拳大的劍花。

他冷煞的道：「你今天不留下一手，要想通過這裏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展雲龍在他振腕一抖之間，已看出這個漢子的劍技之道上已得眞髓，他心裏一驚，也有一股怒不可遏的氣血湧上心頭，眉宇之間瞬快的佈上一層煞氣。

他冷冷地道：「這麼說非動手不可了。」

金子力揮劍在空中一晃，大笑道：「青城山上異士多，在下只不過馬前小卒……」

他朗聲大喝一聲，揮劍斜斜劈出，這一劍看來沒有一絲力道，可是在劍尖上却發出絲絲之聲，那種平穩沉重的威勢，立時使展雲龍一驚。

展雲龍深吸口氣，忙將全身勁氣逼聚於劍刄之上，但見一溜烏光閃顫而出，雙劍已連着變幻了三個式子。

他的動作雖是快得像閃過空中的火星，可是金子力的動作也絲毫不慢，就在展雲龍斜劍撩出的時候，金子力的長劍已穿過劍幕劃了過來。

展雲龍心中大駭，腦海中疾快的忖道：「眞使人想不到，一守山的漢子都這樣難鬥，看來要想輕易的闖過前面三關，當眞不是件易事！」

這意念尚未消逝，身形已如電拔起，避過對方這變幻而來的一劍，木劍連着揮出三劍之多。

他因使用重兵器金魔神慣了，突然換成用劍，確使有些不稱手，往往劍勢太猛，不易拿捏到好處。

但這三劍乃是他功力所聚，劍光一吐，一蓬烏光自劍刄上顫出，劍影三縷，似眞是幻，金子力詫異的叫了一聲，收劍如電退去。

一蓬髮絲自他臉上飄墜下來，金子力伸手一摸頭頂，不禁顫懼的一駭，臉色立時變得蒼白。

他顫聲的道：「你……」

盲劍客雖然目前尚無法看見他兩人動手的情形，可是從靈敏的聽覺上，也猜測出雙方拚鬥的情形，他非常詫異的道：「展弟，眞是出乎我的意料，你的劍道功夫也這樣的厲害，等我眼睛好了的時候，大哥可要和你較量一番！」

展雲龍搖了搖頭道：「大哥言重了，小弟怎敢和大哥相比……」

金子力這時面如死灰，非常沮喪的嘆了口氣，臉上有種羞愧的怒色，他狠狠的揮出一劍，大聲的道：「我不信你會强過我……」

陡地，谷口響起一聲怒喝道：「金子力，還不領他們過來……」

金子力驟聽這聲怒喝，全身猶如中了一柄無形的巨錘擊中一樣，顫了一顫，急忙大聲道：「屬下領命！」

他輕輕一揮，目光在展雲龍臉上一掃，道：「諸位請上路，第一道劍卡已在等着你們了！」

盲劍客面色冷煞的一笑，伸手從展雲龍手中拿過木劍，以劍代杖，在地上一點而去，其餘之人疾忙追上。

把守着第一道劍關的是兩個濃眉黑髯的大漢，兩人目光如劍，身上所穿的黑衣敞開，露出粗獷虬結的肌肉，茸茸的胸毛全黑一片，金子力向二人比了個手勢，疾快而去。

盲劍客冷冷地道：「二位在青城山居何等地位？」

左側那大漢豪邁的一聲大笑，道：「守城使！」

「甚麼？」盲劍客大吃一驚：「守城使，是指青城山？還是……」

這個大漢不耐的一揮手，道：「你懂甚麼，青城雖以山勢出名，却無人知道本山尚建有一座大城，你只要闖得三關，自然就見着了……」

盲劍客陡地一聲大喝，長劍如電劈出，他這一招是猝然發動，令那兩個大漢防不勝防，只見木劍揮動，在這兩個漢子身上輕輕點了一下。

右側那個漢子怒吼道：「這招不算！」

盲劍客面色一寒，冷冷地道：「所謂劍道之深，在乎運用之妙，天下劍法本出於一源，只是各有巧妙不同，我這一招雖是取巧，却攻得恰到好處，這關已過，二位請讓路。」

這兩個大漢雖是輸得不服，却也莫可奈何，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悄悄的退了下去。

盲劍客和展雲龍並肩大步而行，崔老先生和他的愛子却因知本身功力太差，自動的留在那裏，只等青城山主將兩人放回去。

濃密的花樹結滿了顆顆的小白花，清幽的香氣四散飄來，展雲龍深深吸了口氣，只覺胸中非常舒暢，他順手摘了一朶，臉色突然大變，目光過處，只見在這花樹之前並排着三個持劍老人，正好擋住他倆的去路。

這三個冷煞的持劍老人服色各異，分爲紅黃藍三種顏色，三人身形一分，各自守住一個方位。

盲劍客凝神的聆聽了一陣，神色突然變得莊重，他搖搖頭，道：「展弟，這一關恐怕不易衝過了！」

展雲龍也覺得這三個持劍老人手法怪異，抱劍前伸，自成一派，立時覺得這三個冷煞的青城山高手，遠比江湖上一流的高手還要難鬥，僅從對方那種沉凝穩重的態度上，就知是劍道中的高手。

盲劍客淡淡一笑，道：「三位是以幾招爲限？」

那知對方彷如未聞一樣，六道烱烱如電的目光冷煞的望着他倆，劍式平穩，對身外之事物連看都不看一眼。

盲劍客冷哼一聲，道：「如此在下只有得罪了！」

他口中雖然說得輕鬆，手下却不敢怠慢，劍刄斜斜一翻，在空中顫起一個大弧，劍尖三點，分別點住這三個老人身上的肩頭。

這三個人陡地身形一合，輕輕併劍封出，剛好把盲劍客擊來的長劍攔了回去，但却有着一股無形的壓力，撞得盲劍客身形連退三步，盲劍客心中大驚，木劍連揮三次，依然無法攻進對方一招，暗中不由急出一身冷汗。

而這三個老人所用的招式却很複雜，看不出是那一家的路數，平淡中透着凌厲，在腐朽中又暗含神奇。

盲劍客見久戰無功，心中不免暗暗着急，剛好看見有一個空擋，使出「天涯劍法」中最精妙的一着「天涯遼闊」，在漫天劍影中，虛實莫測地罩向對方三人身上各處要害大穴，精奇空靈，端是絕妙異常。

那三個老人似是一怔，沒有想到對方會有這樣精奇的招式，三個人大喝一聲，分自三路向對方攻到。

正在這時，半空中響起一聲冷笑，只聽一個聲音道：「你們還不停手！」

這三個老人劍勢發動得快，收得也快

，只見劍光一斂，人影頓時落了下來，而盲劍客却已累得滿身大汗，劇烈的喘了幾口氣，累得一交坐在地上。

展雲龍心中大懼，上前道：「大哥，大哥！」

盲劍客一拭額角上的汗漬，喘聲的道：「青城山的劍法天下之最，小兄自忖不是對手，剛才如果不是有人喝止，現在我可能已經血濺當場……」

這三個人身形一退，長劍立時垂落在地上，他們像是等待着暗中發聲之人的吩咐一樣，連吭都不敢吭一聲，只是冷煞的端立在地上。

細碎的鈴聲清脆的傳佈在空中，像悠揚的仙樂一樣，自天空中洒了下來，從那幽香馥郁的花樹中緩緩走出一個全身白衣的少女，這少女眉似遠山，鼻若瓊瑤，雙眸中閃出一股慧黠的光芒，細長柔軟的髮絲隨風飄拂，流瀉於雙肩之後，蓮步輕移，手裏拿着一束鮮花。

她那渾圓流動的眸子，在展雲龍臉上輕輕一溜，突然凝結住了，一絲淡淡的紅暈刹時在粉白的玉面上佈出。

她疾忙收回眸光，冷冷地道：「你們剛才共施了多少招？」

這三個老人神色大變，同時道：「十五招！」

這少女冷冷地道：「我是怎樣吩咐的？」

這三人冷汗涔涔抖落，顫聲道：「慕姑娘吩咐在十二招之內必須擊敗對方。」

這美麗動人的少女冷笑道：「結果呢？」

三個功力高絕的老人突然半蹲下身子，顫聲的道：「結果是我們多用了三招，慕姑娘，請妳重責我等，只怪我們學藝不專，有負慕姑娘栽培……」

這姑娘冷哼一聲道：「你們自去『悔明堂』受罰，然後再來見我……」

「是！」

他們非常恭敬的自地上站起來，急忙離去。

由這三個劍道高手對這身份莫測的少女恭敬的樣子，不難想像此女在青城山中地位極高，展雲龍雖是怔怔的望着這少女出神，暗地裏却在忖思這少女的身份。

白衣少女斜睨了一眼，道：「你能連闖兩關，可見已有資格謁見山主，不過最後一關是本關七大神通所守，以那點功夫，很難接得下三招，在事先我不得不告訴你……」

盲劍客朗朗的一笑道：「在下林森幼承父母相傳，從不在任何困難的情形下退却，我已連闖二關，還有最後一關要闖，姑娘不須多說，儘管領路！」

白衣少女冷冷地道：「我並非瞧不起你，前兩關僅不過是應景兒，眞正考較起來，還是在第三關，你們心裏可能比我還明白，是否能接得下，還是作早打算……」

展雲龍心裏激動，衝口道：「姑娘如何稱呼，在山中居何要位……」

白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我叫慕小寰，在山中是……」

她像是在警覺到甚麼，急忙將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可是在那雙黑溜溜的眸子裏，却閃出一股奇異之色。

慕小寰神情冷冰的又道：「你們拚命上山，到底是爲了甚麼？」

盲劍客搖頭一笑，道：「慕姑娘恕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直陳，這件事在下只能見到山主才能……」

慕小寰冷哼一聲道：「我並不須要知道，你們跟我闖關吧！」

她身子輕輕一擰，緩緩移步而行。

濃濃的暮色深濃的罩在山頭上，寒冷的風流陣陣刮過，可是慕小寰雖然僅穿一件單薄的羅衫，却沒有絲毫寒意，從那輕盈的步履間，可看出這個冷艷的少女有着極好的武功，因爲在她輕移步子的時候，像是一隻輕燕一樣。

闊展延伸的蔴石舖成山道，很快的消逝，在這道路的盡頭，一個光頭赤足的大和尚緩緩走了出來，他手持念珠，揹着一枝長劍，杏黃色的劍穗迎風飄揚，當眞是威猛非凡，雙目有如巨鈴，像個巨靈般的站在那裏。

大和尚見着展雲龍和盲劍客，回頭哈哈大笑道：「闖關的來了，夥伴們出來吧！」

隨着他的大笑聲，六個身形魁梧的高大人影，一躍而出，俱是身材高大，斜揹長劍的大漢，這裏面道俗僧都有，正是七位神通。

慕小寰回眸突然一笑，道：「在護山的弟子中數他們七大神通功力最高，但這些人僅是三流脚色，還沒有資格進入城中，凡是能在城中進出的人都是經過山主考較的人……」

盲劍客和展雲龍心中同時一震，沒有料到青城山有這樣子的高手，而這些人只要一出江湖無一不是獨霸一方的宗主，可是在慕小寰口中，他們僅是三流脚色，那青城山主豈不是已達到仙流人物……

那大和尚對慕小寰也是非常恭敬，他們七大神通一見她和二個闖關的青年走來，俱露出詫異的神色。

慕小寰突然一揮手，道：「閃開，閃開……」

那大和尚一呆，道：「慕姑娘……」

慕小寰冷冷地道：「我叫你們閃開聽到沒有？」

七大神通對慕小寰雖然露出畏懼之色，却沒有移動身形分毫，統統有些不解的望着這個冷煞的少女。

那大和尚楞了一楞，道：「山主交待下來，闖關之人若不通過第三關，休想見着山主，慕姑娘，請妳不要爲難我們屬下……」

慕小寰怒叱一聲道：「魏景蒙，你敢反抗我？」

「不敢！」

那大和尚驚悸的退了一步，道：「這是青城山列代祖師留下的規矩，我們這些下人實在担待不起放人的責任，慕姑娘是聰明人，當知道山主的嚴厲。」

慕小寰冷冷地道：「山主那裏有我說項，決不怪罪你們……」

七大神通雖然極不願意這樣平白的讓這兩個青年通過，可是這白衣少女的身份極尊，只好向路旁閃開，望着他們行去。

慕小寰低聲的對盲劍客道：「你施一

招『茫茫無極』給他們瞧瞧！」

盲劍客在劍道功夫浸淫多年，又是天劍的傳人，身形輕輕一飄，木劍斜洒而出，等他們身形消逝，道旁一塊石筍才一裂爲二，直使七大神通駭了一跳。

＊　＊　＊

「噹！」一聲沉鬱的鐘聲在黑夜裏響了起來，敲碎了夜的寂靜，迴盪在山谷，峯巒，林泉……

鐘聲繚繞裏，一道極大的光圈遙遙的飛來，落在那陡直的削壁上，只見慕小寰雙手推劍，平空而出，劍光所指正是遙遙穹空，在她對面，一個中年文士雙掌合什，朝着斜掛在空中的斜月吐氣，在他頂門上繚繞湧出一縷縷白霧，愈闊愈大……

陡地，白霧一斂，那中年人深深吸口氣，自地上緩緩站了起來，仰首望天，竟默默的出神。

慕小寰一收長劍道：「爺爺！你怎麼不說話？」

青城山主黯然的嘆了口氣，道：「小寰，妳爲何要放那兩個人進來？妳可知這兩個人都是爺爺所不願見的人……」

「爺爺！」慕小寰幽怨的道：「幹嗎這麼凶，他倆都有一身出色的武功，如果死在七大神通的手裏，實在有些可惜，而且他們又不一定就是爹所指的那兩個人……」

青城山主搖搖頭，道：「也許因妳一念之仁，而給與世無爭的青城山留下無窮的禍端，這也是爺爺平日寵壞妳了……」

慕小寰嘟起紅紅的小嘴，道：「爺爺也太怕事了，青城山雖然從不和江湖人物來往，可是並沒有禁止江湖人上山，在我認爲我們青城山既然有超世絕頂的武功，也該去江湖上闖闖……」

「胡說！」青城山主怒冲冲的道：「小寰，妳怎會有這種思想，江湖罪惡如山，只要一踏進去，再也休想拔出脚來，到頭來非但弄得己身身敗名裂，可能連青城山這片基業都會蕩然無存……」

慕小寰不服的道：「我們有無敵天下的劍術，我們有傲世睥睨武林的武功，將來誰不說天下第一是慕家，爺爺，你怎麼這樣不通情理，自古誰不好名，我們是人，當然不能例外……」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爭理鬥狠，求名逐利，那是豺狼的行爲……」

慕小寰不以爲然的道：「那倒未必統統是這個樣子！」

青城山主突然道：「小寰，妳可記得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

慕小寰怔怔的道：「知道呀，那時我才八歲，什麼事還不懂，只知道是山上的人偷跑下山啦，爺爺，怎麼會突然問起這件事？」

青城山主黯然的道：「妳不知道這件事多嚴重，我們青城山雖然在江湖上鮮有人知，却非是絕對不爲人知，據爺爺所曉得的，江湖上有三派都是不求聞達，這三派各有所長，都有領袖整個武林的野心，只是他們所畏懼的就是青城山，因爲自從我們得到那聲音之母——金鐘之後，劍法已凌駕三家之上……」

慕小寰瞪大的雙眸，奇怪的道：「那三派？我怎麼都不曉得……」

青城山主笑道：「這三派是羅浮、劍門、血影……」他語聲一頓又道：「他們從山上偷跑下山，已瞧出江湖上正醞釀着巨變，雖然還不會牽涉到青城山，却與本派也有着關係……」

「噹！」

山峯上又響起一聲低沉又廻盪的鐘聲，絲絲縷縷的聲音嫋嫋而逝，傳遍了整個青城山。

青城山主抬起頭來，看了看天色道：「小寰，妳的劍罡練得如何了？」

慕小寰長劍一撩，射出一道白光，道：「只有三分火候，與爺爺那種馭劍行空的功夫相較還差得太遠，也許我這一輩子永遠練不到爺爺這種本事……」

青城山主拍了拍她的肩頭，道：「馭劍之術端乎一心，精沛而氣至，妳只要凝神靜氣輕馭長劍，總有一日會領悟馭劍行空之道……」

正在這時，一個輕盈的身影一飄躍來，恭身的道：「山主，那兩個小子嚷着要見山主，我們沒有山主的吩咐也不敢放他們亂走……」

青城山主嗯了一聲道：「我去看看！」

三個人連袂躍起，疾快的消逝在黑夜裏。

昏暗的燈花自窗櫺裏射出一點燈光，斜斜照落在地上，映起二道修長的人影，四個配劍的大漢神情冷肅的守在門外，對屋裏那兩個青年的憤怒連理都不理。

只聽盲劍客怒聲的道：「早知山主不願見我們，我們也不來了……」

展雲龍雙眉一軒，道：「山主不見，難道我們不會去找他……」

兩人似乎沉默了一會，像是在討論一件事情，陡地一陣脚步聲傳來，青城山主緩緩走了進去。

青城山主的目光在兩人的臉上一掃，陡地心中一震，只覺展雲龍嘴角上所含有的煞氣使他心寒。

慕小寰淡淡一笑道：「這是山主，也是我爺爺！」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二位到青城山有何見教？」

盲劍客拱手一禮，道：「山主請恕我失禮，這次我兄弟關山萬里前來青城山，實是受人所托，闖關犯山是不得已的事情……」

青城山主只是冷冷一笑道：「二位小兄弟是受誰的指使找到這裏，我們青城素與外界不相往來，老夫也想不起江湖上有朋友……」

展雲龍伸手拿出天魔鮗君交給他的那個紙包，遞到青城山主的手裏，道：「山主看看這東西就知道了……」

青城山主怔了一怔，道：「這是甚麼東西？」

他禁不住心裏的懷疑，輕輕將那個紙包揭開，甫一落入眼簾，神色已經大變，急忙又將紙包包好。

他像是受到甚麼震撼一樣，喃喃地道：「原來是他……」

慕小寰詫異的道：「爺爺，這是怎麼一回事？」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冒充靈廬主人洪荒的白髮老者「游老二」欲置趙鳳豪於死地，却不料因此而替趙將體內百脈淤血冲散，因而以為趙已恢復功力，「游老二」才悻然離去，但忽又回轉身來再施辣手，豈料遇上如假包換的靈廬主人……遺失了銀兩而又飢腸轆轆的兪劍峯正站在一食肆前望梅止渴，不想竟在此遇上了玄玄郡主……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酒滲牽機毒藥　詐死欲求脫身

那公孫飛上前阿諛地道：「兵不血刃，上之上者也，教主這一手委實高明……」

兪肇山狂笑不止，似乎忍不住心中得意之情。

而兪一棋依舊不省人事地俯在桌面上，金牛四凶環立左右，既沒有露出吃驚的神情，亦不見有動手拚命的迹象。

兪肇山瞥了金牛四凶一眼，敢情發覺情狀有異，笑聲不由一挫，沉聲道：「四位儘是呆站着幹什麼？」

四凶為首卓羣道：「閣下好毒辣的手段！」

兪肇山道：「然則四位不準備為令主人雪恨麼？」

四凶齊然搖了搖頭，沒有任何表示。

兪肇山際腦思潮連轉，只覺四凶之態度大悖常理，他心思何等縝密，頃刻便悟出其原因所在。

倏地沉下嗓子，衝着俯在石案上的兪一棋喝道：「二弟，你大可不必再裝下去了！」

四凶猛可一驚，脫口道：「你……」

兪肇山截口道：「想不到令主人也會來這一套瞞天過海的手法，但却叫四位露出馬脚了……」

四凶茫然不知所措，亭上諸人見兪肇山說得斬釘截鐵，亦是滿懷惑疑，訝然說不出話來。

反觀兪一棋仍然一動也不動的躺着，瞧不出任何端倪。

宼中原出聲道：「師父在酒中滲了陰符牽機毒，酒一入口毒素立刻化散到四肢百骸，如妄圖以內力托住毒汁再行逼出體外，只有加速蔓延，即便大羅仙再世都沒有救了，兪師叔又豈能倖免？」

兪肇山道：「不錯。」

宼中原不解道：「然而師父何以多此一說？」

兪肇山道：「中原你還猜不出來麼？」

宼中原略一轉念，道：「難不成兪師叔也學上師父的障眼法，將酒倒進衣襟去了？」

兪肇山點點頭道：「你的兪師叔確有一代梟雄之才，可惜碰上為師，就差上那麼一截兒！」

他們師徒倆一搭一唱，分明是要激怒兪一棋，說到最後，倏聞「蓬」地一聲鉅响亮起，兪一棋身子竟然直挺挺滑倒地上！

兪肇山瞳孔閃過一絲詫訝之色，他雖然十分信任自己的判斷，只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却使他心念開始動搖起來。

須臾，他哈腰審視，見兪一棋膚色泛青，四肢僵直不動，看似已氣絕多時。

亭上諸人目睹這般情狀，心中俱為之大震，在諸人心目中，紅袍老祖兪一棋可說是個絕端神秘的人物，他的功力與隱藏於胸際的心計智謀到底有多高深，即連經常與他接近的四大天王及公孫師爺都無得知，目下如此輕易就被解決，衆人的驚訝自不在話下。

公孫飛期期艾艾道：「看來他是死……死了……」

那個「死」字頗費了一番力氣才說得出來，緣因公孫飛自己也不敢相信兪一棋是不是眞與人世長辭。

俞肇山彷若未聞，喃喃自語道：「解決了？不費吹牛之力就解決了？……難道是我高估了一棋？」

藏身暗處的俞劍峯將事態演變瞧得清清楚楚，遙望靜靜躺在地上的紅袍老祖，幾乎要懷疑自己眼花了，他默默對自己呼道：「不可能，絕不可能……那俞肇山說得很對，紅袍老祖不可能莫名奇妙就此暴斃，事情絕非如此單純。」

但見金牛四凶面含悲憤，一個接一個步至俞一棋身前躬身行禮，然後四凶之首卓羣開了口：「俞肇山！你要接咱們四人一掌！」

俞肇山冷冷笑道：「終於要動手了麼？」

語聲方落，四凶手掌一翻，齊地拍出一掌，勁風霍霍，分自四個不同方向往俞肇山襲去。

俞肇山信手一揮，一股怪異的勁道應手迸起，四凶倏覺掌力一窒，那卓羣向其餘三人招呼一聲道：「金牛四轉……」

「轉」字才一出口，四凶立刻移身換位將俞肇山圍在核心，有若牛羣團轉不住繞圈游走，同時手下並不滯頓，紛紛搶攻而出，一忽拳影如山從四方八面層層湧來，聲勢是非同小可。

俞肇山陰笑一聲，身子未見如何作勢便自騰空而起，在千萬拳影中左穿右繞，招招都在間不容髮閃過，到了第十一招上，他忽然一擰身，大踏步自圈裏走出，然後轉身就是一掌劈出。

但聞「蓬」「蓬」數聲亮起，亭上罡風激射，四凶宛似斷線的紙鳶，被捲飛數丈之外。

俞肇山這一掌乃是蓄力而發，四凶被震得血氣浮動，全身百脈欲散，好一會始掙扎着先後立將起來。

俞肇山冷冷道：「爾等雖然凶名赫赫，但若欲與老夫爲敵，可是自討苦吃。」

卓羣喘口大氣，道：「領教！」

俞肇山冷冷笑道：「令主人已死，爾等就陪他殉葬也罷。」

卓羣不慌不忙道：「咱們未盡護主之責，死且有餘辜，焉敢有所不從，只是卓某須先就教閣下一事……」

俞肇山道：「你說。」

卓羣緩緩道：「俞一棋是不是閣下的胞弟？」

俞肇山楞道：「是又怎樣？」

卓羣道：「這話既然由閣下親口說出，卓某就放心了。」

俞肇山晶瞳速轉，努力尋思以探求卓羣的弦外之音，一時便沒開口，那陸三思先沉不住氣，大聲道：「姓卓的！你不惜繞圈子說了一大堆不着邊際的話，到底用心何在？」

卓羣哂道：「用意自然是有的，對你說却只是白費唇舌而已。」

陸三思遭了一頓搶白，正待發作，俞肇山擺手哼了一聲，陸三思連忙將欲吐未吐的話嚥了回去。

俞肇山冷冷道：「有話快說，老夫要聽是否與心中所想相符。」

卓羣一字一字道：「卓某等欲將敝主人屍首移地安葬後，再回來領死，而閣下自也不願令弟曝屍荒野，此議當能得到你的同意。」

他侃侃而述，理由則相當牽强，却迫得對方不能不同意他的要求，緣因俞肇山當着百毒教衆之前，若竟拒絕他葬自家胞弟的要求，不啻予衆人以毫無人性缺乏親情的惡劣印象，極可能引起教內的變亂，導致無可收拾之局。

俞肇山只感到有似啞子吃了滿口黃蓮，心中雖有一百個不願意，却苦於不能出口……

他暗暗忖道：「瞧姓卓的振振有辭，說來毫不滯頓，分明是早已準備好的詞令，難道是俞一棋所教？那麼他的死倒頗費人猜疑了。」

卓羣道：「卓某等着閣下的答覆。」

俞肇山無奈道：「四位事主得無貳志，好生令人欽服，令主人的屍身讓你等來安葬入土，當然是最爲妥貼不過……」

說到此地，有意無意橫目一瞟，寇中原接觸到他的眼色，登時會意過來，一橫身攔在四凶之前，高聲道：「師父請暫緩允諾這個要求！」

金牛四凶面色霍地一變，視線不約而同落在寇中原身上。

俞肇山則暗暗自鬆了一口氣，心忖：「幸得中原機敏，否則今日之局豈非又是敗定了？」

心中如是想，口上故意道：「這四位壯士忠心不二，老夫……」

寇中原道：「死者乃中原師叔，他的屍首順理成章應由我這做姪輩的來收埋，若竟勞動他人，將置中原於何地？」

俞肇山沉吟道：「中原你要爲故去的師叔盡點心力，爲師豈能令你失望，但這四位所言亦不無道理，取捨之間，倒教老夫作難了。」

卓羣心中罵道：「好狡獪的一對師徒！」

轉念間，低聲向黑衣人道：「四弟，事情又有了變卦，與主人所料有殊，咱們務須爭得他的屍首，不然便前功盡棄了，必要時你就施出主人指示最後一着。」

那「四弟」頷首「唔」了一聲，只聞寇中原道：「當仁，不讓於人，中原無論如何是不願讓步的。」

俞肇山朝卓羣道：「老夫有個兩全之策，不如大伙兒共同動手把一棋就地埋葬，也好讓教內兄弟憑吊一番，四位意下如何？」

四凶面面相覷，沒有一人答話。

寇中原搶着道：「只有這麼辦了！」

他迫不及待舉步出亭，從一名教徒手中接過一柄大鏟，逕自挖起土來，須臾便挖了一個深可七呎的深坑。

寇中原擲下手中土鏟，向陸三思呼道：「師弟，你將師叔遺體抱過來。」

陸三思哈腰下去，欲提起俞一棋屍身，一霎裏，四凶神色連變數變，那卓羣脫口敞聲喊道：「快……快出手……」

立於卓羣左方的黑衣人聞言，倏地屈指一彈，自掌中迸出數道如縷灰煙，暴雷似的霹靂聲在凍結的空氣中爆裂開來，煙霧瞬即瀰漫在茅亭四週，隱隱流露出一種中人欲嘔的焦臭怪味！幾乎在同一時間，四凶齊身躬前一縱，卓羣動作最爲迅疾，一把抄起地上躺着的俞一棋。

陸三思大喝道：「不好！」

舉掌一劈而出，卓羣足步微錯，自右側閃了過去。

環繞亭子周遭的百毒教徒蜂湧而上，當前數十人才一踏上茅亭，胸中吸入煙臭紛紛摔倒地上。

兪肇山提高嗓子道：「煙中有毒，速屏住呼吸！」

喝聲中雙掌連翻，只聞「嗚」一聲怪响，一股奇異無匹的旋力盪起，卓羣懷抱着兪一棋，吃力地旋力一拉，一個立足不穩，身子不由自主斜出三步，險些蹌倒於地，其餘三凶迅即縱前合力接了兪肇山一掌。

煙霧逐漸濃厚，矇矇朧朧中只見人影閃動，雖近在咫尺，但對方面孔亦無法瞧得眞切。

兪肇山聽風辨位，雙掌遙劈出去，幾聲悶响過後，金牛四凶盤旋疾退，一掠而出數丈。

待煙氣四散，四凶抱着兪一棋已走得不見踪影，亭上横七豎八地躺着十餘名百毒教徒，石案上杯盤狠籍，酒菜倒滿一地。

陸三思頓足道：「障眼雲，四凶幾時把咱們百毒教的障眼雲偸去了？」

轉身欲待追上，兪肇山馬上出聲喝道：「三思不用追了。」

陸三思身形一頓，訝然道：「但是……但是……」

兪肇山沉着地道：「四凶不會走得太遠的，他們必須尋個地方將一棋安置下來，迅速施功催醒，不然再過一個時辰便要弄巧反拙，那時就沒有得救啦！」

陸三思吶道：「我還是不……不明白……」

兪肇山怒道：「庸才！一棋運起龜息功裝死，你居然瞧不出來麼？」

衆人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公孫飛失聲道：「龜息功？當日在朝天神廟裏，元元僧不也曾運過一次龜息功裝死麼？紅袍老祖怎地去泡製了？」

兪肇山不語，寇中原上前道：「他爲什麼要出此下策？」

兪肇山不以爲然道：「老夫留柬訂了約期，一棋不能有任何心虛情怯的表示不來赴約，否則傳開江湖，再也沒有立足的餘地，而他衡量實力又不足以與我正面爲敵，只是在智力上較量高下。」

歇下一口氣，續道：「伊始他飲酒時，明來暗去已和老夫鬥了數個回合，最後裝死乃是脫身妙着，焉可言之下策。」

一旁的何宣亭不安道：「今日咱們若不將紅袍老祖徹底解決，必會遺下無窮後患。」

兪肇山冷冷道：「放心，一棋逃不出老夫的掌握。」

兪肇山沒有料錯，金牛四凶抬出兪一棋才走出數十丈，便在茅亭草堆中停下身來。

他們立身之處距離茅亭依然很近，只是其中經過一座枝葉繁茂的樹林，是以雙方的視線被隔開了。

而兪劍峯正藏身在密林高地，視界較爲廣泛，金牛四凶的一切動靜都落在他的眼裏……只見四凶爲首走到亂草叢中放下了背負的兪一棋的身軀，回首道：「咱們不能再走了，老四，你去揀一綑竹枝來。」

那「老四」面露憂色，道：「這麼短距離不太危險麼？」

卓羣道：「你我必須依主人指示行事，縱有危險也顧不得了。」

隱在暗處的兪劍峯聽到他們的談話，心中湧起無限感慨，忖道：「金牛四凶雖然惡名四播，却能爲主捨命，可見一人如何凶惡跋扈，終必有可取之處。」

那「老四」諾應一聲，偕同「老二」「老三」分自近處拾一大堆枯竹，卓羣匆匆在地上劃了幾十條線，在線條交結處逐一插上竹枝，約莫半盞茶的時間過，數逾百餘的竹都被插完了。

枯枝長短不一，而且被卓羣東插一支西擺一支，看起來十分零亂，卓羣插完後，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行啦。」

兪劍峯乍見卓羣插支，內心已自瞭然，暗道：「姓卓的要組陣待敵？想不到他竟也長於陣圖之學，不知是不是兪一棋所傳授？」

兪劍峯自幼受教於西域禪宗，對陣法頗下了一陣子功夫，已能登其堂而窺其奥，也只略一覽目便瞧出卓羣擺的是外虛中緊四象陣，此陣用來却敵人最見卓效，除非對方也通於此道。

卓羣才將竹枝插好，兪肇山師徒及公孫飛，四大天王已來到近處，後面並跟隨着名持火炬的敎徒，方圓十丈之內悉在火光照耀之下。

卓羣遠遠望見兪肇山一行人自林中出現，忙道：「敵人到了，咱們避入陣裡去。」

那「三弟」略一遲疑，道：「大哥，這幾支竹子能阻礙住敵人嗎？」

卓羣道：「你莫小覷了這些竹枝，縱讓敵方有上千萬之卒，都無法安然通過此陣，三弟信是不信？」

那「三弟」搖首不答，因爲此際大敵將至，侈言相信與否，未免言之過早，當下四凶合力將兪一棋抬入陣來。

兪肇山等人行得近了，見到地上插着一堆亂竹，不禁呆了一呆，他見聞頗廣，立刻停步在竹陣之外。

姚鷹哈哈笑道：「四位跑不動了是吧？」

卓羣在陣內應道：「誰說跑不動了！卓某不願多跑寃枉路罷了。」

兪肇山沉喝道：「四位若是相識的，就請立刻走出來，只要……」

卓羣打斷道：「姓兪的！你有種進來麼？」

兪肇山猶未答話，那姚鷹性子最爲急燥，搶着道：「插上這幾支烏竹子不是與兒戲無異？待我除去便了！」

他不由分說，逕自擰身衝入竹陣之內，方繞過幾堆亂竹，倏覺眼前一黑，四周天昏地暗迷矇不辨方向。

公孫飛自後喊道：「姚天王不可造次！」

然而姚鷹業已陷入陣內，他愈往前上一步，只覺景象又自一變，四方八面全是一片青森森的竹林，其深邃廣闊簡直無可計數，回顧來路，景象仍無異致，這一驚

誠然非同小可！他心中一凜，喝道：「姓卓的！你在那裡？」

右側不遠處傳來卓羣得意的笑聲：「卓某在此，你過來吧！」

姚鷹凝目朝發聲的地方望去，壓根兒瞧不見任何景物，更遑論人影了，他再次縱聲高喝道：「藏頭縮尾算是甚麼好漢，早知金牛四凶如此膿包……」

卓羣冷冷截口道：「到底誰是膿包，大家心裡有數。」

姚鷹情急之下，索性閉上雙目，雙掌運勁呼地左右交擊而出，「虎虎」拳風與「喀擦」斷枝聲交作，數十掌下來，隱隱覺得四邊的竹枝都被自己清理殆淨，張開眼睛一瞧，不禁楞立當地。

但見那一片深廣無限的竹林好端端矗立着，只在靠近他立身之處，有數支手指粗細的竹枝被掌風擊斷。

他心中更是吃驚，暗道自己費了許多內力連發數十掌，所得的成果不過如此而已，看來此陣果然奧妙無匹，非局外人可窺其萬一，自己莽莽撞撞衝進來，眞是懊悔不及了。

一念及此，遂不再輕舉妄動。

再聞俞肇山於陣外喝道：「姚鷹你被困住了麼？」

姚鷹訕笑一聲，道：「這撈什子竹堆好生厲害，屬下無法闖過。」

俞肇山敞聲道：「且容老夫鑒研一下，姚天王莫要隨意走動。」

姚鷹心道：「我現在可是寸步難移哩，如能任意走動還不至於如此狠狽。」心中想着，却不敢說將出來。

少時，只聞陣外傳來俞肇山的聲音：「姚天王你依目下所立方位繞上兩圈，左行十五步——」

姚鷹依言而行，舉步東拐西抹，俞肇山道：「再前行三步，前面應該有一支巨竹擋路，可以運掌把它除去，但却不可妄動旁側竹枝，姚鷹你聽見了麼？」

姚鷹諾應一聲如言做了，就這麼依照俞肇山提示來回走動，時而推斷數株巨竹，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天色微明，眼前景物一變，那身形更不怠慢，乘勢疾射，已自出了竹陣。

回頭瞧見身後仍是數羣枯竹雜亂交插其間，乍看之下，絕無任何起眼之處，外人極易魯莽蹈身陣中。

月已西斜，天空寒聲點點，光線却是逐漸微弱，顯出夜已經是很闌很闌了。姚鷹被困陣裡，至少有兩個時辰之久。

他忐忑步至俞肇山面前，道：「教主學究天下，屬下……」

俞肇山寒聲道：「姚鷹你不待老夫有所指示，便自冒然行動，使咱們平白耗去數個時辰，大大誤却戎機，你知罪麼？」

姚鷹渾身一顫，結結巴巴道：「知……知罪……」

俞肇山冷峻地道：「公孫師爺還不代老夫執法？」

公孫飛吸口氣，「擦」地拔出長劍，他提着劍子一步一步朝姚鷹行去，除聞足音外周遭沉寂得可聞針落。

公孫飛面上不帶任何表情，掣劍一揮，姚鷹雙足釘立不動，竟不敢抽身閃避，那劍勢如電，劍光方起，鮮血如泉四下飛濺！

姚鷹悚叫一聲，左臂齊肘而斷，他咬牙强忍住痛楚，舉起碩果僅存的右手撕下一片衣襟，包紮住傷口，鮮血仍然不住自斷臂劍傷處汩汩湧出，瞬即將布帛染成狠藉惹眼的赭紅圖案。

藏身於林中的俞劍峯瞧在眼裏，一時熱血爲之澎湃，心道那姚鷹只爲了些許過失便受到斷臂之刑，任何人都會覺得過於殘忍，但百毒教衆生似對此事目見已多，個個無動於衷，看來俞肇山以嚴刑治下，假以各種暴虐無理的手段，已將教徒訓練成痳木不仁的行屍走肉了。

公孫飛爲姚鷹敷上創藥，舉劍退下，自始至終，不發一語，俞肇山陰森森一哼，轉首過去不再理會姚鷹。

後壁的寇中原趨前道：「師父對這竹陣有何心得？」

俞肇山緩緩道：「前面幾簇竹枝，甚爲稀疏，可能按着乾坎艮震巽離方位排列，陣式外虛中緊，愈向中心推進，排列愈是複雜玄奧，若老夫推演不差，此陣應是失傳已逾百年的四象陣……」

寇中原道：「金牛四凶不過一介武夫，緣何在陣學上有此造詣？」

俞肇山沉道：「四凶自然一無所知，但一棋嘛，嘿嘿，他對此道就頗有研究了，足可與老夫分庭抗禮——」

寇中原道：「那麼四凶所擺下的陣法，是授自師叔的了……」

俞肇山沒有答話，環目觀察竹陣形勢，有頃喃喃自語道：「如能尋到離門及兌門所在，便可中路予以突破，但此舉却得冒上許多風險，不成……不成……」

顯然他已陷入苦思之中，時喜時愁，時間悄悄從他身邊溜走。

陣中，四凶無暇顧及外面的變故，他們將俞一棋置於地上，開始合力摧氣運功——

卓羣右掌一揚，抵在俞一棋靈台，一口眞氣直逼出去，其餘三人分自左右蹲下身來，把住四肢脈胳。

卓羣道：「兄弟們小心從事，萬一不能令主人醒轉，咱們必死在俞肇山手上——」

一運氣，眞力自華蓋一絲一絲導入，在俞一棋體內運行了十五周天，一盞茶功夫，陡見俞一棋喉中「喀」了一聲，身軀微微發顫。

卓羣猛吐氣開聲，道：「二弟、三弟、摒除雜念，五心向天。」

三凶心中一緊，全神貫注不敢稍有分神，齊然運起內力引導卓羣所發出的眞氣在脈道內來回撞擊，卓羣手底一加勁，眞氣提到十成。

就在四凶運功達到最緊張階段，絕不容許有外魔侵擾之際，陣外情勢又有了重大的轉變。

俞劍峯隱身在叢林高處，四下一切動靜皆瞧在眼裏，目睹二人勾心鬥角以生死相拚，正有坐山觀虎鬥之快，倏覺後背勁風壓體，一股寒風悄無聲息襲至，他不假思索，反手一掌削出。

蓬然一響亮起，俞劍峯身形一陣搖晃，倒退數步始拏樁站穩，定睛望去，尋丈之前鬼魅般立着一人！

那人陰笑道：「俞小哥，既來之何不堂堂皇皇露面？」

俞劍峯失聲道：「洪……洪……『游老二』是你？……」

那人正是喬扮靈廬主人洪荒，曾圖謀加害趙鳳豪的白髮老人「游老二」，即連「游老二」也是冒充的，他眞正身份如何，却是一個謎！

白髮老人「游老二」陰陰道：「老夫猜你會來參加這場盛會，果然你來了。」

俞劍峯道：「彼此彼此。」

白髮老人「游老二」道：「俞小哥兒後來不是與趙鳳豪主僕倆走在一路麼？怎未見他們兩人？」

俞劍峯一時摸不清對方眞意，遂道：「提到趙老前輩，小可倒要請問一句——」

白髮老人「游老二」忖道：「怎地？」

俞劍峯一字一字道：「敢問閣下與趙老前輩有何冤何仇，值得以低劣技倆謀害一個功力盡失的老人？」

「游老二」目露狠色道：「你還敢提起此事，若非你從中破壞，老夫又豈會功敗垂成，今日老夫便叫你知道多管閒事的害處！」

他猛一伸手，向着俞劍峯當胸發出一掌，掌力又疾又重，黑暗中發出「虎」地一聲鉅響。

俞劍峯正待出掌相迎，那「游老二」掌至中途陡地一窒，硬生生收將回去。

「游老二」陰陰道：「其實不用老夫親自動手，此地就有一人必欲食你之肉寢你之皮而後已，你知道是誰麼？」

俞劍峯聳聳肩道：「要取走區區這條命的人多着哩，我連記都懶得記了。」

這時林外傳來俞肇山冷峻的聲音：「『游老二』！你來遲了！」

原來俞肇山已察覺到這邊的動靜，情知是「游老二」到來，方始出聲發問。

「游老二」哈哈一笑道：「不至於太遲吧，俞大先生，老夫給你帶來了一位稀客！」

語聲甫落，百毒教師爺及四天王已縱身圍了過來，俞劍峯行蹤已露，索性步出樹林。

俞肇山與俞劍峯打了個照面，驀地爆起長笑，道：「果然是稀客！嘿嘿，老夫得好生接待接待——」

俞劍峯勉强按下一顆跳動之心，反唇相譏道：「閣下愈來愈客氣了，就只怕區區承受不起你的接待。」

俞肇山陰森森地道：「是麼？這樣就太令人扼腕了。」

「游老二」插嘴道：「看起來你們倒像一對老少朋友在敍舊哩，俞大先生還不快快將他打發？」

俞肇山道：「小子你命大得很，三番四次被你從老夫手底下逃了出去，不過——不過……」

俞劍峯道：「不過如何？」

俞肇山那鷹隼般的雙目突地迸射出如炬精光，道：「不過你若夢想再爰前例，那是再也辦不到了！」

俞劍峯心中發厤，暗忖：「左右强敵環伺，今晚這個局面是㯳定了。」口上道：「辦得到辦不到得待試試以後才知道，請問閣下是自己動手呢，還是讓你的徒兒先壓壓陣脚？」

他無形中拏話將敵人扣住，俞肇山滿腹詭計陰詐，怎會聽不出語中之意，在心裏暗罵了一聲道：「老夫的徒兒要打發你是足有餘力，可惜時間不多了，幾個照面內老夫必須要把你解決下來——」

俞劍峯見計不得逞，想辦法要拖一拖都毫無指望了，這當兒他內心胆怯之情反而一掃而空，道：「閣下既然厚顏如斯，那還有什麼話說。」

俞肇山眼色一陰，忽地一招掌，一股奇巨無匹的飈風迸發而出。

俞劍峯心頭一凜，左掌一橫，使出一招「桴鼓相應」封迎上去，詎料俞肇山掌至中途倏地一變，五指箕張，彈出「嘶嘶」之聲。

其實他五指仍是虛張聲勢而已，右掌緊接着自斜地裏一撥，兼攻俞劍峯中盤下盤——

俞劍峯見他來勢驚人，忍不住寒意直冒，俞肇山的武功他是領教過了的，自己絕非其敵手，而眼下敵方高手無數皆環向四旁虎視眈眈，欲想逃走不啻難若登天，若要硬拚，也是死路一條。

他腦際念頭電轉，手下可毫不滯慢，身子一旋一錯向左後繞退三步，然後一口氣拍出五掌。

俞肇山冷笑一聲，雙手一封，見招拆招，到了第六掌上，他昂首一聲洪喝，一掌挾着石破天驚的內勁直推出去！

這一掌出得太兀，俞劍峯欲避不及爲掌勁邊緣掃中。

只聞他悶哼一聲，身形一陣蹌踉，一連倒退五步，此刻他已退到竹陣前面，前面便是一片黑壓壓的竹枝！

俞肇山哼一下道：「小子，你大限到了！」

他推掌又至，俞劍峯運足功力，死死堅守，只希望能拖就是一刻，匆匆又過了七招，局勢越演越劣。

就在這一刹，他視綫無意掃過身後竹陣，一道古怪念頭驀然自他腦際一閃而過，心道：「我何不出其不意走這條絕路試一試？」

忖思間雙足微擰，倏然躍了起來，整個身子有如飛鳥一般從半空斜飛而過，同時掌力暴發。

俞肇山嘿嘿笑道：「你逃得掉麼？」

他左掌一直納而不吐，掌心早已蓄足眞力，俞劍峯身形倏起，對方一掌已然平拍了過來，隔空將俞劍峯全身大穴遙遙罩住。

俞劍峯情知生死在此一舉，默默對自己呼道：「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今日要逃得性命，只得入陣碰碰運氣了！」

於是他眞氣再提，身軀在空中一扭，堪堪翻了個觔斗，避過對方掌勁的控制，便如一支勁矢般朝右後方的竹陣倒射而入！

俞劍峯此擧，的確大出場中諸人所料，連俞肇山也沒有想到他會自走絕路，投入竹陣之中。

陸三思大呼道：「那小子逃入竹陣去了！」

俞肇山眼色陰晴不定，低道：「小子這是自投羅網，嘿嘿，陣中的俞一棋及金

牛四凶首先就容不了他！」

俞肇山擧步在竹陣四周走動一匝，經過仔細觀察鑿研之後，胸中已有主意，高聲喝道：「孫師爺火速傳令調動五十名徒衆過來，老夫要略施手脚就可將竹陣破去！」

公孫飛應命將百毒教衆自茅亭那邊，移調過來，一時曠野上人影幢幢，燃燒的火炬使㸌㸌的黑夜蒙上一層發光的油彩……

* * *

在另一地方——

夜色深沉，趙鳳豪主僕兩人披星戴月，爬過一座山坡之後，趙鳳豪足步忽然緩了下來。

岑少風何等警覺，身形跟着地一個猛停，凝目望去，只見前面出現一個人影，正在道上踽踽而行。

那人着灰色僧袍，身材頗爲臃腫短小，岑少風橫目一瞥，但覺那人身影極是眼生，遂不多加注意，偕同趙老爺繼續趕路。

矮胖和尚迎面走了過來，雙方錯肩而過時，岑少風忽然發現他肩上扛着一個奇形怪狀的大包袱。

這一來岑少風不禁多打量了兩眼，只覺包袱被和尚扛在肩上顯出沉甸甸的，甚是惹眼，不知裡面裝得什麼事物。

正動疑之際，那和尚匆匆走過，趙鳳豪敢情有同樣的想法，停足自後頭說道：「這位大師請了。」

那矮胖和尚回首道：「施主有何見教？」

趙鳳豪抱了抱拳道：「敢問此去長安還有多少脚程？」

那矮胖和尚想了想道：「如果日行夜宿，沒有任何躭擱，四天便可走到了。」

趙鳳豪道：「大師行色匆匆，可是錯過宿頭之故？」

矮胖和尚面色微變，道：「貧僧有要事待辦，是以須連夜趕路。」

言畢再也不打理趙鳳豪主僕兩人，逕自回身走了。

岑少風心中思慮紛紛，待矮胖和尚去遠始道：「老爺子，這和尚好生古怪。」

趙鳳豪點點頭，道：「做和尚的不在廟裡清修，半夜趕路便足以啓人疑竇了，何況他滿面凶煞之氣，背上還扛着大包袱，不知是何路數？」

岑少風道：「咱們要不要回頭……」

他欲言又止，趙鳳豪微笑道：「少風，你想跟隨那和尚一程，察看他的行動麼？哈哈，老夫年輕時也就是這個性子，喜歡伸手管閒事是不用談了，就是見到惹眼的事物也非追查出一個究竟不可，哈！哈！你去吧！」

岑少風不安道：「老爺子不一道走麼？」

趙鳳豪道：「嗯，老夫功力盡失，跟去反是個累贅，不如留在此地等候你……」

岑少風施禮轉身走了，他施展輕功，風馳電掣疾馳於道上，走了一大段長路，四周益發荒凉，却始終不見那和尚的踪影。

他忍不住疑雲叢生，暗想那和尚先行不過片刻工夫，自己健步如飛應該能夠趕上了，豈料事實完全不然，難道對方轉入交义小道去了？

稍事踟躕，岑少風亦轉向左方小道，足步不知不覺加快起來，迷矇中他瞧見前方不遠處座落着一幢破落的祠堂。

他加速趕路向前，一片漆黑裡自祠堂透出一線微弱的光芒，附近堆積了許多敗瓦殘牆，高大的古樹盤虬其上，格外顯得陰深駭人。

岑少風忖道：「此地偏僻荒凉，看似無人居住，怎會有個祠堂？裡面又有燈火露出，眞值得玩味了。」

當下遂放輕脚步，小心翼翼地走近祠堂。

一陣夜風拂過，帶着一股難聞的血腥味，岑少風猛然打了個冷顫，環目四下張望，却沒有什麼動靜。

他心中思潮電轉，暗忖：「這附近不見人居，那來血腥味道，除非是祠堂內傳出來的……」

他提懸着一顆緊張的心躍上屋頂，悄悄揭開一張破瓦，從縫隙望進去，觸目所見，登時給他嚇得呆住——

只見祠堂內珠網四結，供桌上久無香火，斜傾欲倒的神像上積滿灰塵，神像之下却是慘絕人寰的景象！

就在靠近神案的地上，並掛躺着三個赤條條的人體，其中兩名少婦和一名嬰兒，個個都開腔剖腹，鮮血流滿一地，而案前椅上正端端坐着一人——赫然是那道上相遇的矮胖和尚！

那矮胖和尚一手拏着一柄匕首，迎着昏黃的火燭閃閃發光，另一手托着一小盤子，盤上置放着三個人心，猶自微弱地跳動不休。

岑少風注意到適才那和尚扛在肩上的大包袱，此際被隨意擲在牆角，袋內空蕩蕩的，顯然是用來裝納三名被害之人。

矮胖和尚陰陰自語道：「三日內剖得十八顆人心，總算沒有白費功夫，嘿嘿……」

他抬足將三具屍體踢翻，續道：「趕明兒上寶鷄城作案，再有五顆心子，那藥方就可以配成，嘿，老子將差事一交，豈不是大功一件。」

岑少風只瞧得義憤塡膺，正待跳將下去，突聞轟然一聲巨响，祠堂左面的土牆四下崩塌，一名背插雙劍的中年漢子一閃而進！

中年漢子大喝道：「和尚你做的好事！」

矮胖和尚霍地轉過身子，道：「你是誰？」

中年漢子道：「何某人路經這裏，不期撞見此事，賊子你天網恢恢……」

矮胖和尚冷笑截口道：「原來你是威武雙劍何子俊到了，巧極了，巧極了。」

中年漢子髮指道：「你是何方來的妖魔，居然不惜殺害人命剖取人心，今日叫何某碰着，若不能爲民除害，倒枉稱俠義中人了。」

矮胖和尚冷冷道：「姓何的，你活得不耐煩了！」

說話間趁對方不備，右腕一抖，短匕脫手飛出，破空發出「颼」一响，往何子俊

襲去！

中年漢子何子俊後退一步，反手抽出雙劍，劍身交錯一揮，「噹」地將短匕擋落地上。

他持劍逼前，沉聲道：「和尚你傷天害理之事做得太多了！」

矮胖和尚咆哮道：「他媽的，老子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干你姓何的屁事？」未容何子俊逼近，倏然厲嘯一聲，身子凌空而起，十指如鐵鈎朝對方門面抓將過去——

這一抓乃生平絕技，甚是陰毒狠厲，何子俊舉劍迎上，矮胖和尚厲叱不止，手勢又自一變，食中兩指堪堪把敵人右手劍子夾住，何子俊心中一急，左劍自橫地裡一推，直取和尚小腹要害。

矮胖和尚雙足閃踏，側身避過劍尖，兩指仍然箝住對方另一支劍子。

何子俊楞了一楞，一步跨了上去，左手長劍連使三式，一吞一吐間已戳出十餘劍之多，嗡然罩住對方全身十餘處要害，那等速度，即如矮胖和尚也不禁觸目驚心，不得不收手自救。

伏在瓦上的岑少風不覺由衷讚道：「就憑這一手，就不愧了威武雙劍這個名頭。」

何子俊得理不饒人，雙劍交叉追擊，招數極爲神奇嚴密，眨眼之間，湧出霍霍劍影困住對方。

矮胖和尚喝道：「好劍法！」

待劍風湧至，方始運掌封上，一出手忽然露出無數破綻，何子俊見有機可乘，哈哈笑道：「妖人你授首吧！」劍上運足眞力，有如電閃雷殛一般長推出去。

矮胖和尚仍無設法補救破綻的意思，岑少風眉頭直皺，暗道和尚武功不俗，怎會無緣無故露出那許多破綻，只怕是誘敵深入之計，才想到這裡，祠堂內情勢又有了變化。

只聞「淨」「淨」異聲大作，矮胖和尚掌勢突變，瞬間當空連劃三弧，那何子俊雙劍非但不能得手，反被對方震得踣躓倒退，右手所持的劍尖拖劃過石地上，火星四下迸射。

岑少風暗暗心驚，忖道：「那和尚掌式怪僻異常，何子俊劍上造詣雖高却顯非敵手，必要時我得助他一臂之力。」

矮胖和尚一個箭步繞向何子俊身後，一掌對準敵人背心擊下，他內力運足，這一臂之勢直有開山裂石之威。

何子俊倏然之間面目失色，大叱一聲中雙劍順手一挑，那供桌竟被他一挑之勢平空飛起！

矮胖和尚讓都不讓，單掌擊在桌面上，那供桌登時被打得四分五裂，掌勁長驅而下，伏在屋宇上的岑少風適時屈指一彈，發出一縷尖銳勁風，直襲矮胖和尚脅下「巨闕」大穴！

這一出手好不突兀，那矮胖和尚正殺得性起，冷不防會有第三者埋伏近旁突下殺手，他心中一寒，勁風已襲體而至，只得勉力一側身形，巨闕大穴雖被護住，却避不過右肩受襲。

當下只覺肩上一麻，劇痛通徹心扉，他脫口怒罵道：「哪個龜孫子胆敢暗算大爺？」

岑少風心中奇道：「這和尚口齒怎地如此不乾淨？」

口上洪聲道：「妖孽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和尚你的法名？」

矮胖和尚狂笑道：「老……洒家西域大禪宗！」

那「大禪宗」三字一出，登時令岑少風及何子俊驚得呆了，矮胖和尚趁着兩人錯愕之當兒，身形驀然一晃，宛似鬼魅般閃出祠堂之外！

何子俊叫道：「那裡走？」

身子一振，匆匆追趕出去。

岑少風驚愕過甚，神思竟有些恍惚，待他清醒過來，兩人業已走得不見了踪影……

他踏着蒼茫的夜色回到原地，將經過詳告趙老爺子，提到西域禪宗時，岑少風特別加入自己不敢相信的主見。

趙鳳豪沉默的傾聽着，面色極是凝重，良久始道：「中州竟有這等妖人出現，天下莫非又要大亂了？」

岑少風道：「老爺子可知武林曾經有過如此一個蟊賊麼？」

趙鳳豪沉思一忽，道：「十年前西陲有個妖魔，行徑頗類似此人，但他却非出了家的和尚……」

岑少風道：「那人動輒以粗言相加，壓根兒就不像個出家人，穿上僧衣可能是故作姿態而已。」

趙鳳豪沉吟道：「値得顧慮的是：那人爲何要冒大禪宗之名行事？禪宗素居西域多年，敢情有意激他出山……」

主僕倆討論許久不得要領，直至長夜將闌，岑少風已有一絲倦意。

趙鳳豪道：「少風，咱們在此分手吧。」

岑少風心底昇起莫名奇妙的悵惘，道：「然則老爺子到哪兒去？」

趙鳳豪笑道：「老夫？哈哈，我這身老骨頭是不適於在江湖上走動了，這就動身回長安城郊故居去——」

語罷舉步便走，方走出丈許之外，忽然回頭道：「少風你呢？還像往昔一樣漫無目的行走江湖麼？」

岑少風一時無以爲應，道：「大概是的。」

趙鳳豪喃喃道：「流浪飄泊的日子遲早應該有個結束，少風你年齡不小，可以成家了，有了家室便可以安定下來。」

岑少風想不出主人何緣會無頭無腦突然提及此事，不禁瞠目無語；趙鳳豪神容一整，低道：「少風何不到瀧頭河畔去，嘉玲不是約了你在那裡見面麼？」

岑少風胸口震一大震，吶吶道：「老……老爺子怎……怎生得知？」

趙鳳豪哈哈笑道：「在白馬寺裡，玲兒對你訴說每一句話老夫都聽得一分二明，只怕玲兒母親斐音也聽得清楚得很。」

岑少風滿面惶恐道：「小人……豈敢胡……胡思妄想……」

趙鳳豪手撫長髯，道：「你又妄自菲薄了，許多年來老夫一直將你視同家人看待，猶記得當着斐音面前說過一句話麼——窮只要窮得硬朗，佣人何賤之有？」

岑少風道：「只是——只是……」

趙鳳豪嗓子倏地一沉：「只是什麼？少風你莫不是以爲玲兒配不上你？」

岑少風恐惶更甚，道：「老爺子誤會了小人，小人……」

趙鳳豪面色稍霽，道：「既然如此就不用多說了，你走吧，見到玲兒後，不妨告訴她，我這做爹爹的對她的關懷，有機會叫他瞞着婓音返家一聚。」

說完大步而去，身形漸次消失在蒼茫夜色中……

岑少風望着主人背影漸去漸遠，胸中熱血猶自沸騰不止，想到老爺子對自己賞識有加，一直寄以萬分信賴，誠恨不得肝腦塗地以報。同一時間，嘉玲那溫婉多愁，惹人憐愛的楚楚倩影又從他睛瞳裡浮了上來，想到了她，心中不由泛起從未有過的溫馨感覺。

他激動地向自己道：「我就去見一見趙姑娘也罷。」

於是岑少風轉向西行，三日後他進入甘肅境界，沿着洮河緩步走着。

這時暮靄而沉，天邊出現了稀疏的寒星，岑少風沿江行去，飽覽秋日夜景，心緒大是暢快。

忽然河中有一陣搖槳之聲，一艘小舟靠岸停住，河水濺濕了岑少風的衣袂，他下意識側首一望，一個小女孩立在船頭招手道：「岑公子！岑公子！」

岑少風停住身子，道：「小姑娘叫我麼？」

那小女孩道：「岑公子你來了，咱們姑娘正在船上等你——」

岑少風微楞道：「妳……妳家姑娘是誰？」

那小女孩道：「怎麼？岑公子不是來瞧趙姑娘麼？」

岑少風臉上發熱，侷促不安地上了小舟，那小女孩領他走過船頭，來到艙前定身，艙門一開，他立時怔住了。

但見艙內燈火通明，佈置得十分華麗，落地案上酒菜齊全，香氣四溢，却獨不見趙嘉玲芳踪。

岑少風跨步入艙，正自奇怪嘉玲爲何還不出面，倏聞一道陰沉地語聲亮起：「姓岑的！你送死來了！」

四望却是無人，那小女孩面色突轉清白，身子不住地抖索着，岑少風望在眼裡，一時心中湧起一陣不祥的預感，脫口道：「小女孩你說，趙姑娘遇到了什麼事故？」

那少女孩吃驚過甚，仰身昏倒過去。

好一忽，那小女孩方始逐漸甦醒過來，蒼白的小臉上，仍然無法掩去因恐懼而突興的悸色。

女小孩恍恍惚惚地道：「趙姑娘……趙姑娘……」

岑少風焦急萬狀，搖撼着小女孩的身子問道：「小女孩你醒醒，趙姑娘呢？」

小女孩支吾道：「我——我不能告訴你。」

岑少風見她言詞閃爍，暗忖：「十有八九趙姑娘是遇到甚麼意外變故，只不知眼前這小女孩該是何人？我可從來沒見過她……」

當下放柔聲音道：「小姑娘你冷靜下來，再告訴我趙姑娘到底是在哪兒？」

小女孩睜大着眼睛，一個勁兒猛搖其首，岑少風情知她驚懼過份，以致不敢作聲，此追問必不會得到任何結果，一時無計可施。

岑少風想了想，復道：「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那小女孩怯怯地道：「我叫……小……小玉……」

岑少風道：「小玉姑娘爲什麼你到船上來，妳認識趙姑娘麼？」

那小玉不答，半晌細道：「認得，不，不認得……公子，你不要多問，還是快些下船的好……」

岑少風暗忖道：「分明是她引我到舟上來，緣何刻下却又要催我下船？」

正忖間，陡聞先時那道陰沉的聲音再度亮起：「姓岑的，你一勁逼問那小女孩有個屁用，嘉玲姑娘已在咱們掌握之中，識相的乖乖聽老夫吩咐！」

岑少風心中大震，趁着對方說話的當兒四下搜尋，只見船艙空曠的沒有任何人迹。

他長吸一口氣，朗聲道：「說話的朋友，何不現身相見？」

那陰沉的聲音道：「只怕老夫一現身，姓岑的你就沒命了！」

岑少風沉聲道：「敢問朋友與岑某有何瓜葛？」

那陰沉的聲音道：「瓜葛倒談不上，只是咱們與人作對，並不一定完全爲了瓜葛，爲了其他理由一樣可以將你解決掉。」

岑少風心念微動，暗忖：「咱們？他既然自稱是咱們？至少可以推知對方當在一人以上，只不知他們隱藏在船上的那一個地方？」

口上道：「朋友既然如此關照岑某，又何必藏頭縮尾，岑某一命在此，有能耐儘管取去便了。」

那人冷笑一聲，道：「甭忙，老夫還在等着一位客人呢。」

岑少風一楞，那陰沉的聲音復道：「小玉你到城中去，可曾找到我說的那個人？」

那小女孩「小玉」結結巴巴道：「在……在酒鋪中找……到了。」

那人陰笑不止，道：「很好，只要他聽到大爺叫你轉達的話，立刻就會趕來了。」

小玉怯怯地道：「爺……爺台……現在你可以將我爹爹放……放了罷？」

那陰沉的聲音道：「小玉妳等到一邊去，待此事了結後，老夫便讓你父女見面。」

小玉那對烏溜溜的眼睛充滿了懼色，她不敢多說就這麼走到艙裡一角，踡縮着身子，席地而座。

岑少風心中犯疑，高聲道：「朋友你究竟是誰？」

那陰沉的聲音道：「老夫是誰？你可還不夠資格問這句話。」

岑少風勉强沉住氣，正要回話，這刻艙內忽然飄了一陣輕風，將落地案上的油燈吹熄了！

艙內登時成了一片漆黑，墨墨不辨前

景，一種潛在的本能促使岑少風立時運功戒備，過了一忽，他背後又是一陣輕風吹起，他反應好快，反手便是一掌拂出，同時閃電般一個轉身。

但聞「叮」「叮」數响亮起，三點寒星相繼墜落艙底，低頭看時，原來是三隻鐵疾黎暗器，三角尖頭上烏黑無光，顯無喂上劇毒。

那陰沉的聲音道：「嘿，好本事，果然不愧爲趙鳳豪的徒兒。」

岑少風怒道：「用這等下流技倆算計他人，算是什麼好漢，你敢出來面對面與岑某較量麼？」

那陰沉的聲音說的仍然是方才那一句：「就怕大爺一現身，姓岑的你就沒命啦！」

岑少風未待對方將話說完，身軀一縱，倏地騰空而起，朝發聲之處撲去，黑暗裡却撲了一個空。

他心中驚訝交集，手臂揮動處倏覺一陣冰涼，運足目力望去，只見自己手底觸着一隻鐵環。

鐵環之下連着四大塊艙板，因爲位置隱秘，極易爲人忽略過去，岑少風內心思潮電轉，暗道：「是了，這艙板下面還有一個底艙，那人可能就藏身在艙底裡邊，難怪我只聽見聲音始終不見對方的形影……」

一念及此，遂伸手握住鐵環運勁往上一拉，然而就在此際，一股狂飈自他背後風湧襲到，岑少風未及轉身，勁風已然壓體欲裂，急切間他弓身一彈，向左斜約五步恰好避過掌力側緣。

岑少風逃過一厄，不知不覺已是汗流浹背，他强自按下一顆忐忑不定之心，提氣朗聲喝道：「還有哪位朋友躲在此地算計岑某？」

黑暗中沒有人回答，岑少風將心一橫，雙掌交錯揮出了七掌分襲艙中每一個角落——

呼轟掌聲中，倏地傳出一聲冷哼，另有一道陰沉的語聲在暴雷般的拳响裡清晰傳了出來：「嘿嘿，你是白費力氣了。」

岑少風掌出無功，不免暗暗吃驚，喝道：「你又是什麼人？」

那陰沉的聲音道：「怎麼你還猜不出麼？姓岑的，咱們日前在寶鷄城外祠堂中有過一面之緣……」

岑少風驚呼道：「你——你是那自稱大禪宗，却盡做傷天害理之事的和尚？」

那陰森的聲音道：「姓岑的，你好記性。」

岑少風詫訝萬分，心中不斷思索那行徑怪異的和尚，怎會在此時此地出現？他還有一個同伴又會是誰？

但目下却不遑多慮，他舉步回到原來位置，伸手就往鐵環拉去，只聞吱然一响，一大塊艙板被他運勁拉了起來，就在這一刻一股奇大無儔的掌力自他背後緊逼而至——

岑少風早料對方會來這一着，那股掌力猶未襲到，他驀地吐氣開聲，空出的一掌朝後直封而出。

他對掌之際，周身立時佈滿了氣團，將全身百脈大穴隱隱護住，饒是如此，敵方那股掌勁餘威仍然自氣團中一穿而入，「轟」一响岑少風手中那塊艙板竟被震成粉碎！

岑少風迅速瀏目下望，但見底下黑壓壓的分辨不出有多深多廣，他默默對自己呼道：「果然下面還有個底艙，如果我推度不差，必定另有一人藏在裡頭！」

身形毫不停滯，閃電般從艙板揭開處躍下去。說時遲，那時快，岑少風才躍下艙底，陡覺一股暗勁當胸襲至，先是那道陰沉的聲音復起：「吠！躺下！」

岑少風慌忙出掌相迎，孰料對方未待岑少風將掌力接實，接二連三又拍出了五掌，飈風有若迅雷驚霆。

岑少風措手不及被打得轉了半個側身，只聞「颼」地一响，一條人影自艙板裂口衝出！

那人身形疾如箭矢，身材異常高大，全身上下披着一件紫色大麾，除此之外，印象模糊得很，岑少風那裡容得他說走就走？當下吼一聲，道：「朋友你留下來！」

那人冷哼，道：「憑你岑少風可還沒有要大爺留下的能耐！」

他身在半空猛可一大旋轉，一式冲天而起，同時藉着一轉之勢單掌反打而下，其力所及之方位，距離簡直有如腦後生眼，毫釐不差。

岑少風不意對方在此等情勢下，猶能出掌攻擊，他足步急蹬，往後退開三步之遙。

那人掌勢一沉，內力猛吐，一股勁風好比刀刃破風襲至，岑少風避無可避，只有揮掌硬接。

霎時一聲銳嘯亮起，岑少風一接之下，但覺對方之强，簡直到了匪可思議的地步，內心不由一寒，兩股內力接觸後，登時化爲外家散勁，他的身軀本已向後傾斜，此刻被擊得幾乎掔不穩樁。

那人身子繼續上冲，掌緣倒豎再發，一時只聽得嗚嗚怪風在黑暗中呼嘯，間中夾雜着一兩聲焦雷般的暴震。

岑少風雙目盡赤，左掌勉力一揮，全身功力盡集於一掌中孤注一擲，兩股力道一觸而散，那人在空中一扭腰，隨之踏上艙板，隱入黑暗之中，反觀岑少風身形却是一陣搖晃。

「喀」一聲，岑少風仰面吐出一口鮮血，跌在地上。

他舉袖揩去口角血絲，暗想：「此人究竟是誰？從他出掌的氣勢而瞧，當今世上怕要數他第一了。」

想到此地，冷汗不禁涔涔而落。

這時他已置身於底艙裡面，周遭黝黑無光，岑少風無緣無故心中忽然一陣狂跳，隱隱生出一種預感，彷彿這底艙裡將給予他心中一切疑難的答案，但是那答案到底是什麼，他也無法預測捉摸。

墨黑裡岑少風緩緩摸索前進，一掌凝勢待發，才走了兩步，只覺艙底中氣氛大是不對，但疑惑未得其解，只有繼續前行。驀然一股中人欲嘔的血腥氣味撲鼻而至，岑少風暗暗皺了皺眉循味走去，私心忍不出住忖道：「奇了，這船艙底層甚是隱秘，怎會有血腥之味？」

他提懸着一顆心向前摸索，忽然足下絆着一物，險些跌了一交，他下意識裡哈腰伸手一摸——

（未完・廿八）